

刺客驚龍（雙鷹神捕傳奇故事）西門丁・著

大內接二連三發現刺客，天子連番遇險，沈鷹及管一見讓刺客在眼前逃逸，天子勃然大怒，以一壺鶴頂紅毒酒賜他兩人死罪……

本故事奇峯突出，情節出人意料。故事主角全部登場，高潮迭起。

$4.00

1138

編者話

黃鷹另一新作「飛龍引」及蕭逸的長篇連載「挑燈看劍」今期同時刋出，上述兩大巨著，俱屬我們千挑萬選中特別貢獻給各位的作品，故事題材各有不同，趣味雋永，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愛不釋卷，今期開始，切勿錯過。

＊＊　　＊＊　　＊＊

雙鷹神捕管一見及沈鷹兩位名捕，他們分別是駐守江北和江南，從來很少覿面，聯手破案更屬罕見。可是，今期巨型小說「刺客驚龍」却是描述他們二人突接皇上旨令，奉召入宮，原因是大內接二連三發現刺客，天子更番遇險，饋寢不安，且看他們今番又怎樣再建奇功。故事過程高潮迭起，場面熱鬧，爲該故事集刋出以來最精采之一部。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是神龍豪客故事之「大破青雲幫」。本故事情節是啣接「兩儀、七巧、老妖魔」發展下去。要知聞人瑞身中毒龍刀傷後命運如何？他是否在生命如旭日之初昇，血仇未報，魔道未除之際就此死去了？還有，「青雲幫」和他的一段戴天仇是爲了甚麼？下期該故事全部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故事之六

刺客驚龍

西門丁・文
盧　令・圖



皇上召見　雙鷹護駕

黃昏，紅霞滿天，如血般的夕陽，照得街道上行人的臉龐如火般通紅。

街道上眞的有，車如流水馬如龍之景，歡笑聲不絕於耳。

驀地，一陣焦急沉重的蹄聲傳來，把一切聲音都壓了下去。

兩匹高大神駿的長程健馬，自太白樓標旗後閃出，馬上人對滿途行人熟視無睹，絲毫沒有把馬勒慢的跡象。

刹那，行人都被這一現象嚇了一跳，接着便是一片鷄飛狗走的景象。

怒罵及叱責之聲剛起，那兩匹駿馬已洒開四蹄，絕塵而去！

兩騎之後便見四匹怒馬急追而去，馬上之人，胄甲鮮明，敢情是京師的護城衛士。

馬蹄聲過後，街上又恢復了事先的熱鬧景象。

×　　×　　×

四騎衛士始終追不上前面那兩匹馬。其中一個喝道：「大胆狂徒，胆敢在京師撒野，快停馬，否則死罪難逃！」

另一個急道：「大哥，不如放箭把他倆射倒，以策萬全！」

說話間，前頭那匹馬距離更遠。

那個提議射箭的衛士大聲叫道：「不好！這兩個狂徒莫非就是衝着佟大人而來的？」

先頭那個冷笑一聲。「這豈非自尋死路！好，諸位兄弟準備拿人！」

長街盡頭，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府邸，馬匹奔至，門口立時衝出五六個佩甲的大漢。

大漢怒喝道：「大胆狂徒，有眼無珠，竟敢冒犯佟大人的虎威，快下馬！」

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响，兩匹健馬人立而起，上身已探入門前的石階。

一個神態威猛，身材高大的老人急問道：「佟大人可在府內？」言畢飄身下馬，身法姿態俐落。

另一個身材矮小的老人亦飛身下馬，他一手拍開大漢手上的刀，目光淩厲，毫無懼色。

那干大漢見他倆這等氣勢，竟忘了出手攔阻，一忽之後，才溫聲問道：「閣下是誰？」

高大的老人神色十分不耐，急道：「到底佟大人在是不在？」

矮小身材接口道：「快去通知，說管一見及沈鷹有事拜訪！」

大漢們神色俱是一喜，忙道：「我家老爺，盼望兩位大人駕臨已久，請兩位大人跟小的進去！」

此刻，那四位衛士才急馳而到。「董大哥，這兩人是什麼來路？」

姓董的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無暇與他多談，領着沈鷹及管一見入內。

衛士怔怔地道：「這是怎樣回事？」

一個大漢接口道：「是沈大人及管大人？」

「那個沈大人，管大人的？」

大漢低聲道：「別張揚！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捕』管大人及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大人！」

衛士想到剛才幾乎忍不住要發箭，不覺出了一身冷汗。

×　　×　　×

九門提督佟維雄正在內堂焦急地踱着方步，聽見下人禀報沈鷹及管一見駕臨，登時大喜，連忙吩咐在書房接見。

佟維雄剛到書房，沈鷹及管一見亦後脚跟着前脚而到。

佟維雄喜道：「兩位大人此時才到，倒把下官急死了啦！」說罷哈哈一笑，「來人，沏壺上好的茶來！把皇上賞賜的烟絲拿來給沈大人品品！」

沈鷹及管一見齊聲道：「佟大人不必客氣！」

「兩位大人請坐！」

他們三人都是正三品，私交又甚篤，寒暄一陣後，沈鷹便即問道：「佟大人，此次把咱兩個召來京城，到底是何事？」

佟維雄眉頭一鎖，長長地嘆息了一句，才道：「若非發生了大事，下官又怎敢驚動兩位的大駕，老實說，兩位若再不來，下官實在不知如何向聖上交代。」

管一見訝道：「哦！眞的有這般嚴重麼？」

說着，下人已把烟茶遞了上來。佟維雄忙道：「兩位大人請！」

管一見及沈鷹也不再客氣，一個喝茶，一個抽起旱烟起來。

一鍋烟過後，佟維雄才道：「上月，大內突然發現了一個刺客，避過衞士的耳目直闖養心殿，驚動了聖上，幸而侍候聖上的兩個小太監，忠心耿耿，拚死護駕，而大內總管黃山松剛在附近，聞訊趕去，聖上才免於難！」

沈鷹霍地噴出一口烟來，急問道：「刺客拿下了沒有？」

佟維雄喟然道：「就是讓他逃脫了，事情才會鬧大！聖上嚴令黃山松大人、御林軍秦統領及江統領以及下官四人，嚴加戒備，可是十天前又再發現了敵踪……」

管一見忍不住道：「又讓他跑掉？」

佟維雄如喪考妣般哭喪着臉：「正是如此，聖上下令下官等把刺客抓來，黃大人在聖上面前保薦兩位大人……」

管一見截口道：「黃大人如此豈非把咱拖下渾水，替他抵命？」

佟維雄尷尬地笑笑。「這個……聖上假如有絲毫閃失，整個朝廷都……咱們忝同一殿之臣，理應盡心盡力，報答聖上鴻恩。」

沈鷹把烟灰敲掉，沉聲道：「兩次黃大人都在場？」

「是。」

「可否把他請來研商一下？」

佟維雄苦笑道：「此刻他正在聖上身邊，下官怎敢叫他離開？」

管一見問道：「咱們豈非要入內宮找他？」

佟維雄道：「下官幾乎忘記，聖上有旨，兩位大人若抵京便得入宮參見。」

沈鷹忙道：「如此，請佟大人陪下官等同去！」

「且慢，兩位千里迢迢而來，諒必經已飢餓，請在此處略為進食點東西，否則此去可能要半夜才能離開！」

× × ×

大內後宮，房殿鱗次櫛比，花園裏，奇花異草，假山流水，曲徑通幽，夜裏花香撲鼻，想來平日必定十分幽靜，但，今日却情態大異往日，四處都見燈光火把，把琉璃屋瓦照得閃閃發亮。

假山後人影幢幢，不時見侍衞穿梭而過，氣氛十分緊張。

這也難怪，要是聖上有什麼閃失，只怕他們都得腦袋搬家。

大內總管黃山松一聞沈、管兩位已到，連忙吩咐手下引路。

剛走過蓮花池，迎面見到佟維雄領着管一見及沈鷹急步而來。

三人都是一身緋袍官服，腰圍金花帶，手持牙笏。

「不悉三位大人到來，有失遠迎！」

「黃大人何必多禮，你職責在身，皇上安危要緊，你我忝為一殿之臣，無須客氣！」佟維雄手一引。「沈大人及管大人專程來此，希望能早日把刺客抓拿下來，也免得滿朝文武日夕担心！」

「正是如此，下官才極力向聖上推荐管大人及沈大人，希望藉兩位大人的神通，廓清玉宇！」

管一見忙道：「豈敢豈敢，一見何德何能得黃大人如此盛譽！」他左手輕輕拉一拉沈鷹的衣袖，接道：「是次咱們趕來皇宮，一切情況都生疏，還是請黃大人主持此事，一見跟沈大人從旁協助之！」

沈鷹得他提醒，心頭一動，忙接道：「管大人之言極是，有黃大人主持大事，刺客指日可擒！」

黃山松臉色一變，心忖：「這兩條老狐狸倒會打官腔，這件事還是盡快把它推過去的好！」

佟維雄急道：「三位何必你推我讓，依維雄之見，城內的事由下官負責，後宮內的安全便由三位大人全力負責好了！」

黃山松忙道：「下官經已盡力，可是說來慚愧，還是兩番讓刺客驚動了聖上，萬般無奈之下才敢請管大人及沈大人念在皇恩浩蕩之上，勉力一為！」

管一見道：「俗語謂事不過三，那個刺客能在黃大人手下逃脫二次，第三次還不是難逃黃大人之掌心？一見情況不明，勉力而為，反而不佳！」

黃山松臉色再次一變，心中忖思：「久聞管一見城府比沈鷹深，氣量比沈鷹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當下道：「管大人此言差矣，皇上安危，人人有責，山松既然力不能逮，唯有另請高明，此亦是以安全為上耳！再說，所謂事不過三，雖然有理，可是凡事不怕一萬，最怕萬一，假如……」

佟維雄截口道：「三位不必爭論，此事諒必聖上已有安排。咱還是先去參見聖上方為上策！」

沈鷹接口道：「聖上如今在何處？」

黃山松答道：「在明德殿進膳，皇上已知沈大人及管大人到此，諒必片刻過後便會召見。」

佟維雄道：「如此甚好！」

管一見心中暗想道：「連黃山松及佟維雄都未能擒獲，這刺客看來絕非等閒之輩！」

正在思索，沈鷹已先他而問：「黃大人，那個刺客有多大年紀，什麼模樣？」

黃山松苦笑道：「說來慚愧，下官一無所知！」

沈鷹一怔，脫口道：「難道刺客武功之高，連黃大人也看不見他的臉孔便從容逃去麼？」

「這倒不是。那人臉上蒙上一塊黑布，看不出來。」

「刺客之武功比之黃大人如何？」

黃山松臉色微紅，尷尬地道：「不在下官之下，不過刺客的招式十分奇特。」

管一見接口問道：「其他方面呢？」

「下官自信在內功方面要比他勝一籌，不過每在佔了上風之時，便給他使了幾招怪招迫敗，這才讓他逃去！嗯，輕功倒不在下官之下。」

「刺客用什麼兵器？」

「先使長劍，過後又加了一把短劍，那左手短劍的威力比右手長劍還大！」

管一見哦了一聲，略一尋思，道：「是何家數？」

黃山松搖頭道：「恕下官孤陋寡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沈、管二人都深知黃山松的武功及見識絕非泛泛，否則，豈能官居大內總管，負責內宮安全之責！

聽了此言，沈、管兩人都是一怔，隨即一驚。心裏對是次入宮的任務更覺沉重，假如眞有什麼差錯，自己的烏紗帽不但保不住，連命也難保，還怕會連誅九族。

光綫倏地一亮，假山後轉出一個手持燈籠的太監。「黃大人，皇上有旨，令沈大人、管大人、佟大人連同黃大人在養心殿接駕！」

「是，請公公先回。」黃山松向他們三人打了個眼色，隨即一整衣冠，向養心殿走去。

沈鷹及管一見兩人心頭忐忑不安，腦海中空空蕩蕩，兩邊的景物也沒有留意。

「到了。」黃山松輕說一聲，沈鷹及管一見瞿然一驚。

「伊」一聲輕響，殿門打開，四人抬頭一望，原來天子已先他們而到，安坐在龍椅之上。

四人連忙跪下山呼：「臣接駕來遲，罪該萬死。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四位卿家平身。此處不是大殿，無須過份注重禮節。」

四人忙呼：「臣領旨謝恩！」說罷分列兩旁。

天子輕咳一聲，道：「沈卿家、管卿家，朕今次召汝等入京，兩位卿家諒必已知是何事。」

沈鷹及管一見忙俯身奏道：「臣等剛到，只在黃大人口中略知一二而已。」

「哦，」天子輕捋一下龍鬚，「不過也不要緊，稍後黃卿家及佟卿家料會原原本本告知兩位卿家。」

四人不敢作聲，甚至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黃卿家屢次在朕面前盛讚沈卿家及管卿家兩位神通廣大，破獲了不少奇案。朕對此深信不疑，諒必此案也難不倒兩位卿家。」

沈鷹及管一見目光互交一下，深覺不妙，連忙跪下奏道：「臣之所以有些許成績，豈敢居功，此乃仗着皇上的鴻福及威儀才能得心應手。」

天子聞奏龍心大悅，捋了一下短鬚，微笑道：「兩位卿家這幾年為朝廷出了不少力，又使民間平靜，居功不小，兩位無須過謙，明日朕上朝有另有賞賜！」

沈鷹及管一見又謝了一番皇恩，心中却暗暗叫苦不迭，管一見更惱黃山松把他倆拖下水。

果然天子隨即問道：「此件案子，兩位打算用多久時間把刺客抓來？」

管一見及沈鷹背後冷汗簌簌而流，夜風吹來，涼入心脾。

管一見急忙奏道：「聖上明鑒，臣等甫到京城，一切尚生疏，而且對刺客……嗯，這個這個……陛下……」

天子有點不悅，道：「兩位卿家通常破一件案子需時多久？」

沈鷹忙奏道：「啓奏皇上，這個可沒有一定的準則，主要還得看刺客有否留下綫索，有時還得講點運氣機緣才行。」

天子更是不悅。「難道卿家破案都是靠運氣的麼？」

沈鷹這次連額上都沁出汗來，不敢吭一聲。

黃山松及佟維雄一顆腦袋幾乎搭到胸膛上。

管一見略一沉吟，奏道：「臣與沈大人必日夕護在聖上附近，以策萬全，請陛下寬心！」

天子哼了一聲：「不把刺客抓住，朕始終寢食不安。限你們四人兩個月裏拿到刺客來見朕，否則，你們自己提頭來見寡人！」

四人登時臉如土色，又見龍顏大怒，都不敢再多言，管一見在心裏更是把黃山松罵得狗血淋頭。

天子看了他們四人一眼，龍顏稍霽，語氣略軟。「要是依期把刺客抓來，朕自然有賞。」頓了一頓，「嗯，黃卿家似乎已無能為力了，此案便由沈卿家及管卿家全權負責，朕把大內侍衞及御林軍的調動權，暫時交與汝倆，希望兩位卿家好自為之！」

黃山松「噗」一聲跪下，渾身上下都為汗水所濕。

「平身。這兩月之內盡力協助沈卿家及管卿家，否則卿家將罪加一等！」

黃山松叩頭呼道：「謝聖上宏恩！」

天子目注沈鷹及管一見。「兩位卿家可有把握？」

管一見及沈鷹又再跪下。「臣將盡力緝拿，以謝皇上知遇之恩！」

天子臉色稍悅。「你們尚有事否？」

沈鷹道：「臣等平日手下有一班親信協助臣等查案，他們都很在行，臣想把他們調入內宮協查，請皇上恩准！」

天子想了一下，道：「准你們召他們入宮為朝廷效力，不過人數不得太多，而且這批人若有問題，朕將唯你倆是問！」

沈鷹奏道：「臣敢以性命担保，他們都是赤胆忠心的良民。」

「好。」天子站了起來，拂袖道：「起駕，回天香宮！」

四人連忙跪下送駕，直至天子經已遠去，四人仍跪立如石像。夜風吹來，衣衫都貼在肉上。

× × ×

蓮花池旁邊一棟白屋，現在成了黃山松的臨時指揮所。

屋內四壁全是大麻石砌成，本是幽禁犯規的宮女的場所，靠蓮花池那堵牆離地一丈才有一個小小的窗口，燈光在夜風中忽明忽暗，頗為陰森。

佟維雄首先道：「黃大人還是先把當日皇上遇險的情況說一說吧，希望沈大人及管大人能有所了解，以便施展神通，尋出破綻，把兇手擒獲。」

沈鷹連忙抽出旱烟桿，裝了一鍋烟，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

黃山松輕咳一聲，才道：「佟大人不說，下官也急要把事情交代一下，希望藉管大人及沈大人的神威，在皇上的限期之內把案子了結！」

管一見輕哼一聲，道：「客套的話大家少說，總之這趟一見及沈大人認命便是。請黃大人快說。」

黃山松這才把當日的情況說了出來。

× × ×

九月初七，新月露光，深秋之夜，涼風吹來，頗有點寒氣。

大內四周侍衞不停地來回巡邏，月光下，刀劍泛光，人人精神抖擻，整座皇宮都在嚴密的戒備之中，只怕連一隻蒼蠅亦難以飛進來。

自從上月大內讓一個刺客摸了入來，驚動了聖上之後，大內侍衞便日夕處於緊張的戒備之中。

黃山松責任在身，更是來回走動指揮監督，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二更梆子聲過後，秋風更勁，樹葉簌簌亂響。除了天香宮之外，大多數的殿閣後宮的燈光都已熄滅。

蓮花池畔流水淙淙，如奏仙樂，黃山松連日疲倦，不覺有點睏意。他正想掬一把池水擦一擦臉，突然天香宮裏傳來一聲尖銳的叫聲。

黃山松睡意全消，長嘯一聲，召集手下，跟着縱身而起，向聲音來源處撲去！

他這一動，眞的如脫弦之箭，不敢稍喘一口氣，幾個起落已標前數十丈，此刻他已聽到刀劍碰撞之聲，以及手下的呼叫聲。

他猛喝一聲，如响了個霹靂，拔出佩劍，猛吸一口氣，凌空御劍而飛！

「喀嗤」一聲，窗櫺木格橫飛，黃山松直飛而入！

目光一瞥，只見皇上身着寢袍，摟着花妃縮在床上，身子像篩米般亂抖。一個黑衣刺客雙手持劍，正與一個侍衞格鬥，那個侍衞在床前拚命護衞，身上血漬殷然，顯已至最後關頭。

他目光一落，地上躺下四具屍體，都是自己的手下。

黃山松又驚又怒，沒暇打話，長劍一指直刺刺客後背，這一劍，他蓄勢而發，寶劍去勢激得空氣嘶嘶亂响。

那個刺客也知厲害，霍地一個閃身，左掌在床沿一拍，身子彈起向床上撲去！

黃山松這一驚非同小可，猛喝道：「快攔住他！」飛身急上。

那個侍衞此刻不知從何生了一股力量，鋼刀一揮，閃電般劈向刺客的小腹！

刺客冷哼一聲，長劍一格，「噹」一聲，身子被刀上之力彈起，頭頂頂及錦帳，目光被帳布一遮，他正想把短劍脫手飛出，冷不防二股勁風經已臨身。

刺客被侍衞那一刀稍阻一下去勢，雖只一瞬之間，可是，這一瞬間已使黃山松的長劍經已捲到！

這刹那，那個侍衞一刀過後，接着便拚死向上一撩，鋼刀削向刺客小腿！

那刺客心知再難成功，只得先求脫險，長劍下截架住鋼刀，短劍護胸解了黃山松的劍勢！

「叮叮」兩聲，那個刺客狡猾無比，借勢向後側飛，「嗤！」錦帳裂開一道破口，他亦脫開險境！

黃山松身負重任，豈能輕易放過他，左脚爲軸一轉，右脚猛踹，同時長劍返身回削！

這二招當眞是乾淨利落，快捷無比！刺客逃脫不得，只好回身再戰！他長劍一沉，向黃山松右脚切下，短劍一撩架開長劍，手腕隨再一翻，向黃山松右臂絞落！

黃山松喝道：「大胆狂賊，還不束手待斃！」

天子驚魂稍定，忙吩咐那個侍衞扶傷與黃山松合擊。

黃山松見形勢已有好轉，忙再長嘯一聲，召集手下。

天子道：「黃卿家快把刺客拿下，朕重重有賞！」

黃山松忙道：「臣必全力緝拿，請陛下寬心！」說話時稍一分神，刺客長劍倏地倒飛，「噗」一聲，那個侍衞的半個頭顱登時被劈飛！

鮮紅的血水像噴泉般自侍衞頭上湧出，天子及花妃娘娘嚇得尖聲大叫！

黃山松大怒，手腕一抖，劍尖連閃，急刺刺客胸前五個死穴！

刺客長劍上下翻飛，從容化解，左手短劍自右肘下向前一送，在黃山松的劍網中刺入！

黃山松大吃一驚，長劍一收，同時左手指駢如戟，戳向對方左手腕脈！

不料他剛一動，刺客向後急飛，半空中一個轉身，面向破碎的窗戶飛去！

黃山松足尖使勁，飛也似的趕去！刹那，刺客左脚一掃，一張圓櫈登時被踢飛，不偏不倚飛向龍床！

黃山松魂飛天外，凌空擰腰截向那張圓櫈！

刺客却乘此千載難得的良機自窗戶射出！

黃山松一手接下圓櫈，隨即放下，未暇向天子請安，立出追出。

天子顫聲道：「黃卿家，請等等，等侍衞來了才……才離開……朕怕賊人還有同黨，朕在此豈不……危險……」

黃山松儘管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也只好領旨，仗劍護在床前。

幸而只一瞬，他的手下已到，他匆匆交代兩句，便自天香宮衝出。

星月雖淡，火光灼灼，遠遠望見前頭養心殿琉璃瓦上，一條淡淡的人影一晃而過！

四處的侍衞都已聞警而至，紛紛向養心殿馳去！

黃山松提氣急飛，足不稍停，一射三丈，再射又是三丈，幾個起落，已躍上琉璃瓦上。

但那個刺客又攀上另一個殿宇，自另一方飛向後宮！

黃山松居高臨下，急喝道：「刺客重入內宮，快追！放烟花示警！」

刹那，一朵紅色，一朵藍色的烟花在半空爆發，黃山松話音一落，便率先飛入內宮。

內宮殿閣宮宇連雲，要找一個人說難雖不難，說易也不易！

一百個侍衞分成二十個小組，自半夜搜索至天亮，却連個刺客的影子也不見。

黃山松無可奈何只得向天子覆命，天子龍顏自然大怒，把他罵個狗血淋頭。

黃山松只得向皇上推荐管一見及沈鷹入宮主持捉拿刺客的大事。

× × ×

黃山松把話說完，沈鷹已連續吸了三鍋烟，管一見看得喉頭發癢，却苦無名茶解饞。

沈鷹磕掉烟灰，一鼓腮，一股濃烟衝口噴出。他望了管一見一眼。「這個刺客難道會飛天遁地？」

佟維雄苦笑道：「沈大人此時尚說這種話？」

沈鷹却一本正經，直視黃山松。

黃山松輕喟道：「下官也是不明！」

管一見也看了沈鷹一眼，接口道：「咱們不妨來個假設，這個刺客會不會是匿藏在宮中？」

佟維雄脫口道：「宮中有何可匿藏之處？」

沈鷹接道：「他大可化身爲太監或侍衞！」

黃山松嘆道：「這兩點下官亦已考慮到，因此把手下的侍衞分成五人一個小組，每組一個組長，他們行動必須一致，也即是說，不得擅自離開，而且在第一次事發之後，下官便把他們作經常的調換，這樣，他們之間便難以有太深的私人感情，也不會互相包庇，但並沒有因此而發現有可疑的人物，再說，這些人入宮時都經過仔細的調查考核，應該沒有問題！」

他目光自各人面上掃過，續道：「至於太監方面，劉公公亦已嚴格考查及監視

，都沒有發現有可疑之處。」

管一見脫口道：「如此說來，刺客豈非是自外頭潛入來的？」

黃山松頷首道：「也只能作如是的假設。」

沈鷹道：「如此他又怎樣向內宮逃出去？須知皇宮之外有御林軍，城內各處又有佟大人的人，即使是飛鳥也難以插翅飛出去！」

黃山松嘆道：「這也正是下官屢思不得其解之處！」

管一見接道：「莫非宮中有內應？」

黃山松道：「這個……下官却不敢懷疑！」

管一見心忖：「這老小子久處宮內，對官場的那一套倒很熟悉，要緊的地方便顯得模稜兩可！」臉上登時不悅起來。

沈鷹却回道：「黃大人再想想，那人的劍法你眞的未見過麼？」

黃山松尷尬地笑笑。「的確未見過。下官入宮經已十餘年，這十餘年來，絕少涉足江湖，也許這些年來，江湖上有了新的門派而爲下官不識的也未定！」

「江湖上這兩年雖然新近崛起不少門派、帮會，但使長短劍的人却絕不多！」

管一見脫口道：「江北的『陰陽劍』謝雙劍便是一個！」

沈鷹突然問道：「黃大人，那個刺客的身材如何？」

「矮瘦的身材，聽聲音，年紀不會太大。」

「哦！他有出聲？」

「沒有。下官只聽他先後冷哼過三次而已！」

「這倒作不得準！」沈鷹回頭對管一見道：「聽說江南也有個『乾坤劍』易舟山的，一套乾坤劍法使得出神入化！」

管一見道：「但易舟山的身材却又胖又高！相反的，謝雙劍的身材倒是十分矮小！」

沈鷹目光一亮道：「這倒不失是條綫索！」頓了一頓又道：「謝雙劍的劍法我見識過，雖然不錯，但似乎沒黃大人所述的那般高強！」

「你是何時見過他的劍法？」

「十年前，我路過殺虎坡時，見他力誅『殺虎三煞』的情景，他勝得很險！」

管一見微笑道：「十年人事幾番新，說不定這些年來，謝雙劍在武功上又有新猷也未定！」

沈鷹道：「他有殺皇上的道理麼？」

管一見不禁默言。

謝雙劍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也很少與人過招，因此名頭並不响，他雖有點錢，但却遠不足以用來招兵買馬，看他的行動，也沒有統率天下的野心。

這種人有行刺皇上的動機麼？

說着，天色漸明，佟維雄道：「三位大人等下再研討，如今早朝時間將至，咱還是準備上朝拜見皇上罷了！」

黃山松接口道：「如此下官便暫時代管大人及沈大人之責，護衞皇宮，待兩位下了朝班，咱們再來交接！」

他雖也是三品官階，但職位特殊，除非皇上有旨，否則不必上朝。

沈鷹及管一見記起皇上剛才的話，只得與佟維雄告退，準備上朝。

× × ×

下了朝，沈鷹及管一見又去庫房領了皇上的恩賜。他們各得黃金一千両，另外管一見得了一套精緻的茶具，沈鷹却得了一件波斯象牙雕刻。兩人領了賞賜，便各自回到設在京師的行宮。

他們在各地的行宮，無論規模及人手都要比京師的大得多。幸而常有人打掃。

沈鷹吩咐手下放出信鴿，召集在各地的精銳手下緊急到京城聽候差遣。

弄好一切，沈鷹便去找管一見，管一見正坐在几旁喝悶茶，一見沈鷹便道：「老鷹，這趟咱們眞的抓上了燙手的山芋，弄個不好，只怕連命也得丟了！」

沈鷹強打精神，道：「你幾時這般沒信心，憑咱們兩人加上黃山松那狐狸及佟維雄，老夫就不信不能把他挖出來！」

「老夫也不是沒信心，而是大感棘手。第一，兇手的相貌沒人見過，即使在宮內走動，跟他碰上了面也無法知道，第二，沒有綫索，此乃爲致命之傷！」

沈鷹目光露出一絲神采。「刺客跑到內宮，然後才失了踪跡，這豈非也是一條綫索？」

管一見嘆息道：「老夫也想到此點，但皇上肯讓咱們到內宮仔細搜索麼？」

「眞的沒辦法，也只得担上些風險，到內宮仔細搜查一下！」

管一見臉現憂慮。「黃山松這老小子，又奸又狡，只怕他也想到了此點，但爲何他不向皇上請求到內宮調查？正是怕驚動了娘娘她們，這可不是好玩的事！」

沈鷹接口道：「老夫顧慮的却不是此點，我怕皇宮內有刺客的耳目，那麼咱的到來以及佈防難免爲他所知……」

管一見插口道：「此點幾已可肯定，否則刺客豈能在千軍萬馬之中逃出去？」

沈鷹嘆道：「假如刺客兩個月之內不再動手，咱們豈非要白白讓皇上賜死？」

管一見一聽，臉色登時大變，喃喃地道：「老夫倒沒想到此點！這倒不能不防着點！」

沈鷹問道：「老管，你的手下最快要多久才到？」

「起碼得半個月才能到齊。」

「好，老夫倒有一計在此，你看行不行？」

「請說。」管一見精神登時一振。

沈鷹立即在管一見耳邊說了一番話。只見管一見頻頻點頭。

半晌，管一見才道：「如此，待老夫再發出一批信鴿，通知他們入京時須得喬裝易容。」

「說得是，老夫也得回去，下午咱們再入宮！」沈鷹說罷，便推席而起。

甫吃過午飯，沈鷹正想把情況仔細推敲一下，黃山松已派人來請他入宮交接任務。

沈鷹隨即換了衣服入宮，到了黃山松的那棟石屋，管一見已先他而到。

黃山松面堆笑容，道：「山松無能，如今兩位大人担當此重任，此刻這棟屋子便是兩位大人的臨時居所及發號施令之地了！」

沈鷹不客氣地道：「如此有僭了，黃

大人，請問聖上如今在那裏？」

「在養心殿養神，下官已派了大批武藝高強的侍衞在附近防衞了！」

「通常皇上在甚麼時候醒來？」

「聖上龍精虎猛，每日午間只小寢一個時辰而已。」

管一見道：「如此咱趁這個時候先與黃大人手下侍衞隊長見見面。」

黃山松道：「御林軍的兩位統領在外面正想拜見兩位大人。」

管一見與沈鷹互望一眼。「既然如此便先請他倆進來！」

黃山松立即對副手打了個眼色，那人隨即快步出去。半晌帶了兩位身披戰袍的將軍入來。

這兩人都虎背熊腰，相貌生得十分威武，中等身裁的那個正是御林軍統領秦輝，他身旁的一個威猛高大的將軍却是副統領江浩浪。

二人齊聲道：「末將秦輝、江浩浪拜見兩位大人。」

管一見及沈鷹忙道：「兩位將軍不必多禮，快請坐下共商大事！」

「謝大人！」

沈鷹問道：「秦將軍，九月初七夜，你們守在皇宮圍牆之外？」

「是的，末將等職責在身，不敢稍有怠慢。」

沈鷹又問道：「請問兩位有否發現夜行人進出？」

秦輝臉上一紅，道：「末將本領低微未曾發現。」

管一見插腔問道：「在後宮那邊圍牆也沒有發覺有夜行人飛出去？」

秦輝與江浩浪一齊搖頭。

沈鷹再問一句：「你們可有聽見圍牆之內警報及打鬥之聲？」

「當時末將聽見黃大人的嘯聲，便下令手下仔細防範，準備刺客若然逃出圍牆便上前捉拿，可是由始至終都沒有發覺有人自圍牆內走出來。」

沈鷹與管一見對望一眼，兩人臉上的疑雲更盛，禁不住看了黃山松一眼。

黃山松也是老臉發熱，神色頗窘。

沈鷹及管一見刹那都是忖道：「這內宮一定有問題！」

沈鷹道：「兩位將軍仍請緊守在皇城之內，皇城之外京師之內自有佟大人派人去防備。」

「是，末將尊命。大人若沒有其他吩咐，小將便先去巡視了！」

「兩位將軍請。」

接着黃山松領着幾個大內侍衞的侍衞長入來參見。這其中有熊大屯、樊耀及常武三人，他們名氣頗大。

不覺已過了近一個時辰，管一見對沈鷹打了個眼色便走向養心殿。

養心殿是天子的書房，他平日在此參閱大臣的奏章，也經常在此午睡。

殿外侍衞三五成羣來回巡弋，沈鷹低聲問道：「皇上醒了沒有？」

一個侍衞道：「啓稟大人，皇上剛醒來，正在茗茶。」

管一見故意咳了一聲，門裏果然有了反應，一忽便見一個太監把殿門打開一縫：「皇上問是誰在外面咳嗽？」

「管一見有事要啓奏皇上。」

大概天子在裏面聽見，揚聲道：「卿家有事請進來稟奏！」

沈、管二人忙道：「臣遵旨。」一整衣冠推門而入。太監忙把殿門關回。

天子輕冠高服坐在書案之後，案上放着幾卷奏章，一個小太監正在磨墨。

沈鷹及管一見連忙跪下請安。

天子揭開茶盅蓋，一縷輕烟嫋嫋升了起來，他輕呷了一口。「兩位卿家平身，有話但說無妨。」

管一見目光向旁邊兩個太監掃了一下，輕聲道：「皇上，臣有機密啓奏，請陛下……」

天子眉毛一掀，道：「你們沒事先退出去！」

兩個小太監連忙行禮退下。

「卿家有話快說，此地經已無人。」

管一見及沈鷹連忙再跪下。

× × ×

黃山松聽手下說管一見及沈鷹入了養心殿，與皇上關門密談，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過了半晌他忍不住跟着走去養心殿，只見殿門密閉，他召了一位手下問了他一句：「沈大人及管大人尚在裏面？」

「是。」

黃山松躡手躡足走向門旁，可是却聽不到裏面說些甚麼。一忽，只聽皇上怒聲道：「事情如此之急，情勢如此嚴重，兩位卿家豈能再推三推四！」

黃山松臉色一變，說不出是喜是憂。

又聽天子沉聲喝道：「朕現時再把命令改動，自即日起，十五日之內尚未能把刺客緝拿，朕便不再客氣！」

管一見聲音發顫地道：「皇上這件事實在難辦，二個月限期已嫌太短，十五日豈非更加……」

「住口！朕的話豈能更改？不得再說，十五日彼若捉不到刺客，便將你兩位推出午門處決！你手下及各級侍衞也不能倖免。」

聲浪透過開縫窗隙傳出來，刹那黃山松及一干侍衞都聽得清清楚楚，人人臉如土色，又驚又恐。

半晌才聞沈鷹及管一見叩頭說道：「臣遵旨，必定于十五日之內把刺客捉拿回來。」

天子沒有答話，殿內殿外當真是一片寂靜，連呼吸聲也幾不可聞。只聽沈鷹及管一見叩頭的咚咚聲隱隱傳了出來。

這聲音像旱雷般震得殿外的侍衞腦袋嗡嗡作響。

又半晌，沈鷹道：「臣等若捉不到刺客，甘受皇上處罰，不過臣之手下及一干侍衞似乎不必與臣等同罪，請陛下念在他們平日的忠誠份上……」

「放肆！」天子輕叱一聲，「朕叫你來此是要你來教訓朕的麼？」

「臣不敢，臣不敢，請皇上恕罪！」沈鷹連聲音也變了。

殿外的人都替他揑了一把冷汗。

不料管一見也拚死進言：「啓奏皇上，假如侍衞們也跟臣等一同治罪，這叫黃大人去何處一下子找這麼多人來頂替。」

天子輕哼一聲。「好，既然兩位卿家

獨力承担，朕便決意輕饒了他們。」一頓，「你們可有其他事情要稟奏？」

「臣等並沒其他事情要稟奏。」

「退下！不要延誤朕批閱奏章。」

黃山松連忙飄身退後，一干侍衞亦瞿然一醒，忙恢復巡邏起來。

殿門呀地一聲打開，沈鷹及管一見額角紅腫，一臉沮喪地走了出來。

衆侍衞此刻對他倆都心生感激，紛紛向他倆打招呼。

管一見苦笑道：「諸位請多辛苦點，盡力防衞，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立即示警，以免有失。」

衆人忙哄聲應是。「請兩位大人寬心，小的絕不敢偷懶！」

沈鷹道：「有勞了！」

「兩位大人更加辛苦！」

黃山松一見這種情況心頭又酸又痲，忖道：「想不到吃了皇上的一頓臭罵，反而把老夫手下的心拉了過去，哼哼，只怕你倆也過不了十五日，老夫入宮十數年尚且無能爲力，你二個老小子剛來乍到，難道眞的有通天之能不成！」

沈鷹遠遠向黃山松道：「黃大人請在外圍監視！」

黃山松心裏不是滋味，臉上却裝作十分恭敬地道：「下官聽命！」說罷轉身出去。

賜　死

晚飯時刻，暮色四合，夜風漸大。

沈鷹及管一見各領一隊侍衞到內宮搜索，事出突然，內宮羣鶯亂飛一片驚惶。

各侍衞的行動都受太監的嚴密監視，搜查自黃昏直至天亮才收隊。

在沈鷹及管一見的意料中應是內宮某處藏有刺客，但搜查的結果却一無所獲。

內侍官亦把各宮女及太監的花名册取出來，詳細核對，亦沒有發現有可疑的人物，這倒使沈鷹及管一見大費周章。

管一見把侍衞遣出屋外，閉門與沈鷹苦思對策。

管一見喝了一壺茶，而沈鷹亦吸了二鍋烟，一顆心更加煩亂及担憂。

沈鷹嘆息道：「老管，你有否其他策略？」

管一見道：「這次行動你那邊還有什麼地方沒搜查過麼？」

「只皇后娘娘及王貴妃二個地方未搜查過。」沈鷹接問道：「你那邊呢？」

「老夫那邊也漏了柳貴妃及梅娘娘兩個地方沒動過。要是刺客躲在裏面，咱兩人豈非倒足了十輩子的大霉！」

沈鷹急道：「輕聲點，這句話讓人家聽見了，皇上怪罪下來，你我都得連誅九族！」

管一見臉色微變，仰頭喝了一盅茶。

沈鷹一邊裝烟，一邊道：「這四人一個是皇后娘娘，一個西宮娘娘，另二個更是皇上的新寵，咱……」

管一見眼睛一翻，說道：「難道咱便得認命？」

「莫非你有辦法？要是你向聖上建議徹底搜查，豈非要惹皇上生氣？」

管一見嘆息道：「看來咱只好等死！」頓了一頓，略振一下精神，「今晚你守在皇上身側，侍老夫預先藏在附近，暗中追躡刺客，老夫就是不信，刺客若果沒有內應難道能飛天遁地，逃過數以千計的眼睛？」

沈鷹道：「這倒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 × ×

三日後的一個晚上，目光及火光，照得大內纖毫畢露。

侍衞們在這種情景之下，心神都是略略一鬆，心想刺客豈敢如此肆無忌憚！

心念未已，明德殿附近的一座假山突然竄出一條人影，夜風勁吹，衣袂獵獵作響。

侍衞隊長常武剛在附近巡視，一聽到背後有異聲，急忙轉身喝道：「誰？」

聲浪驚破了寂靜，衆侍衞都是精神一緊，紛紛跑過來查看。

這刹那，常武眼尖見到假山後有條人影，急道：「刺客在假山之後！」聲音未落，身子經已標出，一對黃銅打製的判官筆緊握手中。

那條人影，彷似吃了一驚，雙足連點向前奔去。

一時之間，示警之聲四起，四周都是喧騰的叫喊聲：「不要放走刺客！」

常武猛吸一口氣，去勢更速，喝道：「點起火把，四處攔截！」

侍衞慢慢靠攏，猛聽一聲長喝，黃山松追風逐電般馳來，聲音如焦雷般傳來：「活捉不行，死的也要！」

刺客一身黑衣勁裝，月光下閃着亮光，灰布幪面，看不到樣貌。

他四處奔突未能脫出重圍，眼見前沒去路，後有追兵，只見他輕喝一聲，足尖一點騰空而起。

侍衞喊聲更盛：「圍住他，莫讓他逃掉！」

刺客去勢將盡，足尖在一座假山上一點，再度騰升，半空中手一撈，抓住一條橫生的樹椏，身子輕飄飄地盪着。

嘯聲越來越近，黃山松人將至，長劍上的殺氣陰森迫人。

刺客身子突然一盪，向前猛射。

「喀嗤」一聲，黃山松長劍來遲一步，樹枝登時斬落地上。

那刺客凌空一個跟斗，又向前飛出一丈，接着折腰垂腿，身子向下直落，「噗通」一聲，剛好落在蓮花池內，池水濺起老高。

黃山松身一轉，目光瞥及，喝道：「下水追！追到海龍王那裏也得要把他抓回來！」

霎時間，幾個好水性的侍衞連衣帶甲紛紛跳入池中。

火光下，池水泛起一團團的漣漪，蓮花枯枝一陣搖幌，各人已沒頂入水。

黃山松臉色鐵青，雙目烱烱注視着池水。心中忖道：「那兩個老傢伙至此尚不知在什麼地方，哼，只要讓老夫抓住，看你倆又有何話可說！」

心念未已，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呼喝聲，他臉色刷地一變，雙腳欲動，迅即又停下，略一沉吟，喝道：「分一批人趕去看看！」

常武忙帶着十餘個侍衞火速趕去！

× × ×

沈鷹藏身在橫樑承塵之下，目光一落，龍床上紅幔低垂，却不停地泛起一陣像水波般的顫抖，他臉上一熱，連忙把目光移開。

耳畔即傳來一陣喘息聲，沈鷹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就在這刹那沈鷹突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衣袂聲，他立即緊張起來，目光四處游弋，眞力注滿雙臂。

說時遲，那時快，「嘩啦」地一聲暴響，床畔一座屏風突然爆裂，碎木四處激射！

刹那間一條黑影自碎木中穿出，人與劍化作一道彩虹向龍床射去，勢如奔雷閃電！

沈鷹猛喝一聲：「休傷我主！」蒼鷹般撲下，旱烟桿疾敲長劍！

「叮」一聲，震耳欲裂，長劍勢猛依然透幔而入，霎時傳出西宮娘娘的一道尖呼聲！

那人手腕一翻，長劍仍然盡量刺入，同時左掌斜飛猛擊沈鷹腰腹要害！

沈鷹被長劍眞力一震，身子向側斜飛，急忙中，右腿橫掃猛蹬刺客持劍之手腕，左手同時迎向對方左掌！

掌至中途，心頭一動，生怕兩掌接觸，會被擊飛，連忙化掌爲爪向對方手腕抓下！

刺客手脚毫不含糊，左掌連忙一沉一翻，反擊沈鷹手臂，同時鬆開持劍之手，讓過沈鷹之右脚！

長劍仍留在帳上，劍柄剛向下一墮，刺客已回手把它握住！

這刹那，沈鷹亦已雙足站地，急聲問道：「臣該死，願皇上萬事大吉，萬壽無疆！」

只聽帳裏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卿家快把他趕跑，朕……朕十分……朕自然重重有賞！」

天子本欲說十分害怕，臨到嘴邊又怕失了威儀連忙改口，饒得他强作鎭定，此刻聲音也變得又沙又啞，連沈鷹也幾乎認出來。

沈鷹見天子沒恙，一顆心才稍放鬆，手腕一翻，手臂一掄，烟桿當作點穴橛向刺客「曲池穴」敲下！

刺客是布幪面看不到他的表情，長劍一揮，紅帳被他割下一角，飛向沈鷹的烟桿，同時身子向後倒飛，射向那破了一個大洞的屏風！

紅帳被削落，天子及西宮娘娘俱同時尖聲而叫。

殿外的侍衞已聞聲趕來，脚步聲又响又亂。

沈鷹手腕一沉，自紅帳之下向刺客刺去！

說時遲，那時快，刺客已穿過屏風，他一掌擊在屏風背面，那些殘骸立時向沈鷹的身上飛過去！

幾在同時，殿門已給侍衞擊穿，大批侍衞一湧而入。

沈鷹猝不及防被嚇了一跳，他一面後退，一邊揮舞烟桿把激射的碎木磕飛！

這也只不過是白駒過隙之一瞬間，只聽又噗噗兩聲木塊碎裂聲响，沈鷹一退立進，屏風之後的一座木櫃櫃門破得不成樣子，刺客却已失了踪跡。

刹那沈鷹不禁一怔，舉目望去，除了侍衞之外，那裏有刺客的踪影？

他急得雙手亂搓，喝道：「快搜！」語畢又發出嘯聲，二短一長，這是他與管一見的聯絡訊號。

龍床之上，紅帳破碎難掩春光，天子勃然色變，喝道：「既然刺客已不在還不快出去！嗯，沈卿家留下！」

「是，臣領旨。」

一瞬間，那些侍衞已走得乾乾淨淨。

天子及西宮娘娘穿好衣服，剛好管一見在殿外叩頭請安：「臣管一見護駕來遲，願我皇萬歲萬萬歲！」

天子冷哼一聲，喝道：「進來！」

管一見推門而入，背後跟隨一個太監，那太監立即搬了張椅子讓天子坐下。

天子驚魂略定，令道：「快進來搜查，再讓人在眼皮底下溜掉，朕要你們好看！」此刻他在盛怒，語氣頗難聽。

沈鷹急道：「你們快進來，熊大屯、樊雄你們兩人護着皇上！」

他早已鑿了很久，語畢立時衝向木櫃，雙手揮動把櫃門全部拆下，櫃裏掛着十餘件衣裙，料是西宮娘娘之物，此刻沈鷹也不再客氣，一把把衣裙抛開。

衣裙盡去，櫃裏空空如也，只見靠牆那堵櫃壁穿破，露出一個洞，大小只容一人通過！

洞裏黑黝黝，好似牆上亦有一個洞口相連，沈鷹眉毛一掀，心裏發苦却說不出話來。

天子眼尖看見一切，忙又道：「管卿家護着朕，其他的退出去！」

那干護衞只得又再退開。

天子見已沒有餘人才嘆息道：「想不到賊子連先帝建下的大內秘道也知道，這賊子一日不除，朕便一日吃不知其味！」

管一見及沈鷹互視一眼，却都作聲不得。

恰在此時，殿外黃山松奏道：「臣黃山松有事啓奏。」

天子略一沉吟，道：「黃卿家有事稟奏，請進。」

黃山松推門而入，目光瞥及管一見及沈鷹，登時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態。「剛才蓮花池畔發現一個幪面人，臣聞聲趕去，不料那幪面人竟然投入池中，臣隨即派人下水找尋，發現池中的去水道的鐵枝被人撬開……」

說到這裏他偷眼看一看天子的神色，見他並沒發怒的表示，便續道：「待侍衞拿開鐵枝，自去水道追了下去，水道之中沒有人，但出口之處却發現一套濕濡濡的衣服，那件衣服就在外面，陛下是否要過眼？」

天子道：「此事不得宣揚出去！」

「臣知道。」

「還有，把那幾個追出水道的侍衞軟監起來。」

黃山松不禁愕然，慌忙跪下：「臣，不知何事做錯，請皇上開恩。」

「不關卿家之事，你照朕的話去辦，速速。」

「臣遵旨。」黃山松急急出去。

天子身子突然顫抖起來，一件龍袍也無風自動，半晌，才道：「賊子熟知大內地形，朕更難安樂矣。」

沈鷹及管一見更加不敢插腔。

只見天子喃喃地道：「他是誰！他是誰……」

沈鷹道：「陛下，剛才那刺客是怎樣潛入來的？」

天子頭一側，怒容滿臉，語氣冰冷地道：「朕正要問卿家。」

「臣肯定他是自秘道入來的，否則外面十丈之外埋伏有不少侍衞，豈能毫無所覺？」

天子插腔道：「這豈非是卿家的好計劃，說什麼明設空城計，暗裏佈下天羅地網，結果呢？害得朕得了一場虛驚！」

「臣！知罪，但……」

「有話快說。」

「但刺客自地道潛了入來爲何不被發現，而且，臣剛才明明聽見木櫃裏連續响了兩聲破裂聲。」

天子訝道：「這是什麼原因？」

「第一聲是櫃門，第二聲是木櫃的內壁破碎所產生的，證明那之前這木櫃還是完好無缺的。」

天子不耐煩地道：「卿家此時因何說話吞吞吐吐。」

沈鷹無奈只得續道：「這說明刺客是一早便自地道中爬了出來，並沒有弄破木櫃……而，而藏在房中……」

這次天子總算聽明白沈鷹話中之意，龍顏刷地變白。「哼，朕自有打算。」

沈鷹接道：「臣想由此地道爬出去看看，希望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及早作預防，請陛下御准。」

天子沉思了一陣才道：「罷了罷了，朕便答應卿家，不過那個出口希望能把它堵住。」

「臣領旨。」

管一見接口說道：「啓奏皇上，臣想與沈大人一齊去，古人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也罷，朕一併答允，嗯，替朕傳黃卿家進來。」

管一見隨即高呼道：「傳黃大人入宮護駕。」

黃山松隨即率領侍衞湧入。「黃大人，下官與沈大人自地道追尋刺客而去，聖上之安全便請黃大人代爲負責。」

「管大人請放心！下官自會爲聖上赴湯蹈火以報皇恩。」

管一見心忖道：「這老小子倒會說話。」一拉沈鷹衣袖鑽入壁後秘道中。

× × ×

地道入口頗窄，三尺之後是道石階，沈鷹一馬當先在前，管一見殿後，兩人都是小心翼翼。

石階大概有十餘級，裏面十分黑暗，沈鷹及管一見各自點亮火熠子。

火光一亮，周圍環境立時清晰，地道上下左右都用大麻石舖砌，寬可容三人同時而過，高亦及人。

地道十分乾燥，不過霉氣頗重，地上石板絲毫不留足跡，兩人的步履立時加快，走了二三十丈，仍似毫無盡頭，看情況這地道是通到皇城外。

管一見在後頭催促：「老鷹，走快點，地道裏應該沒有什麼綫索可尋。」

沈鷹悶哼一聲，足尖連點，飛身向前掠去，管一見緊隨在後，足足走了兩里，地道突寬了起來，面前出現了三條岔道。

沈鷹脚步不由一住。「老管，咱走那一條路？」

管一見畧一沉吟，毅然道：「由左邊那條開始！順序而行，無論如何總有一條是正確的。」

沈鷹沉聲道：「好，不過，咱行動間可得小心，老夫怕在歧道上會有機關埋伏！」說罷抽出烟桿，慢慢走前。

管一見口上應了一聲，暗暗運功手臂，心中忖思道：「這禿鷹表面上好似異常粗豪，心思却十分縝密精細。」

行了十多丈，三聲得得聲响過來，沙沙連聲，四周突然射出幾蓬鋼針，聲音異常急勁，只怕是尋常的護體神功也防禦不了。

沈鷹暴喝一聲，烟桿上下揮舞，不斷把射向身來的鋼針磕飛，身子同時向前竄去。

他一掠一丈，再掠丈半，足尖剛沾地，驀覺頭上生風，烟桿向上一撩，觸及一團軟綿綿的物件，暗叫一聲不妙，霍地和身在地上一滾！

那軟物仍然向他罩下，這一驚非同小可，百忙中左肘在地上一點，貼地向前斜斜再掠前六尺。

也在這時候，一陣「叮噹」聲响，同時聽見管一見喝道：「老鷹小心！」

沈鷹腰一彈，像皮球行自地上彈起，只見管一見用他的獨門兵器——纏腰的軟鐵鍊，纏住一團網索。

「這是刀劍不斷的南海雪蠶絲所製，比天山的雪蠶絲更加霸道。」

管一見語未畢！脚下一虛，地上石板突然陷下，管一見立時自地道之中跌落。

他臨危不亂，鐵鍊不斷飛纏，但却未能勾住任何物件！

沈鷹猛喝一聲，抛開火熠子，抓着網索一邊，身子向洞口飛去，身子向下直墜，他待只剩下半身露出洞口之外，才展開雙臂架在洞口的周圍。

管一見身子一直向下沉去，一顆心也登時一沉，驀地，洞頂一暗，他拚盡餘力把鐵鍊向上一纏，手上突然一緊，纏着一物。

刹那，沈鷹的話也傳了下去。「老管這是我的小腿，快握住老夫足踝！」

與此同時管一見身子已借力竄起，左手一撈，剛好握住沈鷹的足踝。

沈鷹喝道：「小心！」雙臂猛地用勁一壓，身子立時自洞中飛起。

兩人不敢稍作喘息，立時貼牆而立，「老鷹，看情形這不是出口，否則豈會在此設置機關。」

「對，咱退出去，取道那條甬道。」

× × ×

當沈鷹及管一見自地道中退回木櫃，目光一瞥，皇上及黃山松經已不見。

兩人拍拍衫上的塵土，舉步走了出去，外面冬日暖洋洋，令人冒汗，一看天色却已是正午時分。

兩人勞累了一夜，眞是又飢又渴，突然一個侍衞上前稟告：「皇上有旨，着令

兩位大人立即到養心殿稟告一切。」

沈鷹輕哼一聲，心中暗道：「他媽的，古人謂伴君如伴虎，這話果然不錯，老子累了一夜連水也未能喝上一口，他倒風流快活，等下還不知要受什麼罪？」心中儘管不滿，脚步却不敢稍慢。

養心殿殿門半開，沈鷹及管一見跪在門口。「臣沈鷹，管一見參見皇上。」

「兩位卿家進來！」

管一見及沈鷹推門而入，兩顆腦袋都是俯得低低的，不敢面對天子。

天子似笑非笑地問道：「兩位卿家辛苦了。」放下手上茶盅，推座起來，在殿內來回踱步，沈鷹及管一見見天子不作聲，更加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半晌，天子才道：「情況如何？有否找到綫索，嗯？」

沈鷹及管一見霍地跪下。「臣等找不到地道之出口！」

天子微微一笑：「朕即派人把出口封住，今後賊人諒必難以再潛入來。」

沈鷹奏道：「皇上，臣等既然找不到出口，而賊人又怎會知道，這其中豈非另有蹊蹺？」

天子臉色一變，沉聲道：「兩位卿家不必多言，朕已派人送了一根紅繩與梅昭德了。」

沈鷹及管一見立時把頭低下，梅昭德便是西宮娘娘，看情形已被皇上賜死。

「兩位卿家全力緝捕，再有什麼閃失的話，朕不會客氣。」

沈、管二人登時出了一身冷汗。

× × ×

黃昏前，沈鷹及管一見在白屋裏吃飯，美酒佳餚，兩人都無心細品，一陣狼吞虎嚥把肚皮塞飽，便坐在桌子旁邊，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

沉默了好一陣，管一見才道：「老夫早說刺客在內宮必有內應，否則……」

沈鷹插口道：「聽黃山松之言，刺客還另有人配合，唔，莫非這是一個什麼組織？」

管一見脫口道：「會不會是朝內的某個大臣陰謀篡位？」

沈鷹默默不語，半晌才道：「現在老夫所驚的是那秘道的出口若不止西宮一處，皇上的安危豈非……」

管一見一笑：「這點只怕皇上比咱還緊張，說不定現時已派人把各處秘道封住，只是怕秘密外傳瞞住咱們而已。」

沈鷹眉頭稍開。「但望如此。」

「咱還是趁早去保護皇上吧！」

兩人推門出來，抬頭一望，紅霞滿天，天際血一般鮮紅，兩人心頭都不禁泛上一絲不祥之念。

不知是否因地道出口被封堵，還是刺客知難而退，這之後日子十分平靜，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大內侍衞的心情便逐漸放鬆，而沈鷹及管一見心頭却越來越沉重。

轉眼十五日已過，而皇上給他倆的限期亦已屆滿。

這天五更早朝，文武百官一早分列兩班等候天子上朝。

天子剛在龍椅坐下，衆人立即跪下山呼。

「衆卿家平身。」

衆人站起退回自己的位置，值日侍官道：「文武百官有事稟奏，無事退朝！」

庭裏鴉雀無聲，值日侍官又道：「無事者退朝。」

天子道：「且慢，衆卿家雖然沒事，朕却有事要辦。沈卿家，管卿家，今日是何日？」

管一見及沈鷹慌忙跪下，腦袋幾乎貼到地上，說道：「啓稟皇上，今日是十月初四。」

「哦，日子過得眞快，眨眼經已過了十五日。」天子輕咳一聲，「兩位卿家應該不致太過善忘！」

管一見及沈鷹身子起了一陣慄抖。「臣……臣等記得。」

天子臉色一沉。「如今刺客何在？」

「這個……這個……刺客……」

天子龍顏更怒，喝道：「拖出午門斬首示衆。」

沈鷹及管一見忙哀求道：「請陛下再寬容幾日。」

天子冷笑道：「朕日夕驚慌，寢食難安，汝兩人却束手無策，留下又有何用？不得多言，刀斧手何在！」

帳後轟應一聲，如响霹靂，衆官嚇得臉色齊變。

九門提督佟維雄兔死狐悲，硬着頭皮跪下啓奏：「皇上！沈大人及管大人，一片忠心，平伏不少寃案，俗語說沒有功勞也有點苦功，請皇上開恩再寬容幾日。」

天子冷笑一聲：「難道朕對於天下便沒有功勞？朕便該日夕担受驚恐？卿家此言何意？」

佟維雄刹那出了一身冷汗。「臣該死，臣……」

天子臉色一沉。「佟卿家且平身，嗯，念在他倆還有點苦勞份上，便賜個全屍，汝兩人且到佟卿家府裏等候！」

回頭對佟維雄道：「佟卿家這件事便由你監督，卿家若不能盡速把刺客擒獲，朕也絕不赦免！」

佟維雄連聲音也變了：「臣遵旨。」

「退朝！」

× × ×

正午時分，有人看見宮內的劉公公帶了幾個隨從捧着一壺酒到佟維雄官邸，衆人都明白這是什麼事。

黃昏，便有人見到佟府抬出二副棺材到亂葬崗處安葬。

亂葬崗上，殘雲捲飛，天色灰暗，宿鳥呱呱亂叫，遠處不時傳來一兩聲怪叫，令增幾分淒清及恐怖之意。

仵工弄好了一切，又在墳上插了兩枝標簽，這才離開。

山風橫吹，捲起地上落葉黃沙，亂葬崗上不見人跡，兩位顯赫一時的名捕便與塵世隔絕。

楊家堡之變

京城之外百里，紅葉山下，深秋之中，楓葉鮮紅如火，楊家堡便像座落在火堆之中。

楊家堡在江湖上名頭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早年，堡主楊射光一桿長槍擊敗不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

楊家槍法名震千古，楊射光雖然未能把它發揚光大，但威名仍在，因此，江湖上的朋友便送了個「神槍」之外號與他。

楊射光淡泊名利，少在江湖上走動，平日在家中韜光養晦，課子敎徒，倒也樂融融。

楊家堡上下百餘人對這位老堡主都異常尊重，絕不敢隨便到外面撩事生非。也因此，在武林中的十三座家堡，以楊家堡的聲名最佳。

× × ×

秋深風急，黃沙飛揚。

一人一馬迎風急馳，夜色臨晚，風沙更盛，馬上人以手放在眉上，極目望去，一片黃茫茫之中，似乎見到前頭有一片紅色，他露出一絲笑意，用力一挾馬腹，催馬急馳上去。

走了半里，已可清晰地看到山坡下楓林之中矗立着一座城堡式的屋宇。

馬上人自言自語地道：「且到楊大哥家歇一夜，明早好趕路。」

心念未已，馬匹已經停在堡外，馬上人翻身下馬，目光一落，不覺有點詫異，心中忖道：「怎地堡外靜悄悄地，不見有人？」

一陣風吹來，鼻端隱隱聞到一絲血腥味，那人吃了一驚，左手輕輕在馬臀上拍了一下，那匹馬立即踏着碎步跑開，同時右手拔出一把鋒利的鋼刀。

他便是沈鷹的智囊公孫艮，年紀比沈鷹還大了三歲，是個資深的捕頭。

公孫艮一發現情況有異，便後退半丈，在四周走了一匝，沒有什麼發現這才輕吸一口氣，飛身躍上圍牆，目光一掃，幾乎跌下。

圍牆之內是一座小花園，假山之畔，花木叢中躺着不少滿身鮮血的屍體，血腥味猶在，看來這些人被人殺死的時間並不太長。

公孫艮輕輕自牆頭跳下，借着花木及假山的遮掩向屋內走入去。

門呀地一聲被他推開，這是一排廂房，看來是下人住的地方。

廂房之外是道長長的長廊，走廊之外是個天井。天井上亦有不少伏屍。

公孫艮快步閃入門內，全神戒備自走廊上穿行。

天色已暗，走廊上的光綫亦低了起來，公孫艮不敢取出火摺子，目光却不斷在四處巡弋。夜風吹來，簷角的一串風鈴「叮叮噹噹」地响着，公孫艮不由抬頭望了一下。

刹那，一聲暴响，一間廂房的窗櫺橫飛，一條人影自窗內射出，人未至鋼刀殺氣已臨。

公孫艮急忙偏身一退，鋼刀急架，「噹」地一聲，肩上衣裳破裂，鮮血迸裂。

公孫艮悶哼一聲，手腕一翻，鋼刀反劈對方脅下空門，他是個仔細的人，刀至中途，心中忖道：「這人怎會一刀便露出破綻？莫非是圈套？」

刀隨意動立即一偏，同時畧退半步，那人却全不理會，鋼刀一揮大開大闔殺起來。

公孫艮先機盡失，只得小心嚴防，十招倒有七八招是守勢。

那人越殺越性起，攻勢如江河流水般滾滾而來，一刀緊似一刀，一副拚命的打法。

鬥了二十多招，公孫艮劣勢未改，輕喝道：「你是誰？」

「老子把你殺掉才告訴你！」那漢子刀勢更急，步步緊逼。

公孫艮退至一條柱子之後，大漢子突然手臂一揮，使了招「玉帶圍腰」，刀重勢猛，公孫艮退無可退，拔空而起，同時縮起雙脚。

大漢刀勢過猛，刀鋒陷入柱裏，公孫艮立時把足底蹬在柱上，身子斜飛落在天井之中。

大漢拔出鋼刀，勢如瘋虎，跳過欄干仍向公孫艮撲去。

公孫艮此時已看出對方的武功並不太高，而且心浮氣躁，不斷露出破綻，因此心神大定，蓄勢以待，大漢的鋼刀離身尚有二尺，他便一刀把它撥開，同時刀鋒迴削，反劈對方脅下！

大漢暴喝一聲，斜踏兩步，鋼刀向公孫艮頭顱劈下來！

公孫艮一側身，長刀一架，跟着賣了個破綻，故意裝作抵受不住踉蹌地退了兩步。

那個大漢大喜，叱喝連聲，再一刀直劈下來，公孫艮又再退了兩步。大漢急進，鋼刀斜飛，公孫艮突然用力一擋，「噹」一聲，大漢猝不及防，手臂酸疪，鋼刀幾乎脫手飛出。

公孫良猛喝一聲，一刀直劈而去！大漢也同時大叫一聲，長刀猛擊而去，勢疾如閃電！

公孫艮刀至中途突然一沉，不與對方相觸。

大漢用力過猛，身子不由向前一俯，公孫艮伸出右脚，輕輕一勾，大漢登時倒地。

公孫艮立時一足踏在他胸膛上，同時鋼刀架在他頸上。叱道：「兄弟，你到底是誰？」

「呸！要殺便殺，何必多問！」

公孫艮故意激他。「難道你不敢以名相告？大丈夫死則死矣，豈會像你這般怕死的？」

那大漢大怒，臉上漲得通紅，怒道：「大爺便是謝公柏，我謝家都是好男兒，豈有怕死之人！」

「謝公柏？」公孫艮訝道：「你跟謝雪松是什麼關係？」

謝公柏傲然地道：「正是家父。」

「哦？如此楊射光豈非你姑丈？」

謝公柏厲聲道：「正是，你既然把我姑丈一家殺盡，何妨也把我殺掉，何必多費唇舌！」

公孫艮連忙退開。「得罪了，謝小俠請起，老朽公孫艮，向在沈神鷹手下辦事，諒小俠也有過耳聞。」

謝公柏執起鋼刀，雙眼緊瞪在公孫艮臉上，神色十分怪異。

公孫艮知他有所誤會，忙解釋道：「老朽也是剛到，令姑丈之不幸也是剛才才知道。」長嘆一聲，「老朽還想在此借宿一宵呢，老朽跟令姑丈的交情不是泛泛……唉，想不到兩年前在商邱一別，竟成永

訣。」

謝公柏這才道：「晚輩還以爲這是公孫前輩所爲呢！」

公孫艮苦笑一聲：「剛才老朽還不是以爲是你所爲！嗯，謝小俠何時到此？」

「比前輩早小半個時辰。」

公孫艮問道：「屋內你全走過？」

「還沒有。嗯，幸而還未發現家姑及敝姑丈的……希望他倆能逃過此刦。」

公孫艮神色略略一振。「你表哥表弟及表妹呢？」

謝公柏搖搖頭。「咱進去看看！」

公孫艮取出火摺子，迎風一幌即着。

「老朽走在前面，請謝小俠殿後。」

謝公柏忙道：「還是讓晚輩在前頭，由前輩殿後。」

「不必客氣，經驗及目光老朽自信比你稍勝一籌。」公孫艮說罷率先而行。

行了七丈，走廊上躺着一個屍體，一身錦衣，五短身材，臉部伏向地面。

公孫艮覺得有點眼熟，連忙蹲下把屍體翻了過來。火光下，只見那人臉上肌肉扭曲，本來端正的五官都扭在一起。

謝公柏探頭過來，脫口呼道：「是萬叔叔！」

公孫良心頭疼痛，不錯這人正是楊射光的結義弟弟萬人衛。聞說此人是個孤兒，後來被楊家拾來撫養，與楊射光一塊兒長大，楊射光接掌楊家堡之後，他便被委爲總管。

此人兼學槍劍，一身功夫與楊射光相去不遠，他既已不幸，楊射光又能否倖免呢？

公孫艮不由起了一陣顫抖，緩緩站了起來，謝公柏却反而蹲下，抛開手中鋼刀，執起萬人衛的佩劍，跟着長身而起，揮劍虛劈幾下，臉上神光突盛。

公孫艮輕聲問道：「謝小俠來此沒帶兵器？」

謝公柏臉上微微一紅。「晚輩是偷偷跑出來的，所以沒有把劍帶出來。」

公孫艮不再打話，跨過萬人衛屍體再向內走去。

月亮隱在烏雲之後，天地間一片黝暗，火摺子之光更加注目。

兩人此刻却是有進沒退，即使知道前頭尚有敵人潛伏，也不能後退。

廂房之後是座客廳，這是楊家家人坐談之所，公孫艮及謝公柏都曾經是座上客，此際兩人心胸都是一緊。

廳門緊閉，公孫艮回頭向謝公柏示意退開一步，然後吹熄火摺子，把它插在腰帶上，運勁於臂，默默估計可能發生的變化。

風吹鈴響，「叮叮叮」的像是道士的招魂鈴，饒是謝公柏胆子大，此刻也有點心寒。

公孫艮倏地一掌推開廳門，迅即俯身抓起一具屍體抛入去，人亦隨之射入去。

「嗚！」一聲怪叫，跟着勁風撲面，兩點綠幽幽的東西向公孫艮射來！

公孫艮鋼刀隨即翻上，向那兩點綠幽幽的東西斬去！

「嗚」再一聲怪叫，綠光突然隱去，公孫艮仍不敢稍鬆，手臂連揮，在身前及左右兩方佈下一道嚴密的刀網。

「是頭黑貓。」謝公柏在後道：「晚輩剛才看見牠跑了出去！」話音剛落，突然吱唷地叫了一聲。

公孫艮心頭一緊，立時回身喝道：「什麼事？」

「我……晚輩幾乎絆了一跤。」

公孫艮隨即點亮了火摺子，目光一瞥，臉色登時變白，只見廳裏椅桌茶几歪歪斜斜，地上躺着七具屍體，赫然是楊射光夫婦子女及二個家將。

謝公柏悲呼道：「姑丈姑母……你們死得好慘。」聲如夜梟，十分刺耳。

公孫艮强按下心頭的激憤，低聲道：「輕聲點，提防兇手還未離開！」隨即用火摺子點亮了桌上的蠟燭。

公孫艮在廳裏仔細搜查了一遍，不見有何蛛絲馬跡，回頭見謝公柏怔怔地坐在椅上，輕聲道：「謝小俠不可過哀，咱再到內堂看看！」

謝公柏默默點頭，站了起來，公孫艮吹熄燭光，緩緩走向內宅。

× × ×

天色漸亮，曙光照在地上，雖然屍體仍然狼藉地四處躺着，但終究沒有昨夜那般看來令人可怕。

血腥味經一夜秋風的吹拂，也淡了許多。

公孫艮想起沈鷹的千里飛鴿傳書集合命令，不能多担待，忙道：「謝小俠，咱先挖個大坑讓他們入土爲安吧！」

謝公柏雙眼紅絲滿佈，緩緩地道：「好吧，待晚輩去找兩把鋤頭。」

公孫艮坐在石階上歇息，一邊默默沉思，希望能弄出點頭緒來。

可是一夜的搜索沒有絲毫發現，要想憑此推想出兇手殺人的動機，甚至兇手的身份豈非作夢！

謝公柏已取了兩把鋤頭過來。「前輩，咱在那裏挖？」

公孫艮站了起來，目光望向天際，喟然道：「堡外楓林風光如畫，相信死者都能滿意。」

× × ×

埋葬了百餘具屍體，天已近午。冬日映照在楓葉上更加鮮紅欲滴。

謝公柏忘了疲勞與飢餓，一口氣再挖了五個小坑，這是準備埋葬楊射光夫婦子女之用的。

返回堡內小茶廳上，一切如舊，謝公柏默默禱告了一陣才彎腰抱起楊射光的屍體。

就在這刹那，公孫艮目光一瞥，見到楊射光屍體有異，急道：「且慢！」說罷標前一步拉開楊射光的右手，屍體經已僵硬，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扳開。

謝公柏目光一落，叫道：「一隻手掌！」慌忙把屍體放在地上。

原來楊射光的右腰附着一隻斷掌。公孫艮扳開手掌，那隻斷掌緊揑着一把短劍，此刻隨之離開屍體。

謝公柏呼道：「這是兇手的手掌！咦，這隻手掌怎會斷掉！我姑丈一生只習槍法，但斷掌之切口異常平整，分明是被刀劍之類的利器切下的！」

公孫艮也是十分詫異，半晌，他又再在廳內仔細搜索起來。

冬日自天窗射下，廳裏異常光亮，非常適宜搜索。可是一柱香過去，還是沒有其他的發現，不過有一點引起公孫艮注意的是楊射光夫婦及兩個兒子的致命傷都是在右半身，這是什麼原因？

公孫艮目光再度落在地上那隻斷掌上，心頭一動，脫口道：「這是一隻左掌！難道兇手都是用左手劍的？」

謝公柏接口道：「不會吧，那來的這許多使用左手劍的人！」

這刹那公孫艮心頭翻過無數念頭，都想不出江湖上有個什麼以左手劍著名的組織，難道兇手只是一兩個人？

公孫艮又自己推翻了這個想法，理由很簡單：來人若只是一兩個人，那麼廳上絕不會只有七具屍體，因爲當兇手與楊射光夫婦等交戰時，其他下人必定會聞警而至，即使兇手能迅速殺死楊射光父子五人，然後才把那批楊家堡的手下殺掉，廳上的屍體起碼也得三二十具才合理。

假如兇手是自外面殺入來，則楊射光一家五口亦必會聞聲而出去，豈會一齊死在廳上。

是故兇徒的數目必定是很多，才能四處點燃火頭，使楊家堡的人不能互相配合支援，而陷于各自爲戰。

公孫艮思索至此，忖道：「這總是一個綫索，起碼知道楊家堡是讓一個以左手劍爲特徵的組織毁掉！」

目光再度一落，落在伏在楊射光屍旁的一個家將的屍體上，只見那個家將右手仍然緊緊握着一把大砍刀，他心念再度浮起。

楊射光被對方的左手短劍出其不意地刺中，這個家將奮不顧身地揮刀替他擋架，可惜仍然慢了一步，擋不着短劍，但却在對方未曾拔出短劍的刹那把他的手掌砍斷！而他自己亦因此被另一人在背後刺了一劍。

公孫艮把一切想好，便自懷中取出一塊方巾，然後把斷掌及短劍一齊包住，紮在腰間。「謝小俠，楊家的事請告訴令尊，老朽另有要事要辦，這隻斷掌老朽先取走交與沈神捕研究。」

謝公柏沉吟了一會，毅然點點頭。「此案只怕非沈神捕不能破之！」

公孫艮露出一絲笑容。「未了之事也請謝小俠多辛苦一下了！」說罷轉身面對楊射光的屍體發誓：「楊大哥請安息，小弟即使赴湯蹈火，上刀山入劍林也把兇手尋出來，替大哥報仇！」

× × ×

出了堡門，公孫艮撮唇一嘯，半晌，他那匹白馬便自楓林中奔了過來，公孫艮翻身上馬，一拍馬臀絕塵而去。

晌午風沒那麼大，馬兒越跑越快，馬後揚起一陣黃沙，一忽便只剩下個黑點。

可惜公孫艮的馬太快，就在他的人馬甫在視綫中消失時，堡內又傳出一道尖銳的慘叫聲。

一塊紅布

公孫艮趕到京城，已近黃昏。街道上的茶肆食館菜香不斷飄出來，公孫艮此刻才猛地醒起自己已足足一天一夜米水未進半滴。

可是數十年的捕快生涯使他深深知道時間的重要性，他把飢火强行按下，放馬直向城中馳去。

沈鷹設在京城的聯絡所，異常狹小，這主要是十多二十年來根本未曾使用過的原因。

拍開了門，放眼屋內，廳上坐滿了人，足足有三四十個，都是沈鷹在各地的精萃。

公孫艮不禁一怔，忖道：「這是什麼案子，頭兒要傾巢而出？」脚剛跨過門檻，顧思南已叫道：「公孫大哥快進來，咱已等久了，就剩你一個。」

雲飛烟接口道：「公孫大哥坐下喝杯茶吧！」

公孫艮回身關好門，忙問道：「頭兒呢？」

衆人却搖頭表示不見。

公孫艮一急。「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大案子？」

衆人又是搖頭。蕭穆道：「咱也不知道，小弟昨夜到此，至今連頭兒之面也未見到。」

公孫艮臉色一變，心裏一急說不出話來。

雲飛烟問道：「公孫大哥吃過飯了沒有？」

公孫艮一聽，肚子登時咕咕作响，忙道：「有吃喝的沒有？快拿來，餓死我這個老哥哥了！」

蕭穆訝道：「公孫大哥碰到什麼大事麼？否則怎會餓得這個樣子！」

「還是蕭老二仔細，老哥哥我自昨天中午吃了一點乾糧之外，直至現在滴水未進。」

雲飛烟接口道：「老商已去辦伙食了。公孫大哥到底碰到什麼事，快說出來聽聽。」

老商是這所房子的官家商正。

公孫艮尋了一張椅子坐下，連喝三大杯茶，這才把纏紮在腰帶上的方巾解下，抛在桌上。「大家先看看這個！」

方巾解開，露出一隻帶血的手掌，衆人不禁啊地驚呼一聲。

郎四急問道：「這是何人的手掌？」

公孫艮喟然道：「我也不知道。」說罷便把楊家堡之變講述了一次。

衆人聽見兇手如此殘忍，殺得楊家一個不剩，不由心頭一悸。另一方面又想不出江湖上有個什麼帮會慣使左手劍。

公孫艮把經過說畢，已是掌燈時分，恰在此時，商正已挑了一担食物回來。

衆人立時張羅起來，搬椅的搬椅，拿碗的拿碗。

商正邊把食物放上桌上，一邊道：「倉猝之間買不到好東西，兄弟們且將就一下，明日京香樓已答應替咱弄桌像樣的酒菜。」

公孫艮說道：「老商，怎地還不見頭兒？」

商正臉色一變，低聲道：「老朽也不知道。」

公孫艮滿臉詫異，訝道：「頭兒出去沒有告訴你？」

商正咬牙搖頭。

公孫艮不信地道：「這是什麼道理？

頭兒用千里飛鴿傳緊急集合令，如今兄弟們不遠千里而來，他却不知去向，這葫蘆內賣什麼藥？」

顧思南接口道：「不錯，小弟昨日黃昏已至，迄今猶未見到頭兒一臉，豈非怪事！」

商正連連向公孫艮打眼色，急道：「飯涼了快吃飯吧！」

蕭穆嘆息道：「老商你若不說，只怕大家都吃不下飯！」

商正哭喪着臉道：「頭兒臨出門時，只說過幾天才回來，又沒說要去那裏，叫老朽怎樣答覆大家？」

公孫良看了他一眼，道：「既然如此，咱先吃飯吧！」

衆人沒奈，只得紛紛拿起碗筷。

× × ×

吃了飯衆人閒着沒事紛紛討論楊家堡的慘變，公孫艮借口解手離開大廳。他兜了個圈子走入厨房，商正正在低頭洗碗，公孫良伸手輕輕在他肩上一拍，商正嚇了一大跳，轉頭望見公孫艮神色登時一暗。

公孫艮道：「老哥剛才對我打眼色是什麼意思？」

商正道：「沒什麼意思。」不覺住了手。

公孫艮嘆道：「你滿懷心事，何必再瞞我，莫非頭兒出了什麼事？趁現在沒人快告訴我，有什麼事也好有個商量。」

商正長嘆一聲，簌簌地流下了兩行清淚。

公孫艮心頭一震，急聲道：「老商，到底是什麼事，你快說！」

商正「殊」了一聲，示意公孫艮輕聲說話，然後道：「頭兒跟管笑面前兩天已被皇上用毒酒賜死了！」

公孫艮臉色大變，顫聲道：「可是眞的？」

商正點點頭。「屍體還停放在佟大人府外一個時辰，讓人上前觀看。」

這刹那公孫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雙耳。半晌才道：「到底皇上用什麼罪名把頭兒跟管笑面弄掉？」

商正又長嘆一聲，才把經過大略說了一遍。

公孫艮一顆心怦怦亂跳，急聲道：「你且不要告訴衆兄弟，待我找到佟大人處打聽一下才作決定。」

× × ×

佟維雄府裏的書房，亮着燈光。

書房裏佟維雄與公孫艮對面而坐。公孫艮聽了佟維雄的話，終于心息，悲聲道：「大人，皇上便不念沈大人及管大人數十年來的功勞麼？」

佟維雄長嘆道：「本官已曾向聖上說情，奈何當時聖上正在氣頭上……」頓了一頓，接道：「公孫捕頭來得正好，皇上召顧思南及蕭穆兩位義士入宮護駕！」

公孫艮脫口問道：「何時入宮？」

「即夜。另者其他人等暫住在城內等候差遣，就請公孫捕頭暫時率領。管大人的手下本官自會派人去與之聯絡！未知公孫捕頭尚有話否？」

公孫艮道：「未知大人能否把刺客驚動聖上的事略略講述一次？而刺客又有什麼特徵？也好讓小人回去作個交待。」

佟維雄道：「本官長話短說，也請公孫捕頭速速回去，帶蕭捕頭及顧捕頭來此，好讓本官帶他們入宮護駕！」

× × ×

公孫艮的離開，郎四等人都十分納悶，不知他突然去了何方，正在紛亂時，恰好公孫艮推門入來。

陶松急道：「公孫大哥你去那裏？」

公孫艮微微一笑，「我到城中走走，找個朋友。嗯，蕭弟、顧弟及雲小妹請出來一下。」

顧思南等互望一眼，心中充滿詫異，不由急步走過去。公孫艮走了二三十丈，看看四處無人才住了脚。

蕭穆道：「公孫大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莫非是頭兒出了紕漏？」

公孫艮嘆息道：「正是！老朽叫你們出來正要把事情告訴你們！」

三人俱是身子一震，六隻眼睛直勾勾地瞪在公孫艮臉上。

公孫艮低下頭，輕聲道：「希望三位保持冷靜，聽了老朽的話不要激動，咱尚另有任務。」

他抬起頭目光自他們臉上掃過才道：「頭兒已被皇上賜死了！」

儘管三人都有心理準備，此刻仍禁不住臉色大變，心身俱震。

蕭穆潤一潤喉嚨，沙着聲問道：「什麼時候？」

「三日之前，被皇上賜與一壺鶴頂紅毒酒與管笑面，同時……咳咳，如今皇上召蕭老弟及顧老弟立時入宮護駕，其他兄弟便暫由老朽及雲小妹負責準備接應。」

說罷便把刺客驚龍的事轉述了一次。

這刹那四個人的心頭都如遭電殛，魂飛魄散。

半晌，公孫艮接道：「咱回去之後請勿張聲，以免兄弟們失却信心，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刺客抓住替頭兒掙回臉子，以後的事過後再詳細商討！」

蕭穆鎭定一下心神，說道：「小弟與小顧先向佟大人報到，這裏的事請大哥負責了！」

公孫艮目送他倆離開，輕聲對女扮男裝的雲飛烟道：「雲小妹，此地的事便暫交你負責，老朽要出城一趟。」

「大哥要去那裏？」

「刺客是個使雙劍的人，而且他的左手劍比右手劍威力更大，剛好與殺害楊射光一家的兇手脗合，我想再到楊家堡去一趟！」

雲飛烟略一沉吟。「大哥一個人去？」未待公孫艮回答，又接道：「不如多帶幾個兄弟吧，有什麼事也有個人聯絡。」

「好，你叫葛根生帶三個兄弟同來，我不再入去了，嗯，吩咐他們携帶兵器上路。」

「好，小妹立即入去，嗯，大哥一切請小心，頭兒巳……咱都瞧你的了。」

× × ×

蕭穆及顧思南到了提督府外，只見管一見的兩個手下大將端木盛及皇甫雪巳先他們一步而至。

四人本是舊相識，此番相見本應有一番敍舊的話可說，但此刻各人都是心如懸

石，神情肅穆悲痛，只互相點點頭，沒有人打話。

不久只見大門打開，抬出一乘暖轎，佟維雄在轎裏喝道：「四位義士請即跟本官入宮。」

四人應了一聲，隨在轎後跟佟維雄入宮。

大內的保衞責任此刻仍由黃山松担任，他在白屋內接見了蕭穆及端木盛四人，說了一番勉勵的話，便道：「今日皇上在百花宮寢息，你們四人立即到附近防守，責任之大相信各位都知道，希望時刻提醒精神，大屯，你帶他們去百花宮！」

熊大屯應了一聲，立時帶他們進入後宮。

百花宮就在御花園之畔，深秋菊花盛開，夜風吹來，花香撲鼻，四人到此，精神略爲一振，立即抖出兵器抖擻精神，分守四方，不敢有絲毫的怠慢。

× × ×

夜深，秋風更烈，吹到身上，頗有冬日之感，百花宮外，御花園裏不時見到人影巡動，但却靜得落針可聞。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清晰可聞，顯得更加寂靜。

這正是刺客行動的時光，衆人更加小心戒備，無數雙夜眼在黑暗中掃射。

× × ×

百花宮任妃的寢室，溫暖如春。

龍床上紅帳低垂，一個宮女不斷在火爐上增添木炭，宮女正想退出去，猛見紅帳一動，天子探頭出來。

宮女吃了一驚。「臣妾該死，驚醒聖上。」

天子唔了一聲：「朕要解手，扶朕起來。」

宮女連忙放下紗燈走前扶下天子，跟着扶着他轉到屏風之後，隨即傳來咚咚咚的水聲。

刹那室內的燈光突然盡滅，室內一片黑暗。

燈光剛滅，隨即聞到天子一聲悶哼，接着是宮女的一聲低呼聲。

宮門重重，宮外的侍衞聽不到這兩個輕响。

寢室之內，宮女叫聲剛起，接着便聞咕咚一聲，似是有人跌倒。

接着是「叮叮噹噹」的一陣兵器撞擊聲。

刹那門外的侍衞都聽到天子的呼叫聲：「來人捉拿刺客！」

顧思南剛好在門房立時轟喝一聲：「快上！」他左掌立時按在門板上，盡力一推，門却未能推動，他心頭大急，猛道：「快把門撞開！」

一干侍衞立即以肩撞門，「咚咚」連聲未能動得分毫，此刻裏面的叮叮兵器碰撞聲越來越急，顧思南心頭更急，目光一掃，花園上有座小假山，忙道：「快用假山撞門！」

話音剛落，蕭穆，端木盛及皇甫雪巳自各方趕到。

顧思南額角沁汗，說道：「皇上在內遇險！」

端木盛忙傳音道：「皇上請寬心，臣等立即入來捉拿刺客！」

顧思南搓手說道：「宮門結實，撞不開！」

蕭穆目光一遊，道：「咱爬牆上瓦頂，在天窗上躍下！」

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顧思南對熊大屯道：「請隊長攻門，咱由上面跳入，上下夾攻，再不能讓刺客逃掉！」

皇甫雪率先飛身躍向，飛高二丈五六，足尖在牆上一點，身子斜向上方飛高，可是距離宮牆却遠了，眼看離屋瓦尚有二三丈，勢難成功，好個皇甫雪突然打了一個跟斗，飛向牆去。

足尖再度在牆上一點，猛換一口氣，身子再度自斜上方竄飛，他依樣畫葫蘆，再打了個跟斗又向牆上飛去，這一次他不用足改用手，左掌擊在牆上，身子立即引氣上升，右手長劍再在簷上一點，曲腰一彈，堪堪躍上屋瓦。

蕭穆暗讚他一聲聰明，接着躍上，他內力較之皇甫雪深厚很多，左右手掌在牆上連拍，換了兩口氣便飛上屋瓦。

皇甫雪脫口說道：「蕭兄好深湛的內力。」

蕭穆微微一笑：「皇甫兄過奬了，咱下去吧！」

倏地一聲長嘯遠遠傳來，只見一個黃衣人捷如猿猴地飛上屋瓦。

蕭穆定睛一看，却是黃山松。「黃大人！」

「快下去！」黃山松暴喝一聲，雙脚一頓，「嘩啦」一聲，屋瓦紛紛碎裂，黃山松如鋼針般自屋頂直陷下去。

× × ×

天子正在解手，突然室內燈光盡熄，正在詫異間，忽覺後腰一酸，他大吃一驚，知有人暗算，幸而自己在身上纏了一層軟皮，對方指力不能直透穴道。

他裝作受制，悶哼一聲，隨即反手一握抓住宮女的手腕，那宮女大出意料之外，不由輕叫一聲。

天子正想喝問，不料一道凜風自側方襲來，天子心頭一凜，想不到此處尚有伏兵，連忙側身一退，同時一指點在宮女的腰際軟穴，接着一脚把她踢開。

兵刄劈風之聲再到，天子「嗆啷」一聲，拔出龍泉寶劍一架，「叮」一聲，天子一劍把對方之劍格開，緊接又覺有一劍刺近小腹，他大吃一驚急退三步，同時張口呼救。

那刺客見他開口連忙撲將過來，雙劍使得更急。

室內伸手不見五指，雙方過招全憑耳力判定對方出劍之方向。

「咚咚」兩聲撞門聲傳來，刺客劍法一變，長劍使得絕快，短劍亦專在天子的長劍揮動時所現出的隙縫中刺入。

「嗤」一聲，天子龍袍已斷了一角，對方招數奇詭，黑暗中看不清劍路，十分不利，他想伸手摸出火摺子却屢次不能如願。

天子猛吸一口氣，長劍上下揮動，在身前佈下一道道劍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望待衞早點能破門入來合力把刺客擒住。

刺客屢攻不下，心中大急，雙劍使得更急，不由露出破綻，天子覷準機會，龍

泉寶劍倏地一劈，這一劍毫無先兆，刺客反應稍慢，「嗤」地一聲，也掉下一角衣袂！

刺客大吃一驚，短劍脫手飛出，天子聽見風聲，連忙跳開，刺客長劍接着拋出，天子慌忙伏下，長劍自他頭頂上飛過，刺在宮女身上。

天子大怒正想竄起，猛覺勁風臨身，他連忙以背支地，雙手向上一撐，却是屏風倒下，料是刺客所爲。

緊接着房門「嘩啦」一聲碎裂。

天子大發神威推開壓身的屏風滾身而起，隨即幌亮火摺子。

目光一落，那宮女胸膛上釘着一把長劍，大羅神仙也難施救，通往隣房的那度木門却已碎裂，看來刺客便是自此逃去。

天子臉色不由一變，仗劍穿過木門，裏面是一座小廳，廳裏寂靜，不見人跡。

恰在此時，「嘩啦啦」一陣暴響，塵土瓦片紛紛地飛下，接着一條黃影自屋頂飛下。

天子立時把劍插回鞘內，口中叫道：「黃卿家！」

「皇上萬福，臣黃山松接應來遲！」

天子立時轉出客廳，旁邊那房子却是書房，原來任妃不善女紅，却頗喜書畫，閒時便在此作畫怡情。

「刺客已逃快追！」

「是，臣立即去捉拿！」黃山松剛應了一句，屋瓦上又連續飛下四道人影，却是顧思南及皇甫雪等人。

天子轉身回寢室，外面「轟隆」一聲，宮門倒塌，一千侍衛蜂湧而入。

天子捋起紅帳，只見任妃縮在錦被之內，嬌軀抖個不停。

「愛卿莫怕，刺客已被趕跑。」

「皇上，剛才嚇死臣妾了！」

「愛卿起來吧，此處已不能再住了，朕暫且把愛卿安排在西宮那裏居住！」

任妃大喜，臉上驚嚇之色登時不見。「多謝陛下，臣妾得陛下如此寵愛，眞的感恩不盡！」

天子微微一笑，「愛卿快起來，朕吩咐宮娥送你過去。」

任妃嬌羞地道：「皇上請轉身過去，待臣妾換過衣裙才……」

天子哈哈一笑：「愛卿如此一說豈非見外？凌晨欣賞美女更衣乃一風流韻事也，愛卿爲何拒絕朕之所好！」

任妃幽幽地說道：「皇上昨夜爲何不看？」

「那時朕心情緊張，豈有心情尋求風流，此刻刺客剛去，最是安全。」

任妃臉色十分奇怪，半晌才道：「今夜皇上再來吧，臣妾一定盡力服侍。」

天子再一笑，舉步走入書房。

天子坐在桌前，先是宮娥攙扶着任妃來辭別，再一忽便是黃山松派人來稟報尚未找到刺客。

天子臉色一變，想了一會，又再舉步返回寢室。

他吩咐太監把屏風抬開，又把那宮女的屍體舁走，目光在地上四處搜索。

地上赫然有頂太監的帽子，附近又有一小塊紅色的布塊，天子目光一亮，急道：「來人！」

侍候他的四個太監立時拋下宮娥的屍體返身入來，天子的目光在他們頭上掃過，見到他們四人的頭冠都是好好的戴在頭上。

天子心頭一動，道：「立即吩咐劉公公召集宮內所有太監，看看有人失去帽冠的沒有。」

太監們連忙離去，黃山松即時進來，跪奏道：「啓奏皇上，臣等遍搜宮內，不見有陌生人。」

天子冷哼一聲道：「朕何時告訴你刺客是陌生人？說不得刺客藏在宮中已有不短的時日！」說罷拋下太監的帽冠。

「這是刺客留下的！」

黃山松臉色大變，一顆腦袋幾乎貼到地上。「臣知錯……臣立即調查宮中太監。」

「不必，朕已吩咐劉公公處理此事，卿家帶人去協助，莫讓刺客逃掉！」

「臣遵旨！」黃山松說罷站了起來，返身欲退。

天子立道：「黃卿家，這件事大概要多久才能調查出來？」

黃山松又再跪下，支支吾吾地道：「這個……臣要先問劉公公才知道。」

「放肆！」天子臉色一沉，「朕此刻問你，你却推說要問劉公公。」

黃山松連連磕頭「。臣確是不敢妄自推測……」

天子突然露出笑容，聲音却更加嚴厲：「午前能否辦到？噢？卿家午後到養心殿向朕稟報，辦不來，朕要把你的腦袋掛到門外，退下！」

黃山松頷頭觸地咚咚有聲，顫聲道：「臣必盡力協助劉公公調查，趕在午前解決，請皇上寬心！」說罷火速離開。

天子突然哈哈大笑，忖道：「這老小子果然十分奸狡，說話每每都留有迴旋之地。」

「來人，起駕去聽濤閣！」

轉出宮外，只見一干侍衛忙得團團亂轉，天子的臉色突然凝重起來。

衆人看見聖上連忙跪下山呼，天子略點頭，抬眼望天，已近五更。

「早朝已近，快走，朕要到聽濤閣更衣上朝！」

四個太監兩個在前提燈引路，兩人護衞在側，背後再跟着四個帶刀侍衞，望聽濤閣急步而去。

眞假天子

聽濤閣在大內偏西，周圍種植不少松樹，晨風吹來，如波似濤沙沙而響。

此是皇上平日靜思家國大事之所，裏面藏有不少有關治國的經典書籍，以及祖先事蹟。

聽濤閣也是大內禁地，除了皇上之外，餘人不得走近二十丈之內，除非皇上另有吩咐。

附近看來靜悄悄，其實四處內內外外伏了不少帶刀侍衞，若說大內固若金湯，聽濤閣更是堅固如銅牆鐵壁。

× × ×

到了閣外，天子低聲道：「你們站在這裏等候。」說罷急步走了入來，步履起落間異常俐落！

閣裏溫暖如春，天子入到閣內，抬頭望去，只見正中坐着一人，赫然跟他一模一樣，身穿大蟒袍，一副上早朝的樣子。

剛入來的這個天子立即跪下山呼。坐在龍椅上的天子忙道：「辛苦管卿家，朕聞說剛才刺客又到，卿家是否……」

「臣罪該萬死，這次又讓他逃脫了，不過臣已掌握到一些綫索，相信不久即能破案擒人。」

「哦！如此朕總算稍爲寬心，唔，如今五更將到了，待朕下了朝班再與卿家傾談。」

說罷站了起來，旁邊一個帶刀侍衞忙道：「臣護陛下上朝。」

「不必，沈卿家且與管卿家商研一下，朕另派人護衞。」

天子離開，帶刀侍衞立即道：「老管，怎地今次又讓他逃脫？唉，咱倆數十年來的金漆招牌看來這次砸定了！」

姓管的扯下鬍鬚，又脫下龍冠，取出一團棉花在臉上一陣亂搓，刹那登時露出一張乾瘦的臉龐來，赫然是管一見，他嘆息了一聲：「那人實在太狡猾了，反應太快，兼且環境地形熟悉，眞的是比狐狸還難應付。」

「剛才你對皇上說掌握到綫索，那是什麼東西？」

管一見目光一盛。「老鷹，你莫洩氣，這綫索非同小可，你瞧，這是刺客留下的！」說着自懷中取出那頂太監帽冠及一小塊紅布！

那個侍衞便是沈鷹所喬裝，他一見太監帽冠精神立時一振，脫口道：「刺客是宮內的太監？」

管一見接口道：「應該如此。」

沈鷹取起紅布，問道：「這又該是誰的？」

「也是刺客留下，他被老夫削下一塊布塊。」一頓，管一見又道：「宮內太監的褲子不是紅色的麼？」

沈鷹不禁點頭，放下布塊。「如此，事情倒好辦了許多。」

「老夫已吩咐黃山松及劉公公立即對宮內的所有太監進行調查，午後黃山松便會到養心殿稟報。」管一見說罷突然笑了起來。

沈鷹一怔，脫口道：「老管，你笑什麼？」

「老夫剛才把那老狐狸作弄個够。」管一見把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沈鷹聽到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原來，當日管一見及沈鷹想了一個計劃，要引誘刺客再度前來行刺，便與天子合謀演了一齣假賜死的把戲。

這件事不但瞞過了黃山松及佟維雄，連宮內的嬪妃也不知道。

當日死的是從天牢內提出來的兩個死囚，假作太監隨着劉公公去佟府，憑管一見的易容絕技，不難把那兩個死囚化裝成自己的樣子，然後把毒酒灌入他們肚裏。

一切弄妥，管一見又替沈鷹及自己易容成太監的樣子隨着劉公公回宮。

佟維雄事後一見兩個死者果然是沈鷹及管一見的模樣，加上喝了毒酒後臉色灰暗更加肖像，不虞有詐，還暗中爲他兩人叫屈。

旁人便更加相信，於是管一見及沈鷹被皇上賜死的事便傳了出來，言者鑿鑿，聽者深信不疑，果然引得刺客再度露面，而讓管一見掌握住綫索。

此刻，他倆都燃起希望及信心之火。刺客既然在宮中還怕他會飛掉？

× × ×

午後，天子在聽濤閣小休片刻，便帶着喬裝成帶刀侍衞的管一見及沈鷹前去養心殿。

到得殿前，只見黃山松及劉公公，遠遠看見天子龍駕便跪下。

天子噓了一口氣，輕聲道：「兩位卿家入殿稟奏。」

管一見忙走前一步推開啓門。「皇上請進。」

天子跨過門檻，沈鷹立時跟進，隨即在殿裏巡視了一遍，看看沒有可疑的地方，便站在龍椅之旁。

「情況如何？查出了沒有？」

劉公公奏道：「臣已仔細查過，宮內所有太監衣冠全皆齊全，所以……」

天子臉色一變，唔了一聲：「那麼這帽子是誰的？」

黃山松嚅嚅地道：「會否是刺客自宮外帶入來？」

天子輕拍案子，叫道：「放肆，如今是朕問你還是你審問朕？」

黃山松忙道：「臣不敢，不過宮內太監人人衣冠齊整，臣又不能全部把他們押下天牢！」

「飯桶，現在是誰管理宮內宮娥及太監衣冠的？」

劉公公接答道：「仍是由陸公公執掌，臣已詢問過他，據翻查帳簿及核對數目，倉內的帽冠並沒有一件失落。」

天子不禁沉吟起來。

管一見突然輕聲道：「啓奏聖上，可能有人在最近多領了一件。」

天子道：「沒有可能，歷來的規矩是一件舊的換一件新的，換發時要簽名劃花押。」

管一見腦中靈光一現，連忙取出那件帽冠一望，脫口呼道：「皇上，這是一件舊的！」

天子立道：「來人，快傳陸公公來，順便把換領衣冠的帳簿取來。」

不一會兒，一個年紀老邁的太監帶着一本帳簿蹣跚而來！

天子道：「左侍衞，你替朕去翻查一下。」

管一見應了一聲，接過帳簿，把它打開來閱看。

一個月來只有廿七人去換領過衣帽冠服。

管一見想了一會，道：「陸公公，這一個月來共有廿七人換領帽冠，他們有否拿舊的來換領？」

陸公公顫巍巍地道：「都有，這是歷來的規矩。嗯，帳簿上他們也都有簽名，左邊是換領者的，右邊是負責取收舊衣冠的簽名。」

管一見問：「通常你們把這些舊衣服作何處理？」

「運去焚燒。」

「請陸公公把這廿七人請來，讓聖上

當面問問他們。」

劉公公接口道：「老奴就去。」

過了一忽，廿七個太監都已來到殿上，他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神情都有點奇怪。

管一見向沈鷹打了個眼色，雙雙向太監羣中走去，突然出手各自向一個太監推出了一掌，那兩個太監猝不及防，應聲而倒。

管沈兩人雙手不停又各自向附近的兩個的琵琶骨拍下去，那四人懵然不覺，身子動也不動，沈鷹及管一見的手掌離肩半寸便停住，因爲琵琶骨一碎便得殘廢。

不一刻，廿七個人全部試過了，竟沒有一個身懷武功者。

管一見及沈鷹毅然而退，天子看了他倆一眼，低聲道：「你們都退下吧！」

管一見忙向天子打了個眼色，天子又道：「黃卿家且慢，嗯，你替朕把沈鷹及管一見的那四位義士召傳入來，朕有話問他們。」

「是，臣這就去。」

× × ×

顧思南，皇甫雪，蕭穆及端木盛，聞說皇上召見，不由心頭緊張，不知是凶是吉，連忙略一整冠一齊走去養心殿。

到了殿前，門口的侍衞道：「請四位把兵器交與在下。」

大概天子聽見，傳旨道：「不必，四位義士請進來。」

端木盛首先入來，餘人魚貫而入！

天子又道：「把殿門關上，各人退後一丈。」

端木盛等跪在地上，不敢抬頭。

半晌，天子道：「四位義士，把頭抬起，你們瞧瞧是誰在朕左右？」

端木盛等人不由抬起頭來，只見天子左右分立兩個威武的侍衞。

那兩個侍衞適時道：「不要張聲。」一個道：「盛老二，是我！」一個道：「小顧，我尚未死！」

這刹那四人都認出他倆的聲音，臉上盡是驚喜之色。

管一見及時道：「噤聲，這秘密在大內除了皇上及劉公公之外沒人知道！」

沈鷹道：「你們全都來了？」

「是。兩天前便到了。」

「可有什麼事情麼？」

顧思南欲言又止，蕭穆忙向他打了個眼色。不料沈鷹眼尖看到有疑，道：「小顧有話快說，不要阻延聖上休息的時間。」

這話無疑是鼓勵顧思南把話說出來。

顧思南於是把公孫良在楊家堡所見到的一切說了出來。

沈鷹及管一見邊聽神色邊變，兩人不斷交換眼色。

「老管，你看這件案子跟刺客的路數有關連否？」

管一見道：「老夫正有此懷疑，況且楊家堡離此不過百里，對方殺盡楊家堡的人，莫非想在那裏建立基地？」

天子臉色一變，連聲道：「這豈非要造反了！朕必定派兵剿之。」

「皇上，大動干戈之事倒也不必，待臣派人去摸清楚底細再行定奪。」

天子嘆息道：「也罷，這件事朕也交由兩位卿家處理。」

沈鷹忙道：「老管，你也派幾個人協同去楊家堡查一查吧！」

管一見頷首道：「皇甫老四你出宮一趟吧，吩咐高老弟帶幾個人去楊家堡查一查，有了綫索的話，便派人與佟大人聯絡一下。」

皇甫雪立時道：「如此，小弟立即出宮去。」

沈鷹接口道：「請順便到老夫那裏走一趟，叫公孫良也帶幾個人跟高老弟一齊去調查。」

× × ×

公孫良帶着葛根生等四人，飛馬直趕去楊家堡。他們在半夜起程，剛好趕在城門關閉前出城。

到了城外，官道上沒一行人，馬行更速，一口氣奔了近百里。

此刻天色才亮，遠遠已望見那座紅葉山像是一座火燄山，望過去似乎跟前兩天前沒有什麼兩樣，公孫良這才把馬速略爲放緩。

到了楓林外，公孫良爲恐堡內此刻有人，連忙飛身下馬，徒步而行。

葛根生也接着跳下馬，取出兵器，各人分開半丈向楓林走入去。

楓林中只聞風吹樹葉之聲，及見落葉飄下，不見人影，衆人的心頭陡地緊張起來。

公孫良回頭向他們打了個眼色，便走向當日他踰牆而入的地方，他帶着一個手下首先飛上牆頭，舉目望去，牆內花園中死一般寂靜，地上佈滿落葉，偶爾也發現一點乾涸的血漬。

公孫良向葛根生打了個手勢，然後躍下，那手下緊跟在他背後，手上兩把短斧握得緊緊的。

花園之後便是廂房，長廊上，當日惡戰的痕跡依稀能見，看情況似乎再沒有人來過。

好不容易走過長廊，公孫良輕輕把內廳的木門推開，光綫立即自門隙中投入。

廳上空無一人，公孫良略一沉思，低聲道：「你出去，招呼他們進來。」

手下應了一聲而去，公孫良抬步走入廳內。

楊射光一家的屍體都已不見，料是謝公柏替他們埋葬了。

公孫良目光一落，地上血漬斑斑，尚未褪色，其中有一團色澤特別鮮艷，他心頭不覺一動，心想那天好似沒有這個發現，難道這是新添上去的？

假如自己推測不錯，這人會是誰？想到此處他不覺打了個寒噤，莫非是……他不敢再想下去。

步履聲响，葛根生等四人已至，他見公孫良臉色有異，不禁問道：「大哥，你想些什麼？」

公孫良蹲下身子，以食指按在地上那團乾涸的血漬上：「這團血漬那天老朽似乎沒有見到。」

葛根生心頭一跳，脫口道：「大哥沒有記錯？」

公孫良不答，目光四處巡視，葛根生忙道：「大家快找找看有否什麼綫索。」

尋了一會，一個手下在地上找到一塊

青色的布碎。

公孫良接來一看，身子微微一震，那天他清楚地記得自己曾與謝公柏仔細查過，却沒有任何發覺，現在這塊碎布塊必是在自己離開之後有人留下的。

這是誰人留下的？

倏地，他醒起謝公柏正是穿一條青色的袴子，難道是他留下來的。

地上這團尚未完全乾透的血漬又是不是他的？

如此說來，謝公柏豈非已經遭受了不幸？想到這裏他目光立即自廳內的角落游視起來，兇手會不會再出現？

他毅然下令：「走，咱把堡內每一個角落俱走一遍，希望在日落之前完成。」他看一看四個手下，担憂地道：「日落之後此地不宜久留。」

楊家堡在武林中勢力雖不強大，但比起五個人來起碼強大數十倍。以他們五個人要與對方周旋，實是以卵擊石。

黃昏之前，堡內每個角落經已查遍，却沒有絲毫發覺，既沒有人也沒有地道。

葛根生問道：「大哥，咱下一步該如何？」

公孫良眉頭一掀，道：「謝雪松家離此地只不過百五六里，咱先往謝家走一遍，看看情況如何才決定下一步。」

五人出堡招呼馬匹，又再上途。

次日，午後已到謝家，謝家規模沒有楊家堡大，但風景絕佳，臨河而建。

謝雪松早年也經常在江湖上走動，這幾年却在家裏頤養天年，反正家裏也有不少產業生意讓他打發時日，閒時又可跟孫子逗樂，日子過得倒也不寂寞。

公孫良等到達謝家，謝雪松剛吃了飯在休息，聞家人禀報連忙出門迎接，他與公孫良本就相熟，數年不見，此刻一旦碰面，不由老懷開暢，連聲歡迎。

到得廳上，謝雪松道：「今日是什麼風把老弟吹來？你要是不來，老哥哥想找你也不知去那裏找。」

公孫良一笑，說道：「怎地不見令郎呢？」

「犬子剛好出去收租。」

「是公竹賢侄，還是公柏賢侄？」

「唉，公柏這小子也不知道跑去那裏，老朽已經有數天不見他了，這孩子就是野，收不了心性，直到現在還找不到媳婦兒。」

公孫良臉色一變，謝雪松訝道：「老弟來此可是因他而來？」

公孫良乾笑道：「小弟是因公幹路過，思念老哥，順道來看看你，順便叨擾你一頓飯。」

謝雪松尷尬地一笑。「你看老朽只顧說話也忘記了招呼。來人，快備一桌酒席來。」

公孫良忙道：「不必過於隆重，小弟日落之前便得離開。」

「因何去得匆匆，這次無論如何也得在此過一夜才行，老朽老矣，今生也未必能與老弟再度歡聚。」

兩人閒談了一會，家人便送上酒菜，謝雪松十分好客，連連勸酒。衆人肚子早已餓了，也不客氣，盡量吃喝起來。

飯後謝雪松盛意拳拳，一定要留公孫良在他家裏歇宿一宵，公孫良推辭不得，只好答允，他也有心從他口中問問有關楊家堡的一點事情，故此，輕聲吩咐葛根生先行回去取援兵。

此刻他已認定謝公柏必定已在楊家堡中遇害，那塊碎布也一定是他臨死前故意留下的。

由此他又認爲兇手必定會再在楊家堡出沒，否則他們又怎會去而復返，把謝公柏殺死。

至於爲什麼會這樣，他却想不出來，他只能隱隱猜到對方可能要利用楊家堡行使一個陰謀，因爲他深信楊家堡在江湖上沒有仇家，有的話也是上兩代的事。

刺客

大內聽濤閣內，天子愁眉不展，刺客的數次出現使他寢食難安，最令人傷透腦筋的便是朝廷上並沒有一個對九五之尊寶座有野心的大臣，皇親宗族子弟中也沒有值得懷疑的人物。

那麼刺客是什麼身份？這顯然是來自在野的人，如此調查工作便更加困難。

天子在小廳裏來回踱步，好一陣才道：「管卿家，你認爲那個刺客眞的是潛在大內麼？」

沈鷹與管一見一齊點頭。「若非如此他又怎能逃過外面千萬對眼睛。」

「卿家認爲他是喬裝成太監，咱不如下令叫劉公公對他們作個徹底的檢查，假如發覺其中有人未曾去勢，其人必有問題矣。」

「皇上，古人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勞其心志，苦其筋骨，刺客若然有心……那麼他接受宮刑也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只要他主子成了大事，封他個官爵，今日他下點本錢也不寃枉。」

沈鷹接口嘆道：「正是，臣認爲此法也非絕佳之策。」

天子不覺惱怒地道：「那麼兩位卿家還有什麼辦法沒有？朕竟日困於此已失却作爲人主之樂趣矣？」

沈鷹及管一見不覺低下頭。管一見不禁又取出那頂帽子及布碎塊用手把玩着。

沈鷹伸手把它接了過來，不錯這確是宮內太監的帽冠，而碎布的大紅色澤也與太監的褲子一樣。

沈鷹忍不住問道：「老管這塊布掉下時你知道否？」

「當然知道，當時老夫剛用一招『白雲繞峯』化解了他的劍招，那刹那因爲宮門被護衞撞得咚咚亂响，刺客可能心神一慌，變招慢了一慢，老夫立時反守爲攻，施了一招『白蛇吐信』，果然一舉削下他一塊衣角。」

沈鷹目光倏地一亮，急聲道：「不對不對，這不是褲子的布料。」

天子立時止住脚步，轉身訝然問道：「沈卿家另有發現？」

管一見的神色也是十分奇特。

沈鷹如獲至寶般地說道：「老管，你那一招『白蛇吐信』是不是依足劍法刺去的？」

「然也，老夫雖然不善用劍，但這一招劍招也平常得很，自信也能使出九成眞

髓。」

沈鷹臉上神采連閃，歡聲道：「這就對了，『白蛇吐信』一招是刺對方喉結，一招是刺胸膛，對方即使閃避過去，但被削下的衣袂也只能是上身的衣衫而絕非是下身的褲子。」

管一見也是目光大盛。「有理有理！老夫怎會忘了這點？對，一定是那個太監的帽子使我想到歧途上去了。」他伸手接回布塊，仔細一看，這布塊的質地十分精細，絕非太監用來作褲子所使用的布料能與之相比。

此刻因為有了新的綫索，他心頭之欣喜無以復加，看了一會兒他把布料放在鼻端下一嗅，臉色登時大變。

沈鷹急聲問道：「如何？」

管一見眼珠子一轉，道：「皇上，請吩咐陸公公來一趟，臣有話問他。」

天子看見他倆臉上都有興奮之色，精神也不由一振。頷首擊掌傳令陸公公來聽濤閣。

不一會兒，陸公公應召而來，跪在珠簾之外。

天子道：「管卿家你有話快問。」

「謝皇上。」管一見回首和顏地問道：「陸公公，末將有一事不明，想請問公公的，嗯，你們把太監取來換領的舊衣冠作何處理？」

「大都是用火焚燒掉。」

「在什麼地方焚燒？」

「宮內設有焚燒爐，用以處理日常的一些垃圾及舊衣物傢具之用。」

「哦，」管一見眉頭一挑，「那麼，那個焚燒爐是屬于公用的了，一干宮娥也能去得！」

「正是，事實上各宮的宮娥每早都把垃圾交到那裏去焚燒，不過焚燒的工作另有人專司，却非老奴的職責範圍之內。」

「每一次焚燒衣冠，公公是否都在場呢？」

「嗯……這個宮內倒沒有這個規定……老奴只在出倉時進行過清點，運送的工作便由其他小太監負責了。」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道：「叨擾公公實在不好意思，如今末將也沒有其他話要問了。」

陸公公便向天子拜別，天子待他遠去便問道：「管卿家如今又如何？」

管一見輕聲說了一番話，天子臉上驚愕欣喜參半，而又深懷不信之色，管一見又對他說了一番話，天子這才勉强地點點頭。

隨即吩咐小太監傳令內侍諸葛大人今夜駕臨西宮，寵幸任妃，並吩咐晚飯設在西宮。

管一見又再次忙碌起來，替天子及自己易容起來。

× × ×

一行人來到西宮，任妃與幾個宮娥跪迎于宮前。

天子微微一笑。「愛卿搬來此宮一切可否習慣？」

任妃喜道：「此地比臣妾舊居華麗寬大甚多，臣妾十分滿意。」

天子扶起她，呵呵輕笑，回頭對兩個帶刀侍衛道：「朕連日受驚，此兩個侍衛乃朕之心腹，准他倆入宮侍衛。」說罷翩然入宮。

晚飯時，任妃佈菜勸酒，情意殷殷，天子龍心大悅，酒到杯乾，菜到張口，老實不客氣。

看看天色已晚，任妃水汪汪的眼睛瞟了天子一眼，嫵媚地道：「皇上，天時已晚，你日理萬機，今晨又一早便醒來，還是早點休息吧。」

天子呵呵笑道：「嗯，此刻上床豈非大負良宵，朕今夜心情較佳，又久未觀看愛卿畫梅，不如先請愛卿施用丹青妙筆，畫上一幅，好讓朕欣賞一下。」

任妃撒嬌道：「臣妾今晨受了一場驚恐，豈有心情畫畫，不如待日後才……」

「嗯，愛卿剛遷來此處便要拂朕之心意。」天子綻開龍顏，道：「朕只要愛卿畫一幅，畫畢便與愛卿上床尋却好夢，並且正式册封愛卿為西宮娘娘，如何？」

任妃笑靨如花，嬌聲道：「陛下不要騙臣妾。」

「唔，天子豈有戲言？來人，把筆墨紙張取來！」

立時有宮娥把硯台筆架取來，又舖上了上等的絹紙。

宮娥要磨墨，天子止之。「朕素知愛卿作畫甚快，今日正要一開眼界。來人，點香！」

任妃捲起衣袖，道：「臣妾若果畫得快，陛下是否有賞？」

「大大有賞，只要愛卿在一柱香之時間內，能畫出四幅畫，朕立即送愛卿一對玉馬，一幅波斯地氈。」

「未知陛下要臣妾以何物為題？」

天子沉吟了一下。「就以梅蘭菊竹為題吧！」

「這倒未能難倒臣妾。」

天子忙道：「不過，每幅得有應景之物作襯才行。」

「臣妾勉力一試。」任妃磨了墨，立時提筆作畫，果然畫得很快，她先畫菊，以螃蟹作襯，兩者都是秋天之物倒相配。

天子連連擊掌讚賞。第二幅任妃畫了一個塞外雪景，旁邊斜伸出一枝臘梅。也頗見筆力及心思。

天子回頭一看，那柱香已剩下小半。「愛卿，時間已過了一半，完成不了四幅，朕便沒賞。」

任妃輕聲道：「臣妾有辦法。」說罷右手提筆，左手磨墨，這次畫竹，配以假山，也十分雅緻。

她左右手兼施果然快了不少。天子目光神采連閃。

任妃舖上第四幅絹紙，回頭道：「皇上，你道臣妾能否趕及……」她見天子一雙眼睛精光迫人，眼睛瞪在自己的左手上，神色登時一變。

她是個心思玲瓏的人，立時道：「皇上，你替臣妾在硯台上加點水，這可是不在規定之中的！」

天子一笑。「好好，朕就勉為其難。」捋起衣袖伸手在水杯勺了一匙清水倒在硯台上。

任妃神色再度一變，忖道：「你這小子縱然易容術高明，也逃不過老娘一雙神眼。皇上長期養尊處優，他手的皮膚豈有



假皇帝向眞皇帝叩頭。

你這般粗！好狗賊竟敢以假天子身份來戲要老娘！」

心念一轉：「好，俗語云，先下手為强，後下手遭殃！就讓你知道老娘的厲害吧！」

臉上笑容不改。「謝皇上美意，臣妾……」突然附身過去，伸頭在天子臉上香了數下。

天子登時手足無措起來，急道：「愛卿……這個……有外人在此……」

任妃格格亂笑，彷似花枝亂顫，伸手在天子胸膛亂摸。「臣妾都不怕，陛下又何必吃驚！」偷眼望去，兩個侍衛左邊那個滿面惶恐，右邊那個目光隱露妒火，兩人相距約半丈略多。

她心念一轉，計上心頭，雙手解下腰帶，輕笑道：「你們退下，皇上要在此寢息。」

天子急道：「愛卿不可胡來！」

右邊那個侍衛登時躍前一步，刹那任妃嬌軀突然暴飛向他射去！

天子懷中一空不見任妃，心頭發苦，連忙轉身，已見任妃一手抓住右邊那個侍衛的脈門，右手提劍，他大吃一驚，急道：「愛卿因何為難右侍衛？」

任妃臉色一沉，兇相畢露，冷冷地道：「你是假天子，這才是眞天子，你道老娘瞎了，連這也分不出？」

假天子忙道：「有話好商量……」

左邊那個侍衛長笑一聲，慢慢走向假天子管一見，「任如花，你錯了，朕才是眞天子，不信你瞧瞧，朕的胸口有顆硃砂痣！」說着慢慢解開衣扣，露出一襲雪白的內衣。

任妃大吃一驚，猝急之中不及細想連忙放下右侍衛向他飛撲過去！「吃老娘一劍！」

這刹那假天子管一見一塊心頭大石才猝然放下，暗讚道：「禿鷹心思果然仔細，虧他想得出此計，身子立時飛向右侍衛。「皇上不必怕，臣在此保衛！」

任妃人在半空聽了此言，不由一怔，隨即大怒，百忙中回頭一望，管一見已比她快了一步！

左侍衛沈鷹哈哈大笑。「老夫即使有痣也不讓你看！」扯下外衣，拋下長劍，自內衣中拔出一桿烟桿來，「今日與你鬥個分明，看你還有甚麼本領！」手腕翻飛連接任如花三劍。

原來他剛才在皇上寬衣時，看見天子胸口有顆朱砂痣，急中生智，以此誆她。

「叮叮叮」三聲過後，任如花神色猙獰得十分可怕。左手霍地又拔出一把短劍。「讓你嚐嚐老娘的厲害！」

沈鷹冷冷地道：「你是甚麼妖精鬼怪，老夫不會怕你！」

任如花怪叫一聲。「老娘的計劃全被你兩頭扁毛畜牲破壞盡了，今日不把你挫骨揚灰，豈能洩恨！」

沈鷹登時大怒：「老夫今日若讓你再度逃脫，便投江自盡！」手腕翻轉，烟桿當大花槍刺出！

任如花短劍一格，長劍直刺。

沈鷹立時一轉，手握烟咀，烟鍋向長劍一敲，接着又彈開回刺而來的短劍。

管一見立時長嘯一聲，聲音透出宮門遠遠傳了出去。他一手持劍，一手圍住眞天子的右侍衛。

任如花連攻二十一劍未能奏效，發了狠，喝道：「你們還不快上來！」

那四個宮娥身子發抖，自身上取出短劍，却不敢上前。

任如花更怒。「劍都已拔了出來，還不動手，難道皇上便會放過你們！」

四個宮娥一咬牙向管一見走去，沈鷹忙道：「老管小心，別讓皇上受驚！」

管一見道：「老夫省得，你快把那賤人擒下！」

「留一個活口！」沈鷹說話間心神一分，任如花左虛右實，一輪快攻，立時扳回上風。

沈鷹沉着應戰，心想看你這潑婦還能兇得多久！

那四個宮娥習了一個合擊之陣，攻守

之間行動互相配合，管一見既要應戰又要保護皇上，頗覺縛手縛脚，竟然未能取得上風。

天子長期養尊處優，何時歷過如此場面，身子像篩米般亂抖，一會顫聲催促管一見下殺手，一會又哀求宮娥放下兵器，便赦她們之罪。

管一見十分煩悶，却又作聲不得，只好打起精神小心應付。

那四個宮娥，出手之後便再無後顧之憂，她們還夢想趕在救兵到前先把天子殺死，然後逃脫，因此出劍十分兇悍。

沈鷹連退三步，已止住任如花的攻勢，手腕一抖，烟桿如點穴橛戳向任如花前胸，烟咀吞吐不定，方向難測。

任如花孰視無睹，長劍在胸前佈下一道劍牆，短劍一翻，刺向沈鷹手腕，這一劍去勢如電光石火般，而又詭異無比。

沈鷹已漸摸淸她的劍路，烟桿使勁敲出，左手曲指一彈，彈開短劍。

「叮」一聲巨响，烟桿與長劍互交，長劍一凝，不由露出一絲破綻，沈鷹左手五指豎直如刀，向她插去！

任如花低叱一聲，左手短劍一掄，向他左臂斬下，同時右劍一直，改刺沈鷹脅下空門。

沈鷹長嘯一聲，飛身躍起，任如花雙劍齊落空。剎那，她亦頓足擰腰向上飛撲，人未至，雙劍挾着寒芒分刺沈鷹頭部及小腹。

沈鷹見她上當，登時一喜，擰腰一側，斜飛五尺，左脚突然蹬下，踢向任如花手腕。任如花豈肯罷休，左足尖在右脚面一點，上升更速，沈鷹那一脚登時落空。

這剎那，沈鷹似乎氣濁力盡，身向下斜墮。

任如花冷哼一聲，雙劍齊向沈鷹刺下，去勢有如雷行電閃，勇不可擋！

在她意料中沈鷹氣盡絕不能再作淩空移位，不料沈鷹神鷹之名豈是僥倖得來！

只見他雙臂一劃，身子突然如鯉魚躍龍門般在離地五尺處竄起。

這剎那任如花大吃一驚，劍勢已老變招不及，只好仰身墮下，雙眼瞪向沈鷹。

沈鷹身子甫一飛起，立時又沉下，烟桿毒蛇吐信般刺出！

任如花長劍盡力一揮，可惜雜亂無章，沈鷹那一桿便刺在她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事實上疾如白駒過隙，眨眼間即逝！

任如花嬌軀剛着地，外面的侍衞亦恰好聞警而至，率先的正是管一見手下的一條好漢端木盛，他長劍一引，撩亂了一個宮娥的視綫，再一劍，便自她們中間刺入，把她們四人分格成兩組！

接着烏光一閃，顧思南的一口烏金刀適時劈到，他力大勢猛，刀身又重，立時磕飛一個宮娥短劍！

管一見見援兵已至，精神大振，長劍一撩，自一個宮娥的腋下刺出，那個宮娥失去短劍驚魂未定，管一見的長劍已刺在她腰上，一股勇氣登時盡洩，倏地跌落地上。

那羣侍衞一口窩囊氣鱉了近二個月，此刻一但找到刺客，便像餓虎撲入羊羣中，盡量發洩。

沈鷹俯身在任如花身上連點數指，見狀忙道：「留活口，不可殺盡！」

那干宮娥見大勢盡去，便拋下兵器跪下。

天子此刻才魂歸龍體，輕咳一聲，端起皇帝的架子，在一張高背椅上坐下，沈鷹立即站在他旁邊。黃影一閃，黃山松亦聞訊帶人趕到，他一見宮內的情況不由一怔。

天子道：「黃卿家，管卿家及沈卿家留下，餘者暫退出去，在宮外守衞！」

步履聲响，端木盛等人登時走得乾乾淨淨。

管一見看看已沒有其他人，問道：「皇上，要不要證實一下？」

天子沉吟着。「這個……這個，好，這賤人連朕也想殺掉，剛才又自甘作賤解下腰帶，哼哼，沈卿家勞煩你替朕扯掉她的外衣！」

「是，臣遵旨！」沈鷹手掌一落，抓住任如花的胸衣，接着使勁一扯，「嗤」一聲，胸衣盡開，露出裏頭一襲水紅色的肚兜。肚兜頗小，難掩春光，半截雪白的乳峯也裸露了出來。

管一見接口道：「萬歲，這樣可看不清楚。」

天子大怒。「把肚兜也撕下！」

沈鷹手掌再一落，肚兜登時裂開，兩座高聳飽滿的乳峯立時應聲彈了出來。

左邊那顆乳峯，雪白晶瑩中帶着一道淺淺的紅痕。

任如花羞怒滿胸，淚水簌簌淌下。

「萬歲，那道紅痕便是今晨被臣之長劍所傷的！」

天子冷哼一聲：「好個賤人，萬死不足以洩朕心頭之恨！」

管一見上前撕下一塊布碎，遞與天子。「萬歲請聞一聞，是否跟這塊同樣香味。」隨即自身上拿出那塊紅色的碎布。

天子聞了幾下，龍顏怒氣更盛。「讓朕問她幾句話！」

沈鷹立即解開任如花的啞穴。

「賤人，快說你因何連番刺殺朕！」

任如花咬牙不語。

「再不說，朕便把你凌遲處死！」

管一見忙道：「萬歲息怒，待臣先問問她！」他回頭冷聲道：「任如花，你人如鮮花，心如蛇蠍，狡如狐狸，可惜狐狸遇着神鷹也無可奈何，到頭來還不是落在老夫手中！」

任如花咬牙怒道：「我恨不得今晨不把你殺掉！」

管一見心頭一沉，暗叫好險。天子的臉色更如白粉，想起剛才被她抓住時的危險，若非沈鷹機警把她引開，後果眞的堪憂，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管一見怒道：「你就算今晨出手，也未必便能要得老夫的命，老夫何許人也，歷過多少驚濤駭浪，豈會毫無準備？告訴你，老夫身上要害之處都纏了皮革！否則以老夫這乾瘦的身體又怎能扮裝皇上。」

任如花銀牙咬得格格亂响。

「老天開始的時候也被你佈下的假象所迷惑，幸而發覺得早，在那塊碎布中聞出有女兒家的香味，再一仔細推敲也就淸楚了。」

任如花道：「你如何推蔽出來？」

「第一，你早有預謀吩咐心腹宮娥在提垃圾去焚燒時，暗中取了一頂太監的帽子來。」管一見滔滔不絕，「第二，你今早不願在老夫面前更換衣服不怕老夫懷疑你麼？」

任如花撇撇嘴道：「那時老娘早已知道你是個假天子。」

「對，正因爲如此你才要冒着大悖情理之下，不讓老夫看到你的身子，問題乃是你怕老夫看出破綻，昨夜你正是穿一件紅色的肚兜。」

任如花悶哼一聲，索性閉上眼睛不理他。

「到剛才你也未能肯定老夫到底是不是眞天子，看來大概看出了破綻才猝然出手，而老夫也是看見你既能一手磨墨又能一手下筆繪畫才敢肯定你便是刺客。」

沈鷹接口道：「如今你已肉在砧板上，快把刺殺皇上的目的招供出來，免受皮肉之苦。」

任如花臉色一變，道：「你莫想！老娘就算供了出來也難逃一死，何不落得個光榮犧牲之名？」

天子勃然大怒，手掌在案上盡力一拍。「朕可不會再憐花惜玉，你若不招供，自有厲害的手段讓你嘗遍！」

任如花突然狂笑起來，一雙乳峯不停聳動。「你既連自己老婆的身體也讓人看還有什麼夫妻情義，我好悔恨昨夜沒有跟管一見燕好，送一頂綠帽給你戴戴！」

天子氣得手足冰涼，半响說不出話來。管一見忙喝道：「天子面前豈能胡言亂語！」

任如花臉色一沉，叫道：「管一見，你假道學什麼，昨夜你雖然沒有騎在我身上，但你的一雙賊手却不停在老娘身上多肉之處揑揑弄弄，你敢承認麼？」

管一見臉色一變，心頭又驚又恐，深恐皇上信了她的話，這欺君之罪可是乖乖不得了，忙喝道：「妖婦莫含血噴人！管某豈是這種人！」

任如花道：「你敢說你不是這種人？剛才你一雙賊眼就沒離開老娘的一雙乳房！你眼光中所透露出來的含意，別人可能看不出來，老娘又豈會不知！」

沈鷹忖道：「這妖婦果然比蛇蝎還毒，不好，只怕老管會給她倒咬一口，那就大大不妙。」偷眼一瞧，天子臉色晴陰不定，却沒作聲，心中更替管一見担憂。

管一見氣得滿面通紅，喝道：「老夫目光會有什麼含意！」

任如花格格亂笑，道：「你這猴子當然想把老娘一口吞下啦，可惜老娘却沒與趣吞你。」

這話粗穢不堪，管一見怒罵道：「放你娘的千年狗臭大响屁，你替老夫住口，否則老夫……」

猛地天子暴喝一聲：「住口！」

廳上登時一靜，管一見及任如花同時停口。

黃山松臉上神色不變，心中却不斷地冷笑：「你這老猴子那天把老夫作弄得慘了，哼哼，如今却讓這賤人耍個够，現報應！」

天子臉色鐵青罵道：「臭婊子，你再亂言惑衆，朕便把你賞與侍衞輪姦！」他此刻正在氣頭上，說話全沒皇帝的威儀。

任如花又一陣大笑。「好啊，要是太史在此倒可以大書一筆，天子的西宮娘娘讓衆侍衞千人騎萬人枕！」

天子一口氣勇了上來，只覺心頭疼痛無比，半响才回過氣來：「沈卿家下手，替朕殺死這賤人。」

顫魏魏地站了起來。「黃卿家，扶朕回養心殿，還有，吩咐太醫快來！氣殺朕也！」

沈鷹怕任如花再胡言亂語，誆了管一見，一掌擊落她頭上，「噗」一聲，腦袋分裂，天子立時回頭不敢觀看。

任如花輕聲地道：「多謝你禿老鷹，免得老娘多受苦，哈哈，老娘死後你們還未能有安樂的日子……」聲音越來越弱，終於停住。

沈鷹登時一怔，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妖婦，咱豈非中了她的計！」

管一見心房仍然怦怦亂跳，剛才只要天子信了她的話，此刻腦袋碎裂的只怕是自己。

× × ×

刺客雖然伏誅，但沈鷹及管一見一顆心仍未能放鬆，那是任如花臨死的話使他們忐忑不安。

蓮花池畔，白屋內，沈管及其四個心腹大將團團圍坐在桌子旁。

沈鷹輕咳一聲。「那妖婦說她死後咱也沒有安樂日子，這話是不是暗示她背後還另有指使人？」

管一見輕喟道：「應該有這個含意，否則她既已蒙聖上恩寵有機會被册封爲西宮娘娘，又有何道理要把皇上殺掉！因此要殺皇上的必是另有幕後人！」

「這人會是誰？」沈鷹接口道：「莫非宮中尙有她的人潛伏！」

管一見嘆息道：「也不無可能，只怕咱尙不能離宮。」

「然則若果她的人不再出現，咱豈非要在此一生？」

管一見沉思了一會，接道：「咱且莫提醒皇上，待過了一頭半個月便向他拜別，看看皇上如何決定。」

「不錯，正該如此。即使是有何不測也與咱倆無關，太子接位也未見會對咱不利！」

管一見微微一笑。「最好是莫要再發生意外，咱也可淸閒一點。」

蕭穆突然插口道：「頭兒，楊家堡那件事假如與任如花有點關連，說不得那主子便是任如花的背後指使人！」

沈鷹精神一振，脫口道：「我倒忘了這件事！希望公孫良及高天翅能早日把眞相查出來，咱便可以作進一步的判斷。」

管一見接道：「如是則咱多派幾個良將過去，希望能早日解決。」

沈鷹看了他一眼，道：「蕭老弟，你跟端木老弟走一趟吧，有任何情况立即派人來報告！」

痛失良將

高天翅帶着七個精悍的手下飛馳楊家堡，楊家堡早年他曾來過作客，因此毫不費力便尋着那座鮮紅的楓葉經已即將落盡

的楓林。

穿過楓林，便是那棟高大的城堡。高天翅藝高人胆大，推開大門率衆而入。

走了一匝不見一個人跡，他不禁有點驚愕，公孫良去了那裏？

想了一會，猛地醒起端木盛曾經提及謝公柏其人，心中不禁忖道：「莫非公孫老哥去了謝家？」

他決定上謝家走一趟，因爲這件事公孫良最爲清楚，有他在塲調查起來將較方便。想到此，高天翅立即招呼手下上馬，往謝家馳去。

× × ×

紅燭吐着火燄，房裏散發着淡淡的紅光。

三更已盡，謝雪松仍毫無倦意，與公孫良同床秉夜而談，公孫良幾次欲把心中之懷疑告訴他，但話至咀邊便又忍住。

四更鼓聲傳來，公孫良再也忍不住，問道：「謝兄，有一件事小弟忍了很久，未敢告訴你，希望你聽了之後不要太過悲傷！」

謝雪松一驚，脫口道：「發生了什麼事，老弟快說！」

公孫良道：「令妹夫一家已遭不幸，全家鷄犬不留，慘遭人殺絕！」

謝雪松如頭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什麼？老弟不是跟我開玩笑吧，楊家堡上下百餘人，誰能一口氣殺得盡！」

公孫良長嘆一聲。「謝老哥，你看小弟像是說笑麽？」

謝雪松登時如洩氣的皮球般，接着身子輕輕顫抖起來。

「謝老哥，小弟已說過千萬不可太過悲傷，壞了身子反而不美。」頓了一頓，「不知老哥知否令妹夫最近是否有與人結怨？」

謝雪松沙着聲音說道：「舍妹夫的爲人老弟又非不知，他豈會與人結怨呢？而且我亦未曾聽他說及有與人結怨的事情，若然如此，老朽剛才又怎會認爲是老弟跟我開玩笑！」

公孫良苦笑道：「如此這件案子便更令人傷腦筋了，也顯得更加神秘！老哥有否聽人提及最近江湖上有一股專以左手劍爲標誌的組織？」

謝雪松搖了搖頭，問道：「老弟去過楊家堡？」

「是，小弟因有事上京，半途經過本擬到令妹夫處借宿一宵，到了裏面才發現出了事故。當時令郎公柏賢侄也在塲。」

謝雪松臉色登時一變。「這小畜牲原來去了那裏！」

「他比小弟先一步到，可惜仍然到遲了一步，不能目擊當時的景況。」公孫良有氣無力地道：「小弟還跟他糊糊塗塗打了一架哩！」

「這小畜牲一向魯莽！後來如何？」

「後來自是冰釋誤會，咱還一起安葬了令妹夫的手下，後來因小弟有急事便先離開了！」

謝雪松憂心地道：「可是這小畜牲還未回家，又不知去了何處！」

公孫良再一次長嘆。「小弟也正爲此担心，有可能在小弟離開時，兇手又再掩至，賢侄可能寡不敵衆，已遭不測……」

謝雪松一手抓住公孫良的手臂，一陣亂搖。「老弟，你說什麼？你……你親自看見？」

「沒有，老哥不要太緊張，小弟只是在地上拾到一塊青色的布碎，而懷疑是賢侄留下的，而且，地上添了一團血漬。」

謝雪松身子登時篩米般亂顫起來，牙齒咬得格格亂响。

五更鼓聲傳來，公孫良喟然道：「天色將近，小弟該走了！」

謝雪松一把抓住他，問道：「老弟要去那裏？」

公孫良口中低吟道：「紅葉山下楊家堡……」

謝雪松目光一亮，接答道：「紅葉山上千日好！老弟要去找『在家千日好』常溫？難道常溫是兇手？」

「不是！常溫這老好人豈會是兇手？小弟心想他們與楊家堡距離雖不太近，但終是一個山上，一個山下的隣居，也許他能知道一些什麼事！」

「這倒有理，舍妹夫雖然與世無爭，但比起常溫來又差了一截，故此武林才有這句話。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綫索。」

公孫良接道：「正是如此，小弟才決定上紅葉山頂拜會常溫一下。老哥，事情還沒有證實，你不要想得太多！」

這刹那，謝雪松好似蒼老了許多，澀聲道：「老弟不必相慰，這兩天老朽不斷覺得心驚肉跳，諒這畜牲已遭不測。不過，這件事無論如何老弟都得替我盡一下心力，若早有了確實的消息，請派人通知一下。」

「這個自然，老哥的事還不是小弟的事？而且賢侄假如在那天出事，小弟也得担上這責任，起碼也有粗心之誤！」公孫良說罷便起身準備離去。

他到隣房叫醒了手下，隨即帶了一點乾糧，趁在黎明前道上行人絕少，拍馬趕路。

× × ×

公孫良離開後，謝雪松一顆心也似脫體飛去，坐立不安，又不敢告訴家人，又不敢離家，生怕公孫良派人來通知時，自已不在。

這個上午他眞的如熱鍋上的螞蟻，又焦又急，又悲傷又憤怒，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終於等到中午，家人來催吃飯，謝雪松不想與家人見面便吩咐把他那份送到書家裏去。

家丁剛離開，又有一個家丁自外進來禀報：「啓禀老爺，外面有一干人要找老爺。」

謝雪松一怔，脫口問道：「是誰來找我？」

家丁回答道：「他自稱姓高，是江南總捕頭，叫什麼『笑面神鷹』管什麼的門下。」

「哦？是管一見的門下？」謝雪松忖思道：「這麼巧，沈鷹的門下剛離開，管一見的門下又到。」

沉吟了一會，吩咐家丁請他們進來。

不一會，家丁把高天翅等人引了入來，他跟謝雪松素昧平生，見面時免不了寒暄了一陣。

謝雪松却按捺不住，問道：「高捕頭不遠千里光臨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高天翅道：「不瞞謝大俠，在下正要尋找公孫良大哥，協助他調查一件案子，可是却找不着他，未知他有否來府上？」

「可是爲了舍妹夫之事？」

高天翅目光一亮，喜道：「正是，莫非公孫大哥眞的來過府上？」

謝雪松嘆息道：「高捕頭來得不巧，公孫老弟今晨經已離開。」

高天翅急道：「謝大俠可知他去了那裏否？」

「他要到『在家千日好』常溫那裏查詢一下。」

高天翅道：「紅葉山上千日好那個常溫？咳，我怎地沒有想起他？」

「他久已絕跡江湖，這也難怪，若非公孫老弟，老朽也忘及此人。」

高天翅一抱拳。「如此，在下先行拜別，他日有空再專程來拜訪謝大俠！」

「高捕頭何必急于一時，吃了午飯再走吧！反正公孫老弟的去處又已知道，不怕去遲一陣會找不到他。」

高天翅忙道：「這件事實在刻不容緩，失禮之處，尙祈謝大俠見諒！」

謝雪松只好送他們出門。

次日清晨，高天翅等人已趕至紅葉山下楊家堡前，高天翅怕公孫良又自山上返回楊家堡，乃率衆在楊家堡內走了一圈，找不到公孫良才棄騎徒步上山。

他受管一見及沈鷹之托，深覺責任重大——可能殺害楊家堡的兇手與驚動聖上的刺客有關，因此十分心急，提氣展開輕功向山頂撲去。

紅葉山名字雖雅，形勢却頗險惡，越至高處越陡直，雖是初冬的時分，衆人也都是汗流夾背，走得氣喘噓噓。

這山高數百丈，常溫的千日紅山莊就建在山頂，一色以紅磚作牆，傍山而築，有的甚至深入山穴中，變成屋子一半建在山腹，一半露在外面。

這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在家千日好」是常溫的口頭禪，後來便成了他的外號。他把家人置于此處也是抱着與世隔絕之意。

千日紅山莊的人男的絕大部份都是常溫的族人，他們在山上種植些山地糧食，或以竹篾編織筐籮担到山下市鎭去販賣以維持生計，多年來人們已忘記了這個曾經在江湖上顯赫過一時的常家。

高天翅等到了山上，舉目望去盡是紅色的屋子，時已日頭偏西，天際一片彤紅，山下楓葉如火，彷似進入了一片紅色的世界。

莊外有一口大銅鐘，高高地掛在樹上，舉炊時分，莊外沒人，高天翅眉頭一皺，正想走上前敲鐘，猛地自石後跳出二個精壯的漢子，喝道：「你們是誰？來此何爲？」

「在下高天翅，有要事前來拜見常莊主。」

「高天翅？」一個漢子望了他同伴一眼，「這人名字好似沒聽見！」

高天翅道：「兩位隱居名山，行如神仙，豈會聽及高某這種凡夫俗子之名！」

那兩個大漢臉色一沉。「你莫諷刺咱們，到底你是什麼身份？」

「在下是江南的一個捕頭。」

「捕頭來咱千日紅山莊幹什麼？莫非我們犯了王法？」

「不是不是，兩位請勿誤會，在下有一事要向令莊主請教的！素聞貴莊主有求必應，寬懷待人，料必不會拒見！」

一個大漢道：「你且等等。待我問問莊主見不見你。」

「有勞。」

不一忽，那人去而復返，道：「莊主請你們進去！」

高天翅向手下打了個眼色，跟在他身後而行。

那壯漢脚步起落之問十分沉穩，兩邊太陽穴隱隱鼓起，高天翅心頭一凜，暗道：「常家的人果然不能輕視，單看此人便知常溫本人的造詣矣！」

心念未已，壯漢已把他引到一棟大屋，只見一個面目慈祥的老人迎于門外。「老朽常溫，歡迎高捕頭大駕光臨，請入屋侍茶！」

高天翅忙道：「久聞莊主大名，無緣拜見，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高某一介弁卒怎敢勞動莊主出門親迎！」

常溫笑道：「高捕頭何必過謙，捕頭頗能爲民造福，豈能說是弁卒，再說來到敝莊便無分上下尊貴，老朽均一視同仁，快請進來！」

廳內佈置頗爲簡單，但却十分清潔，頗有一塵不染之感。

喝過茶，常溫面含笑容，道：「高捕頭不辭勞苦上山駕臨寒舍，莫非對老朽有所賜教？」

高天翅連聲不敢。「在下正有一事要請莊主相告的。」

「哦？高捕頭但說無妨，任何事老朽都不會掛懷。」

「多謝莊主雅量！」高天翅略一沉吟，道：「請問莊主，今晨或昨夜有否一個名喚公孫良的人來此拜訪莊主？」

「公孫良？」常溫臉色一變，道：「他是何人？」

「江北總捕頭御賜三品的『神眼禿鷹』沈鷹的門下捕頭。」

「哎，他，他說要來找老朽？但……老朽並未見到他。」

高天翅望了他一眼，心中有點狐疑，道：「但他曾對在下說及要來貴莊。」

常溫臉色恢復正常，道：「也許他臨時改變主意並沒來此。」

高天翅沉吟了一陣，他是個老練的捕頭，頗覺常溫剛才的神色甚有值得懷疑之處，便道：「不瞞莊主，在下也是循着他留下的暗記找來此處的。」

常溫臉色又再一變，澀聲道：「諒是高捕頭看錯了。」

高天翅笑容一斂，道：「在下吃這口飯已二十多年，豈有看錯之理。」

常溫作個莫可奈何的神情，答道：「如此，老朽也不知如何解釋，事實上老朽從未見過他！」

「也許莊主不知他的名字及身份，但已見過他的人了！」

常溫臉色一變。「閣下這句話似乎有

點跡近無理取鬧！」

高天翅冷笑一聲。「難道別人也會知道在下跟公孫捕頭私下訂立的暗記故意引在下來此不成！」

常溫一張臉登時漲紅，訥訥說不出話來。他的手下立時喝道：「你們若是好意來拜訪，咱山莊無任歡迎，但若有心來胡鬧，可是挑錯了地方！」

「在下却不是有心來胡鬧，而是的確心有所疑！」

那人大怒，道：「難道你懷疑咱把他扣押了起來！」

高天翅冷笑一聲：「這話可不是在下說的！」

「放肆！衞弟，你去敲鐘，召集莊中子弟來此，看他們有多兇！」

常溫連忙道：「不可魯莽，也許高捕頭也只是一時對咱有點誤會而已，你這樣做豈不更使誤會加深？高捕頭你回去吧，老朽的確未曾見過你們所說之人，甚至這個月也未曾有任何陌生人來此！」

高天翅咀唇一動，正想問他有沒有見到楊家堡被慘殺的過程，可是常溫竟然一反常態，拂袖入了內堂。

高天翅把話嚥下，又覺廳上那幾個莊漢目光頗有不滿之色，只好率衆離開。

他們沿着山路而下，走了數十丈，路邊剛好有塊巨大的石塊斜生出來，把視綫隔絕，高天翅心頭一動，低聲道：「咱不要走山路！」

旁邊樹木草叢亂石雜生，高天翅故意在樹叢中下山，速度不由一慢。

再走了十餘丈，灰暗的天色中仍能見到附近的樹枝頗多有被人折斷砍毀的跡象。高天翅心頭一跳，便停了下來，仔細觀察。

他幾乎可以斷定此地在不久前必定經過一番激烈的爭鬥，奇怪的是地上的泥土却十分平整。高天翅蹲了下來，抓起一撮觀看，這些泥土顯然是新舖砌上去的，他招呼手下一聲，拔出了鋼刀在地上翻挖起來。

不久，他便發現地下的泥土呈塊狀，他取起一看，色澤深沉，似紅非紅，似黃非黃，用鼻一嗅，一股血腥味直衝腦門，不錯這些泥土正是被鮮血所凝結的。

這刹那，高天翅一股寒氣自背後直冒上來，他吩咐手下在附近的樹木間小心搜查。

不久，他在一棵樹後，發覺有人用利器在樹幹上刻下一行字：「兇手，山上，左手劍……」

這行字肯定未完成，但估計當時時機必定十分危急，因此連暗號也沒刻上去。

不過，這幾個字已足使高天翅明瞭此乃公孫良的留言，因爲他可能在昨夜或凌晨上山頂千日紅山莊調查，可能他已看出一點端倪，因此被對手殺死。

高天翅一顆心怦怦亂跳，難道以老好人著名的「在家千日好」常溫竟是個兇殘的魔頭？

霎時間，高天翅如陷冰窖，所幸他久經風浪，稍一定下心神，立即下令手下把泥土覆蓋好，然後連忙下山，走了十多丈，再折回山路，裝作若無其事般下山。

此刻，天已全暗，視綫頗模糊，幸而衆人都有一身功夫，倒也不致摔倒。

看看離山頂已有百餘丈，高天翅急道：「快！」他首先衝下山。

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速度加快，不時跌倒。高天翅連跑帶滾而下。

到了山脚，他立時撮唇一嘯，召來馬匹，飛身上鞍，左掌擊在馬臀上，馬匹希聿聿長嘶一聲，洒開四蹄急馳而去。

八人八騎絕塵往京城馳去。走了十里，高天翅記掛大內刺客的情況，又兼懷疑公孫良等人經已殉難，便叫四個手下下馬，走回楊家堡附近作監視。

又再走了十里，他吩咐另外二個手下下馬。此刻只剩他及路遠兩人。他兩人帶着六匹空馬，中途不斷更換。

眼看天亮城門打開時，必能趕及入城。就在此時，遠處突然响起一陣淸脆的馬蹄聲。

高天翅心頭一沉，連忙吩咐路遠拔刀準備應戰。

少了一隻手指

沈鷹目送蕭穆離去，心中生了個念頭，便起身出屋。他到了養心殿向皇上禀奏：「啓奏皇上，任妃的事臣希望不要聲揚出去。」

天子以爲他是指任如花臨死前裸露上身的事，臉色登時一變。

沈鷹察言閱色，忙道：「臣是怕任妃背後尚有同黨，假如他們知道任妃已失手，可能會作破釜沉舟一擊，所以……」

「卿家說得有理，幸而朕尚未發訃告。你立即下令當日在場侍衞不得傳出去。嗯，還有其他的事沒有？」

「臣爲求掩飾功夫完美，因此希望皇上能令一個宮娥繼續打掃西宮，而每餐的飯菜照常送去。」

「朕一併應允。」天子沉吟道：「不過，卿家打算如何把那賤人的同黨連根拔掉？」

「這個，待臣再與管大人詳細商量一下，然後向皇上禀奏。」

天子撫鬚說道：「卿家昨夜機警，免却朕一場災厄，過兩天，朕自重重有賞，假如愛卿能夠把任妃同黨掃淸，朕便陞你一級，另有賞賜。希望沈卿家不要使朕失望。」

「臣謝皇恩，此爲臣之功勞乃皇上鴻福齊天，臣實在不敢掠美，至於淸除任妃同黨之事，乃臣份內之事，自當盡力而爲，以保乾坤！」

天子龍心大悅，笑道：「卿家外貌粗豪，做事却頗謹愼仔細，誠爲難得之至！卿家也不必過謙。管卿家也有功勞，朕亦另有賞賜，今後你倆無論在朝在野都得合力掃淸妖孽確保玉宇澄淸。」

「臣遵命。唔，那四個宮娥只供出一切受任如花指使，其他一概不知。」

× × ×

馬蹄聲突然消失，高天翅心頭忐忑不安，把馬匹趕在路旁，讓出官道給對方通過。

對方人馬似乎很多，馬上有人道：「多謝兄台讓路之德！」

高天翅覺得聲音有點熟悉，正在詫異間，路遠叫道：「可是端木二哥？」

「在下端木盛，閣下是誰？」

刹那，有人亮起火摺子，雙方一見不由大喜。

端木盛訝問道：「大哥怎地只剩兩人回來？」

高天翅知道誤會，忙道：「他們留在中途。嗯，你們準備去那裏？」

「頭兒吩咐咱們去找大哥！」

「宮內情況如何？頭兒沒事吧！」

「刺客已擒獲，但頭兒認爲她背後必另有人，他懷疑可能與楊家堡兇殺案有關，那邊情況如何？」

高天翅看了蕭穆一眼，臉色登時一黯，澀聲道：「回城再說！」

蕭穆急問道：「高大哥可有碰見公孫老哥？」

高天翅搖搖頭：「不見。」一撥馬首率先向京城方面馳去。

蕭穆看出蹺蹊，一挾馬腹追了上來，與高天翅並轡而馳。「咱公孫老哥沒去楊家堡？」

高天翅嘆息道：「蕭兄勿太哀傷，公孫老哥可能已經遇害！」

蕭穆心胸一緊，脫口道：「在那裏遇害？」

「現在還未能證實，但假如眞有不幸，出事地點當是在紅葉山上。」

「紅葉山上千日好？常溫他……他……他……」

高天翅拍馬道：「世事滄桑，風雲無常，有些事眞的頗難預料，起碼常溫給我的印象便不很好。」

衆人一口氣馳到城外，城門尚未開，幸而此次出城，端木盛携有佟維雄的特許令，便傳呼守兵開門。

入了城，端木盛及蕭穆立時帶高天翅入大內，所幸此事皇上知道事態嚴重，特別准許端木盛等自由出入皇宮。因此也沒有人攔阻。

到了蓮花池畔的白屋管一見及沈鷹剛好自皇上身邊回來，此刻天子上早朝，也是他倆最爲淸閒的時候。

他倆見端木盛三人來得匆匆，不由一怔，目光隨之一亮，憑他倆的經驗可揣測出事情必有進展。

管一見道：「是否查到兇手？」

高天翅立道：「殺害楊家堡的兇手在紅葉山上！」

沈鷹臉色一沉。「高老弟確已查實，常溫爲人江湖上誰人不知？他是有名的老好人，聽說平生從未殺過一人，這種趕盡殺絕的手段，像是他所爲的麼？」

高天翅立即把經過說了一遍，沈鷹臉色登時大變，以他之見那行字也可能是公孫良所刻留的，如此看來，公孫良亦必已遭不測。

他跟公孫良共事已久，雖然公孫良的武功不高，但辦事仔細，經驗豐富，很多衙門內的案件，沈鷹都放手交與他去處理。這兩年公孫良無疑是他的左右臂。

管一見看了他一眼，道：「老鷹你看這件事如何？常溫的態度的確有點異常，他跟楊射光一個住在山上，一個住在山下，會不會因此而產生某些利害的衝突？」

沈鷹輕輕點頭，噓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老夫都得去一趟，別人死去老夫尚且要調查，公孫老弟不幸，老夫豈能坐視！」

管一見沉吟一下，說道：「你若要離開，依老夫之見，還是向皇上請示一下較佳！」

沈鷹點點頭，推開木門，抬頭一看天色，道：「皇上大概經已回來，老夫去一下便回來！」

天子回駕聽濤閣，沈鷹傳言有事啓奏，天子便吩咐他入閣禀奏。

沈鷹跪在珠簾之外，把事一一禀奏上去。

天子聽後神色大變，久久不言。

沈鷹偷眼一瞧，十分詫異，却不知天子想些什麼。

良久，天子輕咳一聲，問道：「紅葉山，可是在此西南百里之外的那座山？」

「啓奏皇上，正是那座山。」

「如此朕更加不能安心矣！」天子頓了一頓，「卿家平身。」

沈鷹站了起來。「皇上此話何意？」

「不瞞卿家，西宮那條秘道，裏面三條通道俱有出口，最遠那個出口正在紅葉山附近，你說朕能否安心？」

沈鷹臉色也是一變，急道：「如此事不宜遲，臣立即帶人去緝拿！」

「朕派御林軍協助卿家圍戰。」

「臣認爲不宜如此，城內守衞空虛，反予敵可乘之機，臣靜靜掩過去，可能反能一網成擒！」

「好吧，卿家速去！事成朕自會大大有賞。」

× × ×

沈鷹急急與蕭穆及顧思南趕回聯絡所，手下兄弟驟然見到他，都是大喜，雲飛烟更是叫道：「原來叔叔詐死騙人！」

沈鷹忙說道：「立即準備出發去紅葉山！」

衆人閒居了數日，早已悶了，聞言俱是一喜，立時結紮起來。

沈鷹突然醒起公孫良曾帶來一隻斷掌，忙問雲飛烟：「公孫良帶來的那隻斷掌在那裏？」

雲飛烟道：「我去取來。」她返身入內堂，提了一個小木桶出來，桶裏裝滿石灰，雲飛烟伸手入灰中取出斷掌，遞與沈鷹。

沈鷹接來一看，這手掌果然是左掌，但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特徵。

沈鷹前後仔細地觀看，因爲已脫體數日，已呈乾癟之狀，沈鷹眼利發現其小指有點異常，似乎顏色仍然十分潤澤。

他心頭一動，用手撫之，那小指突然跌落來，手掌上小指的部位十分平整，這分明是假指。

假指却是金屬所製，這刹那他突然生了一股寒意。

衆人見他神色有異，都是十分奇怪，雲飛烟道：「叔叔，你……」

沈鷹截口道：「你們三人各帶一部分人分開去紅葉山，注意隱蔽，咱在楊家堡裏集合，老夫隨後便去！」

衆人都大感詫異，但又知沈鷹脾氣，不敢再問，紛紛携帶兵器，準備離去。

沈鷹突然道：「公孫良可能已被兇手殺害，此去不比以前，將是凶險百倍，諸

位若果不願去者，老夫絕不勉强，可留下在此！」

眾人儘管心頭震盪，但却沒有退縮之意。

沈鷹看看沒有人肯留下，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轉身出門，臨行時把斷掌帶上。

他返回大內，把斷掌丟在管一見面前。「老管你看看這跟那厮可有關係！」

管一見目光一落，臉色登時大變。「這從何來？」

「上次公孫艮在楊射光的屍身上找到的！」

管一見身子一震。「千萬不要跟那個魔頭有關連才好！」

「老管，這次你一定要助老夫一臂之力，鬥鬥那個魔頭！」

「你，你要鬥他？這個……」

「不要猶疑，那魔頭雖然厲害，但那是在數十年前之事，咱們聯手也未必會輸給他！而且可能是咱杞人憂天。」

管一見精神略振，頷首道：「誰叫老夫外號跟你連在一起！」

沈鷹道：「那厮又不知是不是跟常溫有關係！」

管一見接口道：「三十年前『唯我尊』已被海外三仙所創，近年來未曾聞及有絲毫訊息，諒已不在人世。嗯，常溫會不會是他的徒弟？」

「但常家的刀法本亦是武林一絕，他豈會投在『唯我尊』門下？」頓了一頓，「問題之所以引起老夫思疑是『唯我尊』所為，只不過他向來使用雙劍，而又聞說經被海外三仙斷了一指而已，也可能與他無關，只是老夫過敏。」

管一見嘆息道：「世事滄桑，有些事實在難以預料！」

「問題是紅葉山對於皇上來說十分重要，咱卽使不去惹他，皇上也會派咱倆去的！」

「哦？這其中有什麼秘密？」

「大內的秘道其中一個出口在紅葉山附近，皇上懷疑任妃可能與紅葉山有聯繫，也有可能是受紅葉山指使。」

「原來如此，看來老夫想偷懶也不行了！」

兩人向皇上禀奏一切，皇上堅決撥了一批御林軍與他。沈鷹才令御林軍明早才出發，並叫黃山松安排了大內的防衛工作，這才與管一見離開。

這一趟，沈鷹、管一見及其手下精英盡出，此乃前所未有之事。

眾人都覺此行兇險頗大，而且對方在山上，居高臨下，仰攻上去更增困難，不過各人在自己的頭兒長期陶薰下都有一股與罪惡勢力決鬥的勇氣，因此，鬥志都十分高昂。

沈鷹及管一見兩人率先而行，一口氣馳到楊家堡，才見到蕭穆及十餘個手下。

沈鷹知道其餘的尚未趕至，他想了一會，決定趁夜上山，攻其不備，便吩咐手下先把乾糧取了出來，飽餐一番。

不一會兒，雲飛烟亦帶着十個人到來。天色經已全黑，沈鷹決定立即行動，他留下幾個手下作聯絡及留話之用，其餘的悉數上山。

他與管一見兩人先行，蕭穆率眾在左，雲飛烟在右，分開上山，又訂下遇險的聯絡訊號，這才出發。

血戰紅葉山

一路上未曾遇險，十分順利，不一會兒已至半山。

初冬夜風頗大，山上樹木枝葉沙沙亂响，倒把眾人的步履聲掩蓋過去。

寒風吹襲，眾人都有點寒意，但去勢絲毫不慢。

走了一程，身上出汗，寒風一吹，冷颼颼的使人打寒噤，不知是誰突然打了個噴嚏，聲音遠遠傳了出去！

沈鷹及管一見立時伏在一塊大石之後，這附近亂石星羅棋佈，及膝的野草叢生，形勢十分險要。

與此同時黑暗中有人喝道：「是誰夜闖紅葉山？」

聲音剛落，立時有人燃起了數枚火把，只見草叢中，大石後人影幢幢，刀劍生輝。

沈鷹向蕭穆連連打手勢。

蕭穆說道：「在下蕭穆有事拜訪常莊主。」

「拜訪？」那人怪笑一聲：「三更半夜持械登山，這也叫做拜訪？」

蕭穆不覺啞然，郎四叫道：「武人誰人不持械？現在雖是半夜，但到了山上天便亮了，難道清晨不能拜訪貴莊主？」

這次輪到那人一怔，隨之怒道：「任你花言巧語，大爺都不能相信！」

郎四道：「這很簡單，讓咱見到貴莊主，你們便知道咱是不是眞的來拜訪他老人家！」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聲音轉厲，「請你們立即下山！」

郎四怒道：「紅葉山是閣下的？」

「哼，大爺沒空跟你閒磨，咱數三聲，你們若還不下山，休怪千日紅山莊辣手無情！一——二——」

三字還未出口，郎四先他喝道：「兄弟們上！」

他們此行乃有備而戰，剎那間，陶松，葛根生等人立即撒出暗器，擊滅火把。

山腰登時陷入黑暗中，沈鷹及管一見立即趁此一空隙飛身越過對方。

千日紅山莊莊眾有人聽得聲响，可是葛根生等人已撲上去，經已自顧不暇了。

剎那間，殺聲震天，遠遠傳了出去。由於在黑暗中為恐傷及己方之人，因此每次出招雙方都先喝一聲，這股聲浪震盪四野。

顧思南剛率眾趕到山下，聞得上面殺聲震天，立時催促手下火速登山援助。

沈鷹及管一見的手下固然武功高强，可是對方也並非弱者，一時之間竟難分勝負。

管一見略一沈吟，一拉沈鷹衣袖，展開身法飛撲上山。

他倆一路蛇行鼠伏，絲毫不敢大意，奇怪的是一路上再也沒有受到任何阻攔，這種情況反而出人意料。漸漸，山腰的斷殺聲逐漸淡隱。

山腰的斷殺並沒有停止。此刻，千日紅山莊莊眾又再把火把亮起，雙方視綫清楚，殺得更加激烈，這干人中若非使劍便是使刀，再沒有人用別的兵器。

令人奇怪的是使劍的功力比使刀的高深很多，而且也較兇悍，殺傷沈鷹及管一見手下的也都是使劍的大漢。

蕭穆看得大怒，長劍一揮架開一個刺向郎四背後的一劍，接着身子一旋，飛起一脚踢其下盤！

那人略退一步，手腕一沉一提，長劍自下向上刺向蕭穆喉結！

蕭穆冷哼一聲，身子向左一偏，同時長劍急刺對方顏面。他的反應不能謂不快，可是那人突然略一彎腰避去這一劍，同時右手長劍交向左手，劍鋒突然一偏，斜削蕭穆的脅下！

這一劍簡直夷匪所思，詭異又快速，蕭穆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剎那，劍已將臨身，只得輕嘯一聲，拔空而起，那人變招亦快，長劍再向上一撩，蕭穆只得側身斜飛閃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那人足尖一點，身子箭也似的飛射了上去，劍尖吞吐不定，寒芒暴露，捲向蕭穆。

蕭穆一躬腰，身子再度上升，那人猛吸一口氣，走勢未盡，劍尖仍不離蕭穆的要害！

這剎那，蕭穆亦已回過氣來，長劍掄回，當作大刀砍下！這一劍只要與對方的兵器相觸，他便有把握借力彈開！

可是情勢霎時即變，那人又再換手握劍，蕭穆那一劍登時落空，那人的長劍刹那已離蕭穆胸前不足半尺！

蕭穆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間仰腰乘使一個千斤墜，那一劍只在他胸膛上留下一道淺淺的傷跡！

蕭穆目光一瞥，見脚下有個對方的人在，足尖在他肩上一點，身子又再騰空而起！

這一次他反客為主，長劍刺向對方雙股之間！

那人魂飛天外，勉强擰腰避過，蕭穆那容得他逃避，長劍脫手飛出，在他身軀裏直沒而入！

剎那一道尖厲的慘呼聲立即傳出，聞者無不起了一陣寒慄！

蕭穆飄落地上，隨即向那具屍身標去，欲拔出長劍，寒光一閃，一支長劍悄沒聲息地戳向他的後腰！

雲飛烟剛在他附近，目光瞥及，連忙撇下對手，飛身御劍向他後背刺去，這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偷襲蕭穆的人是虬髯大漢，他長劍剛遞出，猛覺後背生風，知有人偷襲，只得回身用劍一架。「噹」一聲，兩劍相觸，飛起一蓬火星

雲飛烟嬌軀立即落下，虬髯大漢亦是手臂揚起，身子一陣搖幌！

與此同時，蕭穆已拔出長劍，立時反手刺出，「噗！」長劍自虬髯大漢後背刺入，在前胸透出，蕭穆一劍得手，立時把劍拔出，虬髯大漢的鮮血在前胸及後背傷口處像噴泉般湧出。

千日紅山莊連亡兩個主將，眾人銳氣都為之一挫。蕭穆等人鬪志更盛，立時取了上風，但對方仍悍不畏死，竭力阻擋！

一個年紀較大的尖臉漢子，突然取出一個銅製哨子，使勁一吹，聲音尖銳嘹亮，山谷迴鳴。

蕭穆知對方在討救兵，忙道：「兄弟們，快把他們解決掉！」當先奮力衝擊，其他人在他的鼓舞下，也都盡力斷殺！

這剎那，顧思南的援兵已至，他一馬當先，持刀先行，忙道：「前頭可是蕭二哥？」

雲飛烟聞聲大喜，急道：「小顧你來得正好，點子也在招救兵！」

顧思南回頭急喝道：「快！」手臂一振，人如離弦之箭射了出去！

這支援兵一至，眾人士氣大振，連連得手，撂倒幾人。可是，對方的救兵也及時趕到，形勢又再呈膠着狀態。

× × ×

沈鷹及管一見一口氣奔至山頂，四周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知是黎明前的黑暗，管一見輕聲道：「老鷹，反正就快天亮，不如且伏在附近稍等，否則敵明我暗，很容易吃虧！」

沈鷹同意道：「好，咱找個地方藏一藏！」

兩人找到一塊大石，躲在背後，輪流調息，各自運行了幾個周天，但覺精神氣力都異常充沛，抬頭一看天色，遠處天邊已隱露一絲魚肚白。

沈鷹道：「等一會。」輕輕拍拍衣衫，取出了烟桿，一口氣吸了三四鍋烟，這才與管一見自石後跳了出來。此刻天色已明，山上景物清晰能見，他倆朝一棟最大的莊院走去。

這座莊院，依山而建，頗有氣勢，四周種了不少高竹，管一見望了一眼便知是「在家千日好」常溫的居所。

到了門前，兩人謹慎其事，把衣褲結紮停妥才上前拍門。不料手掌剛落，莊門便自動打開，兩人大出意外，目光一落，門裏目光能及之處不見一人，管一見的目光立即投向門後，一顆心登時提起。

× × ×

三更將盡，雙方死傷近半，漸漸覺得疲倦，可是却都是騎虎難下。

蕭穆等人都無計可施，又記掛沈鷹及管一見的安全，眞是又焦又急，渴望端木盛等人能早點趕到。

他們心急，端木盛等人也同樣焦急，原來他們兼程而下，到此已近個更次，聽得山腰處殺聲遍地，他眉頭一皺，決定繞過另一條路上山。

他們自另一側的一堵懸崖爬上去，雖然危險一點，但是總算全部平安到達懸崖上。

過了懸崖，路便沒有那麼難行，高天翅人老做事周詳，把人手分成二隊，一隊由他及皇甫雪帶領，另一隊由端木盛及夏雷率領，分兩頭上山。

高天翅走了數十丈，一路通行無阻，隔個山坡望過去，蕭穆等人厮殺正緊，看情況要勝固然不易，但也不致落敗。

他正暗暗慶幸這暗度陳倉之計，不料頭頂一塊斜生的大石上，突然飛下無數石塊！

「啊，啊！」兩聲長長的慘呼，立時有兩個手下被巨石擊中，身子立即自山下掉下！

、高天翅大吃一驚，急道：「快找個可

作遮掩的地方躲藏！」

不待他吩咐，衆人立時飛向那塊巨石之下，由于這塊巨石斜斜而生，彷似在山坡上生出了一道屋簷，上面的石塊落下很難擊中，衆人總算暫時沒有危險，可是這終非長久之計，高天翅心念電轉，尋求脫身之計。

他附在皇甫雪耳邊輕語一陣，待上面石塊像下雨般飛下時，才自貼上石塊，運起壁虎的游牆功，冉冉昇起，又一陣石雨傾瀉下來，但却沒有一塊擊中他們。

石雨剛竭，兩人齊運勁挺身翻上去，接着一個拔出厚背刀，一個拔出長劍撲了過去！

那干人料不到他倆這樣快便已爬了上來，都是一怔，刹那，皇甫雪的長劍已刺倒一人，接着長劍揮舞，磕開一把鋼劍，手腕一抖又刺在另一個持刀漢的肩膊上！

高天翅也不慢，他經驗豐富老練，大刀一圈罩住四個人，使他們不能再把石塊拋下！

那四人豈是易與之輩，一怔之後，刀劍齊出，反攻過去！但高天翅十分機智，每揮一刀都未待招式用老便又換招變式，採取游鬬的策略與之周旋，是故那四人雖然以衆凌寡，一時之間也難以得手。

巨石之下管一見的各地精英手下，立時趁石雨稍稀之時，自石邊衝了上去。雙方變成短兵相接，各自憑本事見高下。

高天翅這邊的人手比較整齊，但對方人多勢衆，初時不由陷於劣勢，幾經衝擊搏殺，才漸漸扳回局勢。眼看蕭穆那邊依然沒甚麼進展，高天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端木盛身上，希望他們能順利衝上山頂，助頭兒一臂之力。

× × ×

高天翅那方一開始遇險，端木盛便已知道，他幾次想衝過去，都因爲了大局而竭力忍住。

再翻過兩個山頭，算算脚程離山頂的千日紅山莊已是不遠，端木盛暗暗鬆了一口氣，正想吩咐手下就地略作休息，由自己和夏雷先上去探探風聲才定行止，不料黑暗中突然傳來一陣冷笑聲，接着有一人說道：「各位此刻才來，未免讓老夫久候了！」

夏雷脫口道：「你是誰？」

黑暗中那人冷冷地道：「老夫是十殿閻羅的引路牛頭馬面，專替那些不知死活的人帶路！」聲音冰涼陰森，彷似發自九幽地獄。

端木盛譏誚地道：「閣下何必裝神扮鬼？難道眞的是見不得人的東西！」

那人勃然大怒。「閣下好利的一張咀，今天就讓你死個明白！亮火！」

一忽，突然亮起十來把松油火把。

雖然有了光，但火光在夜風吹拂下，不停地搖幌跳動，樹木山石的投射也不斷地伸縮，氣氛更加陰森，衆人不由生出一股寒意。

只見一棵大槐樹之後轉出一個白髮的老人，這老人臉上傲氣頗盛，但却穿了一襲家僕的短衣袴，模樣兒有點好笑。

端木盛目光瞥及他高高鼓起的太陽穴，却再也笑不出來，連忙凝神戒備。

白髮老人雙眼如電在他臉上掃過，沉聲道：「剛才是你答話？」

端木盛眉頭一掀，傲然地道：「是又如何？」

「那老夫第一個超度你！」白髮老人話音剛落，大步流星走來，身上的一股殺氣迫得人喘不過氣來。

端木盛連忙把長劍掣在手上，眼珠子眨也不敢稍眨。

白髮老人目光觸及他的長劍，不由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敢放光！」右手在腰上一翻，寒芒一閃，一把長劍已在手上，再一閃便指到端木盛胸前半尺！

端木盛幾不敢置信，刹那對方長劍更進一步，他慌忙吸胸凹腹，飄身後退。

「嗤！」衣襟已裂了一道，夜風一吹，涼透肌膚，却不比端木盛的心冷。

夏雷一看勢色不對，緬刀一擺，閃電般斜劈白髮老人肩膀，疾如星火！

那白髮老人「咦」了一聲。「你這小子的刀倒使得快！」回劍指向夏雷。

夏雷猛吸一口氣，緬刀化作一道彩虹，上下飛縱，在前身洒下一道刀牆。

「叮叮叮」一陣輕微的刀劍相碰聲，白髮老人的長劍不知怎地突破了刀牆刺了入來！

夏雷大吃一驚，連忙一退，「嗤！」左肩衣衫破裂，幸而端木盛已定了神，一劍飛來，把白髮老人的走勢稍爲遏住。

白髮老人舉手之間便把對方的衣衫劃破，氣勢震懾全場，長劍一偏把端木盛也捲入劍網！

夏雷十分驚異，喝道：「你是常溫的什麼人？」

白髮老人冷哼了一聲：「常溫替老夫提鞋也不配！」

夏雷聽了更是驚異。「你……是……你是……」

白髮老人怒哼一聲：「看劍！」長劍又再突破刀網刺了入來！

夏雷連忙沉腕擰腰，把劍格開！

端木盛暴喝一聲，長劍一揮，全力向白髮老人後腰劈去！這一劍端木盛功力之所在，眞個是勢如奔雷，疾如閃電！

眼看即將得手，只見白髮老人左手反手向後一托，隨即「叮噹」地一聲巨响，端木盛的長劍幾乎脫手飛出，連忙沉腰收腕。

那白髮老人不知何時左手已多了一把短劍，兩劍在握，白髮老人的身形突然快了起來，喝道：「老夫已經耍够了，趁早送你們歸西吧！」

他時而左虛右實，時而右虛左實，時而雙劍齊出，時而只出一劍。

但每次用左手劍時，端木盛及夏雷都更覺難以應付。

正在吃緊時，只聽一道長嘯自遠而來，端木盛及夏雷不知來者何人，暗暗叫苦不迭！

那白髮老人十分詫異，但他自恃造詣高深，並不害怕。「你們還不快動手！」

他手下立即向對方湧上去，又一場混戰。

刹那一個聲音傳來：「端木兄莫慌，小弟來也！」

夏雷認出是蕭穆的聲音，登時大喜。

原來，雲飛烟眼看場面已爲己方所控制，便吩咐蕭穆先上山接應。

蕭穆立時飛撲上山，他遠遠看見火光，還以爲那是沈鷹與對方纏鬥，便趕了過去。

到了那裏才發現夏雷及端木盛被一個白髮老人殺得只有招架之力，連忙抽劍相助。

天色漸亮，火把已全熄，血鬥却未息止。

× × ×

莊門虛掩，管一見目光投向門後，脚步再也不敢踏前。沈鷹在旁突然一躍而前，一掌拍在門上，「轟隆」一聲，莊門撞向牆壁發出巨响，門後那裏有人？

管一見緊隨沈鷹行動之後，自莊門竄入。

晨風吹拂，庭中有株異花，發出陣陣的奇香，四處空無一人，人在何處？

「那位英雄淸晨光臨寒舍，恕常某失迎。」內堂倏地傳出一道落寞的聲音，這聲音說不出的奇怪，令人分不淸是驚是喜，是憂是怒。

沈鷹與管一見對望一眼，沉聲道：「敢情是常溫常莊主，在下江北總捕頭沈鷹江南總捕頭管一見冒昧登訪，實有事要請教莊主，請莊主出來一見！」

「哦，你我素昧平生，何事要問常某？常某爲人難道兩位從未有耳聞？怎會調查到常某頭上？」

話音剛落，內堂轉出幾個人來，爲首的正是常溫。只見他臉上似有愁雲，却又偏偏裝作一副微笑的面容，有說不出的詭異。

管一見微微一笑：「常莊主早。」

常溫似笑非笑地道：「管捕頭更早！」一頓，「兩位夤夜上山，不知道有何指教！」

沈鷹輕吸一口氣，緩緩地道：「敝手下公孫艮前幾日到貴莊拜訪，但一去不復返，不知常莊主有何話可說？」

「兩位是來興師問罪了！」常溫喟然道：「可惜貴介的事並非敝莊所爲，而敝莊也不知其去向！」

沈鷹略一沉吟：「請問莊主有否見到他？」

常溫臉色微微一變。「沒有。見過的只是一個自稱姓高的捕頭，說是來自江南的。」

沈鷹也是面色一變。「但是，公孫艮在山上留下暗記，指出山下楊家堡一家慘遭殺害與貴莊有關，而他亦已遭不測，莊主如此推說，未免不够意思！」

常溫臉色更變，不悅地道：「敝莊向來與楊家堡河水不犯井水，焉會無端端把他們殺死！再說敝莊也沒有這個實力！山野之夫，豈會熱衷於殺戳！」

管一見冷笑一聲，截口回答道：「只怕事情不會像莊主說的那般簡單！管某常聽人言，知人口臉不知心，畫皮容易畫骨難！」

「管捕頭這句話更加沒理由了！難道凡有人在紅葉山被殺便都是敝莊之人所爲的麼！」

沈鷹沉聲道：「貴莊在半山派人以武力阻攔咱上山，又如何解釋？」

常溫長嘆一聲：「這個常某倒要反問一句，兩位深夜率衆持械上山難道也是好意？」

沈鷹不由語塞，心中忖思：「這老頭說話半死不活，又來個否認，這回咱可難辦！」

管一見只好道：「如此咱先行告退，異日有機會再來拜訪！」

常溫道：「恕老朽不送！」

沈鷹看了他手下一眼，略一點頭。「不敢，沈某冒昧登訪于禮不合，豈敢再勞莊主大駕！」

兩人出了莊門，心頭疑團未釋，但却苦無證據。管一見道：「老鷹，咱先下山看他們再作定奪！」

「如今也只好如此！」

走了三四十丈，突然聽見一陣陣兵器碰觸之聲，沈鷹目光一凝，急：「咱過去看看！」飛身撲了過去。

管一見緊接其後，迅如奔馬般急馳而去。

只見一個白髮老人以一敵三，依然攻守自然，毫無敗象。

沈鷹及管一見大駭，目光落在其手上，臉色都是一變，再一看，其劍路跟任如花同出一轍，莫非他便是任如花的幕後指使人？

沈鷹及管一見略略寬心，因爲此人莫非傳說中的一代高手「唯我尊」！

沈鷹抽出烟桿，踏前一步，一桿把其劍勢敲散，同時喝道：「你們退下！」

白髮老人道：「打了小的，大的出面了！這大概是總捕頭一向的做法。」

沈鷹冷笑一聲道：「今日任你舌燦蓮花，老夫將不擇手段把你殺掉！」

白髮老人長劍一偏，短劍自長劍之下刺出。「你不怕讓山風吹閃了舌頭！」

沈鷹手腕一沉，烟鍋點在劍上，同時桿尾烟咀撥開回削的長劍，冷笑道：「你那一套，老夫早已了然于胸。」

白髮老人臉色突然一變。「如花呢？你把她如何了？」

沈鷹手腕一抖，烟桿打了一個轉，尖尖的烟咀如小花槍般疾點而出。「閣下跟老夫去一趟，自會知道！」

白髮老人鬚髮俱張，如發怒的獅子。「老夫先把你斃了！」長劍寒芒一吐，直刺沈鷹前胸，短劍快捷地揮出戳向左腰！

沈鷹冷哼一聲。「你便是雙劍齊出，老夫又有何所懼？」他知對方的左手短劍威力較大，烟桿向它格去，左手曲指一彈，彈向長劍劍脊！

不料白髮老人手腕一翻，長劍隨之一偏，劍刄迎向沈鷹的左手，其勢含威把沈鷹的腰腹罩住！

沈鷹若不縮手，手指便將被截斷，若然變招，腰腹的空門全部裸露出來！

這刹那，只見沈鷹手腕突然一翻，一掌擊在劍脊上，破了劍勢！

管一見暗讚一聲好，白髮老人冷哼一聲：「老夫竟然把你輕覷了！」左手短劍改刺頭部，長劍改刺沈鷹雙脚。

沈鷹不退不讓，烟桿磕飛長劍，左手鬼魅般搭在對方左手手腕！

白髮老人只得再行變招，可是沈鷹比他更快，他因是新戰，內力充沛，那一桿把對方的長劍撞得歪出三尺，這刹那，他

巳踏前一步，倏地張口噴出一股濃烟！

濃烟如長江水般滾滾而來，越來越濃，把白髮老人罩住，烟桿在濃烟中，悄沒聲息地刺出！

沈鷹清楚地感覺到烟咀經巳戳上對方的丹田小腹，心頭不由狂喜。

但，只見白髮老人手臂一揮，濃烟翻滾，他人如蝙蝠般竄起，接着長嘯一聲，快如奔馬般向山上馳去！

沈鷹與管一見相顧駭然。管一見道：「這人實在不可小覷，剛才他是出其不意被你平生絕技『金龍吐霧』所迷才會着了道兒！」

沈鷹雙眉一揚，道：「快追！他嘯聲雖盛，但華而不實，顯然剛才巳受了傷！」猛吸一口氣，大鷹般飛了上去。

獨霸天下

沈鷹雖然奮力追前，但與白髮老人始終保持五六丈距離。

白髮老人跳躍如飛，一直衝入常溫屋裏。

沈鷹一怔，隨即「砰！」大門突然被人使勁關上。沈鷹輕嘯一聲，飛身越牆而入。

一落地，只見三個莊漢模樣的人向他撲來，三個人六口劍齊刺而至！

沈鷹單足立地，擰腰一旋，烟桿一陣揮舞，「錚錚錚」連响，盪開六口劍，左脚蓄勢而發，飛踹其中一人的下盤。

那人急退兩步避過，沈鷹正要他如此，右手的烟桿立時自空隙中戳向另一人的腰腹！這個大漢反應倒也不慢，立時沉腕落劍封閉！

沈鷹豈容他得手，左手手指撥弦般把長劍彈開，「噗！」那人應聲倒地。

沈鷹一招得手，絕不敢稍停，立即斜飛讓過另一人由後刺來的一劍。

人影一閃，管一見亦踰牆而入。他抽出纏腰的細鐵鍊，雙手分握兩端，正好一劍刺來，他雙手一翻一拉，鐵鍊纏上對方鋼劍，飛脚一踢，蹬在對方的膝蓋上，「喀嗤」一聲，骨碎人倒！

三人只餘一人尚有一戰之力，可是此刻他面對兩個高手，再兇也兇不起來。

沈鷹厲聲道：「那個白髮老人去了那裏？他跟常溫是甚麼關係？」

管一見接口問道：「他是誰？」

那人打了個哆嗦。「我……我……」

一陣冷笑自內傳了出來，彷彿來自地獄，陰森尖銳而又沉實，令人耳鼓生痛，緊接着廳堂上的一道門「嘩啦」地一聲暴碎！

管一見及沈鷹的目光同時暴縮，這笑聲來得十分蹊蹺，絕非是發自白髮老人之口。

隨即見到白髮老人帶頭走了出來，此際他巳換了一套衣服，錦袍亮靴，面色異常凝重。

白髮老人之後是一隊身穿白紗的妙齡女子，左四右四提燈而來。

廳堂上巳不知在何時換上一張金漆高背椅，八個妙齡女子分兩旁而立。

隨即內堂响起一陣悠揚的絲竹聲。絲竹聲奏了一陣，鑼鼓齊鳴，一曲既畢，「咚咚咚！」地响了三聲鼓聲。

沈鷹與管一見不知對方弄甚麼玄虛，相顧愕然。

鼓聲過後，笙管又响，立時見到四個黃衣人自內堂步出，沈鷹與管一見一望不由一怔，這四人竟作太監打扮！

太監之後便是一個頭戴龍冠，身着蟒袍的白髯老人，神色威嚴地走了出來！

沈鷹及管一見更是一驚，此人竟然作天子的打扮，他倆都覺得有點好笑，但目光一和假天子相觸，便再也笑不出來。

假天子在椅子上一坐，目光如電在沈鷹及管一見兩人臉上來回掃射。

沈鷹輕吸一口氣，凝聲道：「閣下何人？因何作此打扮！」

白髮老人喝道：「大胆狂徒面對聖上還不跪下！」

沈鷹冷冷一笑。「沈某之皇上尚在京師之內！」

假天子拍一拍手掌，只見廳的兩側門裏湧出不少人來，其中一個竟然是常溫。大概是白髮老人的手下及「千日紅山莊」的人。

這干人看也不看沈鷹及管一見一眼，面對假天子跪下，高聲唱道：「皇上洪福齊天，功比天高，實爲宇內第一人！望吾皇早日登基天下有幸！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假天子捋鬚微笑，手一揮，道：「衆卿家辛苦，請平身！」

沈鷹及管一見看得哭笑不得，心想這人眞的異想天開，想做皇帝想快瘋了，但見衆人的神色又不似開玩笑，不由暗暗詫異。

人影連閃，沈鷹管一見的手下巳悉數趕至，紛紛踰牆而入，衆人見到此一情景也都是十分驚奇。

白髮老人喝道：「天子眼前不得無禮，還不快跪下朝見！」

假天子輕咳一聲，道：「暫且記下。從天，你且把朕的名諱及經過的豐功業績告訴他們。」

白髮老人頭一低，道：「是，臣領旨。」轉身過來。

沈鷹及管一見此刻都巳猜出了此人是任如花的指使人，只是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白髮老人清一清喉嚨，道：「敝朝天子姓任，名四海。早年威震江湖時，有個外號叫『唯我尊』！」

場上衆人「啊」地叫了一聲，心頭砰砰亂跳，「唯我尊」之名號人人俱知，可是其人名字倒是今日才聽到。

白髮老人待聲音稍靜，才續道：「任神君三十年前退出江湖，經過一番策劃再度重出塵世，以神君之能豈是一個江湖能以容得下，是以神君決定收服四海，一統天下，如今成功之日巳在望……咳……」他突然說不下去。

沈鷹冷冷地道：「可惜任如花巳被擒，你們好夢經巳成空！」

白髮老人及任四海都是臉色一變。白髮老人怒道：「若非汝等阻撓，神君早巳登上帝基，此刻縱使任郡主不幸爲朝庭捐軀，但神君仍有辦法登上龍位！」

管一見笑一笑，道：「殺死皇上，難道神君便能坐上龍位，天下間豈有這種便宜事！」

任四海微微一笑。「朕只要把令天子殺掉，然後易成他的容貌登上龍位又有何難？只要朕時機成熟把前朝的大臣殺盡另選朕之心腹，何怕天下不在朕殼中！」

沈鷹及管一見同時心頭一跳，暗道一聲好險！

管一見仍有疑問：「既然如此，閣下何不早點下手？」

「朕尚未摸熟朝中各人之性格脾氣及弱點，倉促舉事豈是萬全之策？再說如花入宮的時日還不長，皇上駕幸又不多，對他的舉止尚未深知，一切資料尚未齊集，又叫朕如何假扮他！」

沈鷹及管一見暗嘆一聲道：「此人果然名不虛傳，凡事都計劃周詳。」

沈鷹問道：「如花是閣下何人？」

「朕的孫女兒。」

「閣下年紀若沒九十也有八十，即使能登上龍位，爲時也未必能長久……」

任四海以笑聲打斷他的話。「能夠安坐寶座一年，朕巳心足，起碼能還願，汝兩人整年風塵僕僕，殫精竭智，所求又是甚麼？」

沈鷹及管一見不由一怔。良久，沈鷹才大着胆子問道：「聞說神君於七十年前被海外之仙的某位……」

任四海臉色一變，此事彼一生的唯一的失敗，沈鷹此言無疑當面揭他瘡疤，白髮老人立時暴喝一聲：「放肆！」

任四海臉色一變即恢復常態。「不錯，三十年前海外三仙之一的桃花島主斷了朕一指，但當時有其他二個爲他押陣，對朕產生了莫大的威脅，朕才會輸給他一招，哼！若果不是如此，鹿死誰手尚是未知之數！」

頓了一頓，又道：「朕再度復出，本欲先報此一劍之仇，可惜桃花島主壽命不長，竟讓他得以壽終！」

沈鷹不由打了個寒噤，任四海說得若無其事，但其身上的殺氣却突然大盛。

任四海道：「汝等尚有疑問否？」

管一見忙道：「閣下如何知道大內的秘道？」

任四海笑道：「朕是何等人也，豈會探不出來？你這話問得豈不好笑！」

沈鷹接道：「朝中大臣是否有人被你收買！」

任四海笑聲更响　「朕會告訴你麼！時辰巳到，你們準備上路吧！」

白髮老人說道：「讓臣來送他們上路吧！」

任四海道：「不必，朕若不露幾手讓他們看看，豈能服衆！」語畢緩緩站了起來，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巳站在沈鷹及管一見面前

沈鷹及管一見大吃一驚，連忙揚出兵器，凝神準備應戰

任四海微微地一笑道：「你們兩個人一齊上路吧，免得朕多費手脚！嗯，寡人今日便一併讓你倆佔佔便宜，就讓你們三招吧！」

管一見及沈鷹互望一眼，沈鷹猛喝一聲，烟桿如小花槍般刺出，臨至中途又變成短棍的招數，及身又變成點穴橛的手法，一桿戳向任四海的氣海穴。

任四海輕讚道：「不賴，憑這一招還値寡人親自出手！」略一矮身，沈鷹那一桿剛好點在他的金玉雕龍腰帶上！

刹那管一見的鐵鍊巳挾着勁風捲到！好個任四海不愧是個頂尖兒的角色，左足點地一旋，鐵鍊向他腰畔飛過！

管一見這刹那心頭之喜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手腕一抖，鐵鍊陡然回捲，向任四海腰上纏去！

沈鷹見機不可失，立時躍上飛劈任四海頭部！

眼看必有一人得手，突見任四海的衣袍鼓風般漲起，同時矮身繞過沈鷹那一桿！管一見的鐵鍊繫在任四海的衣衫上，「咚」地响了一聲，如擊鼓面，鐵鍊也因此而被擊飛！

沈鷹及管一見如置夢中不能相信，只見任四海巳站在一丈之外，一臉殺氣，喝道：「朕巳久未用劍，今日便拿你兩人試一試！」

雙手一翻，手中各持一劍，他雙劍互擊一下，立時「錚」地响了一聲。聲如龍吟，久久不息。「寶劍寶劍，朕巳久沒讓你倆飲血，今日便讓你們喝個痛快！」

脚步一抬，雙劍閃電般刺出，長劍刺沈鷹，短劍斜指管一見！

沈鷹與管一見此刻面對强敵不敢有絲毫怠慢，雙雙合力奮力把兵器擊出！

任四海雙手交錯，倏地長劍點開鐵鍊，短劍反戳沈鷹手腕！這一招十分詭異，管一見冷不及防鐵鍊被他盪開，任四海手臂暴長，劍尖寒芒吞吐不定，罩向管一見胸前七個死穴！

管一見倒吸一口冷氣，急忙地飄身退下。

任四海長劍一迴，橫削沈鷹腰腹！

沈鷹剛避開短劍，長劍又至，急忙中飛身躍起避過！不料任四海反應極快，短劍一撩削他小脚，長劍依然上劈其腰腹！

刹那，沈鷹魂飛天外，總算他久歷風浪，臨危不亂，烟桿一橫，架住長劍，人立時如蝦米般曲起，接着一個跟斗翻開！

任四海輕嘯一聲，身子標向沈鷹落下之方位！管一見不再猶疑，鐵鍊靈蛇般彈出，向任四海的長劍纏去！

任四海手腕一抖，一劍磕開鐵鍊，去勢仍然未竭，直刺沈鷹丹田！

任四海只幾個照面，沈鷹便巳陷入險境，旁人相顧失色，出了一身冷汗。

這刹那，沈鷹更是如履薄冰，覷得眞切，烟桿倏地「咚！」地敲下，身子藉力如皮球般彈開一丈，安然落地。

任四海喟然道：「不錯！可惜不能爲朕所用！」

管一見立即飛前與沈鷹併肩而立。沈鷹一顆提起的心才慢慢鬆下。

白髮老人雙手一翻，也是掣出雙劍，喝道：「不怕死的，請來！」

蕭穆及皇甫雪互打個招呼也是雙雙合戰。剛才他們要以三敵一，此刻一則因爲兩人巳摸到了白髮老人的劍路，二則白髮老人被沈鷹戳了一桿，內力損耗不少，這次却是平分春色，誰也佔不了便宜。

任四海未能把沈鷹擊殺劍下，怒意漸盛，雙劍揮舞，劍氣嘶嘶作响，聲勢極之嚇人。

沈鷹與管一見竭盡全力應付也未能取得一絲便宜，相反，任四海却似未盡全力，揮洒自如，如臂使掌，隨心所欲。

五六十招過後，任四海見對方並沒有什麼奇招絕活，便全力刺出一劍，這一劍如驚虹般突然出現在管一見面前，管一見雙手齊起，鐵鍊橫在面前，任四海的短劍倏忽刺向他小腹，長劍一轉改削沈鷹。

管一見側身一閃，左手一鬆，右手鐵鍊如毒蛇般彈起，飛捲任四海頸部，同時左手五指如鋼般向對方手臂抓下！

任四海張口一吹，噴出一口眞氣，把鐵鍊吹散，左腿飛踢管一見，這一脚快得有如流星越空，管一見見狀只得改抓他的足踝！

沈鷹一見對方長劍削至，烟桿一橫一格，不料任四海這一劍蘊滿眞力，烟桿幾乎脫手飛出，饒得他反應够快，脚步也不由打了個踉蹌。

任四海見機不可失，長劍一沉下刺沈鷹下盤！沈鷹急切間烟桿來不及招架，只好後退一步！

這刹那管一見的手指已幾乎觸及任四海的足踝，任四海上身突然俯下，左腿一沉改蹬小腹，同時身子暴伸，長劍毒蛇般刺向沈鷹脅下！

這一招如少林羅漢拳的懶虎伸腰，但威力却不知大了多少倍！

沈鷹霍地使了招鐵板橋，長劍在離他胸腹三寸之處越過！

刹那任四海左腿倏地一收，接着踏前半步手腕一沉，改削而劈，沈鷹砰地一聲跌落地上，顧不得身份使了招懶驢打滾猛地滾開！

管一見暴喝一聲鐵鍊捲向任四海下盤！任四海脚尖踢向鐵鍊，長劍仍然刺向沈鷹。

管一見手腕一抖一扯，鐵鍊竟然纏住他的足踝，任四海想不到管一見的鐵鍊使得如此出神入化，一個托大便被捲着，接着被拉動脚步！

這刹那管一見及沈鷹都是心頭大喜，沈鷹自地上竄起，雙手持着烟桿向任四海背心射去！

任四海猛喝一聲，鐵鍊斷去一截！同時雙劍齊刺管一見，管一見急退，手上的斷鍊突然盡力一抖一揮，鐵鍊本是由一個個精細的鐵環扣連起來，此刻却像斷綫的珠鍊般散開，直向任四海奔去！

這下變生肘腋距離又近，任四海避無可避，只得用短劍護住頭臉，同時運起眞力護住全身各處要害，長劍適時後揮急架沈鷹的烟桿！

「噹」一聲，接着卜卜連聲，却是鐵鍊擊在任四海身上的聲音。

鐵環落在任四海身上隨即滾落地上！

這刹那沈鷹去勢一凝，他見任四海在鐵環落地之後收去氣勁，立時一掌擊在烟鍋上，烟咀突然脫桿飛出！

任四海背向着他，看不到一切，更兼剛才被管一見的鐵環擊得疼痛無比，心神未免稍分，「篤」一聲，那精銅製造的烟咀，透背飛入其體中！

端木盛見管一見鍊斷遇險，及時御劍飛去，一劍猛刺任四海胸腹！

任四海如發怒的獅子般躍起，凌空折腰向沈鷹撲下，端木盛那一劍登時落空！

管一見一手搶過他手中長劍，同時，急道：「快退！」

沈鷹眼見得手，他怕任四海會痛下殺手，連忙飄身而退！

任四海豈能容他逃脫，緊追不捨！沈鷹繞着大廳而飛，任四海在其後，管一見又在任四海之後！

沈鷹外貌威猛，但心思却十分愼密，目光瞥見有個白髮老人的手下怔怔地注視着場上變化，他突然一偏身，欺近其身，一手抓着他衣襟，緊接着把他當作暗箭向任四海拋去！

那人手足亂舞却未能遏止住去勢。任四海怒哼一聲，短劍送入他體內，那人立時自空中摔下。

這刹那他的身形亦不由略爲一滯，管一見見機不可失，立時脫手把手中長劍拋射出去！

任四海滿懷雄心重出江湖，被沈鷹暗算了一記，早已氣瘋了心神，直至長劍臨身才驀地發覺，可是經已遲了，「篤」一聲，長劍透入體內一尺！

任四海的眞氣登時一洩，他滿腔的怨恨立時傾瀉出來，左手一揮，一道金光向沈鷹射去！

這一劍疾如星丸，「篤」一聲，刺中沈鷹胸膛，沈鷹登時癱軟地上，任四海這才倒下！

顧思南驚呼一聲，與雲飛烟雙雙搶前扶起沈鷹，沈鷹突然吐了一口氣，睜開眼來。

雲飛烟見狀脫口叫道：「叔叔，你沒事嗎？」

沈鷹笑道：「有事還能睜開眼！」

管一見接口道：「無妨，他胸前掛了一副皇上御賜的護身寶鏡，剛才大概只是被任四海閉住了氣而已，休息了一會便沒事了！」

衆人這才放下了心。顧思南在地上拾起那物一看，却是一隻小指，一隻銅製的假指！

白髮老人乃任四海的多年僕人，此際見主人不明不白地被人殺死，心神大震，劍勢一緩，露出破綻，皇甫雪的快劍立即發揮出威力，一劍刺在其肩膊上，蕭穆乘機砍下他一條胳臂。

白髮老人大喝一聲，另一劍刺入自己的小腹！

× × ×

元兇伏誅，管一見轉頭面對常溫，冷冷地道：「常莊主，如今輪到你了！」

常溫苦笑道：「老朽還未多謝兩位捕頭替老朽解除威脅呢！」

管一見一怔，脫口道：「哦，此話怎說？」

常溫嘆息道：「老朽向認爲在家千日好，起碼也能溫飽，想不到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兩年前，任四海便帶着盧從從天及其手下，撲上敝莊，制住了老朽，並把各家的父母幽禁在山腹中，要老朽一切聽其命令，否則便把人質殺死，老朽無可奈何才與彼虛以委蛇！」

管一見道：「原來如此，這倒錯怪了常莊主！」

高天翅接問道：「公孫艮是否死在敝莊手中？」

常溫道：「那是盧從天的手下幹的，咱只是被利用，絕不會被重用！」

管一見道：「如此說來楊家堡及謝公柏也是盧從天等人所爲的了！」

常溫目光一黯，點頭稱是。

沈鷹接道：「請常莊主與咱回京把情況禀告皇上，好讓聖上寬心如何？」

常溫不禁猶疑起來。「這……這個，這個……」

「你放心，老夫自會在皇上面前替你遮瞞一二，就說你不知任四海强佔貴莊乃是欲對皇上不利！」

常溫只得答允。

沈鷹又道：「高老弟，麻煩你再走一趟謝家如何？向謝雪松說一聲，其子已亡，而咱已替他報了仇便行！」

高天翅忙道：「小弟立即去，沈大人請放心！」

管一見道：「你速去速回，咱仍在京城見面！」

衆人出了莊門，正值晌午陽光猛烈。

沈鷹及管一見僥倖殺了任四海，此刻却有再世爲人之感。

× × ×

刺客既已被擒，背後主使人又伏了誅，天子龍心大悅，對各人嘉賞有加。

端木盛、蕭穆、皇甫雪、顧思南、雲飛烟、夏雷及端木盛各被封爲持刀龍尉，賜秩六品，無事無須上朝，餘人都得金銀珠寶。

沈鷹及管一見晉陞一級，賜秩二品，並各賜尚方寶劍一把，各地省布政使以下犯罪者，先斬後奏。除此另有賞賜。

朝內衆大臣少不得要巴結一番，當眞是一日三宴。

匆匆過了三天，高天翅回京覆命，並帶了一張一萬兩的銀票，說是謝雪松送給公孫艮的家人的撫恤金。

沈鷹想起了公孫艮，心頭不由一酸，他把蕭穆叫到面前，沉痛地說道：「公孫艮之死，說明了咱不但辦案要仔細謹愼，而且還得要有一副好的身手，傳令各兄弟，今後要全力練武，互相砌磋，以期有所成！」

蕭穆唯唯喏喏。

「今後公孫老弟的責任便由你負起了！嗯，老夫這幾日山珍海錯已吃膩了，明天待老夫禀過皇上便離開京師吧！」

話音剛落，門外突然傳來禮樂之聲，接着鞭炮響起，却原來是皇上御賜的尚方寶劍已送到。

(完)

智慧與武技

勸阻出兵討伐衞國

浮萍生

晉文公要率兵出去討伐衞國，公子鋤仰天大笑，晉文公問他爲什麼這樣子笑，他說：「臣的隣居有一個人，把自己的太太送去某住住宅，中途遇到一位採桑婦，長得有幾分姿色，欣然地和她交談起來，忽然回過頭來，瞥見他的妻子，也有人在招她甜言蜜語了。因此，臣暗中在笑着他。」

晉文公聽他一番話，恍然大悟，就停止出兵討伐衞國，當他把軍隊帶回到半路，就有別的國家出兵侵入趙國的土地了。

（評語）滑稽雖然是末道小技；但是滑稽的言語往往能諷刺別人。使人打消想做危害己身的事的念頭，它的作用委實大極了。遊說的人，不能一概出以嚴肅的態度，又不能凡事都由正面直接去勸說，所以仿照詩的作法的「興」、「比」，詞的「諷婉」，凡是受阻於直接了當的，都可以用滑稽、幽默的說法來奏效。

淳于髡以大鳥之喩來規諫齊威王，這好比詩中的比(甲乙兩物類似之點拿來相比)，又規諫威王喝酒要有限度，是從當時喝酒的事，慢慢說到威王的狂飲，這就叫做「興」：優孟，優旃、東方朔、公子鋤的規諫，尤其盡了諷諭婉勸的能事，簡直是令人啼笑皆非

善運用滑稽的，嬉笑怒罵都成爲很好的文章；但是都要有它的至理，而含有軟性的暗示。長篇大論所行不通的，千萬人所不能成就的，往往只用細微的一兩句話就可以奏效。淳于髡、優孟、優旃、東方朔、公子鋤之對於齊威王、楚莊王、秦始皇、晉文公、漢武帝都是用這種規勸的方法，而發生功效的。

這到底爲什麼呢？因爲人類的常情無不喜歡愉快，滑稽最可以使人感到輕鬆愉快的，滑稽所以會使人輕鬆愉快，就是因爲它具備有預先知道對方的反應的內容，他有計劃地使人不能壓制自己的感情而捧腹大笑，笑得連咀裏的飯都噴出來。它的妙處就在：變更緊張的心理爲弛緩，變化陳舊的老生常談爲新奇的，可以把僵硬的轉變爲活潑，可以使人心花怒放，忘記原來爭論堅持的焦點，所以才發生出這樣偉大無比的神力啦。

但是，滑稽這東西也不能亂用的，亂用會便流於輕薄；尤其不可以牽涉進尖酸刻薄的內容，因爲這樣一來，會流於輕佻的。這兩種都是人們所鄙視的，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就發生了相反的結果。總之，滑稽只能當做說服對方的一種方式來看，而不是用它當做賣弄聰明的工具，更不該借着它來挖苦人家，使自己得到一時的快慰

一期完精選短篇故事

十里鋪殲霸

孤身甘冒險 一槍報兄仇

文·馬騰 圖·盧令





天陰欲雨，寒風嘯嘯。

洪濤邁開大步，疾急地走在大道上，不時抬眼望天，簇簇的烏雲正如奔馬一樣，迅速在天上展佈奔逐，似是與他展開競逐。

一陣寒風從他身旁呼嘯掠過，吹得他衣衫拂揚，天地隨之一黯，微絲一般的細雨隨即瀟瀟洒下。

寒風挾着細雨掠洒下，雖然不會一下子將人的衣服濕透，但陣陣寒意却襲人心頭，洪濤微微打了個寒顫，放眼往前路探望，無盡頭的大道上，一個人影也不見，更別說有避雨的地方了。

「眞倒霉，屋漏偏遇連天雨！」洪濤咀裏嘟喃一聲，舉手抹去沾在眉毛眼睛上的雨水，脚步更急。

——雖然是微絲細雨，若不及時找到一處避雨的地方，時間一久，身上衣服難免會被雨水濕透，在這種春寒料峭的天氣，可不好受！

風漸急，雨漸密，風雨刮洒在人身上，令人砭骨生寒，洪濤此刻巳渾身半濕，人亦奔跑起來。

× × ×

這種寒風細雨的料峭天氣，若不躺在被窩裏，最好就是圍爐喝酒，若是與三五知己，喝酒談天，最好不過。

在道旁的一間雖顯破舊，但仍十分堅牢的石屋內，正有幾名漢子在圍着一個火盆在喝酒。

火盆中炭火熊熊，火舌躍動不巳，散發出的熱力，令到屋內暖烘烘的，幾名漢子大概是酒喝多了，酒力加上火力，幾名漢子全都敞開了身上的對襟薄棉襖，臉膛在火光映照下，紅紅的，有一個額上竟沁現出細微的汗珠。

這幾名漢子在一杯一杯不停喝着悶酒——誰也沒有說話的意思，所有人的目光，不時透過朝着大道，溜刮進陣陣寒風的門縫，往外窺望。

從這些漢子焦急不耐的神色來看，他們不是圍爐喝酒那樣簡單，似在等待一些什麼、

火盆中的炭火「必剝」閃躍着，那些漢子也依舊悶聲不響，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氣氛顯得沉悶凝重，坐在靠門口的一名魁梧痳臉皮大漢，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門縫。

又喝了一會悶酒，終於有一個坐在矮櫈上的短鬚大漢忍不住了，打了個酒呃，語聲粗沙地朝痳臉皮魁梧漢子道：「老大，咱們巳等了大半天，還不見人來，是否消息不確，或者是這種鬼天氣那點子不來了？」

「有酒你就灌吧！」那痳臉皮魁梧漢子仍是偏着臉，目光從門縫中射向外面，窺望大道上的動靜，「頭兒吩咐過，無論如何，也要將點子截住擺平！」

短鬚漢子立時悶聲不響，端起一杯，灌落喉嚨。

「老大，萬一那點子不來，咱們豈不是白等？」一個塌鼻樑的漢子接着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媽的！」那痳臉魁梧漢子目光沒有收回，脫口罵道：「塌鼻狠，黃湯灌够了，身癢了，想挨揍不成……」

突地肅聲道：「小心戒備，可能是點子來了！」

屋內幾名大漢神情一震，俱不由一齊伸長脖子湊在門縫上往外瞧——

門外寒風細雨吹刮，風雨中，泥濘的大道上，正有一名渾身沾滿雨水，樣子有點狼狽，放步飛奔的漢子正朝石屋奔來。

由於風急雨斜，雨絲如幕，加上那人腰微彎，頭微低奔跑，所以屋內的漢子都看不眞切那人的面貌，其中一名漢子狐疑地道：「他就是那點子？」

「住口！」痳臉魁梧漢子沉叱一聲：「快坐下來，一會他進來避雨不就知道是不是了嗎？」

五名漢子相覷一眼，各自坐回原先的位置上。

這時那痳臉魁梧漢子亦將目光自門縫中收回，轉身背門而坐，端起一杯酒，放在唇邊，低聲對五名漢子說：「一切放自然些，點子扎手，千萬不可露出絲毫破綻，以免引起點子的疑心，不然，就很難下手了！」

五名漢子無聲地齊一點頭，亦端起了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裝模作樣地猜起拳來。

恰在這時，沒有關攏的屋門隨着一陣寒風細雨刮進屋內而被人推開了，那陣寒風吹得火盆內吞吐的火舌閃躍不定，幾名漢子被突然吹襲的寒風吹得不自主打了個寒顫，一名漢子張口剛想罵出聲，瞥見痳臉漢子的眼色，立時將到口的髒話咽回肚子裏，眨着眼，打量着渾身濕透，凍得臉青唇白，驟然推門闖進來的不速之客。

所有的漢子皆停止了喝酒，既好奇又緊張地打量着當門而立，頭髮滴着水的年青人。

這名年青人也不算年青了，飽歷風霜的黧黑臉龐上，刻劃出三兩道幾條深刻的紋路，濃眉下，一雙深沉的眸子靈活地向衆漢子說：「風雨襲人，區區萬不得已，驚擾了各位的酒興，望各位不要見怪，容區區在此避一避風雨。」

屋內幾名漢子沒有一個人回答那年約三十三四的年青人，一直拿眼注視着那年青人，令到那年青人尷尬地笑了笑正想再開口說話，那痳臉魁梧漢子巳乾咳一聲，站起來，粗聲笑道：「朋友，不用客氣，途遇風雨，確是不好受，瞧你衣服也濕透了，來，快些脫下來，喝杯酒，禦禦寒，將衣服烤乾，等風雨停了再走！」

寒風挾着密雨，驀地自打開的門口刮進來，那年輕漢子忍不住打了個寒顫，一回身將門掩上。「那麼，區區打擾了！」抱拳朝着衆漢子一拱。

那五名漢子在痳臉魁梧漢子的示意下，各自回復原狀，重又猜拳喝起酒來。

「這位朋友高姓大名？」痳臉漢子站起來，身形像一頭大灰熊。

年輕漢子一面將身上被雨水濕透的短襖脫下來，一面忙不迭答道：「區區姓洪，還未請教這位大哥姓名。」

痳臉魁梧漢子一面讓坐，一面道：「原來是洪朋友，失敬了，兄弟姓劉，洪朋友快請坐下。」

未等洪濤坐下來，慇勤地端了杯酒給他。「洪朋友，喝杯酒驅驅寒。」

乘洪濤喝酒時，不動聲色地朝五名漢子使了個眼色。

五名漢子在洪濤報出姓名時，齊皆神色微變，但瞬即回復原先的神態。

一杯酒下肚，洪濤覺得身子暖熱了不少，一面將濕透的短襖放在火盆邊烘着，一面拿眼掃了五名漢子一眼。「劉兄，還未請教幾位兄台尊姓大名……」

姓劉的漢子哈哈一笑，爲洪濤斟了杯酒。「他們都是我的兄弟，這鬼天氣，累得咱們不能上山打獵，只好窩在屋子裏喝悶酒！」

接一一爲洪濤介紹五名漢子的姓名。

洪濤一一抱拳見過。

在洪濤與五名漢子客套之時，痳臉姓劉漢子雙目如電閃般溜視了洪濤的腰間一遍

洪濤的腰間毫無異狀，一件貼身的汗衫下，顯出他沒有帶任何武器，劉老大臉上閃出一抹詭譎的笑意。

五名漢子在洪濤與他們客套時，各自敬了他一杯酒，接着，劉老大又敬了他一杯。

一連七杯急酒下肚，洪濤臉上紅紅的，被火光一映，臉紅如火，看來巳有了幾分酒意。

喝下了塌鼻樑漢子敬的一杯酒，洪濤臉上更紅，身軀坐不穩地微晃了晃，笑對劉老大道：「劉兄，兄弟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不等洪濤說完，劉老大接口道：「未知洪朋友打聽的是誰？」

洪濤語氣有點急促地說：「前面十里鋪。一個姓曹，名猛的人！」

衆漢子一聽，俱不由神情一震！

可惜洪濤沒有注意到。

那劉老大聽了，却神色不動。「原來洪朋友打聽的是十里鋪的曹大爺，曹大爺可是十里鋪有名的大善人！」

洪濤目中却像有火噴出。「劉兄所言屬實？」

短鬚漢子接着大聲道：「當然是眞的，洪朋友如若不相信，可到鎭上打聽一下便知！」

洪濤却冷笑一聲：「不用去打聽，我根本就不相信。」

塌鼻樑忍不住問：「你根據什麼不相信？」

洪濤拿眼掃了五人一瞥，道：「因爲你們根本就不是以打獵爲生的獵人！」

五名漢子與劉老大聞言，不禁勃然變色，霍地站起來，惡狠狠地注視着洪濤。

洪濤却安然坐着，不爲所動。

劉老大或狠狠地注視着洪濤，沉聲道：「你憑什麼不相信咱們是打獵的？」

洪濤哈哈笑道：「就憑你們現在這副表情！」

劉老大與五名漢子聽了，俱不由面面相覷，劉老大陰沉着臉色，粗聲道：「姓洪的，你果然厲害！」

洪濤紅紅的臉上泛現出一絲嘲笑的笑容。「若不厲害，豈不是被你們坑死了也不自知？」

接又悠然一笑，道：「你們想不想知道，我向你們打聽曹猛的原因？」

劉老大惡獰獰地說：「不用你說，咱們也知道，你是專門來對付曹大爺的！」

洪濤面露讚賞地說：「這一次你很聰明！」

五名漢子這時已紛紛自身上取出尖刀鐵鍊一類易於掩藏携帶的武器，一副兇巴巴的樣子。

劉老大臉上却陰晴不定，他外表雖然長得高大粗壯，實則是個陰沉無比的傢伙，原先他是想用酒灌醉洪濤，不費吹灰之力解決洪濤的，想不到洪濤却機警無比，不上他的當，事情一下子變得扎手，但他仍有信心擺平洪濤。

嘿嘿一笑，劉老大陰笑道：「姓洪的，你果然不易對付，可惜你已是甕中之鼈了！」

洪濤仍然端坐着。「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猛虎不下坡！你們幾個小丑，諒也困不住我！」

「好大的口氣！」劉老大龐臉上一陣搐動。「洪山也被咱們給擺平了，何在乎你！」

洪濤一聽，醉紅的臉上刷地變得一片蒼白，渾身顫抖着，咬牙道：「你……你們將他殺了？」

劉老大陰陰笑道：「不殺了，難道還好酒好肉供養他不成？」

洪濤渾身一震，悲痛得咬牙切齒，霍地自櫈上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劉老大狀若驚怕地退了一步，而三名漢子悄沒聲地一齊出手攻擊洪濤！

× × ×

塌鼻樑的尖刀最狠最毒，如毒蛇噬一般，刀光一閃，扎向洪濤腰眼！

短鬚漢子手上的鐵鍊也不慢，「呼」聲掃砸纏向洪濤的頸脖！

另三名大漢一個執三截棍，一個執短刀，一個却空着雙手，握拳揮擊，攻向洪濤身上各處要害。

這五個人聯手出擊，兇狠無比，洪濤隨便中上任何一擊，不死也得受傷！

所謂來者不懼，懼者不來，洪濤要是沒有九分把握，也不會一開始就表現得這樣鎭定從容。

但見他身形一偏一矮，間不容髮間閃避過塌鼻樑的尖刀，短鬚漢子的鐵鍊，一脚飛起，踢歪三節棍，矮身的刹那，隨手撈起身旁的櫈子一擋，篤一聲，將砍向胸膛的短刀擋住，接出一拳，硬接了擊向他腦後的一拳。

兩拳相擊，「啪」聲中混着骨折碎聲，那使拳的大漢痛叫一聲，捧拳急退，大概是他的拳頭不够硬，被洪濤的拳頭擊得指骨碎裂！

只不過交手一招，洪濤就令對方一人喪失了戰鬥力，其餘四名漢子不禁臉色一變！

那位劉老大已站在門口，將出路封死，一隻手摸向腰間。

洪濤一招得手，更不怠慢，手中木櫈呼地一掄，掃砸向四名漢子。

四名漢子剛想進擊，被洪濤木櫈掄砸，逼得退身不迭！

洪濤覷準這機會，木櫈脫手飛出，擲向守在門口的劉老大！

人亦跟着箭一樣標射向門口。

守在門口的劉老大疾忙一閃身，避過飛擲而來的木櫈，手一揚，暴喝一聲：「看槍！」

木櫈砸在兩寸多厚的木門上，發出一陣碎裂聲，木櫈被砸碎，但木門也被砸穿一個大洞，洪濤身形亦撲向大門！

——機不可失，只要能衝出這間石屋，就減少被圍困的危險。

但他却被劉老大那一聲暴喝震得猝然止住了箭衝的身形，像被人點了穴道般，僵立不動，一雙眼却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劉老大手上持着的一件物件。

你道洪濤眞的會被劉老大那一聲暴喝震住？不是！而是被他手上的物件鎭住了的！

——劉老大手上持着的是一柄殺傷力極大，任何武功高明的人亦無法抗拒的武器——匣子槍。

這種匣子槍，又叫匣子炮，可以連續發射二十响，這在當時，是一種極具威力的殺人武器。

這玩意兒在當時還不多見，一枝漢陽造的土製步槍，已是難得難見，何況這種洋鬼子製造的犀利武器。

但想不到，劉老大手上居然握着一枝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匣子槍。

那烏黑的槍口正對正洪濤的胸膛，食指在槍機上，只要輕輕一扣，槍彈兒以令人快得看不見也躲不了的速度，鑽進你的胸膛中，那你就一命嗚呼了！

不論你身形有多快，但也快不過射出的槍子兒，所以洪濤空有一身驚人的本領，在匣子槍的指嚇下不得不束手停下來！

劉老大眼看着洪濤在匣子槍的指嚇下停下來，不禁得意地獰笑着。「洪濤，想不到吧？看你還走得了！」

除了那名指骨碎裂的大漢外，塌鼻樑等四名漢子迅速將洪濤圍起來，餓狠一樣盯視着洪濤。

洪濤雖然心內暗驚！表面上却神色不變，冷冷道：「眞是想不到，小小的十里鋪，居然會有一枝罕見的匣子槍！」

「大概你也想不到，你那死鬼兄弟，就是死在這枝匣槍之下的！」劉老大雙目中露出兇殘之色，盯着洪濤，殘忍地笑起來。

塌鼻樑等漢子也跟着暴笑起來。

× × ×

洪濤這次隻身趕來十里鋪，就是要打聽他兄長洪山的生死下落，三個月前，洪山爲了一個朋友，向十里鋪的一方之霸曹猛討回公道，那知一去不返，洪濤自是大爲焦急，後來聽到道上傳言，說洪山由於與曹猛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却被曹猛撂倒了。

初時他還不大相信，因爲他對於兄長曹山的一身武功清楚得很，對其充滿信心，而對曹猛這個一方之霸，也略有所聞，他深信乃兄的身手足以擊敗曹猛而綽綽有餘，可是，洪山却一去不返，令他担心不已，終於，他忍不住，撇下一切，隻身從幾百里外趕來十里鋪，打聽乃兄的生死下落。

想不到乃兄果然死在曹猛手上——不是死在拳脚之下，而是死在匣槍之下！

所謂手足情深，洪濤在確定了乃兄洪山已喪命後，悲痛得差點昏了過去，渾身簌簌發抖，牙齒咬得格格作响，要不是有一枝匣槍對準他，他眞會不顧一切，衝上前，用雙手將劉老大等人一一扼死！

儘管他心內悲痛莫名，但他却盡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緒，他知道此刻身陷險境，千萬衝動不得，否則，不但仇不能報，自己也將步乃兄之後塵，栽在這裏，永遠不得翻身。

他告訴自己，一定要想辦法解除匣槍的威脅，否則，就只有束手任對方宰割的份兒。

好在那個劉老大食指沒有扣動槍機——大概他不想洪濤死得這樣痛快，要慢慢折磨他，然後才殺死他！

陰陰一笑，劉老大道：「洪濤，你大概很想知道你兄弟洪山是怎樣死的吧？」

洪濤不自覺點了點頭。

劉老大將身子倚靠在門框旁，擺動一下手裏的匣子槍。「洪山那小子可說不知死活，竟然強出頭，向咱們曹大爺代那渾小子討回公道，可笑他憑着身手了得，與咱們大爺動起手來，他雖然將咱們大爺擊敗，但也費了一番手脚，但咱們大爺手指輕輕一扣，『砰』一聲，不費吹灰之力，他就像爛泥一樣軟栽在地上，胸口突突冒血，背上也開了個大洞，死狗一樣動也不動了！」

劉老大說得殘酷輕鬆，但洪濤却聽得心如刀割，滴着血，雙拳握得緊緊的，一個身子無風自動！

月中兇光一閃，劉老大獰聲道：「任你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在這玩意兒面前，統統變成王八龜兒子。」

接用槍管一指洪濤鼻尖：「洪濤，你現在動也不敢動。十足王八龜孫子！」

塌鼻樑等幾名大漢，暴發出一陣轟笑聲。

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洪濤臉面因憤怒而脹得通紅，雙眼在冒着火，眞想不顧一切，衝上前拚了，但理智告訴他，這只是匹夫之勇，若果連這一點點侮辱也忍受不住，那就別指望能够報仇了。

劉老大像毒蛇一樣注視着洪濤臉上的表情變化，當他看到洪濤臉上因了憤怒而脹紅時，不禁惡毒地笑起來，只要洪濤控制不住自己，稍有異動，他就會毫不猶豫地一槍斃了洪濤。

可是洪濤的自制力很强，硬是將衝動的情緒强壓下去！

「劉老大，要殺要剮只管動手，洪某既然在你們手上，只好認命！」洪濤鎭定地注視着劉老大持槍的右手。

「嘿，你想死？那有這樣容易，」劉老大兇殘地做聲笑着：「受够了，自然會叫你去死！」

洪濤聽了，不禁心頭發寒，他知道劉老大等人什麼殘酷的手段也用得出的。

但他仍不絕望，仍在動着腦筋，尋覓脫困的機會。

× × ×

那名指骨被他擊爆的大漢爲他製造了機會。

忍着徹心的疼痛，那名大漢怨毒地走上前，咬牙瞪目，怒視洪濤，嘶聲說：「老大，這小子的骨頭很硬，讓我揍他幾拳，看看他的骨頭是否眞的很硬！」

劉老大讚賞地朝那大漢點點頭：「別揍得太狠，還要押他去見曹大爺。」

那指骨折裂的大漢吸一口氣，沒有受傷的右手揑拳猛擊向洪濤的下顎！

「啪」一聲，只有挨打份兒的洪濤，被那大漢一拳擊在下顎上！整個人朝後踣退了幾步。

這一退，恰巧退到火盆前。

這是他早有預謀的，乘着那大漢一拳擊向他下顎，作勢退後。

衆大漢見洪濤一臉痛苦之色，被擊得連連後退，皆暢快地大笑起來。

可惜笑聲才起，刹那却變成了驚呼之聲！

一連踣退幾步的洪濤，在退到火盆前時，裝作立足不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這一來，就令到劉老大的槍管有一刹那沒有對準他，給了他反擊的機會！

洪濤知道這種難得的機會稍縱即逝，故此他以第一時間反臂一把抓起搭在火盆旁邊的短襖。揮手一掄，短襖像一片烏雲般飛捲向劉老大的頭臉。

——洪濤這一着，目的是遮蔽劉老大的眼目，令到他不敢貿然開槍！

這一點果然令他達到了目的。

劉老大被飛捲而來的短襖遮蔽了視綫，恐防一開槍誤傷了自己的兄弟，所以不敢開槍，悶吼一聲，側身揮手，撥開飛捲而來的短襖！

五名漢子對於洪濤的舉動却看得眞切，由於他們估料不到洪濤會來這一手，措手不及之下，怒吼連連，刀光與烏光連閃，手上的短刀與鐵鍊齊往洪濤身上招呼！

洪濤是有心人，焉會料不到這一着，未等兵器臨身，他巳一個仰身，閃電般伸手忍着炙熱捧起了火盆，朝着那些大漢傾洒！通紅的炭火與燃燒的木塊在炭灰飛揚中，疾洒向那五名大漢，五名大漢在猝不及防之下，被炭火洒得一頭一身，驚呼痛叫着忙不迭退身，拍打身上的火星。

劉老大却在這一刹那撥開了那件短襖，匣槍一抬，向着洪濤開槍。

好個洪濤，在這危機一髮間，貼地一滾，捧着的火盆亦脫手力擲而出，那炙熱的火盆有如輪盆般，飛旋着射向劉老大的握槍右手。

「砰」的一聲槍响，在石屋內震盪着！與此同時，亦傳來劉老大殺豬般的一聲痛叫聲。

原來，劉老大雖然扣機放了一槍，由於洪濤巳滾身避開，加上那火盆恰在這時砸在他手臂上，劇痛之下自然握槍不牢，射出的槍彈自然失去了準繩，焉又能射得中洪濤呢！

洪濤貼地一滾，槍聲一响，震得他不由一窒，但一窒之後，整個人像怒豹般從地上一躍而起，撲向劉老大。

人未到，一脚巳飛踹而出，堪堪踹在劉老大握槍的手腕上。

劉老大手臂負創，正想忍痛握槍找尋洪濤射擊，料不到洪濤巳然撲到，一驚之下，垂下的匣槍剛想抬起，手腕巳被踹中，骨痛欲裂，再也把握不牢，匣槍脫手飛出。

洪濤看得眞切，前衝的身形一頓，斜躍而起，手臂一伸一抄，剛好接住了那把斜墮而落的匣槍。這一來，輪到劉老大臉色發白了，鬼叫一聲，灰熊一樣的身軀往木門上一撞，想破門逃遁！

堅實的木門竟然禁受不起他龐大的身軀一撞，「喀啦」聲中，木門碎裂！

劉老大魁梧的身軀衝出了門外！

「別跑！否則一槍斃了你！」洪濤站着沒有動，只是驀然發出一聲暴喝！

灰熊一樣的劉老大還眞聽話，喝聲响起，他整個人猛抖了抖，硬生生刹住了前衝之勢，微躬着腰站住不敢移動分毫！

這時塌鼻樑等五名漢子忙亂了一陣，才將沾在皮肉衣服上的炭火拍打掉，忍着灼痛，齊齊怒吼一聲，像五頭猛獸般衝撲向洪濤。

洪濤及時仰天放了一槍！

這一槍眞管用，震得塌鼻樑等人一個個像木偶一樣煞住前衝之勢，僵立在地！

這種威勢驚人的玩意他們都親眼看見過——他們曾親眼看見曹猛一槍將洪山殺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他們誰也不想嚐試死亡的滋味，噤若寒蟬般站立着。

所謂風水輪流轉，想不到轉得這樣快，剛才他們還意氣風發，一副得意狂妄兇惡的模樣，此刻却變得像待宰的羔羊般馴服駭怕，想起來叫人好笑。

「統統將手上的刀棍放下！」洪濤退了一步，靠在門邊，拿槍管向塌鼻樑等大漢叱喝！

塌鼻樑等漢子此刻是肉在刀俎上，無可奈何地將手上的刀棍棄在地上！

「劉老大，可惜你的雙腿沒有兔子的快，就算兔子，也快不過槍彈，你若不想挨槍子兒，背後開個窟窿，那就乖乖地一步步退入屋內吧！」洪濤一步跨出屋子，守在門口。

別看劉老大剛才一槍在手時的兇惡得意狀，此刻他却猛然打了個寒噤，垂着頭，一步步朝後退入屋子內！

甚至在退入屋內，經過門口的時候，也不敢抬眼望一望站在門口的洪濤。

待到劉老大也進入屋內後，洪濤持槍守着門口，朝六人喝問：「實話實說，洪某的兄長是否被你們殺死了？」

劉老大等人在屋內面面相覷，終於還是由劉老大答話：「洪兄，令兄不是咱們殺的，是曹猛親手開槍殺的，求你高抬貴手，別殺咱們！」

塌鼻樑哭着臉說：「洪……洪兄，小的有老婆孩子要養，求你大發慈悲，放小的一條生路。」

洪濤在證實了乃兄眞的被殺後，不覺五內如摧，眼淚在眼眶內打轉，不過他知道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此刻一定要保持冷靜清醒，不然，一個疏忽，可能會令自己陷於萬刼不復之境地。

抖擻起精神，洪濤目光如刀般在劉老大等人溜了一轉。厲聲道：「只要你們合作，我保證不會殺你們！不然，槍彈無眼，說不得只好大開殺戒了！」

劉老大等人聽得渾身一震，臉色齊皆煞白！

「劉老大，看來你是他們的頭兒，是不是？」洪濤目光瞬也不瞬地盯視着劉老大，盯得他從心底泛出一股寒意。

「洪兄，我不過是照曹大爺的吩咐，帶着他們在此截擊你，求你寬恕。」劉老大上下牙關不覺打起戰來。

洪濤微微一笑，將臉色放緩和。「好，劉老大，我問什麼，就由你答什麼，否則……」

他故意不說下去，威脅地擺了擺手中的匣槍。

劉老大他們當然心知肚明，忙不迭道：「你只管問，我知道的，一定從實說出來！」

洪濤眼珠一轉，問：「先回答我，你們怎會知道我今天趕去十里鋪，在這裏截擊我？」

劉老大急急接口道：「自從曹大爺槍殺了令兄後，知道你們是兄弟兩人，你若得知令兄被殺，必會趕來報仇，所以曹大爺立刻派出人手，四出打探你的行踪下落，終於讓他打探到，你今天會趕到十里鋪，由於他探到你的身手高出令兄很多，故此他不欲與你正面相對，特派咱們幾人在這破屋等着你，將你伏殺在這裏！」

洪濤點點頭。「曹猛的身手如何？」

劉老大遲疑了一下，說：「曹大爺的身手在咱們看來，當然高强，但却比不上令兄，當然也不及洪兄你。」

洪濤沉聲道：「曹猛除了你們幾個外，還有多少手下？」

劉老大略一思索，答道：「連管家在內，大約還有二十名手下。」

「還有多少枝火器？」洪濤最担心的還是極具殺傷力的長槍短火！

劉老大皺着眉頭想了想，拿眼瞟了瞟洪濤手上的匣槍，說：「除了洪兄手上這一枝外，有兩枝漢陽造的長槍，及一枝曹爺從不離身的匣子槍。」

洪濤聽了，暗暗吁了口氣，他暗忖：若曹猛眞的只有一短兩長三枝槍械，那倒不足懼，只要運用些手段，解決了那兩枝長槍，單對單，匣槍對匣槍，他是有把握放倒曹猛，爲兄長報仇的！

怕的就是劉老大使詐，說了假話，那就栽到家了，所以他不放心地問：「眞的只有三枝槍械？」

劉老大劈天誓願：「若有半字虛假，可以一槍斃了我！」

洪濤冷冷笑道：「話說在前頭，你若騙我，我死了，你們也活不了！」

塌鼻樑驚急地說：「洪兄，老大說的一點不假，曹爺確是只得一短兩長三枝槍械。」

「好，姑且相信你們所說的，告訴我，你們將我兄長的屍體怎樣處置了？」洪濤威厲地逐一看了他們一眼。

劉老大等六個人低着頭，不敢吭聲。

看見他們那模樣，洪濤心中一陣作痛，他知道他兄長死後可能遭到慘酷的處置。「快說！你們不是啞了吧？」

劉老大仍然垂着頭不吭聲，塌鼻樑却驀然撲地跪在地上，顫聲說：「洪兄，那……那不干咱們的事，是……是曹……曹爺吩咐……咱們……這樣做的……求求你……饒恕……咱們。」

說了半天，塌鼻樑仍然沒有說出到底將洪山的屍體怎樣處置了。

洪濤不耐煩地吼道：「說！到底將我兄長的屍體怎樣處置了？」

六人聞吼不禁渾身一顫，還是做老大的够胆量，抬起頭，聲顫顫地說：「曹爺吩咐咱們將令兄的屍體棄在鎭外荒地餵野狗。」

洪濤雙眼一黑，差點沒有昏過去，一手抓着門柱，長吸一口氣，鎭壓激動的心神，抬眼一瞥，剛好看到劉老大等人欲有所異動，忙一晃槍管，厲喝道：「不怕死的只管動！」

這一喝，立刻將六人震住，乖乖地垂手站着，不敢妄動。

再吸一口氣，將情緒穩定下來，洪濤厲聲問：「連骨骸也被野狗吞噬了？」

這次很快有人出聲了。「聽說令兄的骨骸，被一個拾荒的老婆子悄悄檢拾起來。埋掉了。」說話的人是短鬍漢子。

洪濤牙齒咬得格吱作响，身軀簌簌發抖，劉老大等人俱緊張駭怕地注視着洪濤握着的匣子槍，眞怕他悲怒之下，一扣扳機，將他們全部射殺！

幸好他們看到洪濤的臉色逐漸平復下來，提起的一顆心遂慢慢放下，手心却揑了一把汗。

洪濤怒極而反笑。「曹猛，你這不是人的東西。不殺你，洪某誓不罷休！」

將劉老大等人逐個綑綁好後，洪濤慘笑着對他們說：「你們若不想死，最好祈求上天保佑，保佑我快些殺死曹猛，否則，你們也無法活下去。」

劉老大等人都明白洪濤的意思：若他順利殺死曹猛，他自會來放掉他們，否則，他不幸被曹猛所殺，他們如果沒有人來救，也必會凍餓而死！

六人面面相覷，塌鼻樑正想開口哀求，洪濤巳冷冷地說：「你不用哀求，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巳，我不能放了你們，讓你們帮着曹猛來對付我！」

說完，頭也不回，將破爛的木門關起來，搬來幾塊百十斤重的巨石，堆叠在門口，然後冒着風雨，急步朝十里鋪趕去。

他要出其不意，對曹猛來一個突然襲擊！

× × ×

十里鋪之霸，外號「斑虎」的曹猛，坐在大廳正中的太師椅上，滿臉焦急之色，左額上的一塊藍斑，隨着他表情的變換，時深時淺，終於，他再也坐不下去，「虎」地一聲從椅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廳門前，朝外吆喝：「疤子——」

一名下巴上有一道刀疤的慓悍漢子，馬上應聲出現在他面前，垂手道：「大爺，有何吩咐？」

曹猛不耐煩地沉聲道：「還沒有劉大個的消息？」

那下巴上有一道刀疤的漢子是曹猛手下最得力的一名打手，聞言上前一步道：「還沒有，不知道是那小子沒有來，還是劉大個子出了事，我也在担心得緊，大爺，要不要派個弟兄去看看？」

曹猛摸着下巴煩躁地來回蹀了幾步，猝然停下來，陰沉地說：「洪濤那小子不簡單，聽說比他的死鬼兄長還要厲害，我得到的消息很確實，那小子確實今天趕來十里鋪！」抬眼望望天色，眉頭微皺，道：「現在巳是晌午過後，劉大個他們還沒有消息，可能被那小子避過了。或是被擺平了，疤子，你立刻派個兄弟去察看一下劉大個的情形，別被那小子溜進鎭內，咱們還懵然不知！」

疤子附和道：「大爺所慮極是，我立刻去吩咐一名弟兄趕到劉大個子處。」

說完，立刻轉身離開。

「疤子！」曹猛及時喝止了疤子。

疤子聞聲，停步轉身，狐疑地望着曹猛

曹猛吁了口氣，手一揮，道：「派多幾名弟兄，到鎭口道上守候着，一發現可疑的陌生人，立刻回來告知。」

疤子靜待曹猛說完，才應了一聲，轉身急步離去。

曹猛依然站在廳前階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雙眼中却兇光閃射。

× × ×

洪濤自遭遇到劉老大——亦即曹猛口中的劉大個等人的截擊後。沿途提高了警覺，在將近接近十里鋪時，他捨大道不走，拐進了道旁的荒野地。

——從石屋遭到伏擊，他推想到曹猛必然會派了手下在鎭口「恭候」他，在單人匹馬的情形下，硬碰肯定會吃虧，只有

智取，突襲，才能一擊殲敵！

走在荒野地上，他仍然很小心，不敢太過暴露身形，他從道上的一些朋友口中得知，曹猛這個人狡猾如狐，兇猛如虎，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物。一個不小心，就可能會被他吞吃，說不定他巳在十里鋪四周圍佈下了人手，進行嚴密的監視。

在接近鎮沿的一棵樹後，洪濤貼樹而站，傾聽附近是否有何响動，以確定附近是否有人，傾聽了一會，聽不到有任何異動，只有瀟瀟的雨聲，還不放心，從地上檢起一顆石子，投擲向斜前方，石子擲落地上，發出「噗簌簌」的碎响，瞬即天地間又充斥着瀟瀟的風雨聲。

洪濤這才才放心地吁了口氣，慢慢從樹後露出身形，左右察看了一會，才躬着腰，疾迅如兔地竄向鎮沿的一排房屋後面去……

× × ×

雖然是黃昏時分，由于斜風細雨依舊，天上黯沉沉地，天色似乎黑得特別早，鎮上的不少人家，巳點燃起燈火。

曹猛倚坐在太師椅上，大廳中雖然巳點燃起明亮的氣燈，照得大廳一片通明，但曹猛的臉色，却陰沉得比天色還要黯黑，左額上的那塊藍斑，藍得發黑，雙唇緊抿着。牙齒咬得隱隱作响

大廳上的所有人——疤子余洪及垂頭而立的劉老大一干人，個個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透。

終於，曹猛寒聲說話了：「劉大個，你是吃葷的還是吃素的？六個人，一枝短火，居然擺不平那小子，讓那煮熟的鴨子飛走了？」語聲一頓，聲調更寒：「這還罷了，連那枝辛辛苦苦，用幾百塊大洋艘轉托人買回來的匣子炮也丟了，落在那小子手上，那小子豈不是如虎添翼？你還有臉回來見我？」

一口氣說了這多的話，曹猛口沫橫飛，喘了一口長氣，兇狠地盯着頭越垂越低，最後連腰也躬起來的劉大個。

劉大個劉老大，垂頭彎腰，打從心底裏泛寒，白着一張臉，連同他帶去的五名弟兄在內，像啞子一樣，一聲也不敢吭！

原來劉老大塌鼻樑等六人被洪濤制服後，手脚被綁，困在那間門板巳破的舊石屋內，寒風細雨下不斷從破門洞隙中吹進去。加上火盆巳熄，凍得六人幾乎僵木不能動，雖然經過幾次掙扎，但白費力氣，怎也掙不脫，解不開洪濤的特殊綑綁。就在他們六人凍得臉色煞白，牙齒格格作响，差點沒有凍昏過去的時候。疤子余洪派來察看他們情形的弟兄巳恰在這時趕到，發覺情形有異——木門破裂，門口堆疊着幾塊百多斤重的大石，吃了一驚，知道劉老大他們出了事，暗暗潛近石屋一瞧，發現他們個個被綑綁，從破裂的木門洞縫中鑽進去，爲他們一一鬆綁，他們才不致凍僵在石屋內。

此刻，他們的感受，比在石屋時還要難受，沉凝肅煞的氣氛，令到他們彷如置身冰窟，心裏直打顫，因爲他們都很清楚曹猛之兇殘性格，他們既失槍又被洪濤走脫，這巳足够令曹猛動了殺他們的念頭。

× × ×

曹猛掃視了六人好一會，才又打破沉凝的氣氛，嘿嘿冷笑道：「怎麼不說話，都成了啞巴？」

冷笑聲入耳，劉老大不禁渾身顫慄了一下，依然低垂着腦袋，啞澀地道：「大爺，我與弟兄們皆無話可說，事情既巳如此，聽憑大爺處置！」

吸了口氣，曹猛臉色緩和了不少，但語氣仍很冷沉：「很好，你們本來該死，如今暫饒你們一次，不過，姓洪的小子是在你們手上走脫的，你們應該將他捉回來，並奪回那枝匣子炮！」

劉老大塌鼻樑等人聞言，如獲大赦，同時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腰躬得更低，齊聲道：「謝大爺不殺之恩，咱們自會全力捕捉姓洪的小子！」

曹猛沉聲道：「你們若捕殺不到姓洪的小子，不用來見我了！」

劉老大塌鼻樑六人聞言，俱不由抬頭面面相覷，曹猛那句話表面上沒有什麼，但他們六人都明白，曹猛這樣說，等於對他們說：若他們捉拿捕殺不到洪濤，他們就只有死！

「還呆站着幹什麼？」曹猛平淡地說：「你們誰也不想死的吧？」

他們確實不想死，所以他們立刻像一陣風般，走出了大廳，展開對洪濤的搜索追捕。

待劉老大塌鼻樑六人的身形在眼帘內消失之後，曹猛才轉頭向站在一旁的疤子余洪問：「鎮外的弟兄眞的一直沒有發現可疑的陌生人嗎？」

疤子余洪苦笑道：「我巳親自到鎮口外去問過那些弟兄，這大半天在鎮上進出的都是本鎮的人，沒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現過。」

斑虎曹猛若有所思地沉吟道：「姓洪的小子既然從劉大個他們手上走脫，照說應該巳來到了鎮了，既然他要進鎮，必然要經過鎮口，無理由弟兄們發現不到他的踪影，……唔……莫非——」突然一拍大腿，脫口道：「莫非他不從鎮口入鎮，偸偸從鎮沿潛入鎮內不成？」

疤子余洪聽了，神色一動，尖聲道：「大爺，你猜料得不錯，姓洪的小子極有可能偸偸潛進了鎮！」

曹猛這一來再也坐不住了，霍然從椅上站起來，臉色變幻不定，雙目中兇光閃動，咬牙道：「疤子，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你立刻帶幾名弟兄到鎮上各處搜察一下，看看有沒有可疑的陌生人，若有可疑的，通通給我抓回來，必要時動手殺！就等殺錯了也不要緊！」

疤子余洪連聲稱是，待曹猛說完，立刻小跑般奔出大廳！

大廳上剎那只剩曹猛一人，負手在廳內踱了幾步，驀然止步，右手一撑腰間，猝然擰身揚臂，但見火光一閃，同時間响起「砰」的一聲响，玻璃碎裂聲中，大廳內陡然一黯，原來大廳四角懸掛的四盞氣燈中，廳前右角的一盞，巳被他一槍擊破熄滅！

曹猛滿意吹吹槍咀冒出的一縷淡烟來，震聲狂笑不止！

槍聲及笑聲驚動了他的手下，以爲出了事，紛紛從四處隱身的地方跑出來，奔向大廳，及至瞧見曹猛持槍狂笑，廳中又

有一盞氣燈破裂熄滅，知道曹猛又在練槍法，不敢說什麼，各自悄然退回他們負責戒備的地方。

曹猛對自己的槍法似乎很滿意，而事實上，他的槍法也是第一流的，這是鎮上人所公認的，不要說是一盞吊着不動的氣燈，就是一只飛鳥，曹猛也能在拔槍的瞬間，將牠一槍擊落。

將那枝閃着光的嶄新匣子炮插回腰間，曹猛陰陰地低笑着。「姓洪的小子，你遲早會死在我的槍下！」

× × ×

劉老大塌鼻樑六人像瘋狗一樣在鎮內鎮外亂鑽亂找一通，希望能找到洪濤的下落。

他們之所以這樣拚命去找，是因爲他們都知道，這是他們唯一能够保住一命的機會，爲了保住一命，他們只好不遺餘力地四處找尋洪濤的踪跡下落。

他們六人也不指望能捉到洪濤或殺死洪濤，因爲他們都領敎過洪濤的厲害——赤手空拳也能自他們手上脫困，何况他此刻手上有一枝殺傷力極大的匣子炮？

他們只希望能够發現洪濤的踪跡下落，告知曹猛，那他們就不會死，反之，他們想逃也逃不了，只有死路一條！

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會如此拚命去找尋洪濤的踪跡下落的原因。

他們在鎮外亂竄亂鑽倒沒有什麼，在鎮內被他們這一攪，鎮上的居民欵叫苦連天了，可又不敢得罪他們——誰也沒有胆量開罪斑虎曹猛的手下，除非那人吃了豹子胆，大象心，不怕死！

只可惜，任他們在鎮內外攪得鷄飛狗走，只差一點沒有將地皮翻轉，却始終找不到洪濤的隻影絲踪。

最後，六個人累得筋皮力盡，餓得渾身虛軟，這才猛省起一整天沒有水米下肚，不先塡飽肚子，歇歇氣，不用曹猛動手殺他們，也會被累死餓死！

六個人坐在鎮南頭土地廟前的石階上，喘着氣。

剛才，他們搜查過土地廟，甚至連土地公公也翻轉過來，只差沒有將泥像砸碎，依舊找不到洪濤的影踪。

這座土地廟雖然細小，但廟前却有五六棵百年以上的老榕樹，枝葉蒼茂，濃蔭蔽天，長鬚飄掛，在這傍晚時分，黑忽忽地，瞧不清是枝是葉。

「唉，咱們連茅厠也搜查過了，那有那小子的影踪！發現不到姓洪的影踪，咱們是死定的了！」塌鼻樑有氣無力地嘟喃着。

「別說喪氣話，那小子既然是衝大爺來的，他遲早會露面，只要咱們先一刻發現他的影踪，咱們就不用死了。」劉老大在無可奈何中，安慰幾名弟兄。

「老大，話雖然是這樣說，姓洪的小子精靈厲害，只怕咱們死了也不找不到他。」短鬚漢子用手捂着癟癟的肚皮。

「老大，依我之見，咱們一走了之，不必爲大爺再賣命了，他簡直不將咱們當人看待。」一個矮墩墩的漢子憤然提議。

「別亂說！」劉老大疾聲喝止，雙眼迅速左右張望一下，然後壓低聲音說：「莫矮子，你別是活得不耐煩吧？要是被別的弟兄聽到，暗中告知大爺，咱們將會與那洪山一樣，死無葬身之地！」

那莫矮子被說得低垂下頭，不敢再出聲，其餘四人也是默然無語，氣氛沉悶得緊。

嘆了口氣，劉老大首先站起來。「先去塡飽肚子，然後再找那小子，希望够運氣，找尋到那小子的踪跡。」

五個人有氣無力地跟着站起來。

劉老大當先邁步向前走。

塌鼻樑五人隨後跟着。

才走了不過五步，劉老大驀然停下來，雙眼仰望，打量着身前一棵老榕樹，口裏喃喃道：「酒樓，客店，妓寨，烟館，賭館，甚至連茅厠也搜查過了，就是想不到樹上也能藏人，姓洪的小子若是潛入鎮內，會不會藏在樹上……」

塌鼻樑心頭一動，急聲道：「老大，管他有可能沒可能，橫豎沒有搜過，何不立刻搜一搜？」

劉大個子目光一亮，手一揮道：「弟兄們，那就搜它一搜，散開來，每人搜一棵樹。」

塌鼻樑五人正想散開來行動，驀地枝葉動處，頭頂洒下一陣密集的雨點，雨點中一條身形刷地瀉墮落地。

劉老大塌鼻樑六人被一陣驟然的雨水洒淋得有點手忙脚亂，掩頭正欲避開，那條從樹上躍落的黑影巳然沉喝一聲：「要命的乖乖地不要亂動！」

六人聞喝，俱皆一震，立時僵木着動也不敢動！

——他們同時看到驟然墮落的黑影手中，握着一枝漆黑發亮的短槍！

當時由於天色巳入黑，加上細雨瀟瀟，天色特別黑沉，六人雖然看到那黑影手中的短槍，却瞧不清楚那人的面貌。

但劉老大眼尖，一眼就從那黑影的體形認出了那人，渾身一顫，脫口驚叫道：「原來是你！」

塌鼻樑五人一聽，頓時醒悟，知道來人正是讓他們嚐盡了苦頭的洪濤。

從樹上躍下來的，正是洪濤。

原來他自潛入鎮上後，恐防被曹猛的手下發現，掩掩藏藏，幸好因爲天氣峭寒，加上斜風細雨，鎮上很少人走動，他亦摸到這土地廟來，本來他想躱在土地廟的，後來一想，若曹猛發現了他制服劉老大等人後，料到他必然潛入鎮內，展開搜索，必會搜查這土地廟，那時就無所遁形了。

他正想另找一個隱蔽的地方躱藏，恰好抬眼望到廟前那幾棵枝葉茂密的大榕樹，心頭一喜，決定躱到樹上。

幸好他在制服劉老大塌鼻樑六人後，於離開時，那件濕透的短襖不但巳烘乾，且還取走一件油布衣，穿在身上，躱在樹上時才不致被雨水弄濕了衣服。

冷冷一笑，洪濤晃動那烏黑的槍管，不慌不忙道：「想不到饒了你們一次，如今又來找我，你們眞是太不自量力了！如今我巳在你們面前，你們爲何不動手將我抓回去呀？」

六個人被洪濤挖苦得哭笑不得，呆站着不敢動。

洪濤掃了六人一眼，道：「你們剛才的話我全聽到，枉你們混了這麼些年，一

點胆色也沒有，曹猛既然欲置你們於死地，你們難道不可以反戈一擊嗎？」

六人聽了，齊皆心頭一動。

劉老大苦笑着囁嚅道：「咱們不是不想，而是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正因爲咱們不想死，才不敢亂動念頭，大爺爲人兇殘狡猾，槍法又好，勢力又大，咱們幾個上不得秤盤的小脚色，如何動得了他？」

塌鼻樑五人齊聲應和劉老大。

洪濤却暫不理會他們的意思，對六人低喝道：「你們進廟再說。」

六人在他的短槍指嚇下，不敢不從，乖乖地走進廟中。

進入廟中後，洪濤示意他們站在牆角，他自己則貼身站在門背後，用槍指着六人，不時探頭到廟外窺望。

六人瑟縮在牆角，緊張地注視着指着他們的槍管。

洪濤朝外窺望了一會，見沒有動靜，縮轉頭對六人低聲道：「六位既然不想死，現在有兩條路任你們揀。」

劉老大伸舌舔舔咀唇，顫聲道：「洪兄，請說來聽聽。」

洪濤道：「一是你們與我聯手對付曹猛，二是你們暫時委屈一下，讓我綁起來放在樹上，待我殺了曹猛再來放你們。」

頓一頓續道：「不過有一點我要提醒你們，我自問亦沒有十足把握將曹猛幹掉，若我不幸，死在曹猛手上，相信曹猛也不會再次放過你們，你們想清楚吧。」

劉老大塌鼻樑等六人立刻細聲商議起來

「老大，咱們怎辦？」塌鼻樑望着劉老大。

短鬚漢子道：「洪朋友說得對，咱們與他聯手，或許還有一綫生機，大爺既不將咱們當兄弟看待，咱們爲了活命，說不得只好拚着一死對付他了。」

劉老大一咬牙道：「好，既然你們都一致贊同，那就與洪兄聯手對付曹猛。」

洪濤先還担心他們因懼怕曹猛的勢力，不敢倒戈相向，聽見他們的議論，遂放下心來。

他孤身犯險，勢單力薄，實在很需要帮手。

劉老大塌鼻樑六人這時已拿定了主意，遂由劉老大對洪濤說：「洪兄你說得對，咱弟兄六人決定與你聯手對付曹猛。」

他說得語氣堅決，洪濤相信他們確有誠意與他聯手，遂含笑收起短槍，對他們道：「六位既然下定決心與我聯手對付曹猛，我很高興，希望你們能衷誠合作，扳倒曹猛。」

劉老大塌鼻樑六人齊聲道：「洪兄放心，咱們也想活下去，只要你吩咐，咱們弟兄都聽你的。」

洪濤道：「咱們要放倒曹猛，先要削弱他的力量，劉老大，你們是他的人，當然清楚他的人手，請你說來聽聽好嗎？」

劉老大嚥了口唾沫，道：「曹猛的手下連咱們在內一共有三十一人，除了我，疤子余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其餘的，都是二三流的脚色。」

洪濤道：「如果除去疤子余洪，不是等於曹猛沒有了左右手？」

塌鼻樑道：「洪兄說得對，只要設法先除去疤子余洪，曹猛就不足懼了。」

洪濤沉吟道：「可不可以勸服疤子余洪，與咱們聯手對付曹猛？」

「絕對不可能！」劉老大不加思索地道：「疤子是曹猛的心腹。對曹猛忠心耿耿，絕不會背叛曹猛。」

洪濤摸着下巴說：「那就要想個辦法先解決余洪了。」

短鬚漢子急聲道：「洪兄，那你快想個辦法吧！」

洪濤在廟內踱了一會，劉老大六人皆隨着洪濤移動的身形轉動着目光，洪濤踱到他們面前，停下來，兩目陡然一亮，道：「辦法是想到了，不過……」

短個子急不及待地問：「洪兄，快將辦法說出來聽聽，別不過不過了！」

洪濤掃視了六人一眼。「這個辦法要你們充份合作，並要你們其中兩人冒險一行。」

劉老大道：「咱們當然與你充份合作啦，若辦法行得通，冒險一下，也是值得的。」

洪濤稍爲思索一下，有條不紊地將他的辦法向六人詳細說出。

劉老大六人聽得很仔細，思索了一會，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並且認爲劉老大去冒一冒險最合適。

而劉老大也沒有推辭，決定去冒險一次

塌鼻樑亦自告奮勇，要陪同劉老大一起去。

洪濤與六人商量好細節後，待劉老大與塌鼻樑離去後，立刻與短鬚漢子四人迅速佈下一個陷阱。

× × ×

疤子余洪帶着八名得力手下，搜遍了鎮上每一個角落，累得口乾肚餓，仍然尋不到洪濤的一絲半影踪跡。

依着疤子的意思，是立刻趕回去將搜尋的結果告知曹猛，但八名手下又累又餓，齊聲對疤子說：「余老大，咱們又累又餓，前面不遠就是莊記飯店，何不歇歇脚，塡飽肚子再回去呢？」

疤子皺着眉頭狠狠地看了手下一眼，沉聲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大爺隨時有危險，你們還只顧吃喝，還不快走！」

八名手下立時垂下頭，不敢再吭一聲，有氣無力地跟在疤子余洪身後，慢吞吞地走着。

疤子余洪快步奔行了幾步後，聽不到手下的脚步聲，遂回頭一看，見八名手下走得放軟了手脚，叱喝道：「你們不是跛了吧？還不走快點！」

八名手下不情不願地加快了脚步。

疤子余洪見手下跟上來，正想轉過身朝前走，恰在這時，傳來劉老大的呼叫聲：「余老大，請算算。」

余洪一聽就聽出是劉老大的語聲，急忙循聲望過去，劉老大帶着塌鼻樑正自他與八名手下身後急步奔來，那樣子既緊張又興奮，他不由心頭一動，暗忖：「看劉老大那緊張的樣子，莫非發現了洪濤那小子的踪跡？」

轉眼間劉老大與塌鼻樑已越過他的手下，奔行到他面前，顧不得喘氣，急不及待地說：「余老大，在這裏遇見你好極了

了，我正想趕回大爺處召集人手……」

余洪雙目發亮，疾聲道：「劉老大，是否發現了姓洪小子的踪跡？」

——劉大個與他是曹猛的左右手，地位相等，故互稱老大。

劉大個子興奮地點頭道：「不錯，幾經辛苦終於發現了洪濤那小子的下落！」

余洪及八名手下聽得俱皆精神一震，目光大盛，道：「那小子現在何處？」

劉老大喘了口氣道：「就在鎮南頭的土地廟躲着！」

余洪問道：「沒有驚動那小子吧？」

塌鼻樑從旁接上道：「咱們怎敢驚動他，留下四名弟兄在廟外四周監視着那小子，我與老大立刻趕回來告知大爺，召集人手捕殺那小子！」

劉老大緩過一口氣，接道：「在這裏遇到你們眞好，不用費時失事趕回去召集人手，那小子鬼得很，只怕下手遲了，會被他乘機溜掉！」

余洪邀功心切，急道：「那咱們快趕去土地廟，將那小子圍起來，如能擒捉那小子，則將他抓起來，另外派一名兄弟趕回去告知大爺，召集多些人手來，那小子插翅也飛不了。」

劉老大生恐他會派他帶領的手下回去告知曹猛，那就糟了，遂搶先說道：「事不宜遲，我與你們趕去土地廟，塌鼻老二，你立刻趕回去告知大爺，將所有弟兄帶來。」說時乘余洪及他的手下不覺，向塌鼻樑使了一個眼色。

塌鼻樑自然會意，不等余洪有所表示，應了一聲，快速地奔行離去。

余洪壓根兒就沒有對劉老大及塌鼻樑起疑心，反正是要派一個人回去告知曹猛，派誰去也沒有所謂，遂揮手對八名手下道：「走快一點，立刻趕去土地廟！」

當先與劉老大放步奔向土地廟。

八名手下這時全忘記了肚餓，抖擻起精神，緊跟在兩人身後，顛着屁股奔跑。

× × ×

由於風雨的關係，雖然是晚飯時份，天色已黑得像午夜時份，加上家家關門閉戶，天雨路滑，若不是目力特別好的人，走在路上，很容易會滑倒。

劉老大、余洪帶着八名手下，冒着風雨，好不容易趕到土地廟，身上雖沒有被雨水打濕，脚上却滿是泥污，沾濕濕地貼在腿脚上，很不好受。

但各人却顧不了這許多，因爲强敵當前，加上對方有一枝威力很猛的匣子槍，緊張已令他們忘記了一切。此刻，他們全將注意力集中在那闇黑沉沉的土地廟。

土地廟像一尊怪獸般蹲伏在地上，不見半點火光，令到緊張萬分的余洪等人倍覺緊張，心裏沒來由地產生出一種恐懼的感覺。

余洪示意八名手下散開來，他與劉老大隱在一棵榕樹後，悄聲道：「怎不見監視的弟兄？」

劉老大用手指一指樹上，低聲道：「他們都藏在樹上，這樣既方便監視，又不會被那小子發覺。」

余洪讚許地點點頭：「劉老大，你想得眞周到，那小子眞的躲藏在那廟內？」

劉老大附耳道：「千眞萬確，是一名弟兄在廟側的一處荒草地，發現那小子鬼鬼祟祟地潛入廟內的，那弟兄曾見過他，絕對錯不了。」

余洪見劉老大說得這樣確實，遂深信不疑。「那小子身手很高，加上有一枝匣子槍，要想生擒他，只怕不容易。」

劉老大乘機道：「余老大說得對，要想解決那小子，看來只有出其不意，突然偷襲才有成功的機會。」

余洪想了想，覺得只有這個辦法最好，遂同意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動手吧！」

劉老大故意道：「不等別的弟兄趕來才行動嗎？」

余洪道：「人多可能會驚動那小子，還是咱們動手好，萬一被那小子發覺，咱們可以將他困在廟內，待其餘的弟兄趕到，再對付他。」

劉老大口裏連聲道好，心裏却暗笑不已：「傻瓜，別的弟兄會趕來才怪！」

原來劉老大早已與塌鼻樑在路上商量好，塌鼻樑口說是趕回去告知曹猛，召集其餘的弟兄趕去土地廟，實則上他一離開余洪後，在街巷的另一頭拐了個彎，抄近路趕回土地廟，知會洪濤他們。

可憐余洪被蒙在鼓裏，還不知道劉老大一伙背叛了曹猛，誘使他一步邁向佈置好的陷阱。

散開來的八名手下，在余洪的示意下，悄然慢慢向土地廟掩近。

而劉老大也打出一個訊號，附近的榕樹上，迅速地溜下幾條人影，與余洪的八名手下滙合，掩向土地廟。

余洪與劉老大則居中指揮。

土地廟依然黑森森，靜悄悄地沒有半點一絲動靜。

終於，劉老大余洪與十多名手下掩到土地廟外，將土地廟前後左右圍起來。

傾聽了一會，他們終於聽到土地廟內發出一陣細微的响動聲。

余洪心頭大喜，他向來慓勇喜功，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邀功的機會，不等劉老大有所行動，搶先貼着廟門口，探首往內窺察。

廟內雖然黑沉沉地，但習慣了黑暗之後，以余洪銳利的目光，經過一番窺察之後，終於讓他發現在牆角一隅，隱約有一個人體蜷伏在地上，發出輕微的呼吸聲。

余洪不加思索地就認爲那蜷伏在牆角的人影是洪濤。

既然確定了那是洪濤後，就要想法子將他擒殺。

縮回腦袋，余洪既緊張又興奮地示意劉老大與他退開一些，在一棵榕樹下，余洪興奮地悄聲說：「那小子確實就躲在廟內，咱們要想個辦法，擒捉那小子！」

劉老大早就成竹在胸，附耳道：「余老大，那小子很鬼，弄不好可能會驚動了他，被他走脫，再要找到他就難了，爲今之計，是咱們將圍在廟周圍的弟兄集中起來，出其不意地衝入廟內。那小子手上雖然有槍，在這情形下，也很難發揮，拚着死傷一兩名弟兄，相信可以將那小子擒殺過來的！」

余洪靜靜聽完，想了一會，也認爲這

個辦法很好，若是一個個掩進廟去，萬一被洪濤發覺，一槍一個，不但擒捉不到洪濤，反而會死傷很多弟兄。

但十多人一齊衝進去就不同了，余洪手上雖然有槍，一下子也放不倒這許多人，雖然這樣做是冒險一些，會死傷幾名弟兄，亦有可能洪濤被他們出其不意衝進去，措手不及之下，兵不血刃，將他生擒活捉。

「劉老大，就照你的意思動手吧！」余洪說完。發出三聲夜梟鳴叫。

霎時間，先後從廟的周圍悄然竄向余洪劉老大隱身的榕樹下。

待十幾名手下齊集後，余洪將計劃簡單地向手下說了一遍，立刻開始行動。

余洪與劉老大重新悄然掩到廟門口左右，先探頭向內窺察一下，發現那人影依然蜷伏在牆角，縮回頭，向後面一招手。

十幾名手下立刻分排掩到廟門口西側。只等余洪一聲令下，蜂擁衝進去。

深長地吸了口氣，余洪慢慢將手舉起，在空中停留了一刹，猝然向下一揮！

十幾名手下霎時如離弦箭般，悶聲不響地從左右疾衝入廟內，撲向蜷伏在牆角的人影。

余洪與劉老大待手下衝進去後，才一閃身躍入廟內，貼牆而立。

那蜷伏在牆角的人影對於衝進來的人影似乎毫無所覺。無動於中地依然蜷伏在地上。

但那十幾名手下可理會這樣多，沒有反抗最好，這樣他們不會受到傷亡，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霎時間，十多名手下蜂擁衝到那人影身前，一人舉刄欲砍——

但却被另一人抬手阻止了。「別亂來，看眞了再動手！」說話的是短鬚漢子。

衆人聽得心頭一動，覺得確是有異，若地上蜷伏着的人確是洪濤，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躺着不動，束手受擒的道理！

衆人忙定眼朝地上的人影細看，發現地上蜷伏的人手脚被綑綁着，咀裏塞了一團布，這時手脚揮動着，咀裏發出低微的悶叫聲。

「這是莫矮子，他怎會這樣的？」仍是那短鬚漢子首先發現地上被綑綁的人是自己人，發出一聲驚呼。

這一來，衆人驚怔了，短鬚漢子立刻蹲下來，先拔出莫矮子咀裏的布團，再動手解除他身上的繩索。

莫矮子一個勁在喘着氣。

這時余洪劉老大發覺到情形有異，分開衆人，一眼就看到短鬚漢子正將鬆了綁的莫矮子扶起來，不禁失驚問：「這是怎麼回事？」

劉老大始終緊貼着余洪，亦裝作吃驚地問：「莫矮子，你怎會在廟內的？」

莫矮子吐了口氣，乾澀地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在廟後被人擊昏，醒來時手脚已被綑綁，口裏塞着一團布，挣不動也叫不出聲。」

衆人聽得俱皆心頭凜慄，不用莫矮子說明，也知必是被洪濤驚覺，制服了莫矮子後，悄然離開了土地廟。

余洪陰沉着臉，懊怒萬分地粗聲道：「媽的，又讓那小子逃脫了！」

轉對搭拉着腦袋的莫矮子冷冷道：「沒用的東西，看你如何向大爺交代！」

貼着他站立的劉大個子忽然插口道：「從今後，我與莫矮子等幾位弟兄再也不用向大爺交代了！」

余洪一時間醒悟不出劉大個子的語意，愕然道：「劉老大……」

忽然明白過來，臉色一變，正想有所行動，倏然身軀一搐，僵立着不敢動，雙眼却兇厲地注視着劉老大，驚怒地道：「劉老大，你想怎樣？」

——余洪之所以忽然不敢動，是因爲腰眼處忽然被劉老大用一把匕首抵着。

幾乎是同一霎間，短鬚漢子及莫矮子等四名弟兄，在劉老大的眼色暗示下，出其不意用手中執着的兵器，分別抵着余洪的八名手下。

變生肘腋之下，余洪與八名手下就那樣莫名其妙地受制於劉老大及其手下！

劉老大哈哈一笑，先不理會余洪，抬眼望向樑上，提高聲調道：「洪兄，你的計策果然使得，請下來吧！」

余洪聞言，循着劉老大的眼光往樑上偷眼望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渾身如墮冰窟！

——樑上，一條黑影垂脚而坐，一支烏黑發亮的短槍，正對準了他們。

原來他們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牆角的人影身上，忽略了廟樑上面。

樑上持槍的人影哈哈一笑，聳身一躍而下。

「劉老大，這一次全仗你與弟兄們的合作，才能不動聲色地制服了他們！」那人影握槍上前一步，注視着疤子余洪。「你就是余洪？」

疤子余洪恨聲道：「你就是洪濤？」

「是又怎樣？」洪濤舉槍指向余洪眉心。

余洪雙眉聳動，兇悍地道：「不想怎樣，只想殺你！」

洪濤冷冷笑道：「疤子，只怕你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殺我了。」

余洪閉口不言。

他的八名手下，在利刀及短槍的指嚇下，更是噤若寒蟬，一聲也不敢出。

洪濤依然用槍指着余洪，對劉老大道：「劉老大，吩咐弟兄們將他們全部綁起來。」

劉老大一揮手，短鬚漢子及莫矮子等人。紛紛從身上取出早已準備好的繩索，將余洪及其八名手下逐一綁起來，撕下他們身上的衣服，塞入口裏，令他們既不能動也不能叫。

余洪在被綑綁放倒在牆角，口裏被塞入布團的刹那，才怨毒地望着劉老大，開口道：「劉大個，你爲何要背叛大爺？」

劉老大冷然道：「因爲我與莫矮子、塌鼻老二等都不想死！」

余洪一聽，閉上了雙眼。

收拾妥當余洪等人後，劉大個子問洪濤：「下一步如何做？」

洪濤沉思有頃，忽然問：「曹猛的槍法眞的很準？」

劉老大正容道：「眞的！」

「好！」洪濤抬頭道：「還是用老辦法，將他誘來這裏，我要看看他的槍法如

何高明，與他公平決鬥！」

劉老大驚道：「洪兄，那樣會很危險，現在余洪已受制於咱們，餘者不足懼，何不趁機殺進曹家，一舉將他殲殺？」

洪濤搖搖頭道，道：「那樣將會有很多人死傷，相信你與弟兄們也不想有死傷吧？」

不等劉老大答話，接下去道：「我不想傷及無辜，這是我與曹猛之間的仇怨，曹猛殺我兄長，我只想殺他爲兄長報仇，就是這樣簡單。」

劉老大事實上也不想與曹猛正面衝突，事實上他在曹猛手下幹了這些年，對於曹猛，還是心存畏懼的。

他只好無可奈何地道：「洪兄既如此說，我也不便勉强，就依洪兄的意思去做吧。」

語聲剛落，塌鼻樑氣急敗壞地進來，低聲嚷道：「不好了，曹猛那傢伙等得不耐煩，已帶着其餘的弟兄，親自在鎮上各處找尋洪兄的影踪，正朝這面搜過來。」

一眼瞧見橫七豎八被綑倒在牆角的余洪等人，噓了口氣。「我還担心你們制服不了余疤子他們，這下可放心了。」

劉老大望着洪濤道：「洪兄，曹猛趕着來送死了。」

洪濤沉着地笑道：「劉老大，還是要麻煩你與弟兄們，去將曹猛引來這裏。」

劉老大爽快地道：「沒問題，塌鼻老二，還是你去走一趟，將曹猛引來。」

塌鼻子見余洪已被制服，心裏篤定了不少，對於曹猛不再那麼懼怕，點點頭道：「那我就去將曹猛引來這裏。」

說完轉身就朝外走。

洪濤却叫住了他，囑咐他應對問小心一點，並教他如何對曹猛說話。

塌鼻樑唯唯諾諾，轉身而去。

× × ×

斑虎曹猛左等也不見劉老大回來，右等也不見余洪回報，越等越沉不住氣，劉大個子與余洪是他的左右手，他能夠獨霸十里鋪一方，劉大個子與余洪出力不少，而平時他亦很倚重兩人，此時兩人出去了這樣久，仍沒有消息回報，令他不免感到有點心慌，終於鎣不住，帶着其餘的手下，在鎮上東尋西找起來。

那知找了個多時辰，不但找尋不到洪濤的影踪，連劉老大及余洪的人也找不到，他隱隱感到有點不妙，暗忖：「莫非劉大個子與疤子他們統統被洪濤那小子擺平了？」

但他又否定了這種想法，他不相信洪濤一人一槍，能夠制服得了余洪與劉老大他們十幾個人。

但想深一層，他就覺得有可能了。

——洪濤赤手空拳，不是曾經制服過持着一枝匣子槍的劉老大等六人嗎？

想到劉老大余洪及其他手下有可能被洪濤制服，曹猛不禁憂心如焚，左右手一去，他豈不成了沒有手的人？要想對付洪濤，只怕不能了。

想及這一點，他幾乎急瘋了，他此刻只希望能見到劉老大及余洪平安無事，對於找尋洪濤，變得不那樣重要了。

他帶着一羣手下，憂急如焚地盲目向鎮南頭走去的時候，可巧就遇上了有心誘他到土地廟的塌鼻樑。

曹猛乍見塌鼻樑，高興得早已忘了對塌鼻樑六人的苛責，急趕前兩步，迎着塌鼻樑，疾聲問道：「塌鼻老二，劉大個他們呢？」

塌鼻樑裝出一副氣急緊張與奮的模樣，結結巴巴地道：「劉老大……與余老大及……弟兄們都在……在土地廟……」

曹猛不等他說完，疾急地插口問：「是否發現了姓洪那小子的踪跡？」

塌鼻樑嚥了口口水，喘口氣，雙眼光光的急聲道：「大爺，正是發現了那小子的踪跡，原來那小子就躲在土地廟內，劉老大及余老大正帶領着弟兄們，將土地廟圍起來，不讓那小子有機會走脫，但也奈何不了他，因他手上有支短槍，已有兩個弟兄傷在他槍下，劉老大余老大恐防困不住那小子，派我趕回來向大爺報告，請大爺帶領其餘的弟兄火速趕去，可巧在這裏遇到大爺。」

曹猛一聽不但發現了洪濤的下落，並已將他圍困起來，高興得心花怒放，也不去想及其他了，摸一摸插在腰間的匣子槍，揮手道：「咱們立刻趕去土地廟！」

當先放步直奔向土地廟。

想到就快可以除去心腹大患，他不覺發出幾聲獰笑。

走在他身後的塌鼻樑老二眼見曹猛上當，心內竊喜不已。

× × ×

曹猛帶着一干手下，火急趕到土地廟時，風息雨止，時候已是更深人靜時分，土地廟前，黑森森地，有如鬼域。

曹猛是個狡猾如狐的人，見土地廟前不見半個人影，不免起了疑心，脚步自然放緩了。

就在他正想扭頭向跟在身後的塌鼻樑老二詢問的刹那，從暗影中鬼魅般閃現出一條人影，從那粗壯高大的身形，曹猛一眼就認出那是劉大個子。

曹猛止步停下來。

現身的正是劉大個子，他悄沒聲地奔到曹猛面前，壓低聲音道：「大爺，你來得正好。」

曹猛却突然問：「疤子呢？」

劉大個子要不是早就想好了說詞，突然間眞不知怎樣回答他才好，心裏暗自罵了句：「老狐狸，任你再狡猾，今晚也死定了。」口裏却道：「余老大他逞强，硬要衝入廟內生擒洪濤那小子，衝到廟前，被洪濤一槍放倒了。」

曹猛深知余洪悍勇逞强，事事爭着邀功，故此對劉老大所說的深信不疑，疑心盡釋，急道：「那疤子現在是生是死？」

劉老大聳聳肩道：「死不了，肩膀上挨了一槍，被兩名弟兄們救了下來，由於傷勢嚴重，流血太多，昏了過去。」

「那弟兄們如何？」

「有兩名弟兄受了傷，但咱們也將那小子困在廟內。」

曹猛從腰間抽出匣子槍，沉聲道：「老子倒要看看那小子有多厲害！」

一揮手，低叱道：「散開來，將土地廟包圍！」

他帶來的那班手下，霎時展動身形，向四外散開。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虎下江南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豹子在一條小巷中見到一位病漢在地上擺賣一些雜物，小豹子起了可憐之心而準備向他買把小刀，却沒想到這病漢是裝病的，他正是中原七虎之一的狄神通，他因爲七虎之首白鬚虎帝方祖擎已死在西門百絕之手，所以要物色一位徒弟，狄神通看中了小豹子的資質，根骨，認爲小豹子是個可造之材，所以想收小豹子爲徒，這事受到智通和尙的阻撓，但最後狄神通終於打敗了智通和尙，帶着小豹子和戴順夫婦回到一處隱蔽的山谷。

一把生銹刀 旋天斬百絕

（一）十年人事幾番新

轉眼已十年。

十年後的小豹子，高大、健康、威武不羣。

他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是中原七虎之一。

狄神通對他說：「雖然方大哥死了，但七虎仍然是七虎，你就是代替他的人選了！」

小豹子吃了一驚。

「我行嗎？」

「爲甚麼不行？」狄神通語氣嚴肅，凛然地對他說：「百絕敎遺禍江湖，害死了方大哥，我們一定要給予這邪敎致命的打擊。」

小豹子記住了狄神通的每一句說話。

× × ×

中秋。

月圓，西風吹起。

狄神通在一座小軒中，對小豹子說：

「你現在已可以離開這裏。」

小豹子一怔。

「離開這裏？去甚麼地方？」

「大古堡。」

「大古堡在哪裏？」

「江南。」

「江南距離這裏是不是很遠？」

「不算太遠，也不算太近。」

「我爲甚麼要去大古堡？」

「因爲我要你去。」

「大古堡的主人是誰？」

「本來是蕭無忌。」

「本來是蕭無忌？那麼現在大古堡的主人又是誰？」

「現在仍然是蕭無忌。」狄神通慢慢的說：「但等到你踏進大古堡裏之後，蕭無忌就不再是大古堡的主人。」

「爲甚麼？」

狄神通道：「因爲他馬上就要變成一個死人。」

「師傅要弟子殺了他？」

「不錯。」

他自己則竄前兩步，蹲在一棵榕樹後，向廟內大聲呼喝：「洪濤，是好漢的出來較量一下，別縮在廟內作烏龜！」

廟內却連一點聲息也沒有傳出來。

曹猛以爲洪濤怕了，所以不敢出聲答他，正想再開聲向廟內呼喝，驀地自他背後傳來一聲冷笑：「曹猛，別嚷嚷了，我就在你身後！」

曹猛刹那顫慄得整個人如遭雷殛，心房收縮，血液凝結，既不敢轉身也不敢動，因爲他深深知道若他一動，他這條命就玩完了，洪濤必會讓他嚐嚐槍彈的滋味

也在這時，他才發覺原本蹲在他身旁的劉大個子，不知何時沒了踪跡。

這一刹那，他弄明白了，這是一個陷阱，劉老大與塌鼻樑六人已背叛了他，投向洪濤那一方，佈下這個陷阱誘使他踩落去，而他這時已落在洪濤佈下的陷阱中

曹猛霎時間彷如置身於地獄，打從心裏顫抖起來。他實在不想死，所以在驀然面對死亡時，恐懼萬分。但他還有一絲希望，那希望就是他帶來的那羣手下。

但背後的洪濤却粉碎了他這絲希望。

「曹猛，你別指望你帶來的手下救你，他們都被劉老大與他的弟兄收拾了。」

曹猛渾身震顫了一下，啞聲道：「洪濤，你果然比你死去的兄長洪山厲害，所謂血債血償，老子今日既落在你手上，殺剮任便！」

曹猛這一番話，倒是光棍得很。

洪濤咬牙切齒道：「你殺我兄長，此仇不共戴天，但我不會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形下一槍射殺了你！」

曹猛心頭一動。「那你想怎樣？」

洪濤道：「聽說你的槍法很厲害？」

曹猛傲然道：「方圓百里內，還找不出第二個槍法比我準的人！」

洪濤沉聲道：「好！如今我給你一個機會，咱們比比槍法，來個公平決鬥！」

曹猛初時以爲自己聽錯了，不相信地問：「你說的是眞的？」

洪濤凜然道：「我從來說一是一！」

曹猛聽了，不禁竊喜，暗自道：「你小子簡直是油蒙心，竟然與我比槍法！」

他對自己的槍法充滿了信心，認爲就算不能殺死洪濤，憑着他的槍法，必然可以藉機逃走。心裏打定了主意，他粗聲問：「在那裏比試槍法？」

「就在這裏。」背後的洪濤說。跟着提高聲音叫：「劉老大，請亮燈！」

劉老大在另一邊應了一聲，倏地廟前燈光大盛，幾棵榕樹的橫枝上，掛吊着一盞氣燈，雪亮的燈光照得廟前空地一片明亮，光如白晝。

背後的洪濤道：「曹猛，現在你可以往前走。」

曹猛不敢莽動，依言站起身，匣子槍垂握着，一步步向前走。大約走了二十五步，背後的洪濤開聲道：「站住。」

曹猛忍着氣乖乖地停下來，但却不敢貿然轉身。

「現在你可以轉身了。」傳來洪濤的語聲。

曹猛慢慢將身子轉過來。

終於，他與洪濤面對面了。

洪濤的距離與他大約是三十步遠近，手上也垂握着一枝匣槍。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兩人互相盯視着，一瞬不瞬。

在燈光下，曹猛看清了洪濤的容貌，無論相貌及身材。曹猛覺得洪濤與他死去的兄長洪山有六分相肖。而洪濤也瞧清楚曹猛的相貌，覺得他的身形外貌，與他的外號很貼切，十足一頭兇惡的猛虎！

兩人互相注視了好一會，曹猛才陰陰地道：「現在可以開始了吧？」

洪濤淡淡道：「既然你如此心急去死，我就成全你吧，我數一、二、三，你我就一齊放槍！」

曹猛緊抿着唇，凝神蓄勢，靜等洪濤下令。洪濤唸道：「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响槍聲幾乎是不分先後响起，槍聲震動夜空，驚起宿鳥。

槍聲過後，洪濤依然屹立在原地，身上毫無損傷，但對面的曹猛，握槍右手却空空如也，原來他在扣扳機的刹那，匣子槍已被洪濤的快槍所擊到，射出的槍彈自然失了目標，不知射向何方。

曹猛臉上陣青陣白，對着洪濤烏黑的槍口，終於崩潰了，怪叫一聲轉身就逃！

但他逃不了，就在他轉身想逃的刹那，洪濤一扣扳機，「砰」地放了一槍，不偏不倚地擊中了曹猛的心胸。

曹猛身子打着旋，發出一聲慘叫，摔跌在幾尺外的地上，死狗一樣不動了。

而洪濤似乎對於這一槍充滿了信心，看也不看地上曹猛的屍體一眼，轉身急奔而去，眨眼間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完——

「這人有可殺之道？」

「絕對殺之不枉。」

「有師傅這一句說話，弟子下手的時候絕對不會心軟。」

「很好，現在已是你應該及鋒而試的時候？」狄神通點點頭，說：「當你殺了蕭無忌之後，你就是大古堡的堡主。」

小豹子道：「大古堡的人會容許我成爲堡主？」

狄神通道：「大古堡最具權力的人，除了蕭無忌外，就是一個叫孫彭的人。」

小豹子道：「孫彭是誰？」

狄神通道：「他是大古堡的總管。」

小豹子道：「我若殺了蕭無忌，他會怎樣對付我？」

狄神通道：「他會向你祝賀，然後向堡裏所有的人說，你又成爲大古堡的新堡主。」

小豹子一怔。

「孫彭是咱們的人？」

「不錯。」

小豹子目光一亮。

狄神通又沉聲道：「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明白了？」

小豹子點頭。

狄神通忽然爲自己斟了一杯酒，道：「希望你到了大古堡之後，會喜歡江南的月亮。」

小豹子道：「難道江南的月光和這裏不同？」

狄神通緩緩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也許沒有甚麼分別，但我却喜歡江南，而且一直都認爲江南的月色更明亮，更美麗……」

（二）

十二日後，小豹好已在江南。

× × ×

經過這十年的歲月，小豹好似已變成另一個人。就算以前曾經和小豹子很熟落的人，現在恐怕已很難認得出他。

他騎着一匹沒有半根雜毛的紅眼雪鬃白馬，來到了江南青銅鎮。

他的衣衫並不華麗，但却剪裁合身，色彩鮮明，再加上一雙黑皮馬靴，和一柄鑲着十二顆寶石的刀，使他這個人襯托得更神俊、更威武。

像一個這樣的人，自然很惹人觸目。

所以，當他剛把馬兒拴在金頤酒家門外一株柳樹的時候，就已經有個圓臉紅鼻的中年人迎了上來。

「這位大爺，您早！」

小豹子微微一笑：「已是日上三竿時份，不早了。」

這中年人哈腰陪笑：「鄙人是這間酒家的店東，姓王名大德。」

小豹子道：「原來是王老闆。」

王大德乾笑一聲：「看大爺的樣子，似乎是從外地而來的。」

小豹子點點頭：「不錯。」

王大德道：「這裏青銅鎮樣樣都好，就是漂亮的妞兒不多。」

小豹子一怔。

王大德臉上泛起了一股神秘的笑容：「但你今天好運氣，一上來就遇上了鄙人，實不相瞞，鄙人……」

「王老闆，你找錯人了，」小豹子搖搖頭：「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好好的吃喝一頓。」

王大德似是微露失望之色，但他很快又面露笑容：「這更易辦，敝店的椒雪肉片、三絲魚卷、水晶蝦餅早已膾炙人口，大爺一經品嚐，保證讚不絕口，決不會讓你失望。」

小豹子點點頭，忽然問：「大古堡距離這裏有多遠？」

王大德道：「西南三里左右。」

小豹子暗暗記下，不再說話。

（三）

椒雪肉片和三絲魚卷都很不錯。

江南的女兒紅也是一絕。

小豹子的確餓了，兩道佳餚很快就變成碟底朝天。

王大德又走了過來：「滋味如何？」

「不錯！」

「實不相瞞，有人說美食不如美器，但鄙人却認爲美食美器，俱不如美女。」

「王老闆，實不相瞞，在下現在只想吃喝，美色二字，休再提起。」

「是！是！」

這時候，小二又是再端上第三道菜，也是小豹子所要的最後一道菜——水晶蝦餅。

× × ×

這一道菜，色、香俱佳。

小豹好正欲一嚐其味，忽然有人在他背後嘆了口氣。

「豬吃蝦，哈哈哈！」

小豹子聽得爲之傻了一陣。

甚麼「豬吃蝦，哈哈哈！」這是甚麼意思。

他轉眼一瞧，又不禁再傻了一陣。

剛才他是給這句莫名其妙的說話弄得發傻，但現在他却是給一張清秀脫俗、美艷迷人的臉龐所迷惑。

他看見了一個妙齡女郎，正在痴痴的瞧着自己。

過了很久，小豹子才忍不住說：「剛才妳是不是在罵人？」

妙齡女郎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微微笑着道：「你若吃了這些蝦餅，你就是豬！」

小豹子一楞。

「爲甚麼？」

「因爲只有蠢鈍得要命的豬，才會把有毒的蝦餅照吃不虞。」

「甚麼？妳說蝦餅有毒？」小豹子差點沒跳了起來。

妙齡女郎嫣然一笑。

「你不相信？」

「的確很難相信。」

妙齡女郎又嘆了口氣。

「想不到你看來似乎很聰明，眞實比最笨的豬還更笨百倍。」

她一面說，一面扭動纖瘦的腰肢，走到桌旁。

她忽然伸出柔軟的手。

她的手裏有一枚銀釵。

颯！

銀釵忽然閃電般刺向蝦餅上。

轉眼間，銀釵變了顏色。

小豹子臉色驟變。

「王老闆，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大德的臉色也變了。

「這……這……」他的聲音似乎在顫抖：「一……一定是廚房裏出了差錯……來人哪……」

他在大叫。

立刻就有十幾個人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

小豹子眉頭一皺。

這十幾個人，都是手裏携帶着武器的漢子。

他們也不像是酒家的的伙計、廚師，而是像一羣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王老闆，他們……」

王老闆的聲音忽然又變了。

他的聲音不但顫抖，而是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冷酷。

「小子，你是從哪裏來的？」

「與你何干？」

「嘿嘿！」王大德冷冷一笑，「當你還沒有踏進青銅鎮之前，王某就已知道你在到處打聽蕭堡主的下落。」

小豹子道：「就算我在打聽蕭堡主的下落，那又怎樣？你是大古堡中人？」

王大德冷冷道：「鄙人正是大古堡外四堂的第二堂堂乇。」

小豹子道：「我打聽蕭堡乇的下落，未必就是懷着惡意。」

王大德道：「但鄙人早已知道，你是想對蕭堡主不利。」

小豹子奇道：「何以見得？」

王大德冷冷道：「因爲你佩着的刀，正是蕭堡主死對頭魏懷烈生前的佩刀。」

小豹子道：「誰是魏懷烈？我甚至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

王大德道：「你會不知道？你騙誰來着？照本堂主看來，你一定是魏懷烈的後人。」

小豹子哼的一聲。

「現在無論我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你也是一樣。」

王大德怪笑。

「好小子，說得好！」

他接着打了一個手勢。

那十幾個漢子，立刻蜂湧而上。

「殺！」吆喝之聲四响。

小豹子冷笑。

他突然亮出了一柄刀。

但這把刀，並不是腰間那柄寶刀，而是一把看來銹漬斑斑的刀。

漢子中有人獰笑。

「這也算是刀嗎？」

獰笑說話的，是個手持鋼斧的大漢。

他看不起小豹子，也看不起小豹子手裏的刀。

呼！

鋼斧急揮，直劈小豹子胸膛。

他出手極兇悍，絕不留情。

但他看不起的小豹子，忽然用那把銹漬斑斑的刀，刺進了他的肩頭。

小豹子冷笑。

「你不是我的對手。」

這大漢連臉都黃了。

但他仍然不相信這是對方手下留情，一聲巨喝，又再揮斧而上。

那妙齡女郎冷冷一笑：「大個子，你是自尋死路！」

持斧大漢忽然覺得眼前一花，只見寒芒閃動，一把鋒利的長劍，已貫穿過他的咽喉。

小豹子吃了一驚。

他想不到這妙齡女郎，居然有一手這麼快的劍法。

王大德面色一變，怒道：「連這野丫頭也一併幹了！」

局勢更兇險。

但陷於險境的却不是小豹子和那妙齡女郎，而是王大德的手下。

小豹子還留有餘地，只傷敵而不殺人，但那妙齡女郎却是劍法辛辣，一出劍，對方就得送掉性命。

王大德初時以爲可以很輕易就把小豹子收拾，那知一經交手，才知道這是一根硬釘子。

更令他摸不着底蘊的，是那個不知從何而來的「野丫頭」。

× × ×

妙齡女郎身手矯捷靈活，而且劍法自成一家，那些漢子雖然來勢洶洶，但却全然不是她的對手。

王大德看見頭勢不對，忽然悄悄地溜了。

可是，他才溜出門外，妙齡女郎的劍忽然又在他面前出現。

寶刀與生銹刀

（一）

大古堡中，出現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平時每逢黃昏，總是喜歡在花園裏剪裁花葉的蕭無忌，今天這種習慣似乎攻變了。

他並沒有在花園裏剪花，而是在大廳裏抹刀。

他的臉拉得比馬臉還更長，使他看起來似乎又蒼老了十年。

還有十年，他就六十歲。

他已打算在六十歲的時候，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他認爲自己到了六十歲，就該安靜地享福。

但在這十年內，他一定要繼續爭取成果。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應該要爭取到怎樣的成果，才可以讓自己滿意。

他要向上爬。

他要武林中每一個人都知道，大古堡的主人，是個强者。

× × ×

爲了要成爲一個强者，蕭無忌一向做事的宗旨，是只求成功，不擇手段。

在大古堡方圓五百里內，現在已沒有任何人敢得罪蕭堡主。

更沒有可以跟大古堡分庭抗禮的勢力存在。

這十年來，蕭無忌的死對頭，紛紛死得不明不白。

其中有人遇刺，有人被圍襲身亡，也有人死在脂粉陣中。

這一切一切，都是蕭無忌安排的毒計！但今天，他遭遇到挑戰。

他最信任的心腹手下王大德，居然給人在咽喉上刺了一劍！

（二）

刀已抹得一塵不染。

蕭無忌年輕時，曾經是一個刑場上的劊子手。

他的刀法迅速、準確，一刀砍下，絕對致命。

他在刀法上，曾下過苦功，而且數十年如一日，只要不是太忙，就絕不放棄練刀的機會。

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的刀法一定不會差。

蕭無忌的刀法，當然不差。

他自信，世間上已沒有幾人，能接得下他十刀。

× × ×

能夠接得下蕭無忌十刀的人，的確不多。

而且大古堡中高手如雲，想接近蕭無忌，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一個年輕人却輕易的闖過重重警衞，忽然出現在蕭無忌的眼前。

這年輕人當然就是小豹子。

當蕭無忌忽然看見自己的面前，出現這個年輕人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個臥室裏忽然發現毒蛇的人。

他的刀迅速亮出，同時喝問：「你是誰？」

小豹子回答：「我是秀才小子。」

「秀才小子？」

「不錯，因爲我用來殺人的刀，是秀才刀。」

「這把刀鋒利否？」

「鋒利，非常鋒利。」

「能否讓本堡主一看？」

「能，」小豹子緩緩道：「但這是最後一次，你以後再也不會看得見這把刀子了。」

他把秀才刀亮出。

一看這把刀，蕭無忌突然大笑。

「你說很鋒利的刀，就是這一把？」

「不錯。」

「比本堡主這把紫鱗寶刀又如何？」

「略勝一籌！」

蕭無忌又是一陣大笑。

「小子，你瘋了！」

颯！

紫鱗寶刀突然閃電般劈出。

但小豹子却竟似比魚兒還滑，一翻身，人已從蕭無忌的身邊滑過。

蕭無忌咬牙，刀光飛舞閃動。

「卡察」一聲响，紫鱗寶刀砍在一張堅實的木椅上。

木椅立刻從中分開兩半。

小豹子正在木椅後！

然而，木椅雖毀，人却無恙。

蕭無忌一聲大喝，刀勢急變，攻向小豹子的心臟。

他已看準了才發出這一刀。

但他的刀才攻出一半，就已給小豹子手裏的刀擊退回去。

蕭無忌猛吃一驚。

他一直以爲這年輕小子只是具有輕靈、快捷的身手，却沒想到，對方在刀法上的造詣和內力也極是強勁。

他的刀居然會在全力擊出的時候，給對方反擊退回，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急退八尺。

他退後八尺，一撫刀鋒，不由臉色驟變。

紫鱗寶刀，竟然被一把銹漬斑斑的刀砍出了一道缺口。

他實在又驚又怒。

「小子……」

但蕭無忌只是叫出了這兩個字，就已咽喉突覺一涼。

秀才刀已穿過他的咽喉。

小豹子冷笑。

「蕭堡主，我已證實，這是一把非常鋒利的刀。」

蕭無忌看着他，臉上的表情不再是驚怒，而是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

從這一刻開始，他的一切都已完結。

但他仍然不相信，自己會死在這麼的一個年輕人手上。

他更不相信，紫鱗寶刀竟然會不如一把銹漬斑斑的秀才刀。

（三）

孫彭身高不滿五尺，臉黃而瘦削，但却有一雙銳利如鷹的眼睛。

在大古堡裏，他也許是個很矮小的人，但地位却比絕大多數的人更高。

事實上，除了蕭無忌之外，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命令他幹任何事。

現在，蕭無忌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死人當然也不能命令孫彭。

但他沒有取代蕭無忌的地位。

他向大古堡裏的每一個人宣佈，從現在開始，大堡主的主人，就是喬小豹。

× × ×

小豹子並不是熱衷於名利的人。

倘若不是狄神通早已對他說過，他一定不會當上這個堡主。

但現在，他已是大古堡的主人。

蕭無忌的家眷，都被送回紅葉鄉。

他們雖然痛恨小豹子，但却沒有人要爲蕭無忌報仇。

也許他們都已瞭解，即使小豹子不出手，蕭無忌仍然遲早會死在別人的手下。

因爲蕭無忌的仇家實在太多，而他的所作所爲，也難以令人同情。

至於那妙齡女郎，却沒有再出現。

小豹子不想再去想念她。

可是，不知如何，他居然辦不到。

× × ×

小豹子想念着的女孩，的確很美。

但他却連她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

七虎會江南

（一）

一個月後，「喬小豹」這個名字，已响澈半邊武林。

不少人都知道，蕭無忌就是死在這個年輕人手上的。

有人要爲蕭無忌報仇，但不成功。

有人親自趕到大古堡，感謝小豹子，爲他們除掉這個可怕的惡魔。

大古堡好像比以前更受武林中人矚目了。

× × ×

在一個薄霧的清晨，大古堡外忽然出現了五個人。其中一人，赫然竟是戴順。

小豹子立刻把他們迎接入堡內。

戴順甫坐下，就對小豹子說：「當今武林的中原七虎，現在已有六虎在此，其中一虎，包括你自己在內。」

小豹子環視衆人一眼，不由面露驚喜之色。

「這四位是……」

戴順微微一笑：「他們是東山虎雷苗，平西虎趙裕，翻山虎宗飛鴻及禿虎郝定開。」

小豹子大喜，急忙傳下命令，設筵慶賀。

戴順又說：「你師傅很快就會來到這裏，但百絕教中人，也已開始對你虎視眈眈。」

小豹子道：「弟子已有準備。」

戴順微笑：「你是個可造之材，但切莫沾沾自喜，須知驕兵必敗。」

小豹子點點頭：「弟子會記住。」

戴順一笑：「很好，十年前，你還是個少不更事的黃口小兒，但現在已眞正長大了。」

（二）

就在戴順等人進入大古堡後，黃昏時份，堡外又來了兩個黑衫老人。

這兩個黑衫老人，一個高瘦如竹竿，另一個却是又肥又矮，身材臃腫不堪。

他們要見孫彭。

× × ×

孫彭帶着他四個心腹手下，來到了堡外。

兩個黑衫老人盯着孫彭。

孫彭抱拳沉聲道：「在下就是孫彭，未知兩位老丈有何賜教？」

身如竹竿的黑衫老人說：「老夫何鐵民。」

身材矮胖的黑衫老人說：「老夫高萬仞。」

孫彭目光一閃，冷然道：「原來是百絕教天絕、地絕兩堂堂主！」

何鐵民嘿嘿一笑：「孫大總管在武林中也頗負名聲，却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叛徒！」

「叛徒？」孫彭冷笑：「孫某背叛了誰？」

「蕭無忌。」

孫彭大笑。

「何堂主，你對孫某的認識實在是太淺薄了，我一直都不是蕭無忌的心腹，而是蕭無忌的敵人，這又是怎能算是他的叛徒呢？」

「只可惜蕭堡主不知道。」

「他當然不知道，否則又怎會這樣信任孫某？」

「所以，蕭無忌雖然並不是死在你的手上，但他若可重生，第一個最想殺的人，必然是你這位孫總管。」

「可惜人只能活一次，他永遠沒有這種機會可以殺我。」

「但他還有朋友。」

「你們都是？」

「正是。」

這兩字甫出口，何鐵民突然刺出了一劍！

（三）

孫彭沒有看見何鐵民帶劍而來。

何鐵民沒有劍，高萬仞也沒有劍。

但何鐵民却像是變魔法般，忽然手中亮出一把鋒利的長劍。

嗤！

好快的一劍！

好準、好兇狠的一劍！

劍影一閃，又已不見。

孫彭仍然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但他的臉色忽然變了，變得就像是一張白紙。

高萬仞冷冷道：「何堂主只用一劍就殺了你，實在便宜得很，最少，你不會死得太痛苦！」

孫彭的咽喉似已被硬物堵塞。

但他仍然迸出了最後一句說話：「好劍……法……」

這時候，他的手下才看見，這位孫總管的衣襟，已在緩緩的沁出鮮血。

鮮血漸漸流得更快。

孫彭終於倒下！

他的手下立時爲之面面相覷。

其中一人突然怒叫道：「咱們跟這老頭兒拚了！」

何鐵民冷笑。

「憑你們的武功，還不配讓我老人家拔劍！」

高萬仞冷冷道：「回去告訴戴順、喬小豹知道，他們的朋友將會遭殃了！」

四手下神色駭然，突然紛紛出手。

但他們才出手，就齊齊遭殃。

高萬仞狂笑，當這四人出手的時候，他也動手。他只是用四個看來很簡單的動作，就把他們的右手全都折斷。

（四）

在大古堡廣雲廳前的一列石階上，戴順已站在那裏整整一個時辰。

小豹子在廣雲廳內，也坐了整整一個時辰。

兩人的面色，都有說不出的沉重。

戴順忽然進入廳中，對小豹子說：「我想起了，他們一定是去朱家莊。」

「朱家莊？是不是浣紗西峽下的朱家莊？」

「不錯，正是那座朱家莊！二十年前，你師傅曾給仇家暗算，險些死在浣紗西峽下，但却給朱員外救回性命！」

「朱員外也是武林大豪！」

「但百絕教若要對付他，朱家莊就很危險。」

「咱們現在馬上就去。」

「不！你不必去。」戴順說：「你一定要守住這裏，等候師傅的訊息！」

× × ×

戴順說完這兩句話後，立刻就和禿虎郝定開，匆匆趕赴浣紗西峽。

虎群中的叛逆虎

（一）

在夜色茫茫中，朱家莊看來像是在沉睡中的巨獸。

戴順和郝定開策快馬，急趕至此，路上全無半點敵人的異動。

朱家莊似乎沒有發生任何變故。

戴順心頭略寬。

他在深夜中求見朱員外。

× × ×

朱員外是個慈祥的老者。

還有半年，他就已屆七十高齡，但他仍然精神奕奕，滿臉紅光。

看見朱員外，戴順不禁吁了口氣。

百絕教也許並不是要對付這位慈祥的老人，而是自己在多疑。

當朱員外在廳中見戴順的時候，侍婢菊香正在捧出了一盅清燉野參，放在一張木几上。

朱員外很高興看見戴順。

「戴先生，一別多年，你還是那麼年輕。」

戴順微笑。

「員外也沒有半點老態。」

朱員外大笑：「人豈會長春不老？只是老朽向來心情開朗，而且常喝參湯，所以看來比別人蒼老較慢而已。」

說着，捧起參湯，輕輕的呷了一口。

戴順忽然看見那侍婢的眼睛，流露出一種異樣的光芒。

朱員外微笑着，問戴順：「戴先生深夜登門，可說是蓬蓽生輝，却未知有何事賜教？」

說到這裏，朱員外忽然一陣猛烈的嗆咳。

戴順却是臉色驟變：「朱員外……」

朱員外還是面露笑容，揮了揮手道：「我沒事，你不必……」

但是他才說到這裏，臉上的表情也變了。

他看見自己的手，居然變成了灰黑之色。

不但他的手變了色，連臉龐、脖子也是一樣。

「這參湯有毒！」戴順驚呼。

朱員外又是一陣嗆咳。

「菊香，菊香！」他渾身顫抖，驚怒已極。

但他才叫出兩聲「菊香」，人已支撑不住，仆跌倒下。

戴順急追出去，但菊香已是踪跡杳然了。

（二）

百絕教果然要向朱家莊下毒手。

朱員外死了，他的家眷原來也在同一時間，被人用暗器所殺。

好兇殘的手段。

戴順睚眦欲裂，狂吼道：「百絕教的兔崽子，有種的滾出來，見識一下老子的虎王掌！」

禿虎郝定開突然在身邊大喝：「何鐵民，你給郝爺站住！」

一聽見「何鐵民」這人的名字，戴順立刻轉身，飛撲過去。

但他一轉身，剛欲飛撲之際，忽覺背心傳來一陣冰冷的感覺。

戴順臉如土色，飛撲之勢雖然沒有改變，但人已癱軟下來。

他臉上露出了一種僵硬、絕望、憤怒得無以復加的表情。

「老郝！」

郝定開直視着戴順道：「你不是要找百絕教的人，要他們見識一下你的虎王掌嗎？」

戴順雙目怒睜：「老郝，你……你……你……方大哥昔年被暗算，原來是你……在作祟……」

郝定開冷冷道：「你現在才知道，但却已經太遲、太遲了……」

戴順怒撲上前。

但他已力不從心，身子一動，人已氣絕倒下！

× × ×

郝定開瞧着倒下去的戴順，面上木無表情。

他慢慢的在抹刀。

好一柄虎頭金刀！

好深沉的禿虎！

× × ×

在此同時，在一株梧桐樹後，正有一個妙齡女郎，目不轉睛的瞧着郝定開。

她很美。

但她現在臉上的表情，却是充滿怨毒、憤恨。

她發誓，一定要揭穿郝定開這個僞君子的假面具。

（三）

郝定開帶着悲憤的表情，捧着戴順的屍體。

回到大古堡。

他在哭，而且哭得很悲傷。

「西門百絕，郝某不殺你這老賊，誓不爲人！」

當郝定開說這些話的時候，小豹子、雷苗、趙裕和宗飛鴻都在場。

還有狄神通，他也已來到了大古堡。

郝定開哭得很傷心。

但忽然間，他的哭聲止住。

因爲他發覺，狄神通和小豹子，正用一種可怕的目光凝視着自己。

狄神通忽然問：「虎頭金刀的刀背有多厚？」

郝定開臉色一變。

「你這一問，是甚麼意思？」

狄神通冷冷道：「我已檢視過戴順的傷口，那是刀傷，而且從傷口可以證實，殺他的那柄刀，刀背最少超過一寸五分厚薄，那正與虎頭金刀相符。」

郝定開臉色蒼白如雪。

「狄二，你怎可懷疑於我？這豈不是太荒謬、太荒謬了？」

狄神通冷笑：「我也覺得很荒謬，但世間上有許多看來合理的事情，偏偏不合理，而許多看來荒謬滑稽、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却反而會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郝定開怒道：「你是在侮辱我！」

狄神通冷冷道：「朱家莊的人，給你們殺了不少，但算來算去，你們還是算漏了一個。」

郝定開神色一凜。

「你說的這人是誰？」

「朱員外唯一的孫女兒朱靜靜。」狄神通怒形於色，厲聲道：「她親眼看見你動手暗算戴順！」

郝定開臉色灰白。

這時候，一個妙齡女郎急步而來。

「惡賊，我跟你拚了！」她悲聲嘶叫道。

郝定開陡地發出一陣怪笑。

「很好！今天咱們總算是弄個明白，要剮要殺，隨便動手好了。」

他已拔出虎頭金刀，擺出了一副無賴般的樣子。

他已無法否認，唯有孤注一擲，與狄神通等人一拚！

他最大的目的，並不是把狄神通等人全部殺掉，因爲這是他無法辦到的。

他只希望能突圍而出，離開大古堡！

× × ×

話已說盡。

郝定開的眞正面目也被揭露。

戴順不能白死。

朱家莊的人也不能白死。

狄神通已具有必殺郝定開的決心。

雖然，他知道，就算殺了郝定開，也不能補償些甚麼，但不殺郝定開，却更是死難瞑目！

（四）

那妙齡女郎朱靜靜，正是小豹子忘不掉的女孩。

朱靜靜不高興。

小豹子也同樣不高興。

郝定開原來一直都與百絕教有所勾結，但他却是中原七虎之一。

這人實在是中原七虎的恥辱。

在中原七虎之中，除了狄神通外，小豹子最尊敬的，自然是戴順。

所以，他也和狄神通一樣，具有必殺郝定開的決心。

看來，這一次郝定開實在很難逃出大古堡。

但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却突然發生。

大古堡的大門，突然被人猛力撞破。

這還罷了，居然有十輛寬敞的馬車疾馳而來，衝進大古堡中。

更令人吃一驚的，是馬車裏還大有文章。

馬車停下，車廂門紛紛打開。

第一輛馬車，衝出五頭餓狠。

第二輛馬車，殺出三頭雄獅。

第三輛馬車，放出毒蛇百尾以上。

第四輛馬車，暗藏弓箭手，見人就放箭射殺。

其餘六輛馬車，各藏黑衣武士，人人手持利器，伺機發動攻勢。

× × ×

百絕教的攻勢已展開。

這是突如其來的偷襲。

狄神通大怒叱道：「這算是甚麼鬼玩意？」

郝定開嘿嘿怪笑道：「你們的末日已來臨，本教馬上就要把這座大古堡夷爲平地！」

宗飛鴻怒道：「老郝，枉宗某認識你數十年，一向推心置腹，想不到你竟然是這種小人！」

郝定開笑了笑。

他的笑聲很刺耳：「自古以來，識時務者爲俊傑，像你們這種冥頑不靈的人，又焉能成大器、創大業？」

小豹子喝道：「看刀！」

郝定開一直都看不起小豹子。

他冷冷道：「小子，你想跟老爺子交手，恐怕……」

話猶未了，小豹子的秀才刀已刺出。

這一刀彷彿沒有形式。

這一刀彷彿完全沒有速度。

然而，沒有形式的這一刀，却似有千變萬化。

看不出這一刀的速度，却比面對極快的一刀還更兇險。

一看見這招刀法，郝定開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甚至沒有招架，立刻就踉蹌倒退八尺。

但小豹子這一刀，却突然脫手擊出。

嗤！

不偏不倚，一刀刺中了郝定開的心臟，直至柄沒。

郝定開瞪大了眼睛：「這是方大哥的……旋空七斬？」

狄神通神色黯然，嘆了口氣。

「方大哥雖然已經死了，但他的武功並未失落。」

郝定開咬牙道：「你……你偷偷的霸佔了方大哥的武功秘笈……你……」

狄神通搖搖頭，道：「我沒有練過旋空七斬，現在世間上唯一能使用方大哥武功的人，只有小豹子一人而已。」

郝定開終於在驚怒交集中倒下。

在此同時，大古堡已變成一個屠場。

這裏屠殺的不是豬牛羊，而是人！

刧後餘生遇紅顏

（一）

西門百絕終於出現了。他是一個銀髮黃臉，身高七尺，神態威猛的老人。

他手裏的武器，是一根盤龍銀杖。

「大古堡裏所有的人聽着，只要你們願意自剜雙目，本教主可以給你們一條活路！」

他在朗聲叫喚。

此言一出，立刻有人怒罵：「老賊，小心你自己的一雙狗眼好了！」

這人是雷苗。

他不顧一切，連殺數人，向西門百絕挑戰。

西門百絕冷笑，杖影如山，封住了雷苗。

雷苗久攻不下，突見一隻拳頭，向自己的臉龐飛擊過來。

原來西門百絕的銀杖已插入地底足足一半，却用拳頭重擊雷苗。

雷苗雖然武功造詣不弱，但這一拳居然也是無法閃避，也無可抵禦。

這一拳實在太兇、也太快。

雷苗連悶哼都沒有發出，已中拳連步後退。

小豹子一看之下，不由臉如土色。

雷苗的臉，已不再像是一張人臉，而是像一個被撞得四分五裂的爛柿子。

狄神通沉聲道：「小豹子，別胡來，這老魔的武功又精進了不少！」

西門百絕大笑。

「狄二，你還總算有點眼光，方祖擎的武功秘笈，你現在還是乖乖的拿出來，免遭皮肉之殃！」

狄神通冷然一笑：「你不必做夢，方大哥的武功秘笈，早已被一把火燒掉。」

西門百絕沉默了一刻，淡淡道：「既然如此，本教主也不必手下留情了！」

狄神通冷笑。

「看你剛才的流星追命拳，似乎已達到了第八層境界。」

西門百絕沉吟着，忍不住讚道：「狄神通果然神通，好眼力！」

狄神通冷冷道：「狄某也有一套拳法，雖然比不上流星追命拳，但也頗堪與西門教主一戰。」

西門百絕瞳孔收縮。

「本教主也想看看，狄神通究竟有多大神通！」

話猶未了，狄神通巳閃電一般連續發出三拳。

拳快而狠，招式却似是平平無奇。

西門百絕却是肩不動，腰不動，只是左脚踏前一尺，拳向前伸。

只聽得三下「蓬」然聲响，如擊朽木一般。

兩拳巳相交，雙方互擊三拳。

狄神通突然臉色發白，說不出話來。

他練的是「九星天地拳」，而且火候巳練到九成以上。

這本是無堅不摧的武功。

但這三拳，對西門百絕竟然是全然沒有作用。

西門百絕冷冷一笑：「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血氣翻騰，很不舒服？」

狄神通吁了口氣，緩緩道：「西門百絕，你別得意，我雖然打不過你，但還有個寶貝弟子……」

說到這裏，面上肌肉一陣抽搐，忍不住彎下了腰，咯出了一口鮮血。

西門百絕目光一轉，落在小豹子的臉上。

「你就是狄神通的徒兒？」

小豹子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但他沒有半點慌張，很鎮靜的，慢慢的說：「在下正是狄師傅的弟子，姓喬，喬小豹。」

西門百絕仔細的瞧了他幾眼，忽然點點頭：「不錯，眞的很不錯，你確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

小豹子冷冷道：「這一點，不必你誇獎。」

西門百絕搖頭道：「只可惜你拜錯了狄神通爲師，他根本就不配做任何人的師傅。」

小豹子忽然大聲道：「他不配？誰配？難道你配嗎？」

西門百絕臉上似乎有點驚訝之色，但却有更多的不悅。

「小子，你太無禮了。」

小豹子道：「你是不是也要用拳頭對付我？」

西門百絕道：「除了拳頭，本教主還有很多方法可以置人於死地。」

小豹子冷冷道：「聽說你的魔王百絕杖法，罕逢敵手。」

西門百絕淡淡道：「除了巳經死去的方祖擎之外，本教主直到現在，還遇不上任何一人可以接得下本教主十招杖法！」

小豹子昂首道：「在下倒願一試。」

西門百絕道：「只怕你一試之後，永遠再也沒有機會再試第二次！」

小豹子道：「我若死了，當然無法再試，同樣的，你若死在我刀下，我以後也無法再領教西門教主的高招。」

西門百絕臉色一寒，道：「好刁的一張利嘴，只怕你的武功，並不如嘴巴那麼厲害！」

小豹子冷然道：「西門教主，還是請動手，誰都不必客氣。」

狄神通這時候巳盤膝坐在地上，一張臉色蒼白得可怕。

但他却還是睜大眼睛，瞧着自己的徒兒。

(二)

西門百絕的臉色，看來全無表情。

但這却顯得更詭秘、更可怕。

小豹子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他正在担心着。

他並不是在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師傅的安危。

但現在，他絕不能爲此而分心。

否則，對西門百絕這一戰，他是必敗無疑的。

狄神通當然也看出了這一點。

雖然他受傷不輕，不宜開口說話，但爲了要安定小豹子的情緒，他仍然朗聲說：「小豹子，你不必担心爲師，爲師答應你，絕不會死！」

聽見這番說話，小豹子戰意陡增。

他突然踏前一步，舞動秀才刀。

刀光並不奪目。

但却帶動着一種足以使人爲之窒息的殺氣。

× × ×

自出道以來，小豹子從來未曾聽人稱讚過自己的刀。

但這一次，西門百絕却是例外。

他由衷的讚嘆：「好刀！」

「過獎！」

「只是不知道，你的刀法如何！」

小豹子猛然暴喝，右手疾揚，一刀刺出。

刀鋒刮起尖銳的破空聲响。

西門百絕一聲怪笑，挺起銀杖，凌空疾轉。

一聲霹靂的暴喝聲中，西門百絕一杖擊下。

這一杖威猛、凌厲，聲勢驚人。

但小豹子却也在同時，人如飛鳥般躍起。

不但避開這一杖，還一刀反手刺向西門百絕的胸膛。

西門百絕目光一閃，刹那之間杖勢急變，封住胸前要害。

小豹子這一刀，刺在銀杖上。

叮！

刀杖相擊，迸出一蓬燦爛火花。

刀無缺。

杖也無恙。

西門百絕冷然一笑：「果然有點門道兒，只是力道還是太嫩一些！」

小豹子却默然不語，右手刀勢接着暴展。

嗤！

好快的刀！

西門百絕陡地又是一陣怪笑。

「你若肯投在本教主門下，倒是可造之材。」

他身形極快，小豹子屢出奇招，都被他一一閃開。

小豹子冷冷一笑，身形微挺，一頓足，人再躍起，反手刺出三刀。

這三刀有如春雷暴發，根本完全沒有半點可以值得挑剔之處。

但西門百絕却竟然在這三刀下，找出了小豹子唯一的破綻。

那是在右脇下的一個死穴。

絕少人能把握這種時機攻進去。

但西門百絕是甚麼人？豈會錯過這種機會？

他以左手持杖，右手戟指如劍，急劃過去。

這一指，絕非等閒之輩可以使用出來的。

它含有深不可測的內力，又蘊藏着七八種令人連想都想不出來的變化。

這時候，無論小豹子怎樣閃避，也絕不可能避開這一指。

這一指巳足以把他送進地府裏去！

(三)

一指擊中死穴，誰能不死？

世間上似乎絕少人能例外。

但小豹子例外。

西門百絕不錯巳一指擊中他脇下死穴的。

但小豹子却沒有死。

他甚至好像沒有半點反應。

× × ×

西門百絕並非常人。

但他仍然像是常人般，在這刹那間爲之一怔。

他實在很難相信，小豹子中了這一指之後，居然還能若無其事。

難道他居然能移動體內的穴道？

不！

以他這種年紀，絕不可能有此驚人的成就。

西門百絕心念電轉，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小豹子身上，一定是穿上了某種護體的寶甲。

× × ×

西門百絕猜對了。

小豹子的確穿着一件金絲軟甲。

若沒有這件金絲軟甲，他絕對捱不起西門百絕這一指。

西門百絕是老江湖。

但老江湖未必就能每戰必勝。

雖然西門百絕近年來巳沒有吃過敗仗，也絕不能吃敗仗，但這一次，他却是敗得一敗塗地。

因爲就在西門百絕一怔，繼而猜中小豹子何以無恙的時候，小豹子巳把握了一個最佳的機會，一刀刺進了西門百絕的咽喉！

× × ×

西門百絕嚥氣前的最後一句說話，是：「好刀法！」

(四)

又是黎明。

曙光斜照在小豹子的臉上。

他巳很疲累。

他巳心力交瘁。

他更想哭，却哭不出來。

狄神通死了！

他死得很安詳，臉上的表情就和他活着的時候同樣勇敢。

他的確是個勇敢的人。

小豹子沉聲喃喃說：「師傅，你答應我不死的！你……曾經答……應……你不會死……」

然而，狄神通再也聽不見他的說話。

× × ×

黃昏。

小豹子離開大古堡。

他要回平安縣。

(五)

又是另一個黃昏。

在平安縣的不短橋頭，出現了一個白衣青年。

沒有人認識他。

墟集裏的古老頭，賣饅頭的方三叔，豆腐店的周八，他們全都不認得這個年青人。

直到他在劉二嫂的麵攤吃了兩碗白菜湯麵，劉二嫂才驀然驚覺：「你豈不是小豹子？」

這白衣青年點點頭。

「二嫂，妳還認得我？」

「認得，怎會不認得，尤其是你左耳後的一顆痣，我怎會忘掉？」

小豹子淡然一笑。

「妳現在是不是還願意給我賒帳？」

「只要你高興，爲甚麼不可以？」

小豹子笑了。

他忽然發覺到，這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這裏有溫情。

這裏更有着他童年值得懷念的一切事物。

然而，他巳非昔日的無知少年。

他若在平安縣，恐怕很難會有平安的日子。

西門百絕雖然死了！百絕教雖然也巳風流雲散了！

但是，却有不少武林人，正在找尋小豹子。

有人要找他爲西門百絕報仇。

有人要找他比刀。

更有媒婆要找他，撮合姻緣。

凡此種種，對小豹子來說，都是麻煩頂透的事。

他以前沒有名氣，反而沒有這些不必要的煩惱。

× × ×

白菜湯麵仍然像以前般甘香可口。

但他剛放下碗筷，長街上又巳有一個戴着竹笠的黑衣人，手中持着長劍在等待他。

小豹子不勝其煩。

他忽然走出去，大聲叫道：「你走！不要逼我殺了你！」

黑衣人沒有走。

他反而却慢慢的掀開竹笠，露出了一張雪白的臉龐。

小豹子呆住。

「朱靜靜！」他忽然驚呼。

他的確大大吃了一驚，但却有更多的喜悅。

這黑衣人，原來竟是他朝思暮想的女孩。

朱靜靜的臉忽然有點嫣紅，就像是西山遠方的艷霞。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天子被擄走　胡說乘鶴去

鶴變

明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十五。

眞人府。

× × ×

月圓，霧濃，夜已深。

眞人府濃霧中迷離，圓月下彷彿天外飛來，又彷彿隨時都會天外飛去，看來是那麼的不眞實。

高義却只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現在他正立在府外高牆之下，暗影之中。

在他的左右還有六個人，與他同樣年輕，都是一身黑色緊身夜行衣。

他們的耳朵都貼在牆壁上，目光交投，突然一下子都離開了牆壁，手中同時出現了一枝尺許長的銅管。

銅管的頂端嵌着一個錐鈎，錐長只半尺，鈎却有六個之多，從不同的六個位置伸出來，寒光閃閃。

機簧聲响中，錐鈎一枝枝曳着一條繩子從銅管中射出來，飛逾高牆，緊鈎在牆頭上，高義隨即穩抓繩子，雙手交替，當先遊竄上去。

七個人的動作都非常迅速，驟看來就像是七隻巨大的蜘蛛。

× × ×

眞人府建於嘉靖六年，是世宗皇帝的主意。

世宗皇帝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長生不老，也所以對道士特別有好感。誘他走上這條路的是「暖殿太監」崔文，當時是嘉靖二年，最初只是貪看「打醮」的熱鬧而已，却由此引起了濃厚的興趣，次年特旨召龍虎山道士邵元節進京，晤談之下，大爲佩服。

邵元節受命求雨求雪，俱甚靈驗，也許本來就是雨雪的時候，不求也會來，邵元節却因此而受封「清微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眞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再獲賜紫衣玉帶，賞建「眞人府」。

其後，皇帝連得數子，以爲都是邵元節打醮求神的功勞，更將之官升一品，封爲禮部尚書，可惜這個邵元節福薄，幹不了多久便一命歸西，接任的是他的好朋友陶仲文，原不過八九品的小官，也會畫符念咒，除妖治痘，甚得皇帝歡心，先封爲「神霄保國高士」，不到兩年，升到少保兼禮部尚書，再升爲少傅，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以一人而兼三少，可謂絕後空前。

陶仲文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正如邵元節一樣，也沒有成仙，皇帝却仍執迷不悟，繼續寵信道士，不少有本領的道士都被召進京中表演。

這些道士來去却都是那幾下子，皇帝到底看膩了，所以都沒有得到多大的好感。也所以近這三個月來，皇帝都沒有再到眞人府，接見任何道士。

今夜是例外，因爲今夜準備在眞人府獻技的道士，乃嚴嵩上書大力推薦，道行高深，而且懂得「召鶴」之術。

嚴嵩雖然因爲御史鄒應龍的彈劾，被皇帝忍痛罷斥回鄉，畢竟曾經「得君甚專」，而在任期間，向皇帝推薦過的幾個道士俱都甚有表現。

何況這個道士據說還能够將天上的仙鶴召下來。

每個人都有好奇心，皇帝也不例外。

× × ×

夜雖深，却仍然未到時候。

據說，天上的仙鶴在子夜時候才會飛降人間，還要有緣才能得睹。

因爲有這些話，皇帝並不着急，只担心是否有緣看得見那些仙鶴，雖然，每一個道士都說他有慧根有仙緣，到現在爲止，他畢竟仍無仙遇。

今夜又如何？

皇帝在道士的侍候下，帶着患得患失的心情，終於步上了祭壇。

道士姓藍名田玉，是錢柱觀的主持，一個中年人，鬚長及胸，眉長垂目，仙風道骨，一襲太極八卦道袍迎風飄飛，表面看來，的確像是一個道行高深的與衆不同的人。

皇帝也是一派仙風道骨的模樣，將近六十歲的人，吃了差不多四十年的長生不老藥，還能够活着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

他身上穿着一襲寫滿了字的白衣，那些字每一個都龍飛鳳舞，最少有一半他認不出來，這使他對藍田玉更具信心。

最低限度這個藍田玉能够寫出一些令他看不懂的字。

祭壇上風急，皇帝南面盤膝坐下，忍不住問道：「朕這樣坐着就成了？」

藍田玉恭恭敬敬的回答：「萬歲爺登壇之前，貧道已經做好了一切該做的。」

「那朕現在只需誠心禱告，靜待仙鶴下凡。」

「正是。」

「你看朕是否有這個仙緣？」

「萬歲爺若是沒有，貧道今夜也不敢請萬歲爺到這裏來。」

皇帝龍顏大悅，接笑道：「朕果眞有這個仙緣，說不定今夜就能够騎鶴飛登仙界。」

藍田玉一怔，道：「說不定。」

皇帝拈鬚頷首道：「果眞如此，朕必定重重賞你。」

藍田玉不禁苦笑，這個皇帝果眞飛登仙界，倒不知道如何來賞他。

這些話他當然沒有說出口。也就在這個時候，更鼓聲遙遙傳來。

「萬歲爺請收懾心神。」藍田玉忙說道。

皇帝竟將拈鬚的手垂下，藍田玉隨即跪倒，口中念念有詞，就像他寫的字一樣，雖然很大聲，皇帝竟然大都聽不清楚他在念着什麼。

鼎爐飄出來的烟也就在這種怪異的語聲中濃起來，跪倒在鼎爐前的藍田玉逐漸迷離在濃烟中。

皇帝瞪着眼，緊張的瞪着藍田玉。

風吹過，烟飛揚，藍田玉衣袂飄飛，也不知是站起來還是升起來，在皇帝的感覺，這個道士就像是突然高大了很多。

藍田玉隨即舉起了他的一雙手。

那雙手光潔如玉，指甲長逾三丈，有如鶴爪。

一陣陣羽翼拍擊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由遠而近。

皇帝不由自主的抬頭望去，只見一羣白鶴正由天上飛下來。

祭壇下响起了驚異的叫聲，侍候皇帝的小太監一個個無不仰起頸子。

他們當然也希望看清楚那些仙鶴，希望自己也能够長命富貴。

那些仙鶴很奇怪，在祭壇上空盤旋一匝，一齊向祭壇飛落。

祭壇下的太監無不大感失望，雖然很想走上去，却沒有這個胆子，他們都清楚，皇帝雖然很寵他們，對於這些事却非常緊張，若是因爲他們驚走了那些仙鶴，一怒之下，說不定都拿他們去斬首。

那些仙鶴一隻隻神氣非常，與一般的白鶴看來眞的是有些不同，飛落祭壇後，竟然齊都往皇帝踱步走去。

皇帝一雙眼瞪大，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喜悅，雙手張開，只望那些仙鶴走近來。

那些仙鶴並沒有讓皇帝失望，一隻接一隻，走到皇帝的身旁，將頭偎在皇帝的身上，其中一隻更偎進皇帝懷中。

皇帝笑得闔不攏嘴，夢囈也似的連聲道：「仙鶴，仙鶴……」

藍田玉同時停止了念咒，跪下來道：「恭喜萬歲爺。」

皇帝輕撫着懷中仙鶴，道：「朕果眞有仙緣，果能得仙鶴親近。」

藍田玉膝行上前一步，方待請賞，皇帝已又道：「仙鶴仙鶴，送朕飛昇九天如何？」

在皇帝懷中的那隻仙鶴彷彿聽得懂皇帝的說話，長唳一聲，一雙翅膀竟欲展開來。

皇帝大喜，將仙鶴放開，站起身子。

那隻仙鶴欲飛未飛，一雙翅膀展開又合上，皇帝大急，雙袖展開，學着鶴飛的樣子拂動，一面連聲叫道：「飛啊——」

藍田玉看在眼內，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看似要阻止，却又不敢阻止。

那隻仙鶴一直往前走，皇帝展着袖子跟在後面，藍田玉忙亦站起來，跟前去。

夜霧這時候更濃，從東面湧來。

那些在東面祭壇下的太監很快在濃霧中迷失。

三枝錐鈎也就在這時候飛越長空，落

在祭壇上，旋即鉤着祭壇的大理石欄杆。

高義跟着出現在繩子上，也竟就踩着繩子迅速往前掠去，他的輕功絕無疑問很不錯，但胆子更大。

跟着出現的兩個黑衣人沒有他這種輕功，也沒有他那麼大的胆子，手腳並用，亦有如猿猴般矯捷，揉向祭壇那邊。

皇帝俯身追着那隻仙鶴，全神貫注，藍田玉亦沒有留意祭壇外的情形，但到他追着皇帝轉向東面，還是看到了飛掠前來的高義，一怔，方待叫，高義手一揚，一顆彈丸巳擲在祭壇上，「噗」的發出了一下異响，爆開了一股濃烟！

皇帝迷失在濃烟中，非獨不驚慌，反而大笑起來，一面笑一面叫：「飛起來了，飛起來了——」

他竟是將那股濃烟當作天外的雲烟。

藍田玉再也忍不住驚呼：「有——」

「刺客」二字尚未出口，一股濃烟巳射在他的面門上，藍田玉一陣窒息的感覺，語聲立斷，跟蹌幾步，便要從石級跌下去。

烟是從一枝銅管射出來，銅管扣在高義左手，他頎長的身子同時在繩上拔起來，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再落在祭壇上，右掌一探，抓住了藍田玉的足踝，藍田玉立時倒跌了回來，高義在掌銅管接插在他的穴道上，只一插，他便昏迷了過去。

「飛，飛——」皇帝接從濃烟中飛出，半瞇着眼睛，只是往上望，雙袖不住的搧動，高義半身一矮，雙手齊展，封住了皇帝兩處穴道，接將昏迷的皇帝抱起來，奔向欄杆。

那兩個黑衣人巳揉然近來，各出一手，從高義那兒接過皇帝，也就左右摻扶着皇帝，往原路揉回，高義看着他們走到了一半，才縱上自己那條繩子。

祭壇下的太監仍然在濃烟中，完全不知道發生了這麼一件大事，藍田玉那一聲「有」驚惶中發出來，與念咒無異，那些太監甚至不知道他在說「有」。

夜風終於吹散了濃烟，月光下，那些仙鶴有的在剔翼，有的單一足而立，有的在藍田玉的身旁徘徊，看來仍然是那麼悠閒。

藍田玉終於醒轉，緩緩張開眼睛，瞳孔一剎那突然暴縮，一骨碌爬起身子，目光一掃，一張臉立時蒼白得一張白紙也似，一個身子隨即顫抖起來。

他並非一個笨人，否則也不會懂得討好嚴嵩，請嚴嵩上書推薦他到眞人府表演「召鶴」之術。

所以他立即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不明白的只是那到底是什麼人，竟然胆敢連皇帝也擄刦。

這在他來說當然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皇帝乃在眞人府，在他的面前被擄刦，即使皇帝能够平安回來，這個罪也不小。

若是皇帝有什麼不測……

藍田玉一想到這裏，幾乎又要昏過去，伸手拚命用指甲掐自己的人中，好容易才冷靜下來，目光接落在那些仙鶴上。

那些當然並不是眞正的仙鶴，不過他養了多年，又經他嚴加訓練，早巳變得很服從。

他一直認爲自己只要把握機會，好好的利用那些仙鶴，總有平步青雲的一天，並不甘心只是主持一間錢柱觀，現在才知道，還是在錢柱觀好。

功名富貴現在是沒有希望的了，倒是一條命，可眞的繫在那些仙鶴之上。

看到那些仙鶴，藍田玉總算有了主意，手足並用，慌忙爬到欄杆旁邊，偷眼往下望去，只見祭壇下烟霧仍濃，那些太監來回走動，一個個仰首上望。

藍田玉這才鬆過一口氣，膝行着倒退回鼎爐之前，一咬牙，長身暴起，雙袖一展，獵然聲响中，那些仙鶴一隻隻雙翼急展，「拔刺刺」的疾飛了起來，祭壇上尚存那游絲也似的點兒淡烟盡給鶴翼拍碎。

那些仙鶴環飛一匝，才一隻跟一隻往上飛去，眨眼間消失於凄迷的月色中。

從祭壇下看來，那些仙鶴就像是直飛入月中，只有藍田玉清楚看見，牠們都是飛上明月壓着的飛簷上。

他隨即高叫起來：「萬歲爺洪福，萬歲爺洪福……」

一次又一次，高叫不絕，一直到聲嘶力竭。

那些太監本來沒有放在心上，但越聽越是奇怪，不由一齊奔到石階下，抬首往上望去。

他們當然望不到甚麼，一個太監終於忍不住呼道：「藍眞人，到底什麼事？」

藍田玉沒有回答，繼續嘶聲高叫：「萬歲爺洪福——」

那些太監相顧一眼，一個道：「看情形皇上只怕眞的出了事，我們還是上去看一看的好。」

其他的齊皆點頭，一個也沒有反對，快步往壇上奔去。

藍田玉聽着脚步聲迫近，硬擠出了兩行淚，拜伏在地上。「萬歲爺洪福——」的繼續叫下去。

那些太監上了祭壇，一望不見皇帝，無不大吃一驚，一齊向藍田玉走了過來。

藍田玉只當作沒有看見。

一個太監急不及待，厲聲喝問：「藍眞人，你將萬歲爺弄到那兒去了？」

藍田玉這才抬起頭來，望着夜空道：「萬歲爺洪福，與仙鶴飛昇九天。」

衆太監齊皆一怔，仰首望去，只見星光萬點，明月一輪，非獨沒有鶴，連鶴影也沒有。

「藍眞人，這種事開不得玩笑。」爲首的太監迫視藍田玉，一字一頓。

藍田玉心中儘管吃驚，臉上却裝得既羨且喜，道：「貧道看得很清楚，萬歲爺展袖與鶴共舞齊飛，直飛九霄天外。」

衆太監事實也聽到皇帝連聲高叫：「飛起來了。」只是這種事情也事實難以令人置信，但却又不能完全否定，你眼望我眼，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呆了好一會，一個太監問：「然則萬歲爺什麼時候才會下來？」

藍田玉道：「這個……貧道也不……不清楚。」

「藍眞人能够將天上的仙鶴請下來，怎會不清楚天上的事情。」

「天意莫測，貧道……」

「這件事非同小可，藍眞人一句不清楚就想置身事外，看沒有這麼容易。」

衆太監隨即將藍田玉包圍起來。

「幾……幾位公公……」藍田玉有些兒慌了。

爲首的太監接道：「不管藍眞人說的是否事實，我們都不能呆在這裏，不然消息傳上去，一個知情不報的罪名，萬歲爺便是一天不回，我們也性命難保。」

「那我們……」

「宮裏固然要稟告，徐大人那兒也得說一聲。」

藍田玉聽得清楚，祇望那些太監全都跑掉，好讓他先去打點好那些仙鶴，那知爲首的太監接道：「我這就進宮去，小柱往徐大人那兒去，其餘的都留在這裏，別下去，也別讓他人上來。」

藍田玉心裏一凉，索性盤膝坐下來誦着經文，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是福是禍，現在他也只有聽天由命的了。

那些太監一個個坐立不安，在他們來說，天下間還有什麼比皇帝失踪更重大？

藍田玉經誦不休，語聲低沉而含糊，大多數道士誦起經來都是如此。

沒有人聽得出這誦經聲中隱藏的恐懼、憂慮。

× × ×

徐大人名階，字子升，松江府華亭縣人，嘉靖二年中探花（一甲第三名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延平府推官，黃州府同知，浙江按察使司僉，江西按察副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禮部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嘉靖三十一年以東閣大學士名義入閣，在嚴嵩下面挨了十年，到嚴嵩倒下，即升爲首輔。

這個人極會做官，也頗知是非，最難得的是有本領與小人周旋，不甚遭忌，又懂得迎合皇帝的癖好，把獻給神仙的「青詞」寫得很好，所以嚴嵩在位之時雖然看出這個人不簡單，始終弄不倒。

皇帝對這個人的信任，遠超過當年的對嚴嵩，公事多半聽之安排，而徐階亦甚少理會皇帝的私事，只有這一次。

那兩個太監還未走出眞人府大門，一頂轎子巳到了眞人府大門外，從轎子裏走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徐階。

他年紀雖然巳經不輕，鬚髮俱白，但精神矍鑠，步履輕快，隨來的除了轎夫之外，還有十三個侍從，十二個緊跟在後面，一個緊護在他身旁。

這個人年青而英俊，舉止輕捷，只看眼神，便巳知道內功深厚，絕非庸手。

在京師地面，他的名氣雖然沒有除階那麼大，但認識徐階的都一定認識這個人，也因爲有這個人在身旁，徐階少了很多麻煩。

這個人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沒有人清楚，由於他幾乎一出師門便入官門，在江湖上可以說是一些名氣也沒有。

很多人都看出他用的是少林派的武功，却極少人知道他是少林派掌門百忍大師的關門弟子。

少林派擇徒極嚴，何況掌門人，雖然少林派並沒有明文規定派中弟子不得替官府做事，但名門大派的弟子一向都喜歡馳馬江湖，絕少願意受官府束縛，這可是事實。

有人說，那完全是因爲徐階不惜重酬，完全錢在作怪，說這些話的人當然不知道先後巳經有多人許以眞正的重酬，却始終不能够令這個人心動，離開徐階。

這個人也甚少說話，對於他自己的來歷，一向就只有三個字。

——祖驚虹。

那是他的姓名，除此之外，絕口不提，問十次，一百次，一千次也是不知道。

徐階亦一樣絕口不提，彷彿除了姓名，什麼也都不清楚。

沒有人相信徐階的話，事實以徐階處事的愼重，又怎會用一個不明來歷的人來侍候自己？

徐階也從來不會到眞人府騷擾皇帝，這一次非獨例外，而且來得正是時候，是不是奇怪得很。

他來得有些匆忙，神態也顯得有些緊張，一反平時的冷靜。

眞人府禁衞森嚴，侍衞看見有人闖進來，立即迎前去，見是徐階，齊皆意外，慌忙施禮。

那兩個太監正好奔至，爲首的脫口一聲：「大人來得正好——」

徐階隨即問：「皇上沒事吧。」口裏儘管問，一看那兩個太監的神色心中巳知道遲來了一步，事情巳發生了。

「回大人，萬歲爺在祭壇上突然不知所踪。」

「突然——」徐階雙眉一皺。

「藍眞人說是騎鶴飛昇九霄天外。」

「那個道士眞的能召鶴？」

「是眞的。」

「那也眞的是天上仙鶴？」

「這個可不敢肯定。」

「你們是親眼目睹皇上在仙鶴之上？」徐階迫問。

兩個太監心一慌，忙道：「當時，霧氣瀰漫，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又都在祭壇上……」

「那是並非親眼目睹的了。」徐階再問：「那個道士還在？」

「給看在祭壇上……」

「好，一面走一面說！」徐階放步奔前去，祖驚虹寸步不離，那兩個太監忙亦跟上，十二個侍衞也不敢稍慢。

他們知道的眞實並不多，未到祭壇，巳然將話說完，徐階沒有多問，雙眉深鎖，祖驚虹始終沒有反應，只是亦步亦趨。

來到了祭壇階下，徐階突然問：「驚虹，這件事你看怎樣？」

祖驚虹不假思索地道：「要到祭壇上看看，那也許能够清楚是怎麼回事。」

徐階無言頷首，舉步奔上石階。

× × ×

藍田玉仍然在祭壇上，不是不想走，只是給那些太監包圍着，要走也不成，只好繼續念他的經。

那些太監看見那麼快便將徐階請來，無不深感詫異，却不敢多問，不用徐階吩咐，左右連忙散開。

祖驚虹搶在徐階之前，來到藍田玉身前，藍田玉不由自主的站起身子，經文也念不下去了。

徐階目光一落，冷冷道：「你就是那個懂得召鶴的藍田玉？」

「是……是……」藍田玉不由自主倒

退了一步。

「你說，皇上那兒去了？」徐階面寒如冰，語聲更冷。

藍田玉早已擬好了一番說話，那只是將方才說的話再加以修飾，念經同時，暗誦了一遍，連他也覺得那實在非常動聽，但不知何故，給徐階一問，竟然忘掉了大半。

徐階並沒有催促，藍田玉吞吞吐吐，好容易才將話說完。他已經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也知道這個人靑詞寫得很不錯，一個也相信仙鶴諸般傳說的人，應該很容易將之騙信，所以他話未說完，一顆心已經平定下來。

徐階也沒有插口，聽完了，才道：「天上的仙鶴既然是有仙緣的人才可以看見，我們現在要你將仙鶴再請下來，當然是不可能的了。」

藍田玉佯歎一聲。「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徐階點點頭，轉對祖鶩虹道：「你周圍看看。」

祖鶩虹無言頷首，踱了開去，徐階隨又道：「天機不可洩露，你就是知道皇上現在何處，又將在什麼時候才下來，應該也不會說出口。」

藍田玉又歎聲道：「貧道是眞的不知道。」

「那麼說，你的道行還是差一點兒，不能够洞悉天機。」徐階冷笑。「奇怪你却有這個本領，將天上的仙鶴召下來。」

藍田玉囁嚅道：「也是仙緣巧合！」

徐階又一聲冷笑。「老夫懂得寫靑詞，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是……獻給神仙的。」

徐階道：「老夫却沒有這份仙緣，可惜事先不知道仙鶴降臨，否則總得拜託你交給仙鶴送去。」

「總有機會的。」藍田玉暗自鬆一口氣。

徐階目光轉向祖鶩虹，道：「老夫這個手下却完全不信這種事，他沒有仙緣，却有一雙慧眼，能够看得出是非黑白。」

藍田玉心頭一凜，目光一轉，正好看見祖鶩虹在東面欄杆前停下。

祖鶩虹雖然沒有作聲，可是看見他的一雙手落在欄杆上，藍田玉已不由心頭狂跳。

徐階即時發出一聲冷笑，藍田玉聽得清楚，却不敢回過目光來，只想徐階從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更多，那裏知道他的目光那一轉，對徐階來說已經足够。

他雖然很懂得騙人，到底是一個道士，徐階可是一個大官，而且很懂得做官，以嚴嵩的權勢狡猾尚且弄之不倒，可想得知。

一個那麼懂得做官的人，目光又是何等銳利。判斷又是何等準確？

徐階的目光亦緩緩的轉過去，並沒有再說什麼。

祖鶩虹那雙手緩緩的移動，目光也緩緩抬起來，投向東面不遠處的高牆。

燈光照射下，那面高牆白亮得令人心寒！祖鶩虹一落轉回，緩緩道：「若是屬下推測不錯，方才霧濃之際，只怕有人用繩鈎由東牆那邊走過來。」

徐階輕「哦」一聲，藍田玉的身子與之同時一震！

祖鶩虹接道：「欄杆上的鈎痕是新的，屬下肯定這位藍眞人絕不會有足够的證據證明那是別的東西留下來。」

徐階這才問：「藍眞人怎樣說？」

藍田玉連聲：「貧道，貧道……」語聲越來越低沉，也除了那兩個字之外，甚麼也說不出來。

祖鶩虹一面走回來，一面道：「那也不是霧。」俯身從地上拾起了幾塊碎片。

「完全是人爲。」

藍田玉垂下頭，那些太監看似要嚷起來，但徐階目光一掃，立時都噤若寒蟬。

祖鶩虹把手一揚，接道：「有這兩樣證據已經足够了。」

徐階無言頷首，繞着藍田玉踱了一個圈，藍田玉一個身子顫抖得更厲害，不等徐階開口，徐階脚步才停下，他已拜伏在地上。「大人饒命，貧道隱瞞事實，罪該萬死……」

徐階冷冷的問道：「你召的到底是什麼鶴？」

藍田玉頭垂得更低，囁嚅着道：「是……是貧道養……養的……」

徐階道：「何不讓我們也見識見識一下。」

藍田玉實在猜不透徐階打的是什麼主意，惶然道：「貧道不敢……」

徐階道：「這是說我們雖然不是沒有仙緣，還是不配看那些仙鶴。」

「大人言重，貧道絕沒有這個意思。」藍田玉一面說一面慌忙爬起身子。

徐階偏身讓開，那些太監侍衞忙亦讓過一旁。

藍田玉看看徐階又看看衆人，用顫抖的聲音又唸起經來，一雙手同時高擧。

那種怪異的念經聲遠遠的傳開去，一陣陣羽翼拍擊聲與之同時遙遙的傳來。

所有的目光，立時都移向羽翼拍擊聲來處？只見一隻隻白鶴由那邊屋脊上飛起，向祭壇這邊飛下。

徐階看着道：「將這些鶴訓練到這個地步，並不是一件易事。」

話是對祖鶩虹說的，祖鶩虹冷然一笑，道：「屬下却想不出這些鶴這樣服從有什麼好處。」

徐階道：「對別人不錯沒有一些好處，對他却有的，若不是橫生枝節，相信國師一位已非他莫屬。」

祖鶩虹無言一聲歎息。

徐階接道：「國師一位，虛懸已久，那些道士來去都是念咒畫符，這種召鶴之術，倒是新奇有趣。」

祖鶩虹只是歎息，也就在這時候，那些鶴已一隻隻盤繞一匝，向祭壇落下。

徐階即時一聲：「殺了！」

祖鶩虹一怔，身形仍然拔起來，一聲長嘶，凌空疾轉一匝，雙手亂抓。

看似亂，其實却極有分寸，每一下都正抓在鶴脖子上，一抓一擲，抓下的時候，是活鶴，到他擲出去，也仍是活鶴，到那些侍衞身前才變成死鶴。

那些侍衞手起刀落，無一落空，鶴唳聲中，鮮血飛濺！

十六隻白鶴無一例外，都陳屍在藍田

玉的身前，藍田玉看在眼內，既恐懼，又痛心，經念不下去了，一個身子更抖得就像是秋風中的蘆葦，却不敢出手阻止，出口也不敢。

祖鶩虹身形一轉落下，正好落在原來的位置！

徐階這時候才道：「只是十六隻？」

「是……」藍田玉牙縫中漏出來的聲音。

徐階接問：「你可知這就是欺君，會受到什麼懲罰？」

「貧道罪該萬死。」藍田玉又是這句話。

徐階道：「這個時候殺你也沒有用處，但你若是對我們全無用處，倒是殺掉了省事。」

藍田玉慌忙道：「萬歲爺是給三個黑衣人帶走的，貧道看着他們脚踏繩子走來，貧道待要叫喊，却快不過他們，給他們放倒了，醒來的時候，萬歲爺已經不知所踪了。」

徐階搖搖頭道：「我們要聽的不是這些。」

藍田玉又道：「貧道這次能够在萬歲爺面前，表演召鶴之術，全賴嚴大人的推薦。」

「嚴嵩？」徐階追問。

藍田玉不住點頭，徐階冷笑道：「嚴嵩之所以得勢，完全是你們這些道士的帮助，但也是因爲道士倒霉。」

這倒是事實，若非道士藍道行利用扶乩的機會接近皇帝，得以向皇帝訴說嚴嵩諸般惡行，只是御史鄒應龍的彈劾，皇帝未必肯聽。

一頓，徐階又說道：「罷斥之後嚴嵩對你們這些道士毫無好感，何況你又是姓藍，若說他竟然會對你特別有好感，大力將你推薦給皇上，就是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藍田玉面色一變再變，怔住在那裏。

徐階接問道：「我只想知道，到底又是什麼人將你推薦給嚴嵩。」

藍田玉欲言又止，徐階猛一聲斷喝：「說——」

「是……是歐陽大人。」藍田玉接道：「貧道與歐陽大人本是同鄉，練成了召鶴之術，原望歐陽大人提携，歐陽大人却將貧道推薦給嚴大人。」

「這種事本該由嚴嵩做的。」徐階又問：「你還有什麼要告訴我？」

藍田玉想了想，搖了搖頭。徐階再道：「那你現在可去拚盡你所有的法力，燒香禱告，祈求皇上沒有事，能够平安回來了。」

藍田玉苦笑：「貧道其……」

徐階揮手打斷藍田玉的話，接對那些太監道：「這個道士，本官現在交還給你們！」

為首的太監一怔急道：「徐大人…」

徐階截道：「你們最好看穩一些，若是有什麼差池，只怕馬總管出面，也未必管用。」

所有太監齊皆聳然動容，徐階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擧步。

為首的太監跟着追前。「徐大人，萬歲爺……」

「這件事本官當然會盡力去查，但一樣未必管用，你們回到宮裏，得請馬總管多費一點心。」徐階脚步繼續。「馬總管今夜應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却竟不見在眞人府中，也許與……」

他沒有說下去，也沒有回頭，脚步不停，走下祭壇。

祖鶩虹與十二個侍衞緊緊跟在徐階身後，同樣沒有理會那些太監。

他們來得也實在巧一些，那些太監却不敢問，呆呆的目送徐階等離開。

藍田玉仍跪在那裏，不是不想站起來，只是一雙脚已癱軟了。

×　×　×

夜愈深，風愈冷，下了祭壇，徐階却彷彿才感到夜風的寒冷，挺直的腰身逐漸彎起來。

祖鶩虹追前一步，道：「藍田玉口中的歐陽大人只怕就是歐陽易。」

徐階頷首道：「沒有第二個的了，歐陽易與嚴嵩原就是一夥。」

「歐陽易現在乃是裕王的人，這件事，果然不出大人所料，裕王終於採取行動了。」

徐階道：「大內禁衞深嚴，的確不容易下手，這個眞人府，方便得多了。」

祖鶩虹道：「裕王才智俱不下足駕馭天下，由他來繼承帝位，只是便宜了嚴嵩等小人。」

徐階捋了捋鬍鬚。「看來你還是喜歡景王多一些，其他的，大概也一樣。」

祖鶩虹目光一掃那十二個侍衞，道：「景王禮賢下士，明辨是非，與裕王完全是兩種人，大人對景王，不也是一直欣賞得很？」

徐階道：「這件事以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做？」

祖鶩虹道：「屬下想走一趟裕王府，將皇上救出來。」

徐階笑問道：「你是說，皇上在裕王府。」

祖鶩虹說道：「歐陽易假手嚴嵩上書推薦藍田玉，將皇上誘至眞人府，目的就是伺機要將皇上擄去，迫皇上下詔傳位於他。」

徐階道：「他若是眞的要這樣做，又怎會留藍田玉活口？」

祖鶩虹一怔，徐階沉聲道：「我們必須盡快趕去，再遲恐怕來不及的了。」

「去那裏？裕王府？」祖鶩虹目露詭異之色。

「景王府！」徐階一字一頓。

祖鶩虹更詫異。「去景王府幹……」

「救皇上！」徐階的話聲更沉重。「方才那些來將皇上刦走的，是景王的人！」

祖鶩虹詫異之極。「景王事父至孝，又怎會弑父？」

徐階道：「路上我再跟你說清楚。」

祖鶩虹急步跟上，思潮亦起伏不定，總覺已有些頭緒，却還是不甚明白。

徐階走着，又罵一聲：「該死的張九成。」

「該死——」上了轎子，徐階又罵道：「還說什麼聰明，竟然看不出這是個陷阱？」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長期化名呂炮，綽號槓子頭的天雷門叛門弟子呂子久常在無名鎮活動。這天，在無眉公子張天俊的促使下，又挑起酒担子，賣黃酒，茴香豆去了。其實，他是藉着做小販到處叫賣，而暗中偵查飛刀帮帮主童子飛被擄去的下落，及其隨從被害的綫索。他由早上到中午，走了好幾處地方，都一無所獲。最後他回到大廟前擺賣，却被雙龍堡五個虎衞誘進廟內，威迫利誘，要他供出前此幾個虎衞被何人所殺，言語之間雙方便起衝突，終於打起上來，結果呂子久殺了三名虎衞，正想脫身之際却被其餘兩名虎衞制住，正要殺害，神龕後走出一人勸止……

月色朦朧夜 決戰山道上

當一個人命懸一髮之際，往往只有他的敵人，才能救得了他；正如一個人遭人出賣，這個出賣他的人，往往是他的好朋友一樣。

如今這個制止兩虎衞殺害呂子久的人，呂子久根本就不認識。

這人是誰？

× × ×

當大鬍子和粉刺臉抬頭看清楚發話的人，竟是武府三大總管之一的無情漢石心寒時，兩人臉上均不禁流露出一片疑訝之色。

不過，從兩人神色看來，這兩名雙龍虎衞，顯然都對這位無情漢懷有無限之敬畏。

大鬍子猶豫了一下道：「右護老的意思，這小子動不得？」

「是的，動不得！」

「爲什麼？」

「因爲這小子是隻會生金蛋的鵝！」

大鬍子似懂非懂的唔了一聲，點點頭道：「我明白石護老的意思了。」

「你明白老夫的意思？」

「留下這小子的活口，一定對本帮有着莫大的好處。」

呂子久沒有留意去聽他們的談話。

他正在思索一個新奇的稱呼。

石護老。

× × ×

石護老？

不是石老護法？

或是石老護座？

是石護老？

石——護——老這一稱呼，究竟應該作何解釋？

他正思忖間，大鬍子已將匕首從他右肩拔出，同時點了他幾處與右肩傷口有關的穴道。

呂子久一條右臂雖因穴道受制而告痲木，但傷口却因而停止流血，同時也因而減除不少痛楚。

他今天連殺三名虎衞，自己最後却能暫逃一死，這該歸功於他受制於人後沒有逞强反抗的好處。

否則，不等無情漢石心寒露面，他呂子久的心肝，恐怕經已成爲別人的「祭品」和「下酒菜」了。

無情漢石心寒交代完畢，又背剪着雙手，悠然踱入後殿。

他留下的最後幾句話是：「暫饒這小子一死，究竟有多大好處，相信不出三天，你們就會知道了。」

× × ×

暫時不殺呂子久，好處在那裏，第一個知道的人，便是呂子久！

× × ×

這是一座構築堅固的地牢。

它就在大廟大殿下面。

呂子久如果不是身歷其境，他怎麼也無法相信，法相莊嚴的大雄寶殿底層，居然會有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處所。

兩名虎衞押他下來時，並沒有蒙上他的眼睛，這表示對方一點也不担心他會將此一秘密洩露出去。

換句話說，對方根本就沒有想到他是否還有走出這座地牢的機會。

呂子久在一堆發霉的稻草上坐了下來，兩眼慢慢習慣於黑暗。

他視力回復正常之後，第一眼所見到的事物，就使他幾乎驚叫出聲。

你道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了童子飛！

隔着一道粗大的鐵栅，那位骨瘦如柴的飛刀帮主，正瞪大一雙失神的眼睛，死盯着他瞧。

呂子久以前並沒有見過這位飛刀帮主，他認定這人就是飛刀帮主童子飛，憑藉的全是一種猜測。

爲了證實他的猜測是否正確，他試探着招呼道：「童子飛童帮主？」

童子飛眨了一下眼皮，說道：「尊駕何人？」

呂子久道：「無名鎮上賣黃酒的槓子頭呂炮。」

童子飛點點頭道：「這個名字我聽說過。」

他接着又露出懷疑之色道：「你老弟如果眞的只是一名黃酒販子，他們爲什麼會把你老弟抓到這種地方來？」

呂子久苦笑了一下道：「因爲我姓呂的有點武功底子，而且又太愛管別人的閑事。」

童子飛道：「你管了誰的閑事？」

呂子久道：「起先是我不該答應唐漢

那小子冒充我的身份，結果那小子不經我的同意，一口氣幹掉了四名雙龍虎衞。」
童子飛道：「還有呢？」
呂子久道：「還有便是我跟無眉公子張天俊那小子不自量力，竟然妄想找出你童帮主突然失踪的原因和下落。」
童子飛一怔，既感激又意外的道：「原來你呂兄竟是爲了……」
呂子久搖搖頭道：「你用不着感激我，在這件事情上，到目前爲止，我呂某人帮的全是倒忙。」
童子飛停頓了片刻道：「呂兄失手被擒，是不是因爲剛剛跟他們交過手？」
呂子久神采突然煥發起來，笑笑道：「是的，這次呂某人算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托天之幸，一口氣宰掉了他們三個虎衞。」
童子飛不覺又是一怔道：「你殺了他們三名虎衞，他們居然會留你的活命？」
呂子久道：「是一個臉有紫疤的老傢伙，替我求的人情。」
「無情漢石心寒？」
「我只知道兩名虎衞都喊他什麼石護老。」
「那就對了。」童子飛點頭：「武統邦中對護國公都是如此稱呼。」
呂子久怔道：「武統邦？護國公？」
「是的，一個新興的神秘組織。」童子飛輕輕嘆了口氣：這個組織的體制，有如一個小朝庭。除了『護國公』，據說還有什麼『左右丞相』，『大將軍』，『金星特使』，『七品殺手』，『鷹兵燕卒』等名目。」
「總瓢把子怎麼稱呼？」
「武帝。」
「這位武帝，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不清楚。」
「以上這些秘密，童帮主是從什麼地方打聽來的？」
「去年這個時候，本帮第三堂於無意中擒獲該邦一名三品殺手，那傢伙怕死得很，只經我們那位溫堂主稍稍施了點手脚，便將該邦種種秘密，全數吐露出來。在該邦，一名三品殺手顯然還不算是高級部屬，所以這厮入邦一年多，連邦主的姓名都弄不清楚。」
童子飛又輕輕嘆了口氣，說道：「老夫身遭慘禍，爲的就是不幸知道了這些秘密。」
呂子久沉默了片刻，又問道：「鎭上長安生藥店的那個叫『猴子精』的，據說就是以前江湖上有『生死大夫』之稱的金至厚？」
「是的。」
「你住來趙老頭家中，就是爲了方便這位生死大夫爲你療傷？」
「是的。」
「那位生死大夫如今何在？」
童子飛神色黯然。「他原來就被關在你如今住的這間牢房中，今天黎明時分，被召喚出去，就沒看到再回來。如果這老兒有個三長兩短，可說都是我童某人的罪過。」
呂子久皺眉喃喃道：「武統邦」，武統邦，這個名稱聽起來倒蠻正派的，怎麼作爲如此卑劣。」
童子飛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然問道：「無情漢石心寒，是有名的鐵石心腸，你可知道老傢伙這次爲你求情的理由是什麼？」
「老傢伙說我是隻會生金蛋的鵝。」
「你說你跟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都處得不錯？」
「還可以。」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以我呂某人作餌，引誘唐漢和張天俊兩人入伏上鈎？」
「這是較合理的推測。」
「不盡然。」
「怎麼說？」
「因爲這兩個小子整天在無名鎭上逛逛蕩蕩，從不掩飾自己的行跡，只要想找這兩位仁兄，隨時都可以找得到，又何必拐彎抹角，兜上這麼一個大圈子？」
童子飛搖頭。「這個，你呂兄就不知道了。像唐漢和張天俊這種棘手人物，如果正面發生衝突，你知道該邦需要動員多少人力？況且該邦尚在擴展期中，既沒有理由這樣做，也不敢這樣做。要拔除這兩枚眼中釘，最好的辦法，便是來個人不知鬼不覺，設計伏兵殺人，就像他們對付老夫的手段一樣。」
呂子久想想果然有理，不禁憂慮了起來道：「只要知道了我呂某人，或是你童帮主的囚禁之所，這兩個小子決無不來營救之理，你看這該如何是好？」
童子飛長長嘆了口氣道：「你我如今都成了籠中鳥，甕中鼈，就是急煞了，也出不了這座地牢，能有什麼辦法好想？」

× × ×

同一時候，大殿後面一間雲房中。
南北雙怪，五絕叟吳一同，無情漢石心寒，以及兩儀搜魂手沙高樓等三位武統邦的護國公，正分別仔細的在檢查着十號、十七號和十八號等三名虎衞的屍體。
五絕叟吳一同第一個站直了身軀，搖搖頭道：「小子拳頭雖重，但使的絕不是密宗絕學，大天心無相玄功。」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跟着點頭道：「沙某人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小子使的是大天心無相玄功，着拳處應該不會留下瘀痕的。」
無情漢石心寒皺眉道：「當時老夫看得清清楚楚，小子只是兩三個照面，便將我們這三位一品殺手給擺平了，他們三個，根本就沒有還手的機會。要換了火種子唐漢那小子，尚有話說。這小子名不見經傳，一直在鎭上以賣酒爲業，這一身武功不曉得是怎麼練起來的？」
雙龍十八虎衞在武統邦中，原來巳被編爲一品殺手？
這老傢伙當時袖手一旁，不救自己部屬，反替敵人說情，爲的是想查明呂子久一身武功的來歷？
眞是名副其實的一個無情漢！
沙高樓道：「寒老這次雖然疑錯了人，不過還算走對了一着高棋！」
石心寒因爲是在大鬍子和粉刺臉兩名一品殺手面前，誇稱呂子久是頭會生金蛋的鵝，如今發現，這頭鵝不僅不會生金蛋，就是銀蛋銅蛋鐵蛋都恐怕生不出一個來，心中正在氣惱慚愧，忽聽沙高樓如此一

說，精神不由得大大的振作起來。
沙高樓接着道：「小子有着這樣一身武功，居然自甘以販賣黃酒爲業，依老夫看來，這裏面一定隱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本邦正式遷居之前，爲了各方面安全順利起見，凡此種種，都有切實加以調查的必要。」
石心寒點頭道：「老夫留下這小子的活口，這一點正是原因之一。」
沙高樓道：「另一方面，由種種蛛絲馬跡看來，這小子跟唐漢和張天俊那兩個小子，私底下交情似乎很不錯，如果能利用這小子釣上唐漢和張天俊那兩個小子，更是一大意外收穫。」
石心寒道：「這一點，應該不成問題的。」
五絕叟吳一同在房中背着雙手緩緩繞了兩圈，這時忽然止步插口道：「我們武帝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密宗大覺上人去世之前，有否將大天心無相玄功留傳下來，以及有否將他本身的遭遇告訴門人，我們目前，應該將全部力量，都放在這一方面……」
沙高樓道：「我們如今想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吳一同沉吟道：「依老夫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
沙高樓道：「什麼辦法？」
吳一同道：「橫起心腸來幹！」
沙高樓欣然道：「這跟老夫的想法完全相同。至於怎麼個幹法，我跟寒老沒有意見，一切全由你吳兄作主。」
吳一同陰陰一笑道：「那你們就等着瞧老夫的手段好了！」

× × ×

無眉公子張天俊在黃金賭坊裏沒有等到呂子久，却等到另一個人。
一個令他見到就滿頭是火的人。
火種子唐漢！
那麼雙龍淸客步玄浩巳經離去了，此刻當莊的是花槍金滿堂金大爺，無眉公子張天俊正坐在大廳一角喝悶酒。
他看到唐漢從外面走進來，立刻將面孔轉向另一邊，顯然望也不願多望唐漢一眼。
但唐漢却好像巳完全忘記早上在趙老頭那邊發生的一段不愉快。
他春風滿面的走向無眉公子，含笑招呼道：「張兄今天手氣如何？」
無眉公子道：「不好！」
唐漢笑道：「要不要我火種子陪你張兄玩幾莊？」
無眉公子道：「不必！」
唐漢笑道：「那麼，我們換個地方，去喝兩盅怎麼樣？」
無眉公子道：「不喝！」
唐漢連碰三個軟釘子，居然一點也不生氣。
他拉開另一張櫈子坐下，眼看無人注意，忽然壓低聲音笑道：「我知道你很不高興跟我談話，所以我現在只說最後兩句；這兩句話說完，我馬上就走，絕不再打擾。」
無眉公子繃緊臉孔，一聲不响。
唐漢緩緩接着道：「如果你張兄是在這裏等人，你等的那個人不會來了。」
他果然只說了兩句，果然一說完便站起身子打算離去！
無眉公子突然冷冷沉喝道：「替我站住！」
唐漢轉身嘻嘻一笑道：「張大公子是不是忽然改變主意，想換個地方，跟我火種子喝兩盅？」

× × ×

無名鎭上可以喝酒的地方不少。
但在一個講究喝酒情調的人來說，鎭上喝酒最好的去處，還是老胡的兔肉店。
因爲這座落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簡陋的設備，親切的招待，巳處處會令人有一種回到自己家中的感覺。
尤其是初夏黃昏時分，店外流螢三五，店內一燈如豆；兔肉一盤，老酒一壺；山風送爽，蚊雷湊興，更會爲你帶來一股醺然顧盼的雅趣。

× × ×

唐漢一壺酒都快喝光了，一盤兔肉也吃去了一大半，無眉公子却還是連筷子也沒動一下。
因爲他並不是爲了兔肉老酒來的。
起初，他還能沉得住氣。板着面孔，一聲不吭。因爲他滿以爲唐漢會主動告訴他呂子久不去黃金賭坊赴約的原因。
不料唐漢愈喝愈起勁，竟好像巳完全忘了他們找來這家小酒店的目的。
他兩眼死瞪着唐漢，就彷彿唐漢每喝一口酒，都喝的是他的血液，每夾一塊兔肉，都是從他身上剜下來的一般。
他終於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你酒喝够了沒有？」
「差不多了。」
「有時間開口了吧？」
「當然有。」
「呂子久如今人在何處？」
「大廟。」
「大廟？」
「如果說得更正確一點，應該是大廟正殿佛龕下面的地窖裏。」
「寺廟的佛殿下面會有地窖？」
「這種事說起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但無名鎭上這座大廟的佛殿下面，却是千眞萬確的建了一座地窖。」
「呂子久無緣無故的跑去那種地方幹什麼？」
「他並不是自己跑下去的。」
「被人關進去的？」
「對。」
「這意思也就是說，那座地窖實際上就是一座地牢？」
「對。」
「利用這座地牢關人的，就是武府那三位大總管？」
「對。」
「南北雙怪和沙高樓這三個老魔頭，以前並沒有到過無名鎭，如今一來居然就知道有這樣一座地牢可以利用，你說這該怎麼解釋？」
「這很明顯的表示，無名鎭上很久之前就有了他們這一夥人的黨羽。」
無眉公子思索了片刻，抬頭道：「如今那座地牢裏只關了呂子久一個人？」
「呂子久進去時，裏面巳經關了一個了。」

「這人是誰？」

「你應該猜得到這個人是誰。」

無眉公子突然瞪大了眼睛：「是童子飛？」

他見唐漢沒有更正的表示，臉上的驚愕神情頓時轉爲憤怒：「你知道了童子飛和呂子久兩人目前的處境，居然還有心情把我帶到這種地方來要我陪着你喝酒？」

唐漢慢吞吞的又喝了口酒道：「否則，你要我怎麼辦？我已經說過了，我既不是救苦救難的觀音大士，也不是法力無邊的通天教主。」

無眉公子差點沒將一碗老燒酒兜頭蓋臉的潑了過去。

「你既不是觀音大士，也不是通天教主。」他問：「那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人，不是東西。」唐漢並不生氣：「我是一名劍法鑒賞家。」

「你也懂劍法？」

「懂一點，不多。不過，對任何一種劍法的優劣，却往往都能一目了然。」

「你不理童、呂兩人的死活，却到這裏來喝酒，就是爲了等着鑒賞劍法？」

「是的。」

「你等着鑒賞的，是套什麼劍法？」

「游龍劍法。」

游龍劍法，是當今武林中七大秘傳絕學之一，也是這位名列五大名公子之首的無眉公子仗以成名江湖的一套劍法。

無眉公子聽了，先是微微一楞，旋即

小啓：「武林一條街」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此啓。

點頭起身道：「好，到外面去吧，你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張天俊不揣粗陋，捨命陪君子也就是了！」

唐漢手一招，笑道：「坐下！聽話要聽清楚。我只是說鑒賞，並未說想找你印證。」

無眉公子道：「本公子這套游龍劍法如不是在跟人交手時使出，你那有鑒賞的機會？」

唐漢微微一笑，道：「這個機會馬上就要出現了。」

無眉公子眨了一下眼皮，道：「你意思是說，馬上就要有人來找我的痳煩？」

「來找我們兩個人的痳煩。」唐漢含笑更正：「當我們走出黃金賭坊時，我們就已經被人釘上了。我故意將你領來這裏，故意無話找話說，跟你嚕嗦了老半天，爲的便是好讓對方有一個通風報信、調兵遣將的機會！」

× × ×

呼的一聲一陣山風突然吹進了這間小酒店。牆壁上那盞油燈，頓告應聲熄滅。

幸虧這盞油燈光度本來就很黯弱，店堂裏有沒有這樣一盞油燈，都像聾子有沒有一雙耳朵般差不到那裏去。

以唐漢和無眉公子兩人的一身武功修爲，受到的影响自然更是有限。

兩人只是略一運神，便憑皎潔的月色，弄清了突然刮起這陣山風的原因。

小店門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像山魈鬼魅似的多了一名身形瘦長的灰衣老人。

這老人因爲是背光而立，臉形五官雖然一時瞧不清楚，但面孔上那雙烱烱發光的眼睛，却如荒野中一對天燈般令人毛骨悚然。

唐漢扭過頭來，微笑道：「我說的如何？」

無眉公子道：「這老傢伙你認識？」

唐漢笑道：「這位便是我們剛剛提過的武府三大總管中的一位。」

無眉公子道：「五絕叟吳一同？」

唐漢笑道：「所以你說話最好客氣一點，這位吳老前輩身懷五絕之長，隨便搬出一套來，都能要了你的命！」

他們坐在那裏，談笑自如，唐漢咀裏雖然把這位五絕叟捧得高高的，但從神情語氣上看來，這位火種子很明顯的根本就沒將這位五絕叟放在心上。

五絕叟站在店門口，紋風不動，冷冷接口道：「兩位名公子意氣風發，出語如珠，實在很令老朽敬佩。」

唐漢又轉向無眉公子笑了笑，道：「聽到沒有？我這個火種子，居然由人人嗤之以鼻的大浪子，突然一下變成了名公子，你瞧你閣下爲我這個火種子帶來了多大的榮耀。」

無眉公子可沒有這份雅興陪他開玩笑，他兩眼凝瞪着五絕叟道：「尊駕就是專爲了拍這幾句馬屁來的麼？」

五絕叟冷冷道：「順便也爲了想向兩位大公子討教幾手高招。」

無眉公子冷冷道：「咱們井水不犯河水，誰也沒踩着誰的尾巴，幹嘛一定要動手？」

五絕叟哼了一聲道：「短短不到一個月，你們一共幹了多少好事，大家各人心裏明白。」

這幾句話，如果是針對唐漢而發，唐漢心裏當然明白。

但是，若拿這種話來責問無眉公子，那就寃枉透了。

冷血殺手萬人屠，以及十八虎衞中的十四虎衞先後命赴黃泉，無眉公子根本一無所悉。

無眉公子一副實心眼兒，聽了這種他無法理解的指控，自是火冒萬丈。

當下忍不住桌子一拍，霍的一聲，站了起來，厲喝道：「你這老鬼少要如此氣勢凌人，像你這種倚老賣老的老混蛋，我張天俊以前也不是沒有見過，既然你老鬼一定要逼本公子出手，我無眉公子管叫你老鬼稱心如願也就是了！」

唐漢也跟着起立，趁機輕輕碰了無眉公子一下，含笑傳音道：「修養好一點，別發少爺脾氣好不好？你應該知道，面臨強敵，心浮氣躁，這只對敵人有好處。」

武功到達某一境界，最重要的功課，已不是招式的演練，而該是心情的陶冶，才能期望更上層樓。

無眉公子張天俊在一套游龍劍法上能有今天的成就，這一點當然不會不明白。

所以他經唐漢一語點醒，立即吸氣點頭，心境回復一片空靈。

唐漢又道：「老鬼走了，我們出去。今晚這一戰，關係匪淺。禍是我火種子一個人惹下來的，若能僥倖逃過這一刦，以後我再向張兄詳道原委並致歉意。」

無眉公子冷冷道：「只要你不是爲了

私人恩怨，你就少放這種臭驢屁！」

× × ×

走出老胡兔肉店，是一條黃泥山道。

這時約莫初更時分。

浮懸遠處山頭的下弦月，已漸漸豐盈得像把杭梳。

銀灰色的月光，洒滿了荒凉的黃泥山道。

山道兩端，分別屹立着九名年齡服飾各異，冷靜肅穆得有如墓碑的漢子。

通往鎮區的一端，一排五人。分別是南北雙怪、五絕叟吳一同、無情漢石心寒、兩儀搜魂手沙高樓，以及兩名武統邦的一品殺手，亦即十八虎衞中的二號和三號虎衞：大鬍子，粉刺臉。

另一端，是四名佩着不同兵刃的黃色勁裝蒙面人。

四人身材挺拔健壯，眼神靈活詭異，看上去不僅年輕，而且顯然都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

九人分兩組阻守山道兩端，中間空出大約十來丈的一段。

很明顯的，這空出來的一段，即是雙方交手的戰場。

也將是落敗者的陳屍墳場。

× × ×

這是個雖然尚未發生，但必然會發生的大悲劇。

如今雙方十一人，一個個都活得好好的，但一場激戰下來，傷亡在所難免。

然而，如今活着的每一個人，有誰已抱定必死之心？

有誰已料定，一旦戰火點燃，自己將是第一個浴血犧牲的不幸者？

螻蟻尚且貪生，何况乎人？

這種悲劇眞的無法避免？

誰是江湖上這一類事件的始作俑者？

× × ×

唐漢和無眉公子走出老胡兔肉店，來到山路中央停下。

無眉公子四下迅速環掃了一眼，低聲道：「那邊四個小傢伙，爲什麼要戴上面罩？」

「你不懂？」

「不懂。」

「江湖人物戴面罩，最早是從採花淫賊開始的。」唐漢微微一笑道：「這樣一說，你張大公子懂了沒有？」

「怕人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除此而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解釋？」唐漢笑笑。

「這四人中有我們的熟人？」

「也許還不止一個。」

無眉公子又迅速環掃了一眼，見對方並無立即出手之意，便低低接着道：「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覺得你今天做錯了一件事。」

「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應該在前往黃金賭坊之前，先設法救出童子飛和呂子久才是聰明的作法。」無眉公子埋怨的說。

「你意思是說，我現在這種作法很不聰明？」

「又豈止不聰明而已。」

「很蠢？」

「蠢透了！」

「爲什麼？」

「報復之心，人皆有之。今夜這一戰，無論我們殺得多麼痛快，只要對方有了傷亡，童、呂二人他們就死定了。」

「我的看法恰巧相反。」

「哦？」

「今夜這一戰，我們決佔不了上風，如能倖獲不死，那是祖上有德。相反的，我却能保證童、呂二人一定死不了。」

「你是指敵方人數超出我們甚多？」

「這只是原因之一。」

「除此而外呢？」

「對方目前這九人之中，最少有七個人的身手不在你我之下！」

「你對這批人的來歷很清楚？」

「我來無名鎮，並不是只爲了喝酒找女人來的。」

「還有你說你敢保證童、呂二人一定不會受到傷害？」

「我還敢進一步保證，只要我們命大，說不定在天亮之前，我們就可以看到童子飛和呂子久兩人在鎮上某處地方向我們舉杯傾誠致謝！」

無眉公子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道：「你憑什麼敢作這種保證？」

唐漢微微一笑道：「因爲自從我走進黃金賭坊，將你引來這間兎肉店，直到目前，我們雙雙身陷重圍，說穿了其實根本就是我這個火種子的刻意安排！」

無眉公子茫然道：「你這樣做對童、呂二人又有什麼好處？」

唐漢微笑道：「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藉此移轉對方的主力，好讓飛刀幫四大堂主能安安穩穩的率衆救出童子飛和呂子久！」

無眉公子至此方始恍然領悟唐漢在童子飛失踪事件上所付出的一片苦心。

他一時愧感交集，正不知要如何向這位大浪子表示敬意和歉意之際，只聽五絕叟吳一同忽然冷冷發話道：「兩位大公子商量好了沒有？」

無眉公子情隨境移，一腔疚歉，頓然化作萬丈豪氣，他倏地轉過身去，手按劍柄，淡淡地道：「商量好了，本公子決定就先找你閣下領教幾招！」

五絕叟欣然頷首：「好，好決定，決定得好！」

三號虎衞粉刺臉搶着接口道：「收拾這麼一個醜小子，何須吳護老出手，待卑座先下場來秤秤他的斤兩。」

他口中說着，同時自腰間拔出兩把藍光閃閃的柳葉刀。

也不管五絕叟是否同意，一個箭步，便向山道中段竄了過來。

唐漢低聲道：「這廝原是雙龍十八虎衞中的三號侍衞，現已被武統邦收編爲一品殺手。雙龍虎衞中的前五名，武功均與統領冷血殺手萬人屠相去不遠，張兄千萬不可大意。他那對柳葉刀上，可能淬有劇毒，尤須小心提防！」

無眉公子點頭道：「我知道！這一類角色，我有法子應付。你退後一點，替我看住西邊那四個蒙着臉孔的傢伙。」

話說之間，粉刺臉已持刀撲至。

唐漢依言退出丈許，以便左右可以乘顧。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安天霸被鳳生打得節節敗退，仍作困獸鬥，他自信必死，乃轉移目標，拚命掌擊鳳棲梧，而他亦死於鳳生刀下，鳳棲梧被擊重傷，幸得鳳生照顧，着人抬回家去。在療傷期間，婷婷日夕陪侍在側，形影不離。直到中秋之夜，蟾華高懸，當此良辰美景，正是行樂及時，鳳生邀請鳳棲梧與婷婷外出賞月，鳳棲梧因感身體疲倦而婉拒，但促婷婷跟鳳生前去。兩人走後，鳳棲梧即沉沉睡去，及至醒來，已是月墜西方，猶未見婷婷回來，頗覺奇怪，於是起床，步入庭院，但仍不見兩人踪影，只好對月徘徊，思前想後，興起無限感觸，並且疑雲頓生……

酒後同唱和　數騎驟然至

所有的聲音一下完全停下來，奇怪的，那個安富的聲音也竟然沒有例外。

鳳棲梧實在有些懷疑，那並非自己的幻覺，眞的是有一個幽靈徘徊左右。

——這種事，是不是太可笑，太難以令人置信？

鳳棲梧不覺失笑，他也很奇怪，自己竟然會生出這種念頭。

一陣急風忽然吹過，枝葉騷動，燈影紛搖。

鳳棲梧衣袂獵然飛揚。

風迅速遠逝，搖曳的燈光逐漸平靜下來，鳳棲梧也鬆了他掩着雙耳的手。

很奇怪，安富的聲亦消失，只有花木被風吹動的簌簌聲響猶在遠方傳來。

鳳棲梧又再四顧一眼，苦笑了一下，才舉步前行，一面前行，他一面傾耳細聽，這一次，聽得最清楚的，倒是他的脚步聲。

一下下的脚步聲令他的心絃不住的震動，然後他感到一陣徬徨。

這個佔地廣闊，就是這座鳥王府，要找遍每一個角落，一個人只怕要花上一二個時辰。

——婷婷到底在什麼地方？

鳳棲梧不能夠確定，脚步却不由自主往鳳生那座高樓走去。

那座高樓，就叫做鳥王殿，在王府的中心，是鳳生寢食起居以及發施號令的地方。

殿堂建築得雖然不怎樣華麗，却非常莊嚴，氣勢萬千。

石階三重，相連着一條寬闊的白石路，那條白石徑穿過兩個石牌坊也似的建築，直通王府的正門。

牌坊兩翼，是兩列參天古樹，其他的屋宇也就建在古樹的後面。

鳳棲梧從第二個石牌坊轉進白石路，一直往殿堂走去。

兩旁都掛着燈籠，輝煌的燈光下，那條白石路有如白玉砌成，散發着一抹迷濛的光芒。

白石路上沒有人，鳳棲梧走着，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孤獨。

走盡了那條白石路，從石階下望上去，殿堂更覺得高不可攀。

鳳棲梧仰首呆望了一會，才舉步跨前，往上一步步走去。

到了第三重石階，風又急起來，再看那一輪明月，已經低壓在西牆上。

鳳棲梧衣袂飄展，心頭又一陣寒意，是因爲人在高處還是什麼，連他也都想不透。

殿堂的門外，站着四個值夜的武士，他們都是沒有家室的人，對於這個中秋佳節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也樂得接替這個崗位。

他們也都喝過一些酒，只是並沒有多大醉意，閒聊着看見鳳棲梧走上來，齊皆怔住在那裏。

鳳棲梧走到他們面前，他們才如夢初覺，連忙施禮，一聲：「二爺——」

鳳棲梧含笑點頭，信口問道：「大好節日，你們怎麼仍呆這兒，不去喝酒。」

一個武士應道：「殿堂外終年都要有人把守，今夜也不例外。」

鳳棲梧笑笑。「大哥有時魯莽，有時又懂得這樣小心，我看這不完全是他的主意。」

「是相爺定的規矩。」

「相爺？百靈道長？」

「正是。」那個武士接問：「二爺見過相爺的了。」

鳳棲梧頷首。「這個人年紀雖然一大把，一些可也不糊塗，大哥一向譽之爲再生諸葛，從他的表現，也可以肯定是一個聰明人。」

那四個武士絕對同意鳳棲梧這番話，另一個接道：「相爺一向都主張不可盡興，無論是什麼日子，也應該保持警惕。」

鳳棲梧回憶着道：「大哥却一向都不以爲意，總是認爲憑他的力量，絕沒有敵人敢欺上門兒來，也所以才有五年前的慘變。」

四個武士沉默了下去，鳳棲梧接道：「那是大除夕，北綠林聯盟聯手夤夜襲擊，因爲大哥叫了所有人狂歡，疏於防範，被北綠林的人攻進來，百靈道長也就在那一役犧牲。」

四個武士齊皆歎了一口氣。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北綠林那一役雖然偸襲得進來，最後仍然被擊潰，這幾年下來，更就是七零八落，不敢再招惹我們，而就是有這個心，亦再沒有這個力的了。」

一個武士道：「縱然如此，小心一些也沒有壞處。」

鳳棲梧點點頭。「我明白，這是大哥對百靈道長的一種歉疚。」一頓接道：「不過，小心一些也是好。」

另一個武士轉問：「二爺的傷勢已經完成痊癒了？」

鳳棲梧道：「差不多了。」

「那麼晚了，二爺怎麼還不好好的休息。」

鳳棲梧笑道：「我是剛醒來。」往內望一眼，又問道：「大哥方才在堂內喝酒麼？」

「還有內外衆堂主，到看不見月，他們才散掉。」

鳳棲梧終於問：「婷婷呢？是不是也一起？」

四個武士一怔，一個問道：「婷婷姑娘？」

鳳棲梧道：「你們大概也認識她。」

四個武士點頭，另一個接道：「婷婷姑娘與幾位堂主的內眷一桌，後來……」

說話的武士忽然停下口，其他三個的神情亦有些奇怪。

鳳棲梧忍不住追問：「後來怎樣？」

那個武士看了看其他三個同伴，道：「好像喝醉了。」

鳳棲梧一皺眉。「婷婷一向不懂喝酒的。」

「大……大概就是這樣，才……才醉的。」

鳳棲梧疑惑的望着那四個武士。

那四個武士有意無意的避開了他的目光。

「那之後又怎樣了？」鳳棲梧追問下去。

回話的那個武士卻道：「在下也不大清楚。」

鳳棲梧轉問另外三個。「你們呢？」

他的語氣很平淡，目光卻令人不寒而慄，一個武士囁嚅着應道：「大爺吩咐了侍婢扶了她進內堂休息。」

另一個接道：「現在想必仍然還沒有醒轉。」

鳳棲梧轉問：「大爺呢？」

「也醉倒了，大家所以才散掉……」

鳳棲梧沉吟道：「他的酒量一向最好，而自從北綠林那一役之後，不也發了誓，以後都不會醉的了。」

一個看來酒喝得最多的武士苦笑道：「一個人醉起來，可是誰也沒有辦法。」

「我進去瞧瞧他。」鳳棲梧再舉步。

那四個武士呆在那裏，鳳棲梧又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不是担心我會對大爺不利吧。」

「二爺言重。」四個武士慌忙將路讓開。

鳳棲梧當中走了過去，那四個武士看着鳳棲梧的背影，乾瞪着眼睛，神色更顯得奇怪。

他們並沒有忘記，鳳生搖搖欲墮的時候，一個堂主半開玩笑的問：「大爺這麼快就醉了，莫不是因爲內堂醉着一個大美人？」

還有鳳生當時搖着手笑應。「你既然知道？還要睹纏着不讓大爺離開？」

然後鳳生就在衆人的哄笑聲中，搖搖晃晃的走了進去。

內堂並不是鳳生的寢室，只是鳳生平日休息的地方，可是在衆人散去之後不久，那些侍婢亦悄然退了出來。

她們雖然沒有任何說話，那四個武士亦注意到她們神態怪異。

目送鳳棲梧在幔幕旁邊消失，那四個武士又相顧一眼，一齊發出一聲苦笑。

年紀較長的一個突然道：「大爺怎會是那種人？」

其餘三個武士不由點頭，那個武士接道：「我們不覺得自己實在太多心？」

三個武士又點頭，左右散開。

這時候，那一輪明月一半已落在西牆下，就像是一個中裂的碟子，但更像一個怪物，藏身在西牆下，只露出半邊眼睛，在偷窺這邊的情形。

夜風又一陣急吹，而且吹來了天外的寒意，四個武士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 × ×

內堂無風，鳳棲梧心中的寒意却越來越重，到底是因爲那四個武士的說話態度影响，還是什麼原因影响，鳳棲梧全不知道。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沒有將鳳生與婷婷聯想在一起，也許就因爲他實在太了解鳳生。

事實鳳生雖然嗜殺，並不好色，一向也甚有分寸，那何况婷婷還是他弟弟的女人！

鳳棲梧的心却有些亂。

婷婷一向都不懂喝酒，怎會突然喝起酒來？鳳棲梧完全不能够想像得到當時的環境。

——這個傻丫頭，眞不知道醉成怎樣子？

鳳棲梧的嘴角綻着苦澀的笑意。

× × ×

內堂佈置得也是不怎樣華麗，但也不是一般富有人家能够相比。

燈光並沒有熄滅，照耀得有如白晝。

鳳生原就不是一個怎樣懂得情趣的人，休憩的地方總是要極其光亮，但眞正拿來睡覺的地方却是要一點光也沒有。

寢室在內堂更上一層，鳳生事實也從不在內堂睡覺，即使他怎樣疲倦。

他一向都不大喜歡拘束，只有這一樣是例外，也已不是秘密。

穿過了三重幔幕才進入內堂，鳳棲梧很自然的往右面望去，他記得那邊照壁之下，有一座寬闊的綉榻，婷婷應該就是醉臥在那兒。

他看到的只是一座空的綉榻，非獨不見婷婷，連一個侍婢也沒有。

——難道婷婷已離開了？可是那四個值夜的武士怎會看不見？

鳳棲梧疑惑的張目四顧，視綫最後停留在通往上層寢室的階梯上。

金綫楠木造的階梯，寬闊的九級之後是一個平台，然後分成兩道，左右往上伸展。

鳳棲梧意外的看見有燈光從階梯上透下來，他幾乎立即就肯定鳳生仍未睡覺。

——不是說已經醉了？

鳳棲梧有一種嚷叫的衝動，但到底沒有嚷叫出來，却不由自主舉步往階梯那邊走去。

他的脚步放得很輕，那樣子更就簡直像是一個賊，却完全是出於一種下意識的舉動，便突然有人到來喝住，也絕對可以肯定，連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周圍一片寂靜，走盡了階梯，鳳棲梧又沐在燈光中。

樓上的燈光沒有那麼强烈，迷迷濛濛的，看來就像是籠上了一層霧。

鳳棲梧凭欄外望，又看到了那一輪明月，却不知怎的，已沒有了那種明亮的感覺。

那彷彿只是一個用冰剖出來的圓盤，隨時都可能溶化。

鳳棲梧已經感覺到溶冰時的寒意，自小他對於月亮都有一份偏愛，中秋的月亮更就不在話下。

若不是爲了要跟婷婷歡渡中秋，他也不會趕回來，也不會這麼快知道婷婷被擄的事情。

然而今夜的月亮，竟然令他生出前所未有的恐懼。

可是他現在仍然忍不住凭欄看一眼，是爲了要證實那種恐懼只是偶然的感覺還是什麼，却連他自己也不清楚。

今夜他很多的舉動都是下意識做出來，好像他這種高手，這完全是一種沒有可能的事情。

他也知道那絕非傷勢影响，知道必然是出了什麼事，到底什麼事？

轉過身，在他的眼前又是一重重的幔幕。

鳳棲梧抑壓住那股嚷叫的衝動，分開幔幕，一步步走前。

穿過了三重幔幕，他突然聽到了一陣飲泣的聲音。

那聲音並不高，鳳棲梧却瞧得眞切，那剎那的感覺，就像是突然浸身在冰水中，不由得猛打了幾個冷顫。

——是婷婷的哭聲。

鳳棲梧終於忍不住脫口叫了出來。「婷婷——」

然後他衝前去，拉開了最後一重幔幕，整個人立時怔住在那裏，瞠目結舌，如遭電殛。

那剎那他心中的驚訝，實在强烈到了極點，他所担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幔幕的後面，就是鳳生那間不太華麗，但非常舒適的寢室。

那張床幾乎佔據一半的地方，在床兩側，放着兩張奇大的几子，上面是載食物的盤子，載酒的櫃子，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匣子，鳳生平日需要用到的東西，都已在那裏的了。

鳳生絕無疑問並不是一個懶人，但他休息的時候，却需要絕對的舒適，他一向認爲，有充份而舒適的休息，才有足够的精神處理帮中的事情。

鳳棲梧也並不是第一次到這個地方，每一次他到來，鳳生都是躺在床上，半裸着身子，在吃着東西或者喝着酒。

他實在很奇怪，鳳生習慣了這樣吃喝而身上居然一分多餘的肌肉也沒有。

這一次，鳳生沒有在喝酒吃東西，也沒有躺在那裏，他是靠坐在床上，下半身雖然蓋着被子，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整個身子都已赤裸。

他也是呆在那裏，面上的神色非常奇怪，而且非常雜複，婷婷也就抱在他的臂彎中，枕在他的胸膛上，肩頭輕輕的抽搐飲泣。

鳳棲梧從來都沒有見過婷婷的身子，現在他終於見到了。

婷婷的肌膚燈光下有如羊脂白玉，該豐滿的地方豐滿，該纖細的地方纖細，長長的黑髮披散在雪白的肌膚上，更加充滿了誘惑。

鳳棲梧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身子，這原是屬於他所有的，現在已經不是了。

枕被一片凌亂，這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難想像得到。

鳳棲梧簡直不相信這是事實，他希望這只是做夢，握拳的雙手却已因爲指甲陷進掌心而感覺疼痛。

這絕非做夢，那份失望已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够形容。

鳳生竟然沒有發覺鳳棲梧的進入，婷婷也沒有，他們是突然之間驚覺。

婷婷嚶嚀聲中惶然拉過被子蓋着自己的身子。

鳳生瞪着眼，不知所措。

鳳棲梧第一個回復自我，他看着鳳生，面上突然露出了一絲笑容，道：「幸好我不是刺客。」

他的笑容很難看，語聲也很難聽，但話還是說出來，接又道：「否則你現在已是一個死人。」

鳳生呆望着鳳棲梧，道：「二……二弟——」

鳳棲梧道：「我實在不該在這個時候進來，可是——」

「二弟，你聽我說……」鳳生露出一臉惶急之色。

鳳棲梧截道：「這是個好日子，大哥難免會多喝幾杯，婷婷原就不懂得喝酒，醉酒之下，無論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是值得原諒的。」

他的語聲越來越平靜，神態也逐漸平靜下來。

「二弟——」鳳生用力的一搖頭。「這件事……」

「是一件好事，大哥也早該成家立室的了。」鳳棲梧淒然一笑，接一抱拳。「恭喜大哥——」

鳳生傻了臉，婷婷亦驚訝的望着鳳棲梧。

鳳棲梧接對婷婷道：「恭喜大嫂！」

婷婷眼淚又奪眶而出，嘴唇顫抖着，好容易才吐出三個字：「鳳大哥……」

鳳棲梧笑截道：「你不是已經知道我只是老二？」

婷婷飲泣着道：「我不該喝酒的。」

鳳棲梧揮手阻止道：「喝酒並不是一件壞事，現在這件事也不是，我一向匹馬江湖，四海爲家，原就不是一個可靠的歸宿，我這個大哥更適合你。」

婷婷只是流淚，鳳棲梧目光轉向鳳生面上，道：「倉猝間，小弟並沒有準備禮物，而大哥相信亦不會見怪，可以安慰大哥的是，婷婷與你這個弟弟雖然一直很要好，都是發乎情，止乎禮。」

鳳生長歎道：「二弟你不必說這些，大哥很明白。」

繡榻上落紅片片，他當然明白，也所以到現在爲止，他只是感到歉疚。

鳳棲梧接道：「大哥也不必歉疚，緣訂三生，冥冥中早有安排。」

鳳生搖頭道：「這時候，大哥還有什麼話可說？」一頓又一聲長歎，「百靈道長一事之後，我一直都沒有再醉酒，就是今夜，難道這眞的是天意？」

鳳棲梧又截道：「這時候也不是恭喜

的時候，小弟原應該待到明天，可惜小弟有事在身，天明之前，非走不可。」

他輕描淡寫，若無其事，可是他的心意鳳生又怎會不明白？

「二弟——」他實在很想說些安慰的話，可是一時之間，却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鳳棲梧也不想再逗留下去，接道：「打擾大哥大嫂，小弟就此告辭。」然後再一揖，轉身擧步。

鳳生掀被欲起，但最後還是呆在床上，長歎聲中，振吭喊道：「二弟，千萬保重。」

「大哥放心——」鳳棲梧沒有回頭，穿過帳幕，走了出去。

鳳生接道：「什麼時候事了，莫忘了回來看看大哥大嫂。」

「一定——」鳳棲梧再一聲，已然去遠。

鳳生呆望着那仍然在晃動的帳幕，感慨之極，婷婷仍伏在他的胸膛上，只是流淚。

一陣風吹開了窗戶，吹冷了淚水，鳳生心頭同時一寒，打了一個冷顫。

他的目光轉落在婷婷面上，憐惜的伸手替她抹去了淚水，道：「婷婷，你也莫要太難過。」

婷婷輕輕的搖搖頭，沒有作聲，鳳生歎息着接道：「我們都沒有錯。」

「可是，叔叔……他……」婷婷欲言又止。

鳳生道：「棲梧也是一個很明理的人，聽他方才的話，你應該清楚的了，事實上，我們當時只要仍然有一分清醒，也不會幹出這種……」

他沒有接下去，事實在清醒之後，他才知道自己眞的做了這種事，那之前，他有如在夢中，奇怪的只是盡歡的對象竟然是婷婷。

一陣極度的暢快之後，他才突然醒過來，然後他才發覺那並非夢境，他仍然壓在婷婷的嬌軀上。

婷婷當時仍然在昏迷中，一臉的旣痛苦又快樂的表情。

鳳生從未見過這樣動人的臉龐，也從未見過一個這樣動人的身體，他仍然貪婪的欣賞着，一直到婷婷突然驚醒，驚呼，他才突然完全回復自我，才省起婷婷是什麼人。

他們兩個呆了好一會，婷婷開始了哭泣，鳳生正要安慰她的時候，鳳棲梧就來了。

他原以爲鳳棲梧一定會很生氣，他們一直是很好的兄弟，鳳棲梧的性子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他也知道這麼多年來，鳳棲梧只喜歡過婷婷一個女孩子。

鳳棲梧的反應大出他意料之外，但他却知道，這對於鳳棲梧的確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笑臉的後面，必然隱藏着錐心的痛苦。

可是他能夠怎樣？

一種前所未有的歉疚湧上他的心頭，雖然他知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只是歉疚，無補於事。

這一陣歉疚之後，他却已經够仔細的將事情回憶一遍，最令他奇怪的是，他清楚記得喝的酒雖然比他平日多了一些，還不致醉到一塌糊塗。

他也還記得在感到有些不勝酒力的時候，他便要歇息，在進入內堂之前，他原是打算先看看婷婷怎樣子，再着人送她回鳳棲梧那兒去。

但，在進入內堂，看到蜷伏在繡榻上，酒醉未醒的婷婷之後，他的神智便變得有些模糊。

那之後，他隱約記得好像支開了旁邊的侍婢。

爲什麼竟然會這樣做？除了醉意發作之外，他實在找不到更加合理的解釋。

之後一切都像是做夢。

婷婷迷人的醉態令他混身的血液彷彿都奔騰起來，一陣前所未有的衝動，他解開了婷婷的衣帶，脫下了她的衣衫。

婷婷也就在那時候稍爲清醒一些，帶着一臉迷人的笑容，擁着衣衫往樓梯那邊飄去。

他搖搖晃晃的追前。

婷婷半裸的身子在燈光下散發着令人目眩的光輝，那麼美麗，那麼動人。

他追着，混身的血液簡直就要燃燒，追上階梯，追過帳幕。

婷婷倒在床上，衣衫散落，赤裸的身子毫無掩藏的呈現在他眼前。

他將衣衫撕下，撲上，渾忘一切，只是享受。

婷婷在他的身體下輾轉呻吟，那種表情充滿了誘惑，而且不住的呼喚着「鳳大哥」。

到底她呼喚的是我還是棲梧？

鳳生現在才考慮到這個問題，但無論是呼喚誰也好，現在都沒有關係的了。

他的目光又落在婷婷赤裸的身子上，他不能否認婷婷的身子是他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迷人、最窈窕的一個。

婷婷也就在這時候歎了一口氣。「大哥，我實在有些担心。」

鳳生搖頭道：「棲梧的性格我很清楚，無論是什麼打擊，他也受得起，絕不會消沉。」

婷婷道：「希望就是了。」眼淚又流下。

鳳生又替她將眼淚抹去，道：「我担心的只是你——」

「我算得了什麼？」婷婷凄然垂頭。

鳳生歎息道：「我是個莽漢，不懂得說什麼安慰你的話，只是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

婷婷道：「這是天意。」

「天意？」鳳生苦笑，「難道你我竟然是姻緣天定，才會有今夜的事。」

婷婷嘆道：「我不懂喝酒，也從來沒有喝過酒，可是，不知道怎的，今夜竟喝了。」

鳳生頷首道：「我也很久沒有喝酒了，這一次却醉成這樣，做出這種事。」

婷婷緩緩仰起臉。「大哥在後悔？」

鳳生道：「是有些，棲梧跟你的事我是清楚的，他也跟我說過在年底前……」

「不要再說了——」婷婷叫出來。

鳳生頹然嘆道：「我的確不該再說這些。」

婷婷接道：「現在我只是想知道，大

哥怎樣安置我。」

鳳生苦笑道：「棲梧不是已叫你嫂嫂了麼？」

婷婷嬌靨一紅，垂下頭，輕聲問：「你不討厭我？」

鳳生一怔，道：「這句話該是由我來問你。」

婷婷道：「大哥叱咤風雲，人所共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我那一點配得起大哥，所以大哥若是要我走，我也只有走。」

「婷婷——」鳳生後面的話還未接上，婷婷已又道：「無論如何，我還有最後一條路可走。」

鳳生當然明白，那是怎樣一條路，忙道：「大哥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你走那條路的。」一笑接道：「能够娶到你這樣的妻子，原就是一種福氣，我雖然不是一個聰明人，但也不太笨。」

婷婷面上露出了一絲笑容。「鳳大哥，你是說你不會不要我？」

鳳生喜道：「天一亮，我就召集所有的兄弟，告訴他們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好妻子，叫他們立即安排一切，好好的慶祝一番。」

婷婷道：「只要大哥你有這個心就成了，這些事用不着這樣急。」

鳳生奇怪道：「還等什麼？」

婷婷道：「等叔叔心平氣和，他是你唯一的兄弟，在你大喜之日，不見他在場，別人會怎樣說話，還有，他貪夜離開，你立即宣佈這個消息——」

鳳生連連點頭道：「我就是想不到，即使不爲自己，也得爲你設想。」

婷婷道：「我有什麼要緊，只是大哥今日的地位，總得要小心一些，惹人閒話可就不好了。」

鳳生道：「想不到你非獨漂亮，而且聰明，體貼入微，我鳳生三生有幸，能够娶到一個你這樣的妻子。」

婷婷嬌憨地道：「鳳大哥又來取笑我了。」

「這可是事實。」鳳生嘟喃道：「我原是以爲，你一定會痛恨我。」

婷婷搖頭道：「大哥，不要再說這些了。」幽幽一歎，又道：「我既然已是大哥的人，由現在開始，一切都會以大哥爲主，不作他念的了。」

鳳生一陣難言的感激，道：「你也放心，我是絕不會辜負你，有生之日，都會盡心盡力的照料你，絕不會讓你受到任何的傷害。」

「一定的？」婷婷輕聲問。

「當然，」鳳生一揚眉，「誰要傷害你，先殺我！」

「鳳大哥，你太好了！」婷婷半坐起身子，柔軟的乳房壓正了鳳生的胸膛，鳳生一陣觸電也似的感覺，血脈賁張，不由自主探手握住了婷婷的一個赤裸的乳房。

婷婷嚶嚀一聲，欲拒還迎，雙臂勾住了鳳生的脖子，俏臉伏在鳳生的肩頭上。

鳳生雙手開始在婷婷赤裸的嬌軀上移動起來，隨着他雙手的移動，婷婷的嬌軀開始顫抖起來，然後發出了一陣陣令人銷魂蝕骨的呻吟，突然張口，輕嚙在鳳生的肌膚上，鳳生一些也不覺得痛苦，反而更加興奮。

一縷鮮血從他的肩膀流下，燈光下發出一種妖異的光澤，婷婷並沒有再咬下去，編貝也似的兩排牙齒上血絲縷縷，看來實在令人心寒，但最令人心寒的却還是她的眼睛。

那雙眼睛燐火也似散發着碧綠色的幽光，看來是那麼幽深，又那麼妖異。

一絲得意已極的笑容同時在她的嘴角浮現出來，也充滿了嘲弄的意味。

鳳生若是看到這雙眼睛，這種笑容，縱然不知道自己已墮入了一個恐怖的陷阱，也應該看出眼前這個女孩子非獨不簡單，而且包藏禍心。

可惜他並沒有看到，而到他忍不住又將婷婷壓在他身下的時候，婷婷的眼睛已回復平常，那一絲笑容亦消失，換過來的是那種旣似痛苦，又似快樂的表情，再加上那種令人骨蝕魂銷的呻吟，鳳生不禁又迷失。

這旖旎的情景，鳳棲梧當然已看不到，也聽不到的了，更想不到失去了婷婷，還不是他最糟的一件事。

最糟的，現在才開始萌芽。

× × ×

出了殿堂，鳳棲梧含笑對那四個武士點點頭，步下石階。

那四個武士，只看到鳳棲梧的笑臉，看不到鳳棲梧那破碎的心，但目送鳳棲梧，仍然感覺到那股落寞，那份孤獨。

鳳棲梧的笑臉在轉身之後便已消失，遊魂般回到房間，取下掛在牆上的刀，執拾簡單的行李，悄然離開。

他不想驚動任何人，所以他沒有走正門，牆雖高，却難他不到。

明月旣然未西沉，夜色却濃如潑墨，據說，黎明之前一刻就是一夜最黑暗的時候。

鳳棲梧面對那一輪明月，往西走去。

那一輪明月這時候彷彿更明亮，也彷佛更圓，鳳棲梧的面色映着月光，有如紙一樣，蒼白得怕人。

他亦感覺有如從冰窖中走出來，一雙手不覺擁着兩臂，瑟縮着身子。

長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不少燈籠已熄滅，要睡的這時候應該好夢方酣，喝酒的也應已醉倒。

走盡了長街，當前是一道高牆，那一輪明月又被高牆擋去。

高牆兩邊一望無盡，當中一座高樓有如鳥首，兩邊高牆如翼，遠看就像是一隻正在振翼，準備一飛冲天的巨鳥。

整個市鎭都在這道高牆的保護下，而整個市鎭都是屬於鳥帮所有。

鳥帮的消息向稱靈通，探子散佈在千百里外，一有消息很快就能够送到這兒，在鳥帮有準備的情形下，要攻陷這個市鎭，絕不是一件易事。

尤其經過北綠林攻入這個市鎭的教訓，一切的防範更嚴密。

這道高牆當然也難不倒鳳棲梧，翻越高牆，他擁着雙臂，繼續西行，沒有停步，沒有回頭。

× × ×

黑夜逝去，曙色東現，明月如水，終於西沉。

鳳樓梧在一座村落的一間小酒館前停下，將門拍開，塞給那個睡眼惺忪的老闆一大錠銀子，帶走了兩罈只值那錠銀子一半的酒。

那個老闆本待破口大罵，但一秤那錠銀子，立時堆起一臉笑容，他說的鳳樓梧一個字也聽不入耳，離開了小酒館，往山林那邊走過去。

然後他醉倒在山坡上。

之後他漫無目的的東飄西蕩，以酒、血來彌補心頭的空虛。

死在他刀下的人數以百計，都是該死的惡徒，他的俠名一天比一天大，用的那柄刀也不知是否因爲飲血太多，添上了兩道觸目的血痕。

白道的人尊這柄刀爲俠義刀，黑道的人却稱之爲落魂刀，見之遠避，惟恐變成刀下遊魂。

鳳樓梧沒有理會別人的說話，只是做他喜歡做的事，他的酒量與刀法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好。

那過了多少天他並不清楚，也沒有理，一直到那一天，看見那一輪明月，才知道巳過了一年，又巳到了中秋。

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年後的今天，又將發生什麼事？

× × ×

荒野，山坡。

孤松如蓋，山坡的一半在松影下，鳳樓梧在月光下狂奔了數里，看見了那座山坡，不由自主的奔了過去。

入夜的時候，他進入一個小鎮，看見那些手掌花燈在長街上嬉笑的小孩子，就呆在那兒。

然後他看見了那一輪明月。

他退了好幾步，退到一面牆壁，斜斜的側着身子，好像看什麼的看着那一輪明月，突然由心寒出來，整個身子也好像因爲恐懼弓起。

那些小孩子看着奇怪，不由都向他圍攏過來，一盞盞燈籠就像是無數枝尖針，刺入他的心深處。

他的樣子一些也不難看，所以那些小孩子才會接近，可是發覺這位害怕月亮的叔叔會飛的時候，都不由嚇了一大跳，四散奔逃。

鳳樓梧也不知道連那些花燈也無法忍受，他先是用手遮住了燈光，然後一下拔起來，貼着牆壁掠上了瓦面。

飛越過好幾重瓦面他才落回地上，然後闖進了一間酒館，就像是一年之前的中秋月夜，買了兩罈酒，衝出了那座小鎮，向荒野奔去。

他原是以爲事隔一年，即使不忘得一乾二淨，亦巳很淡薄，那知道仍然那麼強烈。

他望西而去，東天的明亮，就像狂追不捨，將他追出了數里之外。

一路上他都在找，找一個合意的地方坐下來，痛盡那兩罈酒，在醉鄉中渡過這個中秋佳節。

什麼才是合適的地方？連鳳樓梧也不知道，一直到他看到了那座小山坡。

這不是一年前他醉倒的那種環境？到現在他才知道，這件事巳經在他心裏長了根。

到現在他也才明白，的確是深愛着婷婷。

——怎樣才能夠忘記？

鳳樓梧提着那兩個酒罈，跌跌撞撞的走上了那個山坡，心神一片混亂。

上到了山坡上，他才發現，在那株孤松之下，早巳經坐着一個人。

一個很年輕的黑衣人，就像是一個幽靈也似的坐在松蔭之下，手中一枝漆黑的簫。

他冷冷的望着鳳樓梧走來，一動也都不一動，那張臉就像是用冰石刻出來。

鳳樓梧一眼瞥見，一呆，脫口道：「什麼人？」

黑衣人簫一橫，道：「連我你也不認識？」

鳳樓梧笑道：「爲什麼我一定要認識你？」

黑衣人目光一閃，道：「你不是我們的人？」

鳳樓梧反問：「那你們到底又是什麼人？」

黑衣人沒有回答，自顧道：「否則，你縱然未見過我的面，也應該聽說過這管簫。」

鳳樓梧細看了那管簫一遍，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黑衣人目光轉落在鳳樓梧雙手抓着的酒罈上，接問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喝酒——」鳳樓梧隨即將酒罈往松蔭下一放，跟着一屁股坐下來。

「來這種地方喝酒？」黑衣人露出疑惑之色。

鳳樓梧一面將罈塞子拔開，一面道：「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了。」

一股芬芳的酒氣隨即飄開，鳳樓梧用力的嗅了幾下，讚嘆道：「這個酒眞還不錯。」

黑衣人皺眉道：「這不是喝酒的地方，朋友最好離開，另覓地方。」

鳳樓梧反問：「誰說的？」

黑衣人道：「這裏除了我還有誰？」

鳳樓梧苦笑一下。「這塊地方原來給你買下了。」

黑衣人一怔，道：「沒有這種事。」

「你却是說這種話？」鳳樓梧本來巳準備站起身，一欠又坐回去。

黑衣人又是一怔，道：「好，你要喝，隨便喝。」偏開臉。

鳳樓梧雙手捧起酒罈子，大大的倒了一口，吁了一口氣，道：「這個地方遇上，也是有緣，你朋友也來喝一口。」

黑衣人沒有理會，鳳樓梧輕「哦」一聲，道：「原來是不懂得喝酒的。」一頓，搖了搖頭。「男子漢不懂得喝酒，倒是奇怪。」

黑衣人忍不住道：「誰說我不懂得喝酒，只是這不是喝酒的時候。」

鳳樓梧笑道：「十五中秋也不是喝酒的時候，什麼時候才是。」語聲一落，仰首又倒了一大口。

黑衣人盯着他，冷冷道：「你這只是倒，不是喝。」

鳳樓梧道：「這才痛快。」

黑衣人又閉上嘴巴，鳳樓梧再倒一口，長吁一口氣，以掌擊膝，狂歌起來。

才唱得一句，黑衣人突然又道：「這也叫做歌。」

鳳樓梧笑了笑，道：「不成你非獨懂得喝酒，還懂得音律，那管簫不是拿來看的？」

黑衣人冷笑着問：「你能喝多少？」

鳳樓梧雙手往那兩個酒罈子一擺。「最低限度，能喝掉這兩罈。」

「我喝的絕不比你少。」黑衣人傲然仰首。「可惜這兒沒有多兩罈酒。」

鳳樓梧手指身前那一罈，道：「我巳經替你喝掉了三口，你能够喝掉這一罈，我巳經服了你。」

黑衣人冷笑。「看來我不喝掉一罈酒，你還是不相信的了。」

鳳樓梧嘟喃着道：「我相信事實，只相信事實。」

他這句話是有感而發，一年前他親眼看見的事實又開始湧上心頭來。

黑衣人却完全當鳳樓梧是針對自己，簫一指那罈尚未開封的酒。「這罈酒你花了多少錢？」

鳳樓梧一搖頭，將回憶拋開，問道：「多少錢也一樣。」

黑衣人道：「我要買這罈酒。」

鳳樓梧一笑道：「一罈酒，我還請得起。」

黑衣人道：「我却是不喜歡佔別人的便宜。」

鳳樓梧手落在那罈酒之上，道：「那有男人這樣斤斤計較，你有種，喝掉它！」一手一揮，那罈酒向黑衣人飛去。

黑衣人左手一探接下，右手接將簫往腰帶上一插，道：「讓你三口，看誰能够先將手中的一罈酒喝掉。」

鳳樓梧大笑起來，一頓一戟指，道：「你，輸定了！」

黑衣人一面將塞子扳開，一面道：「要不要賭一賭？」

鳳樓梧道：「我贏了，你替我吹一曲，你贏了，無論你要我怎樣做，我也答應你。」

黑衣人道：「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鳳樓梧接道：「準備好了，叫我！」

黑衣人徐徐的吸了一口氣，道：「來——」雙手捧起酒罈，往嘴裏倒去。

鳳樓梧一些也不着急，捧起酒罈，到黑衣人連喝了三口，才再往嘴裏倒。

黑衣人看在眼內，知道他是要公平一較高下，也沒有理會，繼續喝下去。

他的酒量顯然眞的很不錯，「骨都骨都」的咽喉直响，有如長鯨吸水，一口氣將那罈酒喝盡，然後才將之放下來，一看鳳樓梧，不由傻了臉。

鳳樓梧雙手仍捧着那個酒罈子，罈口却是巳向下，地上却一點酒濕的痕跡也沒有。

黑衣人呆了呆，大笑。「果然是我輸了。」

他笑得竟然像很開心，顯然他雖則面容冰冷，也是個爽快的青年人。

鳳樓梧亦大笑起來。「你的酒量其實也不錯，可惜遇着我這個整天泡在酒缸裏的酒鬼。」

黑衣人反手將空酒罈擲掉，將簫拔出來，道：「你要我吹什麼曲子？」

鳳樓梧道：「中秋月。」

「朱庭玉的中秋月？」

鳳樓梧又大笑。「你這個人實在不錯，沒有令我失望。」

黑衣人一笑，簫往嘴唇一靠，一段引子然後就是仙呂點絳唇。

鳳樓梧擊罈相和，縱聲高唱——

——可愛中秋，雨餘天淨，西風送，晚雲歸洞，凉露沾衣重。

他的歌聲說不出的蒼涼，曲中雖有可愛中秋四字，聽來只令人覺得這中秋未免太淒凉。

一頓接又唱：

——庚樓高望，桂華初上海涯東，秋光宇宙，夜色簾櫳。誰使銀蟾吞暮靄，放教玉兎步晴空。人多在，管絃聲裏，詩酒鄉中。

——爛銀盤擁冰輪動，碾玻璃萬頃，無轍無蹤。今宵最好，來夜怎同，留戀嫦娥相陪奉。天公莫教清影轉梧桐。

調轉后庭花，鳳樓梧的歌漸變得悽苦，黑衣人的簫聲彷佛亦被影响，變得淒凉之極。

——直須勝賞，想人生如轉蓬，此夕休虛廢，幽歡不易逢，快吟胸，虹吞鯨吸，長川流不供。

——聽江流，笛三弄，一曲悠然未終，裂石凌空聲溜亮，似波心夜吼蒼龍，喝道：醉哀詩成，誰爲擊金陵夜半鐘。

——我今欲從，嫦娥歸去，盼靑鸞，飛上廣寒宮！

簫聲陡拔，衝霄而起，歌聲亦同時拔起來，跟着鳳樓梧拔起的身子飛上半天。

鳳樓梧雙袖飛舞，狂歌着「飛上廣寒宮」，向中天那一輪明月疾飛了上去。

可惜他雖有鳳名，却沒有長上一對鳳翅，飛上了四丈，一口眞氣巳盡，墮回地上。

他的身形輕捷如燕，着地無聲，隨即在地上連翻了幾個觔斗，狂笑起來。

黑衣人放下簫，奇怪的望着鳳樓梧，搖頭。「你這樣到底是開心還是難過？」

鳳樓梧狂笑不絕，由高而低，好一會，才停下來，喘着氣回答道：「有甚麼關係？」

黑衣人頷首道：「不錯，無論開心難過，經這一頓狂笑，相信也會很舒暢。」

鳳樓梧道：「舒暢極了。」

黑衣人又一聲激喟。「老實說，我很羨慕你能够這樣。」

鳳樓梧道：「你也可以這樣的，難道還有人干預你不成？」

「現在沒有　很快就會有的了。」

語聲未落，鳳樓梧倏地皺眉。「有好些人騎馬向這邊奔來。」

「也是時候了。」黑衣人目光移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目光下，那邊山路上塵土飛揚，一大羣人策馬向這邊奔來。

鳳樓梧目光自一轉，道：「你約了人在這裏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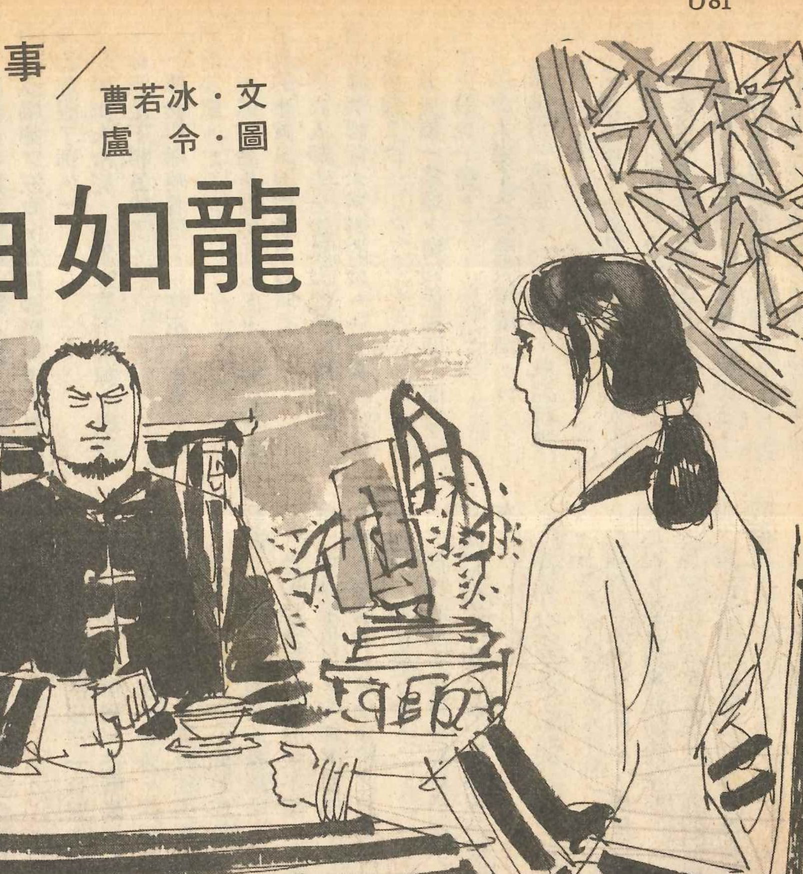
黑衣人道：「我早來了一些，這是習慣，我不喜歡要別人等。」

「這是好習慣。」

（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浪子白如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安家大院正準備辦喜事，安大爺的幾位昔年把兄弟紛紛來到安家屯，神拳鐵三爺鐵奎也來到佟記老棧，鐵三爺一見佟二爺，立即說要住在棧內，佟二爺不願鐵奎見到費玉琪，但又無法推却，誰知偏偏鐵奎又見到梅雪芬，最後連白如龍在棧內住的事也只得告訴鐵奎……鐵奎到來，說出目前黑白道上不少人正往安家屯來，爲的是一筆百萬巨財，這消息使各人均愕然，晚上費玉琪偷偷上安秀鳳閨房見她，告訴她說準備和她結婚的是假玉琪，並道出自己身份，同時也將江湖上有名人物爲一筆巨財正一窩蜂撲向安家屯的事告訴她……

殺手眞兇手　以血還血債

費玉琪道：「這問題我想了很久，如果這是大爺的安排，那便很合理了。」

安秀鳳道：「怎樣很合理？」

「那口小鐵箱子如今已在小琪手裏，傳出消息去把大江南北的江湖人物引來安家屯，讓他們去找小琪要那口小鐵箱子，在妳還沒跟小琪成親之前殺了小琪，妳想想看，這安排是不是很合理，很巧妙？」

安秀鳳聽的時候很激動，等到費玉琪把話說完之後，她已轉趨平靜而淡淡地說：「你的想像力很豐富。」

「我這想像並非絕無可能。」

「你認爲這是我爹的安排？」

「我只是這麼揣測，是不是還有待求證。」

「你不必求證什麼了，」安秀鳳吸了口氣，搖頭說：「我可以告訴你，當年害死六叔的不是我爹，後來要謀害你的也不是我爹。那口小鐵箱子我爹也從未動過，交給那個小琪時更是原封未動，他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裏頭裝的是什麼。」

「小鳳，妳又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要是，我早就直闖進安家大院了，不是我誇口，我敢說大爺難在我手下走完十招。」

「這麼說，你還是要從我爹身上求證了？」安秀鳳明亮的眼睛凝注着他。

「事實必須如此，」費玉琪點點頭說：「我可以不計較謀害我的事情，卻不能放過害死我爹的兇手，我認爲凡是當年跟我爹在一起的人都有嫌疑，只是大爺涉嫌較重而已，這是大爺自己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我求證就必須先從涉嫌較重的人着手。」

「我爹若然無辜呢？」

「大爺若然無辜，我自會向他老人家磕頭賠罪。」

「好吧，」安秀鳳吁口氣說：「那你就小心仔細的求證吧。」

「謝謝妳，小鳳。」

「你不必謝我，我只希望你能趕快找出那個心腸狠毒的眞凶來，千萬別冤枉任

何一個無辜。」

「妳放心！我絕不會冤枉無辜，任他如何狡猾，我也有自信把他找出來。」

安秀鳳沉默了一下，毅然地說：「你也放心，只要你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我爹確是那個眞凶，我雖不敢說我怎麼樣，但我這個做女兒的先償你一條命就是。」

費玉琪默然沒說話，他很難受，心裏也很矛盾，他希望馬上就找出那個眞凶來，可是又怕眞是安大爺。

他心裏眞怕，幾位長輩都對他那麼好，小鳳更是他青梅竹馬的兒時伴侶，查證的結果，那眞凶萬一眞是安大爺時，他怎麼辦？

他下得了手嗎？能讓小鳳來償一條命麼？……

他心如刀割，「浪子」白如龍在江湖上從不知道什麼叫怕，但現在面對這件事他竟然變得這麼的懦怯。

「小鳳！」費玉琪默然了半天，緩緩輕吁了口氣，目光忽然一凝：「妳既然知道那個小琪是假的，可知他是從那兒來的，是誰讓他來安家大院的？」

「我不知道。」小鳳搖搖頭。

「小鳳！我可以向妳保證，我絕不爲難他。」

「你誤會了，事實上他還不知道我跟爹已經看穿了他。」

「妳沒問過他？」

小鳳點了點頭，沒說話。

「妳能問問他麼？」

「爹曾經想問他，爹認爲這樣可以找出那個眞凶來，可是我沒讓爹問，我認爲讓他自己告訴我比較好。要是他不想告訴我，問也沒有用，說不定還會因此把他給嚇跑了，所以我寧願等他自己告訴我。」

「妳有把握他會告訴妳？」

小鳳眨眨明眸：「你以爲他冒充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爲取得那口小鐵箱子。」

「如今我爹已經把那口小鐵箱子給了他了，他爲什麼還不走？」

「小鳳，」費玉琪呆了一呆，「妳是說……」

「人心總是肉做的，是不是？」

「妳是說他可能已經改變了心意。」

「不錯，這是極有可能的事，我認爲他還不走，是不忍走，也可以說他對我已動了眞情，因此我敢說，他遲早會告訴我的，我馬上就是他的妻子了，他總不能瞞我，騙我一輩子，是不是？」

「好吧，」費玉琪長長地吁了口氣：「妳既然這麼說，我願意等他親口告訴妳。只是……妳要知道，現在事急燃眉，大江南北的那些江湖人物馬上就要來到安家屯上了。」

「這並不能說他們一定會找上安家大院來，是不？」

「妳這話是不錯。可是有一件事情妳大概沒有想到。」

「那件事？」

「大凡那些狡猾之人派一個出去替他辦事，總會另外派一個人暗中監視，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從旁協助，伸個手拉他一把，除非他們上下之間以誠相待，否則就一定會這樣，然而，在那些心術不正，奸詐狡猾的人之間，那是不可能有一個誠字的。」

「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說一定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他？」小鳳的臉上變了色。

費玉琪微點了點頭：「如果我沒有料錯，現在他可能已經讓監視他的人動了疑了，因爲他已經拿到了那口小鐵箱子還遲遲不走，假如他再把他的本來告訴妳，那就是他殺身之禍降臨的時候了。」

「小琪！」小鳳霍然雙目一睜：「眞是這樣麼？」

「這只是我的推測，事實上我這種推測是極有可能的，妳每天跟他相處，憑妳的聰明，應該多少看出一點什麼才對。」

小鳳沒說話，她像在想什麼。突然，她的一雙眼睜得老大老大，「經你這麼一說，我倒眞覺得有點兒是了？」

「怎樣有點兒是了。」

「他在沒拿到那口小鐵箱子之前倒沒有什麼，可是當他拿到那口小鐵箱子之後，情形就不對了，說話舉動都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就是在笑，眉宇之間也總有些掩不住的輕愁，我還以爲是他心裏有愧，如今想想……」雙目一凝：「小琪，我原希望等他自己親口把他的本來告訴我的，但是現在，我卻怕他對我開口了，這……我該怎麼辦？你能不能帮我拿個主意。」

「小鳳，」費玉琪微吸口氣說：「妳知道，事關重大，我實在不便帮妳拿主意，他是妳的未婚夫婿，眼看妳們就要成親了，萬一出點兒差錯，叫我如何對妳？」

小鳳忽然淡淡地笑了，那笑容好不凄然，令人看來心酸，「他要是在成親之前告訴我，我跟他恐怕成不了親，要是等到成了親之後才告訴我，那更好，我剛剛成親就守寡，那跟現在出差錯又有什麼兩樣呢？」

費玉琪默默地望着小鳳，沒說話，過了稍頃，他才沉吟地緩緩說：「小鳳！眼下只有一個辦法，而且得要冒險。」

「什麼辦法？」

「妳有沒有聽見我後一句？」

「聽見了，有辦法總比沒辦法好。是不是？」

「相信得過我？」

「嗯，因爲你是小琪。」

「只那麼幾句話，妳就確信我是小琪嗎？」

「這是有道理的，當我那天在二叔那兒看見你的時候，只一眼我就覺得你很眼熟，現在再仔細看看你，除了你已經是個大人之外，你的神情舉止，尤其是兩道眼神，完完全全的是當年的小琪，所以我深信不疑。」

費玉琪胸頭一陣激動，他吁了口氣，緩緩說：「小鳳，謝謝妳對我還記得那麼清楚，我在這兒等他，妳去叫他帶着那口小鐵箱子來這兒跟我見面吧！」

小鳳一怔：「你是要？……」

「妳不必問什麼，我保證他的安全，絕不讓他受到任何傷害就是。」

「謝謝你，小琪！」小鳳一陣激動，晶瑩的淚光在眼眶裏打轉：「你還是跟當年一樣好，一點兒也沒變。」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站起身來要走。

「小鳳！」費玉琪突然又開了口：「

慢點兒。」

「你還有什麼事兒？」小鳳停步望着他。

「眼下只有二大爺跟妳知道我是小琪，我不希望多一個人知道，連大爺在內，這樣對他也好一點兒。」

「那麼待會兒當着他，我該叫你什麼呢？」

「我另外有個名字，也是我在江湖上用的化名，叫白如龍。」

「你……」小鳳一下子驚愕地睜大了雙眼：「你就是名滿江湖的『浪子』白如龍？」

「妳也聽說過？」費玉琪含笑地點點頭。

「我是聽三叔說的。三叔說你有一身好功夫，練得一手好快劍，在江湖上還沒碰見過一個對手，而且你人長得很俊，大江南北不知道有多少姑娘迷你迷得茶不思飯不想的。是眞的嗎？」

「妳聽三叔說的？」費玉琪淡笑說：「三叔說話向來如此，芝蔴大一丁兒事也說得比天都大。」

「事實上三叔說的並沒有誇大，現在你在我眼前，我更相信了。」小鳳臉上帶着笑，目光忽然一凝：「還聽三叔說，有一位美號『羅剎女』的梅姑娘常跟你在一起，有這回事麼？」

費玉琪沒想到小鳳會忽然問起梅雪芬，他沉默了一下說：「她也來了。剛到，現在也住在二大爺的店裏。」

「聽三叔說，她對你很痴，是麼？」

小鳳一雙清澈的明眸逼視着他，像是要看到他的心坎裏去。

眼前是什麼時候？她竟還有心情問這個，也眞是……

「只能說她對我不錯，很看得起我。」費玉琪暗皺了皺眉頭說。

「你對他呢？又怎麼樣？」

「小鳳……」

「別說別的，我要聽你一句話。」

費玉琪沒奈何，只有咬了咬牙：「我不是鐵石心腸，也不忍辜負她。」

「那就行了。」小鳳雙目微微一垂，點了點頭：「這樣我心裏也好受點。你坐坐吧，我去叫他去。」她邁步要走，神色突然一凝，說：「你聽聽看，是不是有人來了？」

「不錯。」費玉琪並沒有凝神細聽，立即一點頭說：「是有人來了，一個人，走得相當快，步履穩健輕捷，一身功夫不弱。」

話剛說完，一陣清晰的脚步聲已到了樓下。

「是他。」小鳳說。

「那我先迴避一下。」他彈身往後掠去，後窗開着。

小鳳看得很清楚：他身法輕捷，飛鳥也似的從窗口穿了出去，還順手把窗門帶上。

小鳳自問也能從那窗口進出，雖然她身材遠比費玉琪纖小；可是她做不到那樣輕捷靈巧，更沒辦法能順手把窗門帶上。

她也清楚，這一手看上去容易做起來很難，別說是她，就是她的幾位長輩，恐怕一位也無法做得到，她心裏不禁既羨慕又佩服。

× × ×

小樓上，兩個人隔几而坐。

小鳳看得很清楚，假小琪眉宇間鎖着輕愁，臉上也籠罩着淡淡陰霾。儘管他臉上含着笑，但那笑却無法掩蓋住那種輕愁陰霾；這，看得小鳳心裏不由為之一酸。

「你怎麼還沒睡？」

「五叔跟五嬸纏着我問長問短的，我好不容易才瞅個空溜了出來。妳怎麼也還沒睡？」

「你沒看見麼？我正在繡枕頭。」

「我沒想到妳針活兒做得這麼好，這對龍鳳繡得栩栩如生，跟活的一樣。」他拿起茶几上那還沒繡好的枕頭看着。

「還沒繡好呢，誰要你看。」小鳳伸手一把搶了過去。隨即目光一凝：「五叔跟五嬸都問了你些什麼？」

「還不是常聽到的那些話，什麼將來怎麼過日子啦，是住在這兒還是到別處去啦，將來要幾個孩子啦……」

「好了，好了，你也不怕臊得慌。」小鳳臉泛紅霞，她知道費玉琪在外頭也聽得見，因此她的臉比平常更紅。

「這又不是我自己說的，有什麼好臊的。」

「現在却是從你嘴裏說出來的。」

「算我不好就是。」他笑了笑說：「聽大爺跟五叔說，三叔到了，日子也已經定了，就是後天。」

「哦！後天？」

「嗯。」

小鳳看了他一眼，微現嬌羞地說：「那我得趕快把這對枕頭趕出來，要不然日子到了，枕頭還沒做好，那怎麼行？我趕快繡，你坐在這兒陪我，好不？」

她低着頭，一針一針地繡了起來。

看樣子，她似乎全神貫注的繡枕頭，其實她的眼角餘光絲毫沒放過他臉上的任何一個些微變化。

他的神情顯得很不安，甚至有點兒急躁了，口齒啓動了好幾回，總是欲言又止，欲語還休。

小鳳心裏很明白，他是想對她說什麼了，她的一顆心繃得緊緊的，她想聽，又怕聽。她希望他趕快說，但又希望別說。

突然，他站了起來。

「怎麼？要走了？」小鳳停下手裏的針綫，抬起頭來望着他。

「不。我站起來走走，剛才在廳裏坐了老半天了。」

小鳳沒有說話，又低下頭去繡她的枕頭。

他背着手在房裏來回的踱着。小鳳的眼角餘光看得清楚，他臉上的陰霾跟那股子輕愁，愈來愈濃，愈來愈重。

小鳳的心裏很難受，她雖然極力地忍着，可是過了一會兒，終於忍不住嬌嗔地開了口：「別這麼走來走去的好不好？走得人心裏直發慌。」

他勉強地笑了笑，立即走回茶几旁又坐了下去。

「好好的座兒不坐，偏要這麼走來走去的，這不是存心跟人搗亂麼？要是我把這個枕頭繡壞了，看我饒不饒你？」小鳳白了他一眼，發過嬌嗔，低下頭又要繼續

繡她的枕頭。

「小鳳！妳歇歇手，我有話要跟妳說。」他開了口，話聲很低沉。

「你是怎麼的？剛才搗的亂還不够麼？」小鳳心裏猛地一跳，停下針綫抬頭望着他。

「小鳳！我無意跟你搗亂。」他勉强地笑笑說：「我巴不得妳現在就把枕頭繡好，也好專心聽我說話。」

「你有什麼話非要現在跟我說不可的麼？」

她怕他說，可是他現在要是改變心意不說了，相信她又會想辦法讓他說——她這時就是這麼矛盾。

「倒不是非要現在說不可，而是我認為還是早一點告訴妳的好，其實我早就該告訴妳了……」

「什麼事啊？這麼神秘兮兮的。」小鳳兩眼凝望着他：「一個大男人家，有什麼話想說就說，不想說就別說。」

「這件事我原不想說，可是又不得不說。」

「究竟是什麼事啊？」

「我現在就告訴妳……」

小鳳的一顆心立刻提了起來，神情有點緊張地望着他。

「小鳳！」他深吸了口氣，平靜而緩慢地說：「妳要原諒我，我不能娶妳，我不能跟妳成親。」

憂心的，怕的，只在他開口之前，如今他這一開口說出來，雖然不是她想聽的他那本來，但也在意料中，而且這句話也該是他要說出一切的前奏。

片刻之間，小鳳反倒平靜了下來，她連想裝那驚詫的都裝不出來。

「怎麼說？你不能娶我？不能跟我成親？為什麼？」她睜大着眼睛望着他。

他又吸了口氣說：「因為我不忍欺騙妳，妳跟大爺都對我這麼好，人心總是肉做的，我不能毀了妳，毀了這個家。」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什麼時候欺騙我了，又怎麼欺騙我了？」

「小鳳！我要是告訴了妳，妳一定會嚇得叫出來，說不定妳還會不相信。」

「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會把我嚇得叫出來？……」

「小鳳！老實告訴妳，其實我不是小琪。」

「怎麼說？你不是小琪？」

「是的，我不是小琪。」

「那麼你是誰？」

「小鳳！妳一點都不覺得驚奇麼？」

「我說句話，你也許眞會嚇得叫出聲來。」

「什麼話？」

「你不是小琪，我早就看出來了。」

「什麼？妳……妳早就看出我不是小琪了？……」

他霍地站了起來，瞪大着眼睛驚愕地往後退了兩步。

「瞧你嚇的。」小鳳神色平靜地淡然一笑：「我一個女人家都沒怎麼樣，你一個男人家却嚇成這個樣子，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爹比我知道得還早。」

小琪陡然又是一驚：「妳說什麼？大爺他也早……早……」

「是的。我爹早就看出來了，可是他老人家照樣把那口小鐵箱子給了你，而且照樣把他的女兒嫁給你，你還有什麼好怕的？」

「小鳳……這……這是為什麼？」他怔怔地望着她。

「看你挺聰明個人，既被選派冒充小琪上安家大院來，也一定是個聰明人；怎麼這時偏偏這麼傻？過來坐下，聽我慢慢告訴你。」

「鳳姑娘……這……」他神色猶豫着，而且也改了稱呼，由小鳳改成鳳姑娘。

「過來呀！」小鳳抬手招了招：「還怕誰吃了你不成？就憑這樣的胆子，也敢來安家大院冒充小琪麼？」

「鳳姑娘！那隻小鐵箱子我不能要，要不然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他猶疑着走過去，猶疑着慢慢地坐下。

「是聽你說，還是聽我說？」

「鳳姑娘！我說的是實話。」

「沒人說你說的是假話，你先聽我說。」她整了整臉色：「我爹看出你不是小琪，照樣把那隻小鐵箱子給你，原因待會兒我自會告訴你。我看出你不是小琪還照樣要嫁給你，那是我願意，這話你明白了嗎？」

「姑娘！這……這我明白，只是我不配。」

「沒什麼配不配，我嫁的是你不是小琪，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這份情，這顆心，起先是對小琪，但現在却是對你。你懂嗎？」

他望着小鳳，唇邊起了一陣抽搐，身子也泛起了顫抖。突然，他雙手捂住臉低下頭去，哭了。「這是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很簡單，只因你本性善良，良知未泯。」小鳳平靜地說。

他抬起頭來，滿臉淚痕：「鳳姑娘！我感激，也羞煞愧煞。」

「你以前是怎麼叫我的？」小鳳兩眼深情地望着他，那深情中還包含了憐惜。「你試試看，兩天之後，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總不能老是叫我鳳姑娘吧，是不？」

「不！我不能跟妳成親。」他搖了搖頭。

「我已經知道你不是小琪，我還是願意嫁給你。」

「我懂妳的意思，可是我不能，絕對不能。」

「你成過家了？」

「沒有，像我這種人憑什麼成家？」

「是因為你心裏沒有我？」

「不錯。」他唇邊又起了一絲抽搐，點頭說：「我心裏沒有妳，感情不能勉强，婚姻也不是兒戲。」

「眞是這樣的嗎？」小鳳雙目凝注着他。

「眞是這樣的。」他臉色有點泛白。顯見這不是他的由衷之言。

「撫心自問，這是你心裏的話嗎？」

「小鳳！妳這是何苦？」

「因為你即將是我的夫婿，我認為從現在起，你應該以一個誠字對我。」

「小鳳！」他吸了口氣：「我遲遲沒

離開安家大院，已經招人動了疑，我要是再娶了妳，除非仍跟以前一樣，人家說什麼，我聽什麼，讓人家牽着鼻子走，要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條，可是一旦娶了妳，我就不願意再任人牽着鼻子走。」

「那還是死路一條？」

「不錯。」

「你怕死？」

「我並不怕死，只是我不能讓妳剛嫁給我就守寡，害妳一輩子。」

「我都不在乎，你又怕什麼？」

「不管怎麼說，我絕不能害妳。」

「你敢肯定你娶了我，一定會害我的嗎？」

「嗯。剛才我不是已經跟妳說過了嗎？我遲遲沒離開安家大院，已經招人動了疑。」

「招誰動了疑？」

「小鳳！」他苦笑了笑：「我所以冒充小琪到這兒來，是受了別人的指使，主要的目的是詐取那口小鐵箱子，那指使我來的人還另外派了個人監視我，我的一舉一動，他都瞭如指掌。」

「哦！有這種事？那監視你的人對你的一舉一動，他眞都瞭如指掌？」

「是的。大爺剛把那口小鐵箱子交給我，他就知道了。」

小鳳秀眉微蹙，沉吟地說道：「照你這麼說，他豈不是無時無刻不在你的身邊了？」

「也許，現在他已經正在樓下等着我了。」

「現在？」小鳳突然冷聲一笑：「今夜他最好別到我這小樓附近來。」

那的確是，那人今夜要是到這小樓附近來，他就非倒霉不可。

小鳳目光倏然一凝：「他是誰？知道嗎？」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他苦笑地搖搖頭。

「那指使你冒充小琪來這兒，詐取那口小鐵箱子的人呢？」

「說起來妳也許不相信，這件事連我自己都覺得好笑，我只知道他是個『館主』，別的什麼都不知道。」

「館主？」小鳳皺了皺秀眉：「你眞是什麼都不知道？」

「事情已到這個時候了，我怎麼還會騙妳，我確實什麼都不知道。」

「你見過他麼？」

「見過，但跟沒見過一樣。」

「這話怎麼說？」

「我見着他的時候，他臉上蒙着塊黑布，除了兩隻眼睛之外，連他是個什麼長相都沒有看見。」

「他的身材呢？」

「他穿着一身又寬又大的黑衣，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身材肥瘦高矮也無法看出來。」

小鳳雙眉微皺地沉吟了一下：「他怎麼知道安家大院有那麼一口小鐵箱子的？你知道麼？」

「這我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告訴你，那口小鐵箱子裏放的是什麼？」

「沒有，」他搖搖頭：「其實他的目的並不單是那口小鐵箱子，他還要我趁機會毀了妳，然後一走了之，妳是這麼個姑娘家，大爺跟妳都待我這麼好，我怎麼忍心？」

「哦，這麼說來，他並不是不讓你娶我了？」

「他要我不是眞娶妳，只要毀妳。」

「他究竟是誰呢？我安家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小鳳揚着雙眉，滿臉激憤之色。

「小鳳」，他苦笑一聲說：「這些我都不知道，我沒辦法告訴妳。」

小鳳沒說話，沉默了一會兒，才凝目緩緩地說：「相處這多天，你應該已經知道我是個怎麼樣的女兒家了。我心意既決，就絕不會更改，我只知道我愛你，願意嫁給你，別的什麼我都不攷慮。」

「不行。小鳳，我絕不能害妳。」

「你先別急，聽我說，好不？」小鳳伸手握住他的手，語聲柔婉地說。

「好吧，小鳳！我聽妳說。」他苦笑着。

「這件婚事已成了定局，」小鳳吸了口氣，緩緩說「也就是無論怎麼樣我都要嫁給你，長輩們都已到了，日子也已經定好了，不能改期，後天的婚禮一定要照常舉行，我保證沒有人能傷你一根毛髮，行不行？」

「妳保證沒人能傷我一根毛髮？」他瞪大着雙目怔望着她。

「你應該相信我，這不是鬧着玩兒的事，我絕不會騙你。」

「小鳳，妳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怕死，我是怕害了妳。」

「我沒有誤會你的意思，我既然能保證沒人能傷你一根毛髮，便自然也有十分把握自保，你要明白一點，只要你不害我，任何人也害不了我。」

「妳有降魔的仗恃？」

「嗯，要不然我怎麼會說保證沒人能傷你一根毛髮，也有十分把握自保。」

「妳的仗恃可是現在安家大院的幾位長輩？」

「怎麼？不夠？」

「小鳳，」假小琪神色一黯，搖搖頭：「不是我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承認這幾位長輩都是成名多年，响噹噹的一流人物，可是……妳的降魔仗恃，要只是這幾位，請原諒我，小鳳，我不能聽妳的。」

小鳳忽然微微一笑：「我降魔的仗恃是這幾位，這話只是你說的，我並沒有這麼說，是不是？」

「難道說妳不是指這幾位？」他雙目凝注。

「不是。」小鳳搖搖頭。

「那還有誰？眼下除了這幾位，妳還有……」

「還有我！」費玉琪在窗外接了話。

他陡地一驚，抬眼望去，費玉琪已推開窗門，身法輕捷的躍入屋內。

「是你……」他神色愕然一怔。

「不錯，就是我，咱們見過面，對不對？」

「小鳳，」他轉過臉去望着小鳳：「他是？……」

「他就是我的降魔仗恃，『浪子』白如龍，你聽說過沒有？」

「他……他就是『浪子』白如龍？」假小琪瞪大了雙目。

「不錯，正是他。」

他吸了口氣，轉望着費玉琪，說道：「聽說閣下的一身武功，高明至極，劍法奇快，我一直想見識見識，可是始終福緣淺薄。」

「那只是江湖傳說，其實只不過是一點粗淺功夫，劈柴把式而已。」

「小鳳，」他又轉向小鳳：「妳是怎麼認識白大俠？」

「這個……」小鳳沒想到他突然會有此一問，怔了怔，說：「我很早就認識他了。」

「妳很早就認識他了？」

「小鳳，妳還嫩，連撒謊都不會。」費玉琪微微一笑開了口：「妳要是早就認識『浪子』白如龍，那天在二大爺那兒見着的時候，怎麼連個招呼都沒打？」

「那你要我怎麼說？」小鳳望着費玉琪。

費玉琪笑了笑，轉向假小琪肅容說：「我本來只打算讓你知道『浪子』白如龍的，爲免你心中猜疑，我只好把眞實姓名告訴你了，但我要請你代我保密，這樣咱們三方面都好……至於我的眞實姓名，你只要想一想你自己，就能知道了。」

「我只要想一想我自己就能……」突然睜大了雙目，失聲地：「難道你就是小琪？」

「你實在是個聰明人，一點即透，不錯，我正是小琪，本名叫費玉琪。」

「這……這……這……」他怔住了，傻了眼。

費玉琪笑了笑又說：「我比你早一步到安家屯，但你却比我早一步認了麻子汪叔跟猴子孫叔，先進了安家大院，我只好住進了佟二爺客棧裏。」

「你爲什麼不跟在我之後來到安家大院？」

「我要看看你的來意，不瞞你說，我是來查當年那件案子的。」

「你是指當年費六爺被害死跟害你的兩件事？」

「不錯。」

「哦，這麼說，你不是『浪子』白如龍？」

「這些年來在江湖上，我一直用白如龍這個名字，它是我的化名。」

「哦，原來如此。」假小琪怔了怔之後說：「如今眞的小琪既然已經出現，那我跟小鳳的婚事也就……」

「你的意思我懂，」費玉琪淡笑地接了口：「你錯了，小鳳嫁的是你，不是小琪，這跟小琪無關。」

「可是這却是我搶了……」

費玉琪立刻又接了口：「小鳳跟小琪之間只是青梅竹馬，童年遊伴的情誼，並不是男女間的情愛，要是的話，誰也搶不走小鳳。」

假小琪低下了頭，沒再說話，他心裏很激動，也很感慚愧。

小鳳望着費玉琪，一雙明眸中閃漾着淚光，也有點兒愧疚。

「爲了便於稱呼，容我請教？」費玉琪望着假小琪又開了口。

「我姓袁，單名一個瑜字。」

「袁兄。」

「我不敢當。」

看年紀，費玉琪跟袁瑜差不多，但是費玉琪要比袁瑜成熟得多，自然，這完全跟一個人的歷練有關。

「袁兄剛才跟小鳳的談話，我都聽得一清二楚，袁兄的爲人胸襟我很佩服，」費玉琪吸了口氣說：「爲了不寃枉無辜，找出眞凶，我要請袁兄幫我個忙，這本是我跟小鳳商量好的，不知袁兄可願意？」

「我能帮什麼忙？」

「那口小鐵箱子，現在可還在袁兄手上？」

「在，在我房裏。」

「請袁兄把它拿來暫時交給我，可以不？」

「當然可以，那本來是你費大俠的東西，我這就去拿。」說罷，他轉身走了出去。

小樓內的氣氛有着刹那兒的沉寂，小鳳似乎不願意這氣氛沉寂下去了，她泛動着明眸開了口：「你怎麼不等我叫就進來了？」

「到了我該進來的時候，爲什麼定要妳叫？」費玉琪含笑說：「這位袁兄的胸襟不俗，他確實是個本性善良，正直的君子，妳的眼光是對的。」

「謝謝你對他的誇獎。」小鳳點點頭低低地說：「要不然我就不會對他動情了？」目光忽然一凝：「你現在要那口小鐵箱子有何打算？」

「現在妳先別問，稍時自會明白，他來了。」

他話剛說完，樓梯上脚步聲响動，袁瑜捧着一口小鐵箱上來了，進門雙手往前一遞說：「我把鎖扭開了可是却沒看過裏頭裝的是什麼？」他把當夜扭開鎖想看，沒來得及看的經過告訴了費玉琪。

費玉琪接過小鐵箱，連看也沒看就放在桌子上：「不管這小鐵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寶貝財富，等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定把它送給你們當做我的賀禮，當然，箱子裏裝的要是跟我費家有關的東西，那又另當別論。」

「費大俠，這不……」

費玉琪抬手一擺說：「請聽我說，從今夜開始，我要委屈袁兄，一直到這件事情過去之後。」

「費大俠是要我……」

「我要袁兄從今夜起失踪。」

「失踪？」

「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

「這是爲什麼？」袁瑜臉上泛起訝然之色。

「是爲轉移眞凶的注意，也爲阻攔那些大江南北的江湖人物來闖安家大院。」

「那……費大俠要我上那兒去？」

「我要把袁兄藏到一個極隱秘的地方，當然，我保證袁兄的安全，只不知道袁兄願不願意跟小鳳暫作小別？」

「費大俠！」袁瑜神色一整說：「袁瑜不是個沒心肝的人，我知道，費大俠這麼做，有一半也是爲免使我慘遭那指使我

的人殺害我，我感激都來不及，怎麼會不願意？」

「袁兄既然願意，那就……」

「我有個極爲隱秘的地方，」小鳳突然接口說：「袁瑜藏在那兒一定安全。」

袁瑜一怔，望着小鳳，說：「妳要藏我？」

小鳳點點頭：「安家屯百里之內我最熟，我藏你最安全，這道理你應該懂。」

這話不錯。小鳳藏的地方只有小鳳一個人知道，她絕不會害自已的未婚夫。

費玉琪接口說：「小鳳說的是，她藏你最安全。」

「小鳳！」袁瑜目光一凝：「妳說那地方在？……」

小鳳轉望向費玉琪：「那地方你也知道，待會兒你可以帶他去。」

費玉琪微一沉思說：「妳是說當年二大爺常帶咱們去的那個鷂子洞。」

「那地方够隱秘不？」

「那兒確實是個絕佳的藏身之處，不但極隱秘，而且乾淨。」

「那你帶他去好了，吃喝我會按時給他送去。」

「不，用不着妳跑，妳沒有我行動方便，袁兄的吃喝我會讓佟二大爺去想辦法的。」

「也好，那就由你辦吧。」

「費大俠，咱們現在就走？」

「不忙，我還要請問袁兄幾件事。」

「費大俠請只管問，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謝謝袁兄，剛才聽袁兄說，那位什麼館主派有專人來監視着袁兄的一舉一動，是嗎？」

「不錯，我的一舉一動，他都瞭若指掌，大爺剛把小鐵箱子交給我，他就知道了。」

「袁兄可曾跟他朝過面，見過他的人嗎？」

「沒有，他機警得很，始終不肯露面，我想或許他就住在這兒附近，怕我認出他是誰來。」

「這是當然，袁兄要是一旦認出了他，他不能再在這兒待下去事小，壞了這盤棋事大。」突然轉向小鳳：「那天大爺把這口小鐵箱子交給袁兄的時候，都有些什麼人在場？」

小鳳想了想之後搖搖頭說：「沒有外人呀。」

「自已人都有誰？」

「就是我爹跟我還有他，後來猴子孫叔也來了。」

「這件事着實令人費解……」費玉琪深皺着眉頭沉吟了稍頃，雙目忽然一凝：「袁兄從那兒來？」

「北京。」

「在那兒見到那位館主的？」

「也是北京。」

「北京什麼地方？」

「我只知道是一座大宅院子，它在什麼地方却一無所知，因爲我去時是被蒙着眼睛，用馬車載去的，出來也是一樣，連那地方是在城裏還是城外都不知道。」

「袁兄跟他見面時，還有別人嗎？」

「還有兩個人，似乎是他的侍衞保鏢，但也都用黑布蒙着臉。」

「謝謝袁兄，」費玉琪緩緩吁了口氣，伸手拿起桌上的那口小鐵箱子說：「時候不早了，咱們走吧。」

袁瑜轉眼望向小鳳，口齒啓動，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突然轉身大步往外行去。

「小鳳，等大夥兒發現小琪失踪後，妳知道該怎麼做嗎？」費玉琪望着小鳳。

「這難道還用你教我？」

「那就好。」費玉琪笑了笑，挽着小鐵箱子出房下樓而去。

× × ×

天快亮的時候，費玉琪回到了佟記老棧。

佟二爺跟梅雪芬一夜沒合眼，老少二人守在費玉琪的房間裏，桌上油燈裏的油都快燃乾了。」

「小子，」費玉琪一進房間，佟二爺霍地站了起來：「你怎麼一去這麼久，你還記得回來？」

「二大爺，我這不是回來了嗎？」費玉琪含着笑。

「幸虧你回來了，你要是再不回來，我就要找你去了。」目光一掃那口小鐵箱子：「這就是你爹留給你的那口小鐵箱子嗎？」

「嗯。」費玉琪點點頭，把小鐵箱子放在桌上。

「眞行。小子！你到底是怎麼摸回來的？」

「二大爺！」費玉琪眉鋒微微一皺：您說話別說的這麼難聽好不好，我上安家大院又不是做賊去的，這是那個小琪給我的。」

佟二爺一怔：「是那個小子給你的？到了手的東西他會捨得給你？這是怎麼回事兒？」

「您能不能讓我坐下來，先喘口氣，喝口水。」

「哈！看不出你小子還頂會出點子的呢。行！姑娘！把茶壺拿過來，讓他喝個痛快。」

他這裏話還沒說完，梅雪芬那裏巳體貼地把一杯茶送到了費玉琪的手裏。

費玉琪謝了一聲。他喝了兩口茶，三個人各自坐下之後，佟二爺已經忍不住又開了口：「怎麼樣？小子！見着小鳳了沒有？」

「見着了，我這一趟豈能白跑。」

「那你就快說說經過吧。」

費玉琪當即把見着小鳳以後的經過，一口氣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佟二爺怔住了。

梅雪芬詫異地睜大了雙目，她口齒微動，想說話，佟二爺却搶了先，叫了起來：「小子，你說他們父女倆早就看穿了那小子了？」

「是的。」費玉琪點點頭。

「這算什麼？明知他不是小琪還把女兒許給他，小鳳明知道他不是小琪還願意嫁給他……」

「二大爺！小鳳她自已願意，男女之間的一個情字是很微妙的。」

「微妙個屁！這……」

「二大爺！小鳳並沒有錯，大爺也沒有錯，事實上，這個袁瑜的心性的確是不壞。」

「好了！好了！別解釋了。」佟二爺抬手擺了擺，雙目一凝：「你巳經去過安家大院了，我問你，鐵箱子裏的東西，他是不是巳經拿去了？消息是不是他傳出去的？」

「現在還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嗯！這件事一時之間還沒辦法弄清楚。」

「消息總是從人嘴裏傳出去的，不然就不會有這麼一說。」

「那當然。不過，消息究竟是從誰嘴裏傳出去的，一時之間却難以查證。」

「小子！你打開那小鐵箱子看過了麼？」佟二爺向桌上的那口小鐵箱子投過一瞥。

「沒有。」

「怎麼不打開它看看？」

「我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爲什麼？」

「我巳經當着小鳳跟袁瑜的面說過，把小鐵箱子裏的東西送給他倆作爲賀禮；除非裏面裝的是跟我費家有關的東西，要不然就都是他們倆的，咱們何必看？」

「小子！你可眞大方啊。」

「二大爺！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從小是怎麼個人。」

「小子！你不打算證實一下，裏頭究竟是不是……」

「不管是不是，我都要把它當成是，也要別人把它當成是。」

「不打開看看，又怎知道你大爺他動過手脚沒有？」

「打開看看也不會知道，咱們根本就不知道這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即使是一張白紙，誰又敢肯定說裏頭裝的原不是張白紙？」

佟二爺皺皺眉頭，又看看小鐵箱子一眼說：「小子！箱子原來是鎖着的嗎？」

「是的。」

「那麼鎖呢？誰弄掉了？」

「袁瑜告訴我了，鎖是他扭掉的，只是他並沒看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佟二爺一怔，翻翻眼睛說：「既然扭掉鎖，會不看裏頭裝的是什麼？爲什麼有這麼個說法？」

「他把原因告訴我了，他在接過這口小鐵箱子的當夜，回到房裏之後就扭下了鎖，他原打算看看裏頭裝的是什麼的，可有他剛扭下鎖，那監視他的人便到了窗外，他顧不得看，慌忙把這口小鐵箱子塞進了床下。」

「以後呢？」

「因爲他生了背叛那個什麼神秘館主之心，他認爲那不是他的東西，所以就一直沒有再看。」

「他瞞過了那個監視他的人？」

「沒有。那個監視他的人十分厲害，是先知道他拿到了這口小鐵箱子才跟到窗外的。不過那人當時並沒有逼他交出這口鐵箱子。也幸虧沒有，要不然袁瑜絕活不到如今，這口小鐵箱子也到不了我的手中了。」

佟二爺皺着雙眉沉思地說：「那位什麼神秘館主究竟是什麼人物，你們兩個常在江湖上走動，知道有這麼一號厲害的角色麼？」

「聽也沒聽說過。」梅雪芬搖搖頭。

「或許是因爲他從不輕易在江湖上露面的關係。」費玉琪說。

「小子！」佟二爺雙眉深皺地說：「依我看，這裏頭透着邪，要不是袁瑜那小子哄了你，便是……便是……這裏頭大有古怪。」

「二大爺！我有把握，袁瑜絕不會騙我。」

「依我看，可能是袁瑜受了人的騙。」梅雪芬眨動着眼睛開了口。

佟二爺一怔，目光凝注：「姑娘！妳是說？……」

梅雪芬沉吟地說：「也許江湖上根本就沒有這個什麼神秘館主，只是爲防袁瑜可能事敗或是背叛他們而把他們和盤托出，才編出這麼一個名義來指使袁瑜。」

「對！姑娘，還是妳行，準是這樣兒。」佟二爺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砰然一聲，茶杯跳起老高。

他很激動，費玉琪却沒說話，像似在想什麼。

「小子！」佟二爺轉眼望着他：「你看梅姑娘這說法怎麼樣？」

「跟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跟你的想法不謀而合，這麼說你也早想到了？」

「我在安家大院時就想到了。」

「那你剛才爲什麼不說？」

「這想法牽涉到另一件事。」

「那件事？」

「您可知道我根據什麼而這麼想？」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你還記得『一撮毛』被殺滅口的事嗎？」

「難道這兩件事有關連？」

「大有關連。殺『一撮毛』的那個人，就是監視袁瑜的那個人。」

佟二爺跟梅雪芬都愕然一怔。佟二爺瞪大了雙眼：「殺『一撮毛』的就是……小子！你怎麼知道？」

「告訴您您可別生氣，這件事我原本不打算告訴您的，可是看看現在情勢的發展，我不能不告訴您了…我怕您上人的當，受人的害。」

「哦。」佟二爺一怔：「小子！那究竟是……」

「我知道殺『一撮毛』的人是誰，我看見他了。」

「你看見他了？」佟二爺的兩眼瞪得老大：「小子！他是？……」

「告訴您您一定不相信。」費玉琪伸一根手指頭在茶杯裏沾了些水，在桌上寫了兩個字，隨即順手抹去。

梅雪芬一怔，佟二爺臉上霍然變了色，猛地站了起來，張口便要叫。

費玉琪及時說了話：「二大爺！我是寫出來的。」

佟二爺立刻閉上了嘴，吸一口氣說：「小子！你沒看錯？」

「二大爺！當時我中途折回去就是爲要看看他是誰？我看得很清楚，怎麼會有錯？」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緩緩說：「這前後兩件事原就不可能是外人幹的，只是我沒想到會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吁了口氣，雙目忽然一凝：「小子！當時你爲什麼告訴我說沒看見他是誰？」

「當時我要是告訴了您，您怕不馬上去找他。」

「難道說現在我就不找他了？我這就找他去。」他站起來邁步就要往外走。

「您看您這副脾氣，誰還敢告訴您什麼事兒。」費玉琪伸手攔住了他：「二大爺！要是能讓您這麼找他去，何如當時我就不放他走？」

「那你的意思是？……」

「二大爺！我認爲他只是個帮凶，不是主凶。」

「你怎知道他只是帮凶不是主凶？」

「我這麼說您就明白了，他在這兒只是個監視袁瑜的角色。」

「那麼你想那主凶會是？……」

「這還得查。不過，我有把握會把他找出來的。」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雙目忽又一凝：

「目前你打算怎麼辦？」

「我已把袁瑜藏起來了，這口小鐵箱子已經到了我的手中，大江南北的那些江湖好手也快要到了，我要看看那些玩火的人怎麼辦？我要看他們一個個地現形。」

「你看他們會現形？」

「袁瑜失踪了，小鐵箱子也不見了，他們能會不着急，能會不找？」

「小子！有一點恐怕你沒想到，大江南北那些江湖人物找上你，你可以放手對付。小鐵箱子在你手裏，安逢時頭一個會以爲你謀財害命，要是他找上了你……」

「這點我想到了，我有辦法應付。」

「還有，小子！小鳳她怎麼辦？你替她想過沒有，難道讓她也找你拚命？」

「這一點您也不用担心，小鳳也知道該怎麼做，我也想好了應付的辦法。」

「那麼我呢？難道也讓我找你拚命不成？」

「我不會讓您作難的。」費玉琪微微一笑：「到時您只管放手施爲，我不會讓您傷了我的。」

「小子！你可別過份逞能，要是我們幾個聯上手，那可不是好鬥的。」

「我有兩條腿，打不過我可以跑。」

「小子！你……」

費玉琪含笑抬手一搖：「您別再說什麼了，只請記住八個字：大度能容，不動聲色。我是『浪子』白如龍，您是『無影金錢』的把兄弟，胳膞肘兒別往外彎就行了。袁瑜在鷂子洞，請給他送點吃喝去。好了，我跟雪芬這就離開您這兒。」他伸手拎起了桌上的那口小鐵箱子。

「從這些日子的一些事兒看，你是比我行。看來，我只有聽你的了，我給你兩個拉馬去。」佟二爺說着站了起來。

「不用了。」費玉琪伸手攔住他：「我跟雪芬的兩匹坐騎就留在您這兒好了，您幾位總不能找牲口拚命吧。是不？」

「我可眞够倒楣的。」佟二爺笑了笑：「胳膞肘兒既不能往外彎，還得代人照料坐騎，天底下那有這種事兒呢？」

「眼前您不就碰上了？」

梅雪芬忍不住笑了。

費玉琪自己也笑了。

× × ×

費玉琪跟梅雪芬一口氣走出了安家宅，眼前是兩條路的交叉口，路旁有一棵大楡樹。

「咱們就在這兒等吧。」費玉琪說着邁步向那棵大楡樹下行了過去。

梅雪芬沒說話，跟在費玉琪的身後。

兩人在大楡樹根上併肩坐下去，費玉琪把一個包袱放在面前地上，包袱裏也就是那謠傳裏頭裝着百萬財富的小鐵箱子。

「咱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梅雪芬抬眼四下裏望了望。

「不會很久，頂多兩三個鐘頭就會有動靜的。」說完話，他背往樹幹上一靠，閉上了眼睛養神。

梅雪芬沒再說話。

不知道過了多久，看看太陽已經快到晌午，仍然沒有一點兒動靜。

「你睡着了嗎？」梅雪芬忍不住用胳膞輕碰了碰費玉琪。

「沒有。」

「怎麼還沒有一點動靜。」

「別急，這一定要有耐心。」

「咦！」梅雪芬雙眼忽然望着安家屯那邊：「你看看那是不是二大爺？」

費玉琪連忙睜開眼睛望去，只見安家屯裏飛奔出來一人，正是佟二爺。他不由微微一怔：「奇怪！怎麼只他老人家一個人？」

「恐怕是有什麼事兒呢？」

「嗯！恐怕是。」

兩人剛說到這兒，佟二爺忽然向左拐了彎，一溜烟般跑入了一家民房的後面。

梅雪芬一怔：「咦！二大爺這是在幹什麼？」

「這兒正對着安家屯，他老人家必是已經看見咱們，這是有意要把咱們引過去，可能有什麼消息。」

「走！咱們過去看看。」梅雪芬伸手提起地上的包袱，起身當先向那家民房後面撲了過去。

兩人剛撲到民房後面，佟二爺劈頭便說：「你說你把袁瑜藏在了鷂子洞？」

「是呵！怎麼了？」

「別說是鷂子洞，那附近我都找遍了，連個人影子都沒有。」

費玉琪一怔：「這怎麼會？」

「這是什麼事兒，難道我還會逗着你玩兒不成？」

「要糟！」費玉琪臉色倏轉凝重：「咱們快去看看！」

佟二爺連忙說：「從這邊去，這邊僻靜不會有人看見。」說着他當先拔腿奔。

× × ×

三個人一路飛奔，脚下都够快的，大約半個鐘頭工夫，到達了安家邨後的一座山谷裏。

「姑娘！那就是鷂子洞，當年我跟玉琪我們爺兒兩個常往這兒跑。」佟二爺抬手指着崖壁上十幾丈高處，那兒有個半人高，黑忽忽的洞穴。

「您上去過了？」費玉琪抬眼望着那個洞穴。

「嗯。」佟二爺點點頭說：「我先叫了兩聲，沒聽見答應，我才上去的，洞裏乾草舖得平平整整的，就是不見人。」

「袁瑜！袁瑜！」費玉琪揚聲高叫了兩聲。

空谷回音陣陣，就是不見有人答應。

費玉琪四下裏看了看：「您各處找過沒有？」

「這一帶我都跑遍了，繞着圈子，足足跑了半個多時辰。」

費玉琪雙眉深蹙，沉默片刻說：「咱們上高處看看去，居高臨下，視界比較廣闊。」轉身邁步順着一條山道向高登去。

三個人成一綫地登上了山頂，凝目四下搜看，綫視以內沒有人跡，也沒有動靜，所能看到的，只有那滿山的林木。

「二大爺！那兒可住有人家？」費玉琪抬手指着左方半里之外，那兒半空裏有兩隻老鷹在展翅盤旋，越盤旋越低。

「沒有。」佟二爺搖頭，神色忽然一怔：「小子！你是說那兩隻扁毛畜牲？」

「我是想那兒一定有什麼，要不然那兩隻畜牲不會在那兒盤旋不去。」

「小子！」佟二爺臉色一變：「你是說：……」

「我這是往壞處想，但願是錯了。」

「走！咱們去看看。」佟二爺當先飛奔下山。

× × ×

到了。眼前是一片樹林，樹林的右方是一大片空地，正中央是個小水潭，水潭的四週都是半人高的野草。

三個人剛一到，野草裏立刻傳出一陣撲撲聲響，振翅飛起了兩隻老鷹。

「那兒會有什麼？」爺二爺彈身便要撲過去。

「二大爺！」費玉琪伸手攔住他：「讓我去看看好了，您跟雪芬留在這兒注意四週。」

佟二爺沒和他爭，聽了他的。他彈身撲向剛才那兩隻老鷹飛起處，他看見了，草叢裏仰躺着個人，正是袁瑜。

袁瑜面上滿是血跡，眉心裏嵌着一件發亮的東西。兩隻眼珠子沒有了，成了兩個血洞。顯然是剛才那兩隻老鷹啄掉的。

費玉琪怔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小子，看見什麼？怎麼半天不說話？」佟二爺在他身後四五丈外叫。

費玉琪倏然清醒過來，心中一慘，胸口熱血上湧，眉宇間立刻現出了一股凜人冷顫的殺機。

他吸了口氣說：「雪芬在原處繼續戒備，二大爺您過來一下。」

佟二爺彈身撲了過來，眼前的情景只看得他心神大震，臉色陡變，脫口叫道：

「小子！這是……」

「袁瑜。」

「我知道是袁瑜，我是問你這是誰幹的？」

「要命的東西就在他眉心上，您取下來看看就知道了。」

佟二爺沒說話，彎腰伸手以食、中二指自袁瑜眉心間拈起一樣東西，那是一枚風磨銅打造的薄刃制錢。

「是他……是他！」佟二爺鬚髮俱張，目眦欲裂。

「當年打斷那根山藤的也是這東西，可是我一直不敢下斷。」費玉琪吸了口氣，緩緩說。

「現在呢？現在你還不敢下斷麼？」

「我還要查證……」

忽聽梅雪芬發出一聲叱喝，費玉琪飛快地回頭，只見梅雪芬抬手朝旁邊的那片樹林子打出了一綫銀光，而且她人也跟着撲了過去。

費玉琪怕她遭到什麼暗算，連忙彈身如電般地跟了過去。

樹林裏一棵合抱大樹旁躺着個人，是個身材瘦小的黑衣漢子，咀角噙血，兩眼中插着兩根梅花針——是猴子孫。

猴子孫手脚還在動，還沒死。

佟二爺跟着撲了過來，一聲怒喝，揚掌劈下。

費玉琪飛快地伸手攔住了他：「二大爺，您這是帮人滅口。」

佟二爺一怔，隨即脹紅了老臉：「我眞老糊塗了。」

費玉琪蹲下身子，一隻手搭上了猴子孫的右腕脈，另一隻手則按在猴子孫的胸腹間，輕輕地按動着。

「早知道是他我就……他還有救麼？」梅雪芬心裏很感愧疚不好意思。

只見猴子孫兩片唇噏動了一下，跟着發出了低低的呻吟。

「雪芬！留神四下。」佟二爺跟着蹲下身去：「猴子！是我，你聽得見嗎？」

猴子孫嘴唇動了幾動，才出了聲，話聲很低很微弱：「我知道，二爺！我……我一步……走錯。」

「別多說。」佟二爺說：「我問你，當年的兩件事兒，可都是你幹的？」

「不是我……我只是個……替人跑腿賣命的。」猴子孫斷斷續續的說。

「那是誰？你給誰跑腿賣命？」

「是……是……」忽然一陣急喘，血從嘴裏往外一湧，順着咀角流下。

「猴子！是誰？快說。」佟二爺心裏好急。

猴子孫喘息了一會之後，又趨於平靜：「二爺！我……我不行了。」

「我知道，所以我要你快說，臨死之前該做做好事，這樣你可以走得心安。」

「二爺！我這就說，他……他是毛……五……」又是一陣急喘，咀角又湧出一縷鮮血，頭一歪，斷了氣。

費玉琪抽回手，緩緩站起身來。

「小子！現在眞相已經大白了，你打算？……」

費玉琪唇邊掠過一絲抽搐：「安家大屯見大爺跟小鳳去。」

「也好。只是……小子，袁瑜這件事，你對小鳳怎麼說？」

「遲早總是要見小鳳的，我總不能一走了之。」

佟二爺道：「那麼袁瑜跟猴子……」

「就把他們埋在這兒，您看如何？」

「也好。」佟二爺點了點頭。

× × ×

日頭快下山了，天空的雲彩一片紅，紅得跟血似的。

安家大院的兩扇大門關着，裏外靜悄悄的。

眼望着沐浴在晚霞的安家大院，費玉

琪兩眼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

「二大爺！您記住，您什麼都別說，由我說。」費玉琪吸了口氣，緩緩說。

「好的。」佟二爺點點頭。

「您請敲門吧。」

佟二爺沒說話，邁步上前拍了門。

「是猴子麼？」門裏响起汪痲子的聲音：「你跑到那兒去，害得我到處找。」

兩扇大門開了，汪痲子一怔，隨即陪笑地哈個腰：「是您呀！二爺，我還當是猴子呢。」

「大爺他們都在嗎？」

「在！都在。」

「把門閂上，跟我進來。」邁步跨進大門領着費玉琪跟梅雪芬往裏走了進去。

大廳裏已經點上燈，燈光外透，却聽不見有什麼人聲。

進入大廳，安大爺，鐵三爺，毛五爺跟八姑，還有小鳳都在座。廳裏雖然有五個人，但五個人的臉上都佈着陰霾，沒一個人說話，所以氣氛顯得很沉寂，冷清。

佟二爺跨進大廳，在座的都站起來。

「二弟！你來得正好，家裏出了事兒……」安大爺首先開了口。

「我知道，大哥！您先等會兒再說。」佟二爺轉臉望向費玉琪：「玉琪！給大爺、三爺、五爺跟八姑磕頭。」

「小琪給您幾位磕頭。」費玉琪上前一步跪了下去。

小鳳神情一愕，但旋又歸於平靜。

安大爺一怔：「二弟！這是……」

「大哥！這才是老六的後人，當年在這兒住過。」

「我知道，我知道。」安大爺點點頭：「他一進來我就看出來了。」

「大哥！」毛五爺訝然地開了口：「這是怎麼回事？那兒來的兩個小琪？」

「二弟！」安大爺說：「你告訴老五吧。」

「不！」佟二爺一搖頭：「讓小琪自己說吧，他比誰都清楚。」

費玉琪站起身來，把抵達安家屯向痲子汪要水喝碰見袁瑜開始，直到夜入安家大院，會見小鳳，商議把袁瑜藏在鷂子洞為止的經過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安大爺吁了口氣，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小鳳瞞得我好苦。」

「大哥別說了。」毛五爺說：「我跟八妹才冤呢，到現在才知道安家大院一下子來了兩個小琪。」

「可不是嗎？」鄧八姑接了口：「這都是那個什麼館主害的。」

「以前我們都誤會了大哥，咱們實在够糊塗。」毛五爺臉露冷肅地說：「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我回京後馬上派人……」

「謝謝五大爺，這件事還是由我自己來了吧。」

「你這孩子，這叫什麼話？」

「五大爺！我還有後話要稟告您幾位的。」費玉琪把目光轉向小鳳：「小鳳！我希望妳……」

「我知道了。」小鳳的臉色顯得蒼白而木然：「袁瑜已經沒了，對不對？」

費玉琪一怔：「妳怎麼知道的？」

小鳳淒然一笑說：「這你就不用多問了，告訴我，他人呢？現在……」

「我把他埋了。」

「小琪！」安大爺沉聲問：「究竟是怎麼回事？袁瑜他？……」

「我來說吧。」佟二爺立即把經過說了出來。

汪痲子突然大叫說：「好個猴子，他活該，您幾位都待他那麼好，他却……」

「砰」地一聲，毛五爺拍了桌子：「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想嫁禍大哥，我倒要看看他的心腸究竟是什麼做的？」他臉色鐵青，那神態好不嚇人。

費玉琪深看了毛五爺一眼：「您幾位都在這兒，現在請看當年我爹托付給大爺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從梅雪芬手裏取過包袱放在桌上，解開包袱，掀開了那口小鐵箱子的箱蓋。

衆人都看見了，也全都一怔。箱子裏是兩塊紅紙包着的金磚，上頭還有一張紅字條。

安大爺伸手抓起那張紅字條，兩眼凝注，身軀劇顫。

突然，他把字條遞給了鐵三爺。

「老六！老六！你這算什麼……」鐵三爺看過字條，他伸手一抓，字條成了一團，環眼圓睁，鬚髮俱張地大叫。

「三哥！給我跟八妹看看。」毛五爺伸出手。

「六弟，你太仁厚了，我若不殺那匹夫，誓不為人。」毛五爺展開紅紙團看後，臉色一變蒼煞，雙手一搓，把那張紅字條搓得粉碎。

「五大爺！那匹夫是小琪的父仇，請您由小琪自己跟他了。」費玉琪神情淡淡地微微欠身。

「小琪！」毛五爺神色一驚：「你爹也是我的把兄弟。」

「我知道。五大爺！恕我直說一句，我爹既然有我這麼個後人，仇就應該由我來報。」

「你是說，把兄弟沒你們父子親？」

「小琪可不敢這麼說，事實上您幾位就跟他老人家如親兄弟一樣，只是，父債子還，父仇子報，自古即有明訓。五大爺！您就成全小琪這一點孝心吧。」

毛五爺沉默了一下，點頭說：「好吧，看在你一片孝心上，我就答應你。」

「五大爺！」費玉琪雙目忽然一凝：「您這回帶了幾個人來？」

「四個，有什麼事兒嗎？」

「沒事兒，我想認識認識他們，您能請他們四位來見見嗎？」

「這沒有什麼不能的。」轉向站在一旁的汪痲子說：「痲子，你去叫他們四個來一趟。」

汪痲子答應一聲，出廳而去。

不大一會工夫，汪痲子在前，帶着四個黑袍漢子走進來。

「這是我侄兒費玉琪少爺，你們先見過。」毛五爺替四個黑袍漢子介紹。

「見過費少爺。」四個黑袍漢子一齊抱拳行禮。

「不敢當，四位請少禮。」費玉琪微微欠了欠身說：「我請我五大爺請四位來，是我有點兒事情想請四位幫我個忙。四位肯嗎？」

「小琪！」毛五爺接口說：「什麼事

情你只管吩咐他們就是，用不着客氣。」

「不。」費玉琪微一搖頭：「五大爺！我想請他們四位先點個頭。」

「費少爺！您請吩咐吧，我四個都答應了。」一名黑衣漢子接口說。

「如此我先謝謝四位。」費玉琪抱拳拱了拱，神色忽然一冷：「現在我請四位先到左邊去面牆站立，同時把雙手舉起來，扶在牆上。」

四個黑袍漢子又全都一怔。

毛五爺也是一怔：「小琪！你要幹什麼？」

「五大爺！您先別問，待會兒您自會明白。」目光轉望着四個黑袍漢子說：「四位請放心，我絕無惡意，只要四位聽我的，我保證對四位只有益而無害。」

四個黑袍漢子沒說話，神色遲疑抬眼望向毛五爺。

「小琪！」毛五爺目光凝注：「這有理由麼？」

「我當然有理由。」

「什麼理由？」

「五大爺！您請原諒，目前我還不能說，也請您且作壁上觀。」

「哦……」毛五爺皺了皺眉頭。

「四位怎麼樣？」費玉琪目光又望向四個黑袍漢子。

「這個……」

費玉琪忽然微微一笑說：「我這是為四位好，四位如果不願聽我的，我也不想十分勉强。我知道這四位的腰裏都暗藏着一把快槍，只要四位自信動作快得過『浪子』白如龍跟『羅刹女』去，四位只管不聽我的就是。」

「浪子」白如龍跟「羅刹女」的名頭嚇人，四個黑袍漢子臉色全都勃然一變。

毛五爺臉色一變：「誰是白如龍？」

「我。」

「你……」毛五爺霍然站了起來。

「是的，五大爺，我就是白如龍。」

「你不是小琪？」

「不，我的眞實姓名是費玉琪，白如龍只是我在江湖上用的一個化名。」

「你為什麼要用化名？」

「因為當年有人害死了我爹，而後又要害死小琪。既然有人要小琪死，小琪又何妨死去呢。」

「哦，你是說那個什麼館主？」

「是的。但是那個什麼館主為人陰險狡滑，他是我爹把兄弟中的一個。」

「哦。」毛五爺雙目一瞪，旋忽臉容一整說：「小琪，你該知道，這事關係重大，可不是能胡亂指說瞎猜疑的事，必須得有眞憑實據才行。」

「這我知道。五大爺，」費玉琪點點頭說：「要不是為了要查得眞憑實據，我早就直闖安家大院找大爺報仇了。」

「這麼說你是已查出眞憑實據了？」

「是的，五大爺。」

「那你快拿出來我看看，那匹夫是誰？我立刻活劈了他。」

費玉琪目光轉向佟二爺說：「二大爺，現在該是您說話的時候了，您告訴五大爺吧。」

佟二爺點點吸了口氣：「五弟，猴子孫在臨死之前做了好事，解開了這十幾年來大夥兒胸中的謎結，他說了實話。」

「哦，原來如此，我明白了。」毛五爺神色出奇的平靜。

「你明白就好。」佟二爺神色倏然一沉，冷冷說：「看在多年把兄弟的份上，你自己了斷吧。」

佟二爺這麼一說，安大爺，小鳳跟汪痲子的眼睛全都瞪上了毛五爺。

毛五爺心裏雖然暗暗驚懼，但他神色仍然平靜地淡然一笑說：「二哥，你能聽我一句話嗎？」

「你說。」

「當年害死六弟跟謀害小琪的都不是我。」

「難道猴子孫臨死還誣陷你不成？」

「二哥，這並不能說絕無可能。」

「毛祥雲！」佟二爺雙目猛地一瞪，厲聲說：「到現在你還想狡賴，猴子孫他跟你無仇無怨，他為什麼要誣陷你？」

「二哥，這可很難說，也許……」突然，他雙目一瞪，側臉瞪視着緊挨他身旁坐着的鄧八姑：「妳……」

「我這是為六弟報仇！」鄧八姑的神色一片冰冷，她手裏握着一把匕首，那五寸多長的匕首鋒刃，已全部刺進了毛五爺的腰肋。

毛五爺臉色蒼白的嘆了口氣：「沒想到到現在妳還心向着老六。」

「你是個聰明人，你早該想到，我愛的是六哥不是你。你雖然得到我的人，並沒有得到我的心。」

「那妳這麼多年來為什麼還口口聲聲說愛我，從沒對我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因為我早就懷疑是你害死六哥的了，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順着你，為的是想探查出眞象。」

「所以現在妳才親手殺我，替老六報仇？」

「你的心腸太狠毒了，我不能再讓你活下去害人。」

毛五爺輕嘆了口氣，默然不語。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還有兩句話。」

「那兩句話？」

「一句是我錯了。」

「嗯，這還像句人話。」鄧八姑淡笑地點了點頭：「還有一句呢？」

「我愛妳。」

「嗯。這時候你還能說出這麼句話，足見你是眞心的，我很高興。」

「那就請拔出刀來讓我快點死吧。」

「好！」

一股血箭標出，標了鄧八姑一身。毛五爺兩眼一閉，身子緩緩倒在了椅子上。

而鄧八姑却飛快地一回手，那把帶血匕首直朝她自己的心窩插下。費玉琪心頭大驚，閃電出手，可是他仍稍慢了一步。

「八姑！您這是何苦……」他抓着鄧八姑的手，眼裏流下了淚，雙膝跪地。

「小琪，八姑對不起你爹……也對不起你……小琪！請原諒八姑。」

一陣急喘，頭一歪眼一閉，斷了氣。

「八姑！……」費玉琪失聲痛哭。

「八姑……」小鳳也失聲痛哭。

大廳裏，每個心裏雖然都吁了口氣，但却又有點兒堵得慌。

—全文完—

游俠英雄傳

迷踪拳派兩道士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雲程在峨嵋山昇霄道人的悉心教導下，學得一身好功夫，豈料史雲程藝成之日，立即把師訓遺忘了，且爲富貴利祿薰心，立即前往雲南昆明，找到峨嵋派的兩大高手孟葉和蓮華僧，施展他生平所學，把兩大高手打至重傷殘廢，此後還當了八旗營的總教練……王雲龍藝成之後下山尋他的弟弟史雲程，但每次都錯過機會，無法找到。但王雲龍還不死心，決定天涯海角也要尋到史雲程，一來可以骨肉團聚，了却平生之願，二則勸他遵守師訓，不可忘本。但一次在大庾山嶺上，本來可以兄弟相逢的機會，竟然又錯過了。

俗語說：「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覿面不相逢。」這兩句話，正是王雲龍兄弟們當時的情景，也就是本書上回說到的：王雲龍因爲訪尋他的同母異父兄弟史雲程，窮途落魄，行到大庾嶺便病倒。剛巧那時史雲程辭掉了廣東八旗營總教練的職位不幹，要上京另尋出路，他一路輕裘駿馬來到大庾嶺賞梅，見亭子裏臥着一個病漢，他吐了口涎沫走開，不久也就下嶺去了。這次一面，以後史雲程便飛黃騰達，做了清廷的鷹爪頭子，王雲龍也回關外去，和當時反抗滿洲人的黑山八俊聯繫起來，幹着鋤奸扶弱的俠士生涯，受到關外人民的敬仰，因爲那時他倆人都已是三十年紀，正是建功立業的時候，只不過各走的道路不同便了。後來一直到史雲程在貝爾湖設立了黑獄，王雲龍——也就是天池怪俠爲了要救出「金刀狻猊孟英」，兩兄弟一會面便刀槍相見，那時鐵馬神功史雲程還沒曉得天池怪俠就是他的哥哥呢，這都是後話不語。

却說史雲程離開大庾嶺，帶着隨從，一路向北趕程，他本來是想進京的，但一個人因緣時會，也要講一下際遇，如果沒有運道的，就算闖一世，也不一定可以發跡，史雲程到了安慶，機會便來了。原來那時清室自從順治皇帝出走，留下一道上諭，託孤洪承疇，蘇克薩，鰲拜等幾個輔臣，遵詔册立皇太子玄曄繼位，這就是後來享祚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當日各大臣們商議，只得虛報駕崩，把留書改作遺詔。消息一傳，所有王公大臣都非常驚疑，分明昨日早朝，順治還是龍精虎猛地聽政着，怎麼今天便說他晏起駕崩呢。這時玄曄正在八歲，承了大統，政事由幾位輔臣掌握。洪承疇因年老多病，又是漢人，自然得不到信任，只有滿族元老索尼，遏必隆，蘇克薩，鰲拜四人，主理朝綱，內中以鰲拜人最狡獪，他恃着當日隨太宗入關，掌握兵權，欺康熙年幼不懂事，便橫行無忌，可是偏偏遇着索尼是個四朝元老，由努兒哈赤崛起時相隨到今日，處處護衛着新主，鰲拜便想把幾個大臣除掉，只是等候機會。

那個康熙皇帝是個聰明君主，登基幾年，漸漸曉得國事，他見鰲拜獨攬大權，目無君主，心裏便感到不快，適值大學士蘇納海因徙置旗民的事，民間偶有怨言，鰲拜便想借此把蘇學士除去，無奈蘇克薩等幾個大臣極力保奏，那鰲拜竟然走到康熙御座前，提起硃筆寫了「著即處斬」幾個字，交刑部執行，康熙見他那樣專橫，便在登極六年，開始在乾清門聽政。

過了些時，索尼病逝，蘇克薩見鰲拜時刻想加陷害，便請旨辭官，那料鰲拜硬說他存蓄異心，議請凌遲處死，康熙明知他挾仇陷害，只是不准。鰲拜請了幾次，康熙便指他欺君罔上，詎料鰲拜竟舉起臂來，幾乎要向皇帝打下，幸得內侍勸阻，康熙畢竟年少，不禁恐嚇，最後還是在他威脅底下，批了絞決，於是鰲拜的眼中釘又除了一個。

那晚康熙跑到慈寧宮去見太后，把日間情形哭訴，太后也覺大權旁落，無計可施，究竟康熙是個聖明天子，他不久便想出一個方法來，過幾天康熙召見了議政王康親王，派他到各地去巡視放賑，却暗囑他物色武技能手，公開招募，務聘得高手到宮來。

康親王果然每到一地，便在兵營裏挑選有好本領的人，可是都沒有合意的，後來他索性設起比武台，公開考試。史雲程來到安慶，見客寓裏住了不少各地來考試的武試高手，史雲程知道便改了姓名叫作「雲迎」，報名應考，初試的不外是馬上功夫，射箭劍戟，一般普通武技，史雲程自然被選了。

那天康親王又召集所有選中的武生到

一掌擊落，五個銅人一齊倒下，銅人身上都留下了掌印。

來，互相比較拳技，史雲程略略把行龍臥虎拳施出，一日之間，打倒了十幾個各派武術名手，連康親王也震驚起來了，因爲他這次奉旨要物色的，正是內外武功的能人。所以立刻把史雲程帶返北京，又從宮廷護衛當中挑出幾個好手來，和史雲程交手。這幾個也不是沒能爲之輩，可是一貼上了史雲程，總給他的內勁挫倒。康親王這時才密奏給康熙知道，約定了一天，他在府裏的演武廳坐着，教康熙站在屏後窺看。這天康親王爲要考驗史雲程的內勁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便移出五個銅人來，

那五個銅人，都是實心的，每具有八百斤重。康親王着人把銅人放成一列，便命史雲程運出內勁，一掌向銅人背後打出。史雲程曉得這個是他進入宮廷的機會，立刻把行龍臥虎拳展開，演出了幾手，便施出穿雲掌來，閃電般向銅人身上一掌。這一勢迅速得連座上的康親王等也看不到他是怎樣出手的。但聽到階下隆然一聲，五個銅人一齊倒地，每個銅人背後都嵌上了一個掌印，第一個銅人的掌印更陷進了幾分，其他的似有物磨擦過一般，掌印顯得很清楚，可見他的內勁都透過了五個銅人，這種超卓的武功，宮裏實在難找出第二個。

原來康熙已在各親王弟子中，選了百多個年輕的人，進宮來習武技，自此史雲程便以「雲迎」的名字幹起宮廷教練來了。康熙對他是很賞識的，而且皇帝每天都跟在大隊兒裏練習，史雲程也苦心教練，那些親王弟子不敢稍爲疏懈。一年之後，這一隊少年親兵已是拳技精通，宮裏原有的武士多數不是他們的敵手了。

那時鰲拜已經權高震主，不常入朝，有事時只是着侍臣傳奏給康熙便了。也難得康熙這幾年忍着，絕不動聲色，到了時機成熟，就下詔封鰲拜做護國公，召他上朝領旨，鰲拜昂然盛服進宮，他身旁兩個護衛一直隨上丹墀。鰲拜看到康熙兩旁，今天站的不是小太監，而是換上了一班親王子弟，他正想照常地走到御座旁的錦墊坐下，那知康熙見他走上來，便喝道：「鰲拜怎的無禮！」鰲拜微微一愕，似乎毫不爲意，應道：「怎的無禮？」康熙瞪起龍目，一拍桌子道：「鰲拜，你見了朕躬不跪，而且沒有諭旨，便走近御座，還不算是犯上欺君嗎？」鰲拜聽了，已忍耐不住，也怒道：「我欺君又怎樣？」康熙故意激他道：「鰲拜，欺君便要斬首，何況你滿身死罪，還敢目無朕躬！」那時鰲拜怒火遮眼，跋扈的本色又出，當堂掄起拳來，跑到御座前去，康熙喝一聲：「左右給我拿下來！」鰲拜回首向兩個隨身武士點點頭，同時恃自己身經百戰，拳技了得，便舉起雙臂來，高聲叫道：「那個敢來拿我！」康熙把衣袖一揮，身旁的子弟立刻衝上前，口裏叫道：「奉旨擒賊！」鰲拜向來曉得宮裏的一般衛士都沒個是他的敵手，那裏驚懼。他展開了拳勢，左右劈出，誰料這十幾個少年，却是十分了得，個個騰躍得非常敏捷，鰲拜一路連環拳竟打不中他們。突然有一個少年子弟衝近來，鰲拜看準一拳拋出，那少年把拳一接，喝聲道：「去！」鰲拜馬步一浮，身子倒退，那些子弟兵一擁上前，拳脚密集，鰲拜想極力招架時，身上已中了幾拳，跟着面部也給踏了一脚，當堂喊了哎唷一聲，左右手早已給那班子弟兵執着。鰲拜望着階下兩個侍衛喝道：「還不動手！」這兩個武士應了一聲，拔劍出鞘，衝上殿來。只見康熙御座之後，一個黑衣壯士如箭般竄起，落到殿前，雙脚一起，兩個武士的劍當堂被踢脫手，飛出丹墀，這一勢快如鷹隼疾落，那兩個武士只有用拳反擊，黑衣漢子身子一伏，伸手貼着兩人的臂膀，喝聲道：「去！」他的雙掌如同有吸力一般，按在兩人的胸膛，隨勢舉起，向墀一摜，已跌個半死。這一剎間，那些王子兵把朝臣裏幾個鰲拜的黨羽都一並綑上了，康熙着康親王，遏必隆兩個大臣，押着鰲拜等人交刑部議處。這便是康熙十六歲時第一次肅清朝綱的殺手鐧，那黑衣人自然是史雲程，也無須筆者道出了。

史雲程這時的地位日高，已做了皇帝的保鑣，三番四次把刺客消滅，但他仍不敢把眞姓名說出，恐防朝裏懷疑他是王雲龍的一黨。原因就是昔年王雲龍試過天壇濺血的一回事，太后已經密諭各地查緝。至於往日宮裏武士如鐵指禪陸虹等那一班人，都已派到外間去當職，所以史雲程便作了宮廷一級的武士。

× × ×

上面一段史雲程和天池怪俠王雲龍的歷史，是「朝陽飛刀手洪成棟」說出來的，因他跟隨了天池怪俠多年，所以曉得十分清楚。當下黃面客宗流也就插口道：「後來史雲程因爲立下不少功勞，所以康熙便派他到關外設起黑獄來，秘密囚禁一些反抗清室的義士。史雲程恐怕給武林朋友認得他廬山眞面目，行踪十分詭秘。當年我遇到他時，也始終沒有把眞姓名對我說出，還騙我說，他給皇帝賞識是大喇嘛引薦的，原來却隱藏着這一段歷史。」旁邊坐着孟氏兄妹三個寨主，這時開言說道：「如此看來，天池怪俠和史雲程這厮已沒有手足情份可言了，這番如果有人前往勸諭，天池定會到來參加我們行動的。」這句話一觸起了太極手王家兄弟兩人的心事，尤以王崇明答應過趕往金陵懇求靜因老尼下山的，便對宗流道：「姪兒答應過往金陵去，明兒我便起程了。」宗流還沒作答，突聽到靜夜裏空間傳來响箭的聲音，孟氏三英立刻站起來道：「這深夜裏，誰個趕來這裏呢？」

一會，寨外一片馬蹄聲，小嘍囉走進來報道：「外面有一位老尼姑和一個中年人，說是金陵到來的，要會見寨主和王家公子。」王崇明首先跳起來，說道：「靜因師太來了，怎麼她會到呢！」孟剛連忙說一聲：「快請！」跟着和宗流等都走出寨前來，果然見一個老尼姑，身上披了雪氅，精神奕奕，旁邊一個中年漢子，紫棠色臉皮，年紀已有四十開外，滿面短髭。王崇明一見老尼，搶着迎上前去跪下，老尼把他扶起，說道：「崇明，快些介紹我見過孟寨主和各位英雄，有緊要的事呢。」王崇明轉身，招待了各人相見，孟氏三英便讓靜因老尼到寨裏來。

世事無巧不成書，靜因遠在金陵檀度庵修練，怎麼會突然來到關外呢？那個同來的中年漢子又是什麼人呢？可惜作書人沒有兩根筆，難敍兩頭之事。原來這中年漢子，就是本書開首時裏提過的袁公子無愁，事隔太久，現在略爲補敍，以便看官易於記憶。袁無愁就是明末薊遼督師袁崇煥的後代曾孫，他的父親昔年在閩侯鏢局給清廷派來的俠客——鐵指禪陸虹用鐵念珠貫穿了腦子，當時靜因老尼的師傅黃梅居士，便把袁無愁送到北方來，交雲中劍王維揚撫養；但後來清廷還是三番四次派人跟踪，王維揚和一班俠士都曾拚生死忘地保護着。這時袁無愁已學得一身本領，王維揚作他親兒一般，給他娶妻延嗣，生下了女兒織雲。

有一晚，袁無愁去了五台山白鹿苑，他的妻子又給刺客殺死了，第二天還跟尋到五台山上去，幸得王維揚和鐵鷹子陸元華兩人合力把來人殺退。那時白鹿苑的主持就是有名的「七十二擒拿手」法洪和尚，他有一個武林至交在雲南深山裏修練，便修了一封書，着袁公子前往暫躲一時。

且說袁無愁把頭髮剃去，改扮僧人，沿着大道南下，他雖然年紀不小，可是從來未曾單身出過門，又沒代步的牲口，因此走了一年，才入到四川。他走近晃寧附近時，那處都是彝族居住的地方，山高嶺峻，預算再走十幾天，便可到達雲南境內了。

那天他在一間破廟裏過了一夜，廟裏只有個老道士住着，老道窮得兩餐不飽，每天都是拔些野菜充飢，見袁無愁是漢人，便對他說：「師傅，這裏再過便是彝族人的地方，他們對漢人向來仇視，而且部落裏也不時互相攻擊，漢族商人走過的，每每給他們搶掠一空，去年守卒撤去了便沒人敢從這條道上走了。師傅還是改走別處去罷。」袁無愁心裏一想：「如果繞道到別處走，便要轉過貴州，從畢節進到宜威去，這路程要多走幾個月，我想彝族人雖然有些未曾開化，但對我這出家人總不會加害罷。」當下他便折入土人的地區去。

那些彝人本是雲南的土著，但因歷代給漢人驅逐到深山，離開文明社會太遠，各部落不能團結，時常因小故械鬥，叫作「打寃家」，往往一打就是幾代。族裏仍是迷信鬼神，巫師掌握無上權威，酋長也是由族裏的地主富農世襲，其餘大多數彝人，長年祇得一塊布裹着身體，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袁無愁走到將近黃昏，山路愈來愈險惡，野草沒脛，蓁莽叢生。忽然看到一株樹幹劈開了一幅，上面寫着四個血字：「死亡鬼域」。袁無愁心裏打了一個突兀，再行下去，四處山頭都沒個人影。前面又有些東西映進眼簾，他當堂打個寒噤，原來樹下吊着兩個屍骸，給山風吹得搖搖擺擺，那屍體的頭顱已給蒼鷹啄得露出天靈蓋骨，他不免感到心寒。那時暮色四合，山風漸起，野草蕭蕭，自念走了大半天，誰首專回頭去，祇有壯起胆來繼續前進。

當他走近山坡，又看到有兩匹死馬倒在嶺上，鞍蹬還在，只是沒有人跡，他看了非常疑懼，猛然見一羣餓鷹在空際徘徊，循着找去，矮林裏一聲响竄出幾條黑影來，袁無愁立刻一掣寶劍，那東西却是幾頭野犬，見了人聲便飛奔去了。他看看林子裏似有人站着，拿劍挑開樹葉一看，眞是觸目驚心，有兩個脫了衣服的死人，給長矛貫穿了胸膛，釘在樹身上，那兩死屍的面目，凸眼吐舌，滿臉鮮血，好不怕人。袁無愁把劍放回鞘裏，暗想自己從童年起，至今身歷無數危險，如果要死的也已沒命多時了。如今更有武藝傍身，怕的什麼！何況往雲南的路程，十停已走了九，難道便會轉回去嗎？

日落西山，面前仍是荒山重疊，連山神土地廟之類也看不到一所，莫說要找宿頭了。他打算爬上樹去宿一宵，正在那時，遠遠有兩點白色的影子，飛奔下山來，袁無愁暗念：「强人來了。」連忙躲在樹林後面，氣也不敢喘。瞬眼間，那兩個影子走近了，暮色朦朧底下，只看到是兩個黑頭白身的東西，行得非常迅速。他心裏不免駭怕起來，這東西究不知是人是獸，便伏到草地上。耳邊一陣風聲，那兩團東西折向東便去了，幸而沒走過他的身前。袁無愁驚惶稍定，便不敢再往前走，他决定爬到大樹上歇一宵，明天再作打算。

約莫過了兩個更次，袁無愁正在樹上打坐養神，耳畔又聽到風聲由東傳來，他開眼一望，只見遠遠兩點火光，飛行迅疾，剎那間便走近他伏匿的樹下，他定睛一看，原來是兩女一男，那女的頭頂纏了烏

布，身穿白裳，手提兩盞風燈，看去像是彝族的少女，那男的是個穿漢人服裝的老者，全身作道士打扮，鬚髮銀白。他們三人都是展開夜行小輕功，如飛趕路。

那道士忽然停下步來，對兩少女說道：「拉娜有人伏着！」一轉身便向袁無愁躲的地方走過來。袁無愁一驚，立刻縱身一跳，忽然覺得天旋地轉，身子幌了幾幌，不知那時飛來了一根繩子，緊緊地把他套着，那少女手裏一拉，立刻把他牽到他們跟前。兩個少女回頭向老道說：「師傅，是個賊禿呢！」老道看了一眼，應道：「把他帶回去，看看是否奸細。」那少女每人執着一端繩子，用力一拉，繩子便挺直起來，活像一根竿子，把袁無愁扛着，一路飛奔進了山谷。

轉入山間，面前出現了一排排的土房子。少女和老道走到一間高大土屋門前，推門進去，土炕上坐着兩個人，一老一少，見了老道立刻起身相迎。那少年男子接過了女子手上的繩子，略一拉動，袁無愁便脫了綁，但屋裏早已走出幾個壯漢來，持了刀矛把袁無愁押到一間土屋裏關着。

袁無愁躺身禾草上，聽見剛才的老道和幾個男女說着話，似乎是談說自己的來歷。祇聽出什麼「史雲程奸細」幾個字。又微微聽到老道說：「一會如果沒有拿到同黨，我們便審問一下罷。」袁無愁心裏，這時才覺得鎭定一點。

不久，門開了，有人送些茶飯進來，剛才的少年也跟進來把他看了一眼，說道：「和尚，你識相的便不要逃走，回頭來我師傅要查問過你是不是奸細，如果沒關係的再把你放走。」袁無愁聽了，祇是默不作聲。

這裏是彝人的部落，就是昆明孟葉鏢局小巨無霸孟葉的原籍家鄉，孟葉自從給史雲程用穿雲掌傷了人身三十六要穴之後，成了殘廢，孟葉的父親，是彝族部落裏的酋長，他只生了孟葉一個兒子，見孟葉給同門所害，自是悲憤萬分。孟葉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知道了立刻便去昆明找史雲程報仇。恰巧昇宵道人也來了昆明，一氣便病倒了。他見孟葉的兒女到來，更是傷心。當下便道：「你們想替父親報仇，不是現在就幹得的，須知史雲程的武技，連我也收服他不得，你們前去就無異送死，而且他已逃了。不過在我未死之前，我要你們把我的師兄無塵道人找來，教給你們三人一手絕頂武技，將來總有一天找史雲程來算帳的。」孟葉的兒子叫孟彪，女兒叫拉娜、麗娜，聽了昇宵道人所說，當下齊跪下道：「師公，我兄妹恨不得即時將史雲程手刃，還是師公教給我們學習本領罷。」昇宵道人嘆了一口氣，答道：「好孩子，我已是不中用的了，我師兄無塵道人，現時是天山派武術代表人物，他也和我一樣，教出了一個門徒陸虹，不守師訓，替滿清作了爪牙，因此師兄誓過願不再收門徒，你們這番去求他，我也要想到一個非教他答應不可的方法才行。你們且安心住下兩天，我自然會打發你們前去。」孟彪和拉娜、麗娜，見昇宵道人說得十分誠懇，便把眼淚抹乾，聽從他的吩咐，等候道人修書着他們前往。

過了兩天，昇宵道人果然對孟家兄妹說道：「好孩子，明天你們可以起程了，待我今晚修下一封書，還交給你們一件信物，明早你們起來，記得到我房間來取，即日起程，不要逗留。至於無塵道人修練的地方，就是在大理城外的點蒼山，山上有一所祥雲觀，你們到山上便會看見了，但我恐防你們忘記，也在信裏寫上了，你們都記得嗎？」說罷不知何故，竟然濎下幾點淚來。孟彪以爲師公傷心父親孟葉的死，當下也黯然不安。拉娜忽然問道：「你說有信物交我們帶往，爲什麼今夜裏不交給我們收好，要等待明天？」昇宵道人勉强笑道：「孩子勿心急，你忘記我還要修書嗎，你們今夜不要來擾我，明早你們記着進來取信罷。」道人說過後，便焚起香爐，向天叩拜，把道家袍服都穿上了，便返回室裏去打坐，孟彪和他兩個妹妹，也各自歸寢。

一宿不提，第二天孟彪一早起來，喚醒了拉娜、麗娜，他們梳洗一番，看見道人室裏還沒得動靜，便輕輕的叩門。一會，仍沒有道人答應，孟彪向兩個妹妹說道：「師公怕是昨夜裏修書寫得太倦，今兒忘記了起牀。」又過了一刻，道人室裏還沒有消息。拉娜、麗娜兩人心急，把門一推，應手便啓，是沒有關上的。三人一望榻上，不見了道人的影子，連忙向室角望去，當堂嚇的驚叫起來，連話也說不出了。原來昇宵道人倒在案旁，已經失去了頭顱，頸子上一點血跡都沒有，手裏還握着一口利劍。再看桌子上面，昇宵道人的頭顱打橫放着，雙目緊閉，面色如生，還含着一點笑容，那割口也是沒些兒血跡，桌上還有兩封書，一封是寫明「面呈雲南大理點蒼山祥雲觀無塵大師兄法駕親啓。」另一封却是留給他們兄妹三人的。書裏大概說：因爲無塵道人誓願不再收門徒，故祇有割下頭顱，着送到點蒼山去，以便玉成他們兄妹報仇的志願，並着他三人把頭顱放在盒子裏，即日起程，不必理到他的身後事，否則便爲不敬等語，孟氏兄妹看了，跪下來號啕大哭，孟彪把道人手裏的劍取下來，看到一絲兒血漬也沒染上，心理明白道人是個修煉過的人，便和平常人不同，他把劍收了，又把屍體移到榻上去，牽過被子來蓋上，然後叩祭一番，又通知鏢局裏的人辦理道人掩葬事宜，用楠木雕過一具人頭，暫時停在廟裏。他們兄妹三人，即日背了盛載道人頭顱的盒子，束裝馬上就道。

且說點蒼山無塵道人是昇宵道人的同門，他後來到天山去修煉迷踪派拳技，成了天山武術的代表人物。後來迷踪派武技，分成了很多支流，羅漢拳，少林青龍拳，和八極拳等，都是從迷踪一路演變過來。那時無塵一手絕技，名叫「連環穿心槌」，全用內勁發出，拳密而快，夾着一股內勁。普通人打出一拳的時間裏，他便可發出七十二拳，眞是比閃電更快速。他的連環拳包含着：「擒」「拿」「掛」「黏」「插」五種拳勢，前兩勢是直發的槌拳，後三勢是橫掃貼擊的抛槌，能破能攻，後人便分爲「直拳」和「橫拳」兩種名稱。無塵道人的迷踪拳充滿了「滲勁」，如果給他的拳鋒觸着，雖運起了金鐘罩的內功，也不能够抵擋，勁力滲到身體裏，那

部份便給摧毀。他這一路拳的厲害，並不下於史雲程的一手穿雲掌，內勁是同一貫穿五金，但連環拳却比穿雲掌來得快速。昇宵道人是史雲程的師傅，所謂知彼知己，他悔恨把絕技傳給了史雲程，他下山便幹出了狠心狗肺的勾當，自己氣病了，想下去只有師兄的一手絕技可以制服史雲程，可是他曉得無塵道人今生今世決不會再收門徒，因此他才犧牲了性命，務求無塵道人把迷踪派拳技教給了孟氏兄妹，好待將來向史雲程報仇，這樣才對得起武林朋友和峨嵋派歷代祖師，就是後世人也會對他原諒，這便是昇宵道人割下頭顱來獻給孟氏兄妹的原因。

孟彪和拉娜、麗娜，到了點蒼山，拜見了無塵道人，把盒子和書信呈上。老道人一看，不期墮下淚來，他痛惜師弟收錯了門徒，但如今竟然丟了性命不要，留書給他收孟氏三個彝族兄妹作徒弟，這事眞教無塵傷透了腦筋。他知道彝族人好勇鬥狠，「打寃家」成了一種風氣，如果把絕技教曉了他們三人，將來也難保不幹出違背了初衷的事情來。當下他看清楚了孟氏兄妹的面貌，覺得眸子也很端正，他一面點點頭，一面說道：「昇宵師弟這番犧牲了性命，都是恐怕我不答允收你們作弟子，一方面也是要成全了你們報仇的志願，這樣我不得不把十數年來謝絕收徒的誓言推翻了。你們且住下來，再作道理吧。」

原來無塵的意思，是想清楚了孟家兄妹的家世和一向的環境，以免重蹈了昇宵的覆轍。過了半月，無塵便把祥雲觀交給了別個老道主持，他帶着了孟氏兄妹下山，一直來到四川南部的彝族部落裏住下，親身經歷了彝人的風俗習慣，又見過了孟家的家族人等，這才決定教給他們兄妹武技。

不久無塵道人聽到了史雲程曾到各地去挑釁，打敗過幾個武林高手。他深恐史雲程知道他來了彝山教授孟葉兒女習技，便會前來先發制人，所以他便離開了孟家，在深山裏築起一間石室，每天着孟彪和拉娜、麗娜三人，詐作出外打柴射獵，到他那裏去練武。又在彝山區裏各處路口，佈置了一些恐怖景像，等外間人不敢闖進來。當日袁無愁道上所見的一切，都是無塵道人教人佈下的，那些吊在樹上的屍體和山間骸骨都是假的。他這樣設下了令人疑神疑鬼的恐怖景像，就是怕史雲程會派奸細來打探消息。

無塵道人留在彝山，把一切迷踪派拳技的基礎教了孟家兄妹後，便開始要他們練輕身功夫和內勁，他在山溝裏把獨木橋撤去，懸上了兩根鐵鍊，那處是孟彪等每天到來必經之路，孟家兄妹初時要兩邊搭上了繩子扶手才能走過，過了幾個月，不必手緣了，便把繩子撤去；又過些時，無塵又把麻繩代替了鐵鍊，等到他們三人走熟了。山溝的一面，懸起一袋沙石，走過繩子時必須用手推開，才能到岸，初時很是吃力，但不久也就習慣了。那時孟家兄妹的功夫也跟着有了進步，老道這樣安排，是要他們練就連環穿心槌的出手發勁，到了那袋沙石換了幾百斤重時，孟家兄妹的出手也隨着有幾百斤氣力，老道便開始教他們練穿心槌。

這一天，袁無愁進入彝山，老早便有人看到了，報告給孟彪，孟彪時刻留心着有陌生人進入彝山，他一面戒備，一面派拉娜姊妹兩人飛奔告知無塵道人，那知拉娜、麗娜趕往石室時，給袁無愁窺到了。以後便是上文所說，無塵和拉娜、麗娜把袁無愁綑起，拿返村裏審問。

袁無愁見老道不像是有惡意的，便從懷裏拿出「七十二擒拿掌」法洪和尙的信來，老道一看，當堂把面容寬下來。原來老道和昇宵，法洪等三人都是一門學技，不過後來各自發展，所以迷踪的連環槌也包含了：「擒拿掛貼插」這幾路出手。法洪精於擒拿掌法，出手攫奪，演出時來無踪去無跡，這也是迷踪一路變化的門路。

當下無塵又把袁無愁的籍貫出身一一詢問清楚，知道他是明末袁督師的後裔，也是給清廷逼得無路可走的，愈加敬重，立刻請到炕上坐定，又把孟家兄妹介紹相見，並道：「袁公子，貧道就是你要找的人，這次你無須去到點蒼山，在這裏相遇，我們道家叫作緣法，也是公子的福命注定，你跟貧道在此住下罷。」袁無愁連忙下炕拜在地上，口稱師傳。無塵把他拉起來，說道：「袁公子，你在太極手雲中劍那裏長大，也算是他們的門徒，而且黃梅居士和鐵鷹子陸元華都曾指導過你，正是出自名門，貧道那敢認你作門下，以後就跟貧道研究一下迷踪拳路罷。」

袁無愁從此便在彝山裏跟無塵道人習天山派迷踪拳技，他本來有太極拳本門功夫做基礎，所以進展自然比孟彪兄妹三人來得速。他這時見自己還是和尙打扮，一僧一道住在一起，更易啓人疑竇，因此便穿回了俗家裝束。無塵道人也不時着他幫助孟氏兄妹練習，大家拆招，漸漸便和拉娜愛上了。各位看官也記得，袁無愁的妻子是在五台王家莊被鐵指禪陸虹暗算的，陸虹正是無塵道人教出來的徒弟。這時無塵知道了袁無愁心靈上的空虛，也贊同他和拉娜結合，就擇了良辰吉日，在彝山孟村裏成了親。拉娜是個長得很漂亮的少女，膚白如雪，髮光可鑑，加上櫻桃口裏一列貝齒，雖是彝俗裝扮，也有一種天然的美麗。不過袁無愁仍不時惦念着他的女兒袁纖雲，計算起來已長成了十三歲，他還不知道雲中劍已把這女孩子送到金陵檀度庵裏，跟着靜因老尼習技呢。

書中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轉眼間又過了幾年，人事滄桑，其間袁無愁和拉娜已生下了兩個兒子。孟彪因爲報仇心切，見自己一手武功已有了根底，便要到廣東去找史雲程算帳。無塵道人見孟氏兄妹未到過江南各地，便着袁無愁隨同離去，希望合起幾人的武功，可以挫倒史雲程。袁無愁和孟彪、拉娜、麗娜束裝就道，到了廣東，便探悉自從平南王尙可喜死後，尙

之信襲了爵，史雲程便不辭而走，至今不知下落。袁無愁便偕同着孟氏兄妹沿東江到福建去，祭過他父親的山墳，又從水道轉到漢陽，沿途訪問史雲程的踪跡，都沒有一絲兒下落。他們又那裏曉得史雲程已經改名換姓叫作「雲迎」，這時已作了皇宮裏的侍衞領班，正是深居簡出，連當時武林裏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沒料到他會化名去作了滿洲人的爪牙，所以袁無愁更是無從探悉了。

袁無愁一行四人返到彝山，前後已出外一年多，無塵道人正等候他們回來，十分焦急。原來鐵指禪陸虹前來了雲南，作了平西王吳三桂的監軍。這是康熙皇帝聽到吳三桂有異動的消息，所以派出陸虹前

陸虹已把鐵念珠打出，突然屏風後一度白光把它撞落地上。

來監視。孟彪兄妹這番前去雖然找史雲程不到，但無塵却希望他們早點回來，把鐵指禪陸虹除掉。袁無愁一聽是仇人到了，想起了父母和自己都曾受過他的暗算，正是新仇舊恨，如何不眼眦欲裂，立刻找出寶劍來把石櫈子一劈，說道：「這番如不把陸虹除掉了，誓不爲人！」無塵見他怒髮衝冠，便道：「袁公子，這雖是你報仇的時候，但不能輕舉妄動，那廝的武功也非常厲害的，你必須聽我擺佈，否則便會賁事了。」袁無愁連忙跪在無塵跟前，說道：「只要師傅肯設法，報得大仇，弟子什麼也遵依的。」無塵便向他耳邊細說了一番，如此如此。袁無愁不斷地點頭，緊緊受教。

這種舊話重提：往日昇宵道人還有一個大弟子蓮華僧，是昆明城外大通寺的主持，當日和孟葉一起給史雲程下毒手成了殘廢的。蓮華僧門下弟子不少，有僧人，有尼姑，都在寺裏隔別住開，各自修行。

大通寺向來就是滇池的寶刹，佔地甚廣，寺裏有山有水，還植了不少「佛肚竹」。那些修行的尼姑便在竹林後面建有一間水月庵，有一度圍牆和寺院隔開。這幾年間大通寺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不知爲什麼看破紅塵，竟然捨富貴榮華，要出家帶髮修行。她選中了大通寺作她的靜修之所，另在水月庵旁築了一間靜室，自己題了一個對聯，說道：「半生塵俗世，萬刦不壞身」。不知她是什麼意義。那靜室建得綠瓦紅牆，石欄修竹，頗是清雅，她又題了扁額叫「半塵居」，據說她這樣的風塵女子，半生承人色笑，比起天地之大，眞是一點微塵還不如，所以就是半塵，這些解說，像是半通不通，且不去說它。

陳圓圓來了大通寺帶髮修行，雖然有侍女帶來服侍，但也選了水月庵原日一位年輕尼姑到「半塵居」裏去，算是教她敲經念佛，陪伴着她不致太寂寞，吳三桂在一兩個月中，總來兩三次看看美人。

那年正是大通寺一年一次的萬佛寶誕，寺裏舉行一個盛大的廟會，往年已是人山人海，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來拈香，適値今時陳夫人在寺裏出了家，吳三桂便授意寺僧加意的鋪排，大放三寶，還蓋搭了牌樓，幢幡高飄，好不熱鬧。

到了廟會之日，吳三桂請了文武官員到大通寺來隨喜，盛設齋筵欵待。鐵指禪陸虹是個監軍身份，又是欽差，地位僅次於吳三桂，所以也居上座。這一班文武官員行過香後，便在寺裏隨處參觀。吳三桂把陸虹等幾個官員引到陳夫人的靜室「半塵居」來，果然地方十分清幽，旁邊水月庵也築在池塘一邊，荷花盛開，竹林掩映。陸虹吃過了齋筵，便信步走出園子遊玩，不經不覺間走到了水月庵面前，只見庵裏走出一個年輕尼姑，還有個小丫鬟跟着。初時陸虹以為就是陳夫人，但看落年紀不像，想念間那小尼姑已走到他面前，合什稽首，叫聲：「陸大人，小尼有事稟報。」陸虹見兩人來得突兀，便答道：「師傅有事只管說。」那小尼姑看看前後沒人，挨近前來細聲的說道：「陳夫人有機密的事情向陸大人稟告，請大人明晚入黑後從後門進來。夫人說，這事關係到王爺今後的安危，請大人暫不要對別人說出。」說了又指着丫鬟道：「她就是陳夫人的隨身侍婢，明晚教她在後門等候大人駕到。」陸虹聽了，當下暗想：「陳夫人這樣相約，究竟有什麼機密呢。唔！我已聽說過陳夫人曾勸平西王服從朝廷政令，大家反目，才走出了王府出家，難道和這事有關係？」他點首應了一聲，那小尼姑和丫鬟立刻走開了。陸虹也到靜室來，吳三桂和陳夫人正在擺開了香茶小點，等他入座。陳圓圓穿了斜領僧衣，淡掃蛾眉，還是無限風韻，拈茶時她微微一笑，陸虹還以爲夫人就是爲了剛才的約會，傳來秋波，不禁受寵若驚。

穿心掌下斃劣徒

大通寺後一帶長滿了佛肚竹，有一度圍牆隔着，寺後便是陳圓圓出家的靜室。那地環境清幽，「半塵居」建在荷池側面，園裏植了不少蘭花，都是稀有的佳種。這時月亮初升，婆娑樹影，園裏一片靜寂，只有夜蟲叫聲。寺後一條通道上，有一騎人馬得得行來，到了角門處便下馬。小門呀的一聲開了，有個小丫鬟提着宮燈，探身出來。陸虹一看，正是昨日池畔傳語的那個陳夫人貼身侍女，一時心花怒放；

那侍女輕輕叫了一聲：「陸大人，請隨我來。」便回身進去。陸虹跟隨着她曲曲折折地在園裏假山修竹叢中走着，不久便到了一間樓宇，侍女把他讓到屋子裏坐着。

陸虹放眼一望，廳子裏陳設不俗，畫棟雕樑，十分氣派，但不像是陳夫人燕居之所。那侍兒遞過了茶，便上樓去了。一會，側門掩開，走進一個小尼姑來，認得就是昨天對他說話的那個帶髮小尼，便想起身，那小尼合什說道：「大人不必拘禮，陳夫人就下來了。」說了，站過一旁。

陸虹等了半晌，仍沒見陳圓圓的影子，便有些兒不耐煩。小尼似乎看出他的意思，說道：「大人請稍候，讓小尼前去看看便回。」說罷，却從大門出外去了，陸虹跟着聽到門外「的答」一聲響。他是走慣了江湖的人，立刻知道這番給人暗算了，急忙搶到門前用力一推，竟動不得分毫，外面已加上了橫木。他一看情形不對，廳子裏又沒有別個通路，回身便向梯級走上。當他衝到了樓上，細看是一間佛閣；屏風帳幔，陳設也是不俗，只是靜悄悄的沒有人影。

陸虹把配刀拔出，一步步地在樓裏搜索，他看到廳旁有兩間房子，正想掩進。突然門簾一掀，跳出一個人來：身上短褂，束腰，足上黑靴子，提劍一擺，喝道：「陸虹，認得我嗎？」陸虹這時已拉開架式，雙手提刀，展開「春蛾撲蝶」一勢，護着面門準備迎擊。聽那人一喝，定睛看時，却不認得。原來陸虹昔日幾番偷到王家莊去，想把袁無愁加害，那時袁公子不過十五六歲，後來在白鹿禪苑林裏和王維揚等交手，又是在黑夜裏，如今事隔十多年，袁無愁在彝山裏日晒雨淋，容貌變得蒼老，因此一時無法認出。

當下陸虹便擺出一副官腔來，手裏刀一指，應道：「那裏來的狂徒，忒是大胆，這裏是官眷的地方，竟敢挾械闖進來，還不把兇器放下！」那人哈哈地笑了一聲，說道：「陸虹，你死到臨頭，還對着本公子面前，擺出這副臭架子。我要你死得閉目，本公子就是袁無愁，今天你還我父親和妻子的命來！」說到這裏，咬牙吐出一口涎沫，驀地騰身，一勢「烏龍出洞」，劍光直射衝來。陸虹見來勢迅速，早已把衣襟抽起束在腰帶下，閃身斜步，身子向橫一側，提刀上撩，貼着帶開，隨勢削向對方手肘。那人立刻把劍一圈，撇過了刀鋒，閃電般掃出一脚來，帶一股疾風便到。這一勢是「迷踪派」的出手，叫「點魁踢斗」，初時用劍一圈將刀卸開之後，手裏劍也配合着出脚的動作，搶前點來，上下齊到。陸虹心裏一驚，幸虧他是無塵道人的大弟子，對這一勢本門絕技，自然曉得拆招。只見他雙足一點，凌空躍高數尺，刀鋒下擺，迎着來劍一碰，帶橫撇個空，左手挺起雙指，趁身體落下時向敵人面門攫出。這一勢「二龍爭珠」，來得非常迅捷，等到那人縮身躲避時，他便乘這一霎間變成擒拿掌，向對方持劍的手攫去。這一勢變化更速，正是迷踪派的本領，總之，欲放還收，出手無常，務令敵人無從捉摸。那知袁無愁早有準備，當縮身躲閃之時，手裏劍已沉低，向前戳去，陸虹如果不騰足避過，便會給劍鋒拖過了，因此他一勢擒拿掌迫得中途收回。

陸虹和袁無愁交手了七八回合，曉得對方出手是同門功夫，剛才他吃驚的就是為着這一點。他一面招架，一面暗想：「這幾年來沒有了無虛師傅的消息，難道他躲起來教出這個門徒？」他想到這裏，立刻一變身形，施出一手「龍虎刀」，只見騰身一縱，一張刀上下撩擊，眞是生龍活虎一般。陸虹這一手刀法是在淸宮裏時跟史雲程學來的，看官也該記得，史雲程是化名叫作「雲迎」，受了康熙皇帝的賞識，在宮裏兼充教練的。他把行龍臥虎派拳技運用在刀劍裏，創出一手龍虎刀法，將一班青年侍衞教識了，担任御前護衞。陸虹雖也是迷踪派高手，但天資不及史雲程，所以比起來還是甘拜下風。閒常便要「雲迎」把幾手龍虎刀演給他看，不久便領會過來。這時他使出來攻襲面前的敵人，袁無愁見他發動猛烈，招法狠毒，不曉得什麼刀法，拚力抵擋了一陣，漸漸感到吃力。陸虹乘時將身撲出，揮起鋼刀，來一下半圓大劈殺，這是刀法裏的「白虹貫日」惡攻，袁無愁立馬接招，橫劍上撩，施一記「孟德獻刀」。那料陸虹這一下帶着千斤外勁，挾雷霆萬鈞之勢疾下，無愁的劍剛貼上，便感到虎口一陣痠痳，轉瞬間手裏一柄劍已給震落，幸他身形敏捷，向後倒栽打一跟斗縱開。

陸虹這時也曉得面前的是袁無愁，那裏肯捨，如果放走，無異縱虎歸山，何況淸宮多年以來，就要把這個明末忠臣的後裔訪尋下落，拿獲滅口。當下搶前追擊，袁無愁繞着神前供桌環走，陸虹一手提刀一手把桌子推翻，那一面數百斤重的楠木供桌隆然一聲倒下，香爐香案翻得一地，爐灰飛揚，迷了眼目。眼看袁無愁一竄越過供桌，站在他的面前，陸虹心想：「你這番還逃得過嗎？」就在這一霎間，佛龕裏人影閃動，飛出一根繩索來，套着陸虹手裏的鋼刀，一拉便脫了手。陸虹眞是出乎意外，他正注視着面前的袁無愁，堂前香灰飛揚，一時便不注意，也料不到神座後竟有人伏着。他當堂愕一愕，只見神座後躍出一個人來，白衣黑帽，像飛燕一般墜地。看時却是個女子，眉目清秀，穿的是彝人服裝，心裏無名火起，但刀已被奪取，只得拿起錫香案來迎面擲去。那少女早已把陸虹的刀搶在手裏，這時又把繩子一揮，在空間繞着圓形。香案飛到她的面前，那根繩索輕輕帶着順勢向陸虹身前打回來。他不敢怠慢，身子一伏避開，那邊袁無愁已騰身過來，一劍剁下，陸虹空手拆了兩招，少女的繩子又在他頂上飛舞，看準就要套落，陸虹看見形勢不利，雖然一時還能抵擋，但恐以一敵二，又沒武器招架，很容易失手。他舉臂一張，施出大擒拿手，袁無愁果然提劍退後，他便乘勢一躍衝下梯級。

樓下就是他剛才進來的廳子，大門已緊緊關閉，廳裏沒有窗子，兩邊牆頭開了兩個圓形水窗，望見外間星光。陸虹把烏靴插着的響箭抽出，看準圓窗子擲出。這種響箭是往日帶兵武官的一種訊號，遇有緊急時施放的。陸虹這次前來赴會，也防有人暗算，身上配刀和彈子囊都準備了，還帶着響箭，箭身附着了彈簧條，撥動關

鍵，便射出來。

這時響箭微微發出嗚的一聲，看看就要穿窗而出，怎料剛射到圓窗子面前，便像有一種東西把牠擊落一般，墜到地來。陸虹施出響箭，本想通知外間守衞到援，這時見被擊落，正覺得奇怪。袁無愁已從樓上追下來，口裏喝道：「陸虹你想逃嗎？這裏任你插翼也難飛出，有胆量的來決個生死！」陸虹暗念：「他要和我決鬬，我何不賺他一賺。」便應道：「袁無愁，你執着利劍來欺我空手對招，勝了也不算得好漢，你敢放下武器過來嗎？」袁無愁給他一激，果然答道：「本公子難道懼你，也好，這番教你死得閉目！」立刻把劍拋開，一縱過來。陸虹一展馬步，出手接拳，兩人各施出迷踪派本領，殺得人影團團的轉。

兩人鬬了幾合，忽見大門推開，衝進一男一女，各執利劍，站在一旁監視着。陸虹瞥眼一望，男的也是彝族人裝束，女的就是先前進來的小尼姑，但這時已改了打扮，穿着白衣黑帽。他心裏有些納罕，暗念怎麼愈來愈多人。原來剛才樓上的女子，便是袁無愁的妻子拉娜，她自小練得一手飛索，無論什麼野獸，套着一拉，要當堂勒斃。現在守在大門的，却是孟葉的兒子孟彪和他的妹妹麗娜。

陸虹看看袁無愁的出手，竟和自己一派，便試試用「連環穿心槌」，看準突襲。這一手速擊，如果沒懂得拆法的，不容易躲得過，一中就是十幾拳。那時袁無愁見陸虹身形一變，雙足站着丁字形，張胸納氣，知道他要施出連環穿心槌。不敢大意，也暗暗準備，把全身內勁提起，運到雙掌，展開「蝶戀花枝」身形。陸虹立即叱喝一聲，跟着奔雷一般衝上，雙拳帶勁，密集打出。袁無愁不慌不忙，也說聲：「來得好！」但見一雙手掌擺成扇形，十指開張，左右橫截，他的震動次數和連環拳一樣快速，挾着內勁，保護着面前。陸虹的拳衝到，已給袁無愁的「橫切掌」抵着不能逼近。這一手「橫切掌」是無塵老道傳給的，不要看輕是十隻指頭，如果觸上，便像觸着電風扇的葉子一般，手指也可能被截斷了。不過陸虹打出的是拳頭，但也感到內勁貼上，有點震痳，連忙把拳收回，不敢繼續發出。

這一刹間，陸虹已決定向大門衝出，可是一男一女持劍把門，怎樣逃得。他揣手彈子囊，抓了一把鐵念珠，回身便向孟彪和麗娜打去。這種念珠有幾個小孔，打出時有尖銳的嘶風聲，厲害處是射得迅速，勁力可貫穿了鐵甲，如果用刀劍擋撥，也給碰缺了刀口。其次是比聲音還快，當你聽到嘶聲時，鐵念珠已是打到了。

袁無愁正在破了陸虹的一手連環穿心槌，忽又見他一轉身，把一撮東西向孟彪兄妹射去，知道是陸虹施出了毒手，要用鐵念珠傷他兄妹兩人，正在着急。驟然一陣風聲，地板瀝瀝地響着炒豆般的聲音，陸虹的鐵念珠都墜落在地上去了。袁無愁心裏明白，但陸虹見鐵念珠給屏風後一股疾風掃落，知道有人伏匿。立刻一竄上前，把屏風推倒一看，當堂大驚失色。原來屏風後面站着的正是他多年不見的師傅無塵道人，一時怔着。

陸虹心知這番陷進了圈套，要憑本領打倒他們幾個人，已沒可能，惟有用計逃走。主意已定，耳畔聽見無塵喝道：「逆畜！認得我嗎？」陸虹連忙跪下，口裏說道：「師傅，弟子那裏會不認得，只是不知道你老人家在此，適才多有冒瀆。」無塵道人冷笑道：「我沒收得你這個好門徒，當了平西王監軍，還會把我放在眼裏嗎？」陸虹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有詐作叩頭。無塵又對着袁無愁和孟彪喝道：「你們拿鐵鍊來，把他鎖回彝山裏去，不要在此連累了陳夫人吃官司。」陸虹暗念：「糟了，如果眞的給他們帶返彝山去，那時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袁無愁定不肯把我放過，豈不枉送性命。」回頭一望，袁無愁挺劍站着，孟彪正拿着一副手鐐。他立刻俯下頭來，再向無塵懇求道：「師傅，弟子隨你老人家去就是了，請不要加鎖！」說話間，看見無塵不加注意，猛然將身向前一衝，像是渴驥奔泉，雷奔電閃，挺起頭槌照無塵臍下撞去。當下大家都出其不意，眼還沒看得眞切，已見有人倒下。袁無愁等幾人，大吃一驚，一齊搶前救援，才看到仆倒地下的是陸虹，已是口鼻流血，無塵道人也倚身牆角，一條腿動不得。原來剛才陸虹暗施毒手，運用頭槌想把師傅殺害，他蹲身一竄，帶着幾百斤勁力撞出，無塵冷不防這個狠子野心的東西竟有這一着，躲避已來不及，立刻將身一斜，大腿擋了頭槌，隨即發出一記「穿心掌」，向陸虹腦頂一按。這是無塵幾十年來從不肯施出的，凡是觸到穿心掌的人，內臟即時摧毀，筋骨折碎，陸虹雖然用頭槌打中無塵，但禁不得無塵一掌按在頭上，轉眼間七竅流血，當堂氣絕。無塵股上也留下了一個碗口大的瘀痕，腿骨也斷，後來醫治了一個時期，才得復元。

無塵道人看見陸虹死狀甚慘，一場師徒情份，不禁墮了幾點淚，但隨即吩咐孟彪說道：「你快點把屍體拿去後山掩了，不要露出痕跡，免累了蓮華長老和陳夫人，你幹妥之後，立刻到寺裏方丈室來見我。」孟彪應了一聲，把陸虹的屍體扛起，從後門出外去了。無塵又吩咐袁無愁幾人把地上血跡抹乾，然後大家離開半塵居，到前面的大通寺來。那時蓮華僧癱着身子，躺在方丈裏聽候消息，見無塵和袁無愁等走進來，知道已把陸虹除掉，也替袁無愁慶幸父仇得報。不久，孟彪回來，報告把屍骸埋了，無塵道人雖然有些悔恨自己施出毒手，但陸虹自出師門以來，已不知害了幾多熱血志士，此番把他除掉，無異心中丢下了一塊大石，同時也覺對得住武林朋友，因此便不再感不安。只有蓮華僧想起了史雲程昔日毒施穿雲掌，此仇未知那時得報，不免傷感起來。孟彪兄妹更觸起當日昇宵割贈頭顱，而他們的仇人還是逍遙法外，也不勝悵觸。

無塵見蓮華僧默默無言，孟彪兄妹掩面下淚，曉得他們的心事。便道：「孟彪，我也和你們打探史雲程的消息，可是十幾年來都沒人知道他的行踪。剛才本想拿住陸虹，向他追問，怎料這廝却自尋死路。如今我有一個辦法，但不知靈驗不靈驗。我在彝山裏常聽人說，你們部落裏的巫師有一種圓光術，如果有人失掉了東西或

是想訪尋一個人的下落時，巫師會從圓光裏告訴他們所在的地點，往往沒些兒差誤。你們兄妹怎麼不去試試呢？」這一句話，果然把孟彪提醒，眼睛裏充滿了希望的神色。向他們的師傅答道：「師傅，如果你不提起，弟子幾乎忘記了。我們兄妹因爲自小就跟父親出來昆明居住，頭腦較開通，對於部落裏這些事兒，向來就不大相信的，假如眞的能够查出了，就試試也何妨。」

無塵點頭道：「徒兒，你說的不錯，我不是敎你們迷信鬼神，但玄學這一種東西，世界上各處地方都有，就是我們道家裏，玄學是一種很奇異的旁門修煉，不過我習的不是這一門功夫便了。今晚我們把陸虹殺了，明天定必驚動整個昆明城，我們也要趁勢避開，那末明早就趕返彝山裏去罷。」

且說無塵道人偕同袁無愁、孟彪、拉娜、麗娜姊妹等，一行人返到彝山孟氏部落。

第二天晚上，孟彪便往訪他們族裏最著名的女巫師「薩利婆」，袁無愁和拉娜姊妹也一同前往。

這個女巫住的是一個山洞，洞裏千奇百怪，吊滿了紙人紙馬，瓶子裏盛着的：有鼠子，蜈蚣、蜘蛛一類毒虫的屍體，屋角擺着童子的天靈蓋骨，看了令人毛骨悚然。

孟彪拿出兩串大錢，一疋白布，把來意說過了。

女巫裂開血盆大口，吱吱地笑，跟着把一張白紙張起，紙後點上蠟燭，前面放上一盆清水。她對孟彪說道：「小酋長，別個巫婆的圓光術，只有童子才看得出，但我的施術就不同，你們都可以看到的。」說了着各人不要出聲。

薩利婆把兩具童子天靈骨放到桌上，拿起一柄生了銹的劍子敲得卜卜地作响，口裏喃喃地不知在念什麼。一會，紙後面的燭光驟然暗起，漸漸留回一絲兒光綫，紙上初時像一團烟雲罩上，各人屏息靜看，那時紙上已露出一些輪廓，看去像個城子，內裏有很多人走動，幹着各種工作，有些推大磨旋，有些挑大石，個個裸了上身，形容難看，像是酆都地獄裏的冤魂：一刹間城裏飛沙走石，人物都不見了 只看到風雪連天，一片湖灘，都結了冰。各人正看得出神，紙上景物又變了，現出的是一間華麗房子，有一高大漢子在火爐前喝酒，那人的影子漸漸地走近前來。袁無愁和孟彪細看，那漢子已有五十年紀，生得方面大耳，雙目藏着一股銳利的眼光，使人駭怕。忽然燭火復亮，白紙上一些都看不見了。

薩利婆說道：「你們認不認得圓光裏的人嗎？」

這時孟彪等才曉到這個便是史雲程，可是剛才的地點，不知是那處地方，他們問薩利婆時，她搖頭答道：「我也不曉得的，你們猜想圓光裏的情境便是了。」

當下袁無愁見薩利婆的圓光術那麼奇異，心裏便想起他的養父王維揚來，未知這時是否還在五台王家莊，又想起白鹿苑那位法洪大師和鐵鷹子陸元華，他們都救過自己性命的恩人，何不請巫婆施術看看他們是否還在人世。於是把要查問的幾個人姓名籍貫對薩利婆說出 那巫婆便繼續照前一般施術。只見她念動咒語，把兩具天靈骨幾乎敲拆了，燭光久久還是亮着，紙上仍沒一絲影跡。薩利婆便道：「袁相公，你要查問的人都巳去世了，所以圓光術顯不出，相公還是問過別些事情罷。」

袁無愁聽了，也覺得是道理，不免滴下淚來。因雲中劍王維揚一向當他親兒一般看待，又敎給他一手武技，現在聽說他老人家離開塵世了，怎的會不傷心。

孟彪兄妹見他傷心下淚，便在旁勸道：「姊夫，王老爺是不是眞的身故，只不過圓光術裏看不出來便了，不要太過認眞。還是問別的事兒罷。」袁無愁一聽，立刻打動他日夕想念女兒的心情。原來他往日離王家莊出走時，女兒纖雲還在襁褓，屈指一算，如今巳是破瓜年華，如果在處，正是亭亭玉立，但未曉到是否仍在王家莊寄養着，倘若王維揚眞的去世時，又未知留下弱質孤女，那個人給她照料。薩利婆見他想得出神，便道：「袁相公要問什麼不妨說出來，趁圓光童子還在候着差遣，只要是所問的人還在人世，定會靈驗的。」袁無愁便把訪女兒下落的心事說出。

薩利婆問過了姓名，出生時日，原籍鄉貫等，又再施術。她念了幾遍咒語，回頭便問袁無愁道：「相公，這姑娘是你的親骨肉嗎？如果是的，請相公噴一口法水在紙上去，便會更加靈驗。」袁無愁依言，在盆裏呷了一口清水，對着圓光紙噴出。一時燭光立刻暗起來，紙上清晰地出現一座高山，白雲從山谷飛起，遠遠看到宮殿巍峨，逐漸展開。袁無愁等好像是身臨其境一般，景物一路臨近來。面前是一所寺宇，建築得十分雄壯，門外四個斗大金字，刻着「飛雲古觀」。看得袁無愁等幾個人驚奇不迭。那時圓光裏把幾個人的視綫帶進殿門，寶殿兩旁，一對對聯寫着：「一炁混元生宇宙，兩儀無極出乾坤」。殿上供着白蓮祖師，吊起一盞紅燈，有方桌子那麼大，成八角形，都嵌上了紅琉璃，燈光射出，映在寶座前的一個橫額，題着「紅燈高照」四個字。各人看了都不解是什麼。一忽間那寶殿不見了，紙上轉成暗淡，只看到一些陰影，像是地窖。漸漸現得清楚，才看出是一所石牢，燃着一盞油燈，屋角有些東西蠕蠕在動。袁無愁定睛一看，却是一個年輕女子，倒在地上。影子放大來了，那女子頭髮蓬鬆，鎖着了手足，石牢旁邊露出一道石級，有一扇鐵門關着。袁無愁嘩的一聲，正所謂父女情深，雖然不見十多年，但相貌和他往日的妻子一模一樣。

不料剛才他嘩的一聲喊出，圓光上的景像當堂消失了，燭光復亮起來。薩利婆訴道：「適才袁相公叫出聲來，圓光童子巳驚走了。袁相公，你剛才見到的女子，她便是你的千金了，看情形她正在被人關着，快些兒想辦法救她罷！」袁無愁慘然失色，心驚肉跳，便向巫婆懇道：「仙姑，請指示剛才的地方是那裏去處呢？」薩利婆答道：「這個恕小婦人不知，但相公和令千金是骨肉，圓光裏巳有靈蹟顯出來，請照着情境訪尋，自有奇遇。」孟彪知道再問也不會有結果，便把無愁的衣袖子

一拉，別過薩利婆回到孟家村裏。

無塵道人聽了袁無愁訴出剛才一番經過，也暗暗替他着急，說道：「這樣看來，令千金一定落在奸人手裏，可惜我向來沒有留心到那裏有名山寺觀，明天我帶你到湖北去找一個人，或者會曉得圓光裏的寺觀在那裏未定。」袁無愁巴不得立刻清楚，這晚便一夜睡不着。

無塵第二朝帶着袁公子出了彝山，乘船直到宜昌，拜訪一個帮會頭目，這人往昔是長江上游站碼頭的風雲人物，和施亮是拜把兄弟。過了幾天，無塵把這人找到了，一探立刻有了頭緒。

原來這個不是別人，就是昔日漢口鴻安客棧的黑太歲沈仲强，跟施亮在紅槍會多年，直到施亮死後，他才收山歸隱。施亮往日和八臂郎君燕于南同是山東紅燈教的副頭領，自從教主朱蕃身故，教裏的術士妙法眞人接掌了紅燈後，作了總頭目。燕于南見他是左道旁門，平日就不喜他的作風，因此不願同流合汚，便偕同施亮退出了紅燈教，回到花青雲那裏，和妻子花尙武領導着紅槍會。

施亮和沈仲强後來也作了湖北，四川兩地紅槍會分帮的頭目。沈仲强現在巳經是八十高齡，對於過去紅燈教的事，因和燕于南、施亮兩人相處日久，也頗得知其詳。

當下沈老頭子把袁公子在圓光裏看到的寺觀說出來，就是山東紅燈教的總機關飛雲觀，在萊州地面一個山嶺上，教主仍是妙法眞人領導。

自朱蕃死後，紅燈教用種種邪術惑人，劃符醫病，念咒護身，可以刀槍不入，一般愚民紛紛入敎，如今巳擴展各處地方，教徒共有十幾萬人，就是官裏的衙役皂卒，也多數是教民，所以地方官也沒法禁止。紅燈教的見面口語，就是「紅燈高照」四字，白蓮祖師面前一盞大紅燈，也是教裏的一種神聖的標誌，不論有什麼事情，就要在紅燈之前發誓。

沈老頭子所知道的，只是這麼多。無塵道人便將袁無愁要訪尋他的女兒下落的事說出。

沈仲强聽了便道：「這事易呢，袁小姐聽說就在靜因老尼那裏學技，你們快到金陵檀度庵打探消息去罷。」

袁無愁聽了，立刻又要起程。

無塵道人便道：「袁公子，你這番個人前往便得了，你見着靜因老尼，順便替貧道問訊罷。我還要趕回彝山去照顧孟家兄弟，恐防陸虹的官司牽連到他們身上，沒人保護他們。至於你的妻子拉娜，我定然給你照料着，你放心前去把令千金救出是了。我想你見到了靜因老尼時，總會有希望的，不過你幹妥之後，就要回來見你的妻子要緊。」

原來往日武林中人也有派別的觀念，無塵那時是迷踪的代表人物，靜因是青龍會的掌印，如果無塵領着袁公子去求老尼把纖雲小姐救出，這無異表示自己沒本領，所以不願同往。一方面他說要返彝山照料孟彪兄妹，也是實在的話。

袁無愁知道不能相强，大家就在沈仲强家裏分別出門。

後來直到無塵道人收到袁公子的信息，才派孟彪兄妹到關外帮助衆英雄攻破史雲程的黑獄，這是後話不表。

話分兩頭，且說袁無愁從湖北趁下水船抵達金陵，那知檀度庵裏只留下偃月小尼看守，老尼巳在幾天之前出外去了。

偃月和纖雲向來情如姊妹一般，聽說來者就是纖雲的父親袁無愁，正喜來得恰可，忙道：「袁相公，小姐半月前失了踪，前幾天師傅收到來信勒索，才知道巳落在奸徒手裏。師傅便吩咐看守庵堂，出外去了，還說要一月半月才能回來呢。」

袁無愁聽了，問道：「小師傅，你聽到是那一路匪黨幹的嗎？」

偃月答道：「袁相公，師傅自從失了小姐下落，便十分焦急，日夕打探都沒絲兒徵兆，那天收了信，只說估不到是那一班傢伙幹的，又說他們不念昔日一脈淵源，連她也不放在眼裏，我只聽了這兩句話，便不敢問下去呢。」

那小尼姑偃月也有多少主意，她把袁無愁帶到玄武湖小洲潘氏的家裏，潘氏就是王家莊往日的管家，當日王維揚派她南來照顧纖雲的。袁無愁在王家莊長大，見面自然認得。

潘氏見了袁無愁，便痛哭起來，袁無愁問起纖雲失踪經過，潘氏說道：「公子，老身這番活不成了。令千金那晚好好的失了踪，第二朝老身把消息禀告了靜因師傅，她也吃了一驚，幸虧她在江湖裏都有交情，立刻分發了帖子，通知長江上下游帮會人馬，帮同尋訪。後來連青龍會北五省也送帖去了，都是自己人，論理她的名兒亮起，那會有人敢將小姐綁架勒索，却不料竟落在自己人手上，這就是靜師傅往年和燕頭領退出來的紅燈敎，這個敎現時各地都有分帮，聲勢浩大起來了，他們把小姐架走，聽說要王家二公子出面去理論，才答允開門講話呢。」

袁無愁一聽，眞是霹靂如從天降，料不到竟牽涉到太極王家二公子身上。於是問潘氏道：「嬷嬷，這班妖人有說要什麼取贖嗎，如果單是金銀，也容易辦到。」

潘氏答道：「公子，他們要的不是金銀那麼簡單呢，聽說他們竟謀取青龍會那宗埋在地下的寶藏，要王二公子把玉石圖記拿去才肯把小姐放出。」說了又大哭起來。

袁無愁只有把潘氏暫時安慰。心想：「怪不得老尼趕着去了，原來這班妖人想奪得青龍會那塊留傳下來的寶藏玉石。這樣，他們一定把纖雲藏在紅燈教裏，當日我在圓光裏面看到的地方，和沈仲强的山東紅燈教的總機關情景相同，我何不即日趕程前往，拚了性命也要把女兒救出來。」主意巳決，這晚草草留在潘氏家裏宿過一宵，第二天一早便束裝北上。

這裏暫作交代：袁纖雲怎麼會落在紅燈教主妙法眞人手裏呢，她向來足不出戶，除了日常到檀度庵之外，便在家裏練習拳脚。

自從半年前，王崇明南來檀度庵，接受了青龍會北五省把舵職掌，事後兼程北返，臨行和纖雲戀戀不捨，這也算是姻緣前定。當日纖雲送王崇明到了烏衣，大家訂了終生。崇明答應返家後禀過嫂嫂，便回來接纖雲到五台山居住，擇日成婚，因

此纖雲每日盼望個郎重來。日復一日，那知王崇明一去便沒信息。她怎麼知道崇明正遇到了一連串的事情，他返到五台白鹿苑，發覺師傅凌空長老暴斃，以後就會見了洪成棟，夜探貝爾湖鬼墟，使他無暇顧到袁纖雲。

也是事有湊巧，那天纖雲小姐在玄武湖裏小洲，晚飯後覺得無聊，便走出村裏散步，那知一時愛管閒事，便惹出下面一段風波。

小洲上的村子，不過幾十戶人家，都是一些漁民和水面生活的老百姓，平日隣里和睦，守望相助，大家都有來往，纖雲和村裏的小孩又最合得來，閒常說些故事，也教他們認字讀書，所以都叫她做袁姊姊。

那時巳是入黑時份，村裏沒有路燈，景色陰暗，有些人家巳關上門，只有三幾家男人沒歸來的，大門還打開，纖雲無意中來到一家姓方的土屋門前，那裏有一口井，她便憑着井欄休息，正想返身回家，忽覺那家門外牆脚下面，有些東西蠕蠕在動，初時還以爲是小貓兒，詎料細看之下，不免叫怪起來。原來那些動着的東西，是幾個小紙人兒，約莫有五六寸高，都是白紙剪成，像是婦女拜神和貼在社壇上的小紙人一般，這時小紙人倚着牆脚，一步步移動，到了門檻面前，竟然會自動地跨過進入。

袁纖雲覺得有些古怪，不動聲色地站在一角守候，過了一會，那些紙人又蠕蠕地走出門來了，也是先前一般動作，一路走出村口，纖雲緊緊地跟着後面窺探，只見小紙人到了村口，便像風吹一般飛起，直向湖濱。

纖雲展起輕功，在後追趕，那些紙人瞬眼間落到一葉小舟，舟裏有幾個裝束奇異的人，一手接着便開船離岸。

袁纖雲看看湖裏巳靜悄悄地，立刻展開登萍渡水功夫，這是她每天練習的本領，藉着湖裏一些殘荷枝葉，便可飛渡淺灘，到達湖心堤，那處只是十幾丈的一衣帶水，剛才的小船也泊岸了，纖雲伏在柳樹後跟踪着，那幾個怪客四看沒人，便捨舟上岸，沿着城牆來到一間五通神祠，輕輕扣門進去了。

袁纖雲一縱上了屋脊，發現側廂有點燈光，她投下一枚小石探路，沒有反應，才倒掛着半身向廂裏窺望。

屋子裏聚着五六個人，有兩個穿了道袍的，躺在榻上吸鴉片，烟霧籠罩了一室，那兩個道人面肉橫生，不像善類，只聽其中一個問道：「小乙，村裏的男童，你探到了多少？」

剛才船裏的漢子應聲道：「大師兄，我們探得合用的貨式總共有七八個，適才巳經施了法術，今夜便可以取到兩具東西來了。」

那道人口裏喃喃地，似是在計算什麼，一會向對面的同伴說道：「我們這番還差三四件東西，明天能够取齊，便可回去了。」

對面那一位道士年紀大一點，正在吸一口烟，他慢慢地吐出來，回答道：「我們這一隊人做事敏捷，回去定然受到教主讚許，如果發到獎金，我們大家都有份兒呢。」

室裏的人聽他那麼說，面上都有了喜色，纖雲聽他們剛才說，巳在村裏施了法，今夜便來取這一句話，立刻驚悟起來。心想：「難道這些紙人兒就是施法的東西嗎？那麼，他們取的定是小孩子，怎能讓他們到村裏害人。」想到這裏，一翻身離開五通祠，飛返到村裏來。

這晚纖雲結束一番，帶備隨身武器，偷偷地從自己房間的窗口竄上瓦面，直到方姓人家的屋上伏着。

三鼓過了之後，只見一陣夜風吹來，夾着幾片東西，看時却是適間見到的紙人兒。那些紙人落到院子，便從窗口躍進室裏。

纖雲不敢怠慢，將身一蹲，飛下院子來，從窗子望進，嚇的一跳，原來小紙人手裏還拿着一把竹劍子，只不過兩寸來長，牀上睡着一個小童，褲子巳拉開，紙人正想下手割取童陽。

她急抓出一枚彈子，對準射出，拍一聲小紙人的劍打落了，三個小紙人似乎有靈性一般，一齊向窗口飛出，纖雲那會讓這些怪東西逃走，她把彈子一連發射，三個紙人兒都給打中墜落來了，她一脚踏着，拿起一看，紙人身上書滿了符籙，連忙縱出門外，從懷裏揣出火種來，把紙人都燒了。跟着飛也似的趕到村前，看見日間停船之處果然有小舟泊着，她一個鷂子出窩的身形，縱到船上，拔劍出鞘，定睛一看，船裏躺着三個漢子正在處呻吟，口流涎沫，巳不能動彈，她把短劍一指喝道：「那裏來的妖徒，到村裏來作祟，你們快些說出來歷，否則本姑娘就一劍……」

那幾個人喘着了氣，答道：「姑娘，你替我們把紙人拿回來，我們便說，否則我們活不成了。」

纖雲手起劍落，把一個刺了，其餘兩個口裏顫着，斷斷續續地說道：「你……你殺了我們，紅燈祖師爺便會……會替我們報仇的。」

纖雲平日也聽過靜因老尼說過，她壯年時也是紅燈教裏的出色人物，立即喝道：「胡說，紅燈教那會派你們這些妖徒出來害人！」那兩人伸出手來道：「快拿回紙人來……」說了頭一垂，都死去了。

袁纖雲見問不到頭緒，便乘夜再趕到五通祠去，她飛身上瓦，到了側廂，底下不見有人，遙見殿上火光熊熊，轉身向正殿走去，只見那個年紀老一點的道士，正在散開頭髮，在處仗劍作法，殿上供着一個神像，坐着白蓮花，供桌上放了一個鏡子，焚起一爐炭火，燒得很熾，纖雲不暇細看，她張開兩臂，像鷹子般落到殿前，搶步直入，那道人一見她持劍降在階上，口裏便道：「原來是你這個丫頭和我們作對！」纖雲喝一聲：「妖道看劍！」向殿裏直衝，手起劍落。

詎料還沒有近得老道面前，那道人一手抓起桌上那面鏡子，對着纖雲照去，口裏喝聲道：「疾！」一陣白烟，從爐火上撒出，纖雲給鏡子一照，巳是雙目迷眩，白烟吹進鼻子，立刻覺得渾身無力，跟着便失了知覺，倒身在壇前，那道士哈哈大笑。（未完）

武器科技

西德小型海軍電子化研究F一二二護衛艦

亦雄·譯

任務是防衛海岸與協防北海及波羅的海，西德的青年海軍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媲美昔日的青年：唯一的分別是：他們渴望接受挑戰。

德國在兩次大戰中都是戰敗國，戰後在政治和軍事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西德現在又是北約組織的成員國，北約賦予西德海軍的防禦任務是以波羅的海爲重點，機動作戰，此外還要確保通往北海諸港航道的暢通，由於波羅的海海域狹窄，水淺，加上氣候條件複雜，因此西德海軍裝備的發展，無法不趨向中、小型艦艇。

西德海軍多年來建造了大量的小型戰鬥艦艇，特別是快艇和潛艇，但中型水面艦隻的發展，却長期以來都得不到落實，戰後建造的護衛艦基本上巳不能適應新時代實戰的要求，所以發展什麼樣的新型護衛艦便成了西德海軍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經過綜合分析與比較，最後才決定要建造一些多用途的水面船隻，並確定了以荷蘭的「標準」型護衛艦爲母型，開始展開研製工作，由西德與荷蘭聯合設計。

一九七四年一月，西德國防部批准了這種多用途並攜帶直升飛機的「F——一二二」級護衛艦，到了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們又選擇了不萊梅的關爾坎船廠爲總承包商，在它的總承包下，將首批六艘護衛艦分配給五家船廠建造，目前，該級的首艦「不萊梅」號業巳下水，預計這批艦隻在本八十年代初期，即可全部投入服役。

根據西德國防部發展「F——一二二」級護衛艦艦長一三〇米，艦寬一四·五米，最大吃水六米，滿載排水量三，五〇〇噸，艦員二〇〇人。

該級艦種爲柴油機——燃氣輪機聯合推進，有兩個變螺距螺旋槳。巡航時，用兩台總功率爲八，八〇〇千瓦的二〇V九五六TB九二型柴油機，航速達二〇節，最高航速可達三〇節，此時，用兩台LM二五〇〇型燃氣輪機，總功率爲三八，〇〇〇千瓦，航速達一八節時的續航力爲四，〇〇〇浬。

艦上的武備和電子設備配置（見圖一）：

一：一架「海山貓」直升飛機。
二：近程對空防禦導彈。
三：直升飛機機庫。
四：DAOB遠程海空警戒雷達。
五：干擾火箭發射裝置。
六：魚雷制導裝置。
七：燃氣輪機進氣口。
八：兩座四聯裝「魚乂」艦對艦導彈發射器。
九：WM二五低空目標監視雷達。
一〇：STIR火控裝置。
一一：導航雷達。
一二：兩座四聯裝「北約·海麻雀」近程艦對空導彈。
一三：一門「奧托·梅拉臘」七六毫米炮。
一四：聲納裝置。

「魚乂」導彈是美海軍研製的一種亞音速飛航式戰術導彈，用於攻擊水面艦艇，動力爲固體助推器和渦輪噴氣發動機。制導方式在飛航段爲慣性，末段爲主動雷達自導。彈體長四·五七米，直徑〇·三四米，翼展一米，發射重量六三五公斤，戰鬥部爲烈性炸藥，速度爲〇·八五馬赫，射程九〇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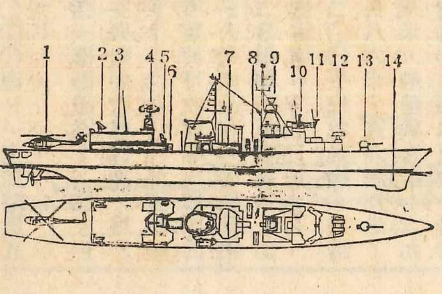
「北約·海麻雀」對空導彈爲美國與比利時，丹麥，義大利，挪威，荷蘭等北約國家共同研製的重點防禦導彈。彈體長三·六六米，直徑〇·二〇米，翼展一·〇二米，發射重量一八一公斤，戰鬥部重二七公斤（烈性炸藥），速度二·五馬赫，射程一三公里，射高三，〇〇〇米，動力爲一級固體火箭，制導爲半立動雷達自導。

「海山貓」直升飛機系由英國威斯特蘭公司生產，機上裝備搜索跟踪雷達，輕型吊放式聲納和反潛魚雷等武器裝備。該機最大起飛重量爲四，七六三公斤，最大連續巡航速度爲二六九公里／小時，最大前飛爬升率六一六米／分。最大垂直爬升率三七六米／分，最大續航時間爲三小時二六分，最小飛行速度四六·五公里／小時。

「F——一二二」級艦，和平時期在波羅的海和北海顯示威力，並參加北約組織的編隊演習，戰時使命是防禦該海域來自水面，水下及空中的襲擊，保護增援部隊和海上運輸，打擊敵人在北海的水面編隊及登陸編隊，切斷華沙條約集團在波羅的海與大西洋之間的聯系，控制波羅的海通道。

具體地說，在近程防禦方面，它與直

Ⓐ "F—122"級護衛艦總佈置示意圖。



升飛機配合作戰，直升飛機上携帶探測設備和魚雷武器，可直接接近敵方潛艇，這時護衛艦處於直升機與被保護的艦船的中間，該艦以它的艦對空導彈來保障裝備薄弱的艦船免遭敵人導彈或飛機的襲擊，另外，「F——一二二」艦利用它各方面的探測，指揮和遠距離通訊設備，保持和直升飛機密切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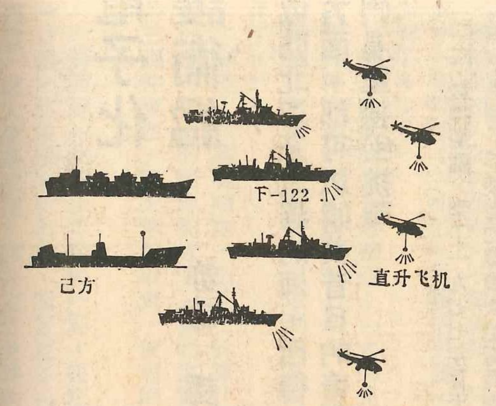
在區域防禦時，「F——一二二」艦與反潛，遠程偵察機配合，阻止敵人潛艇進入一定海域，反潛，遠程偵察飛機能在短時間裏對較大面積的海域進行搜索，這時「F——一二二」艦及其艦載直升飛機的任務，是繼續跟踪並最終消滅被反潛，遠程偵察機所捕獲的敵潛艇目標。

在反擊敵人水面戰鬥編隊和登陸編隊時，「F——一二二」護衛艦根據反潛，遠程偵察飛機所偵察到的情報，派直升飛機去進一步測定出目標的方位和距離，以便使「F——一二二」艦在自己的艦載雷達視距以外用艦載導彈實施對水面目標的攻擊。

西德國防部一度和法國DTCN海軍造船公司接觸，希望可以購得它的C——一八〇〇型或AR——一二〇〇型護衛艦，但因爲戰敗條件所限制而不果。法國DTCN海軍造船公司爲專門負責本國艦艇和出口艦艇，以及各系統的研究、設計和生產的。

查C——一八〇〇型護衛艦爲專用於空中威脅不大的區域的反潛及反艦的護航的，它的滿載排水量爲一，八九〇噸，長一〇二米，寬一一．八米，艦首樓佔艦長度的一半。它上面裝有一〇〇毫米／五五口徑兩用炮塔，其內佈置有艦橋及所有指揮裝置，頂上是桁格桅，上面有着所有艦上的電子裝置天綫陣，艦首樓後面是一長列甲板室，該處有十二副MM四〇「飛魚」式面對面導彈發射容彈器，兩門貝列達七〇型雙聯四〇毫米機炮，烟囱和八聯「海軍響尾蛇」式防空導彈系統和機庫，武器裝備有四五八門固定裝置的反潛魚雷管和直升飛機，直升飛機可能是「海豚」或「海山貓」。

機械係全柴油機式，但引擎採用輕型的西姆特——皮埃斯廸克一六PA六型，重量爲二十四噸，在一〇五〇轉／分時，可達功率六，四〇〇匹馬力，它們通過減速齒輪和兩轉軸配合，螺旋槳係固定螺距



Ⓑ「F——一二二」利用直升飛機進行近程探潛。

式，最高速度爲三一節，巡航速度一八節時，航程爲四，〇〇〇浬，一五節時爲五，五〇〇浬。

電子儀器包括一部湯姆遜——CSF「海虎二」型對空與對面監視雷達，用於電子戰的裝置與F——二八〇〇型護航艦相同，聲納系統有裝於可收縮導流罩內的湯姆遜——CSF公司產品和可變深聲納。一部「海狸」二B射擊指揮雷達和一部RM——二二六導航雷達。

AR——一二〇〇平均載重排水量爲一，二三〇噸，長八六米，寬九．九米，吃水深度二．八八米，船體與A——六九級警備艦相同，分成十二個水密艙，艦首部有甲板室，分上下兩層，其中一層幾乎由艦中部直達艦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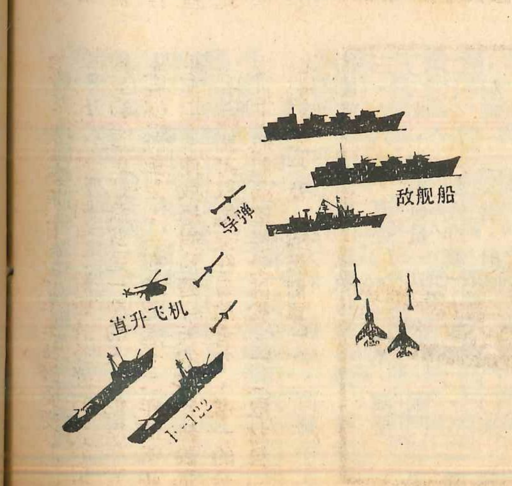
Ⓒ「F——一二二」利用遠程偵察飛機和艦載直升飛機進行海上警戒。

佈置在（或靠近）中心綫處的武器裝備包括：一〇〇毫米，五五口徑炮，它直接安裝在艦橋之前，兩門二〇毫米機炮，位於烟囱前方的舷台上。兩座MM四〇「飛魚」式面對面導彈四管發射器也位於烟囱的前面，一座八聯「海軍響尾蛇」防空導彈系統，以及一門艦尾置四〇毫米炮。兩座雙聯反潛魚雷管安裝在甲板室內，恰好在甲板室的端部。

電子裝置與C——一八〇〇型護衛艦相同，但沒有可變深聲納。

推進裝置是四台西姆特—皮埃斯克廸一二RA六BTC型柴油機，最大持續定額功率六，〇〇〇匹馬力，驅動兩轉軸。

迄今爲止，西德是極力發展小型海軍電子化的，程序上可以從下面的報導窺見



Ⓓ「F——一二二」與艦載直升飛機以及殲擊轟炸機配合對水面戰鬥編隊和登陸編隊實施攻擊。

一斑。

當西德魚雷快艇「S——五八」駛返港口後，廿四歲的海軍士官邁亞便有機會上岸。他的目的地是艾倫堡，主要是和妻兒團聚。

邁亞隸屬奧班尼茲斯第五魚雷艇隊，是西德三萬八千零五十名海軍的一員，他加入時純粹是服兵役，之後，簽約八年爲正規軍。

在海軍轄下的技術學校渡過無數小時後，這位前唱片騎師終於成爲一名合資格的電子電訊專家，這個資格使他退役後也可以找到工作。

電子儀器在海軍裝備上佔最重要的地位，因爲專家相信，下次戰爭假如來臨的話，便是一場電腦戰，電子控制的武器將越來越趨尖端。防衛的代價不菲，一艘魚雷快艇滿佈電腦，鍵盤及電子齒輪等，價值一億一千萬馬克。

西德海軍的活動地區範圍很小，任務是保護海岸，協助護衛北海及波羅的海鄰近海域，但不管活動的範圍是大或小，海上任務均富於挑戰性。

現在就拿澳特來做例子吧！

澳特今日是驅逐艦的士官長，他在基爾的「驅逐艦三號」接受了基本訓練後，便修讀蒸汽工程課程，士官課程，控制火災及損壞課程，然後便在艙面實習，吸取經驗。

澳特和輪機艙的二十三名軍士共用臥艙，空間十分珍貴，每寸地方都沒浪費，泵房，輔助車間，齒輪及活門隨處皆是。碇泊港口時，有系統維修保養十分重要，當出海日子接近，氣氛便日趨緊張，嚴密的監督亦開始。

就算在「龐大」的驅逐艦上——魚雷快艇人員眼中的「龐大」——工作人員看不見別人的機會是接近絕無僅有，所以每人都學會爲他人着想，關心別人。

米高從前是一名園藝家，但今日却成了魚雷快艇的導航員，他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對海軍發生興趣的呢？是暑假參觀驅逐艦「羅梅爾」號的時候。

米高接受訓練加入魚雷快艇服務時，發覺每件事情都很有分別，首先是「在一艘魚雷快艇上，不像驅逐艦那樣，擁有大型駕駛台和大圖表桌子，只有一個擠迫的駕駛台，一張僅可擺放圖表的小桌子，控制中心則放滿了電子儀器——這裏才是我的『王國』。」艇上擠迫的情況到處皆是，甚至進餐也要「靠邊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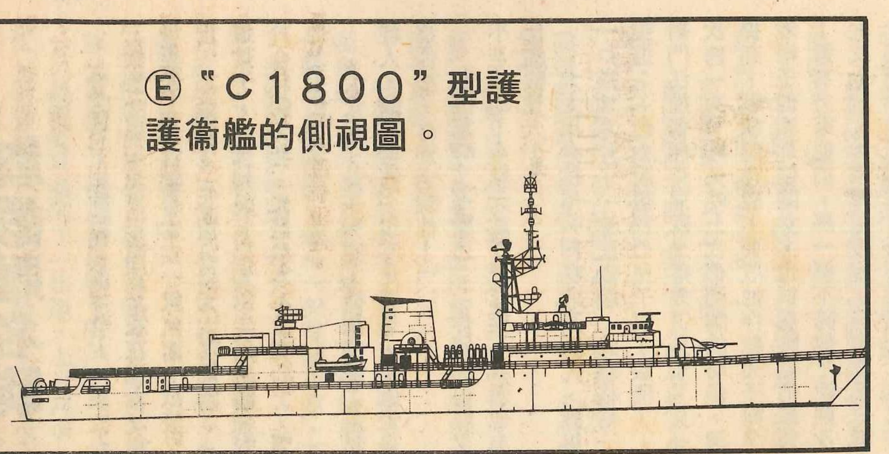
當值勤的人員下班時，每每精疲力竭，因爲在北海游弋的魚雷快艇上保持身體平衡，也是一件體力消耗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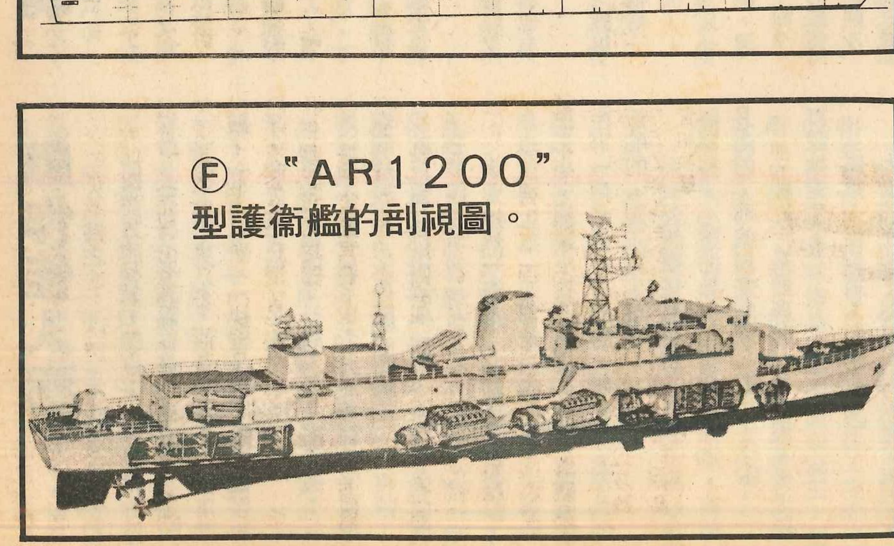
德利是一名合資格的體育教師，但他現在是掃雷快艇「瓦殊」號的第二號人物，他接受了九個月專業訓練，然後出海。一年後，他當了舵手和負責有關體育的事宜，他承認在小船上的生活是「艱苦和十分缺乏」的。

西德訓練艦「哥殊福克」號是帆船式的，有四艘姊妹艦，一九四五年前在同一船塢製造，現在都在海軍裏担任積極角色，訓練青年海軍，四艘姊妹艦是蘇聯「托華里斯茲」號，美國「鷹」號，葡萄牙「沙嘉斯」號和羅馬尼亞「米斯亞」號。

「哥殊福克」號是艘三桅艦，主桅高四十五公尺，迄今已訓練八千名水兵，士官和軍官。爲什麼在極現代化的海軍仍需帆船，因西德沒有天生的海員，海軍招募的成員均來自內陸，國防部說：「對那些從未出過海的新手來說，沒有什麼方法比在帆船上培養適應力更好的了，帆船必須倚仗風力，天氣及潮水，年青水兵很快學會了，決定他們日後專業生涯的要素。」

任「哥殊福克」號船長長達六年的史特基爾堡是最瞭解這一點的人，他對年青水兵的訓誨是：「在我超過十二年的帆船生活中，使我絕對清楚今天的青年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媲美往日的青年，唯一的分別是：他們渴望接受挑戰。」（取材自「艦船知識」及「國際海軍」）


Ⓔ"C1800"型護衛艦的側視圖。


Ⓕ "AR1200"型護衛艦的剖視圖。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一）

蕭逸・文
盧令・圖

祝嘏贈名駒　獻作佳人壽

管將軍下朝回府，卸下官衣，在涼台上乘涼吹風，見次子照夕，在花園內，彎弓盤箭，仰首望着當空一羣飢鷹，欲發又止，不由皺了一下眉，對太太陳氏道：「這孩子，一天到晚，只知道走馬射箭，對於今秋的大考，像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看他怎生得了？」

太太睨了兒子一眼，微微笑道：「年輕人，騎馬射箭，也不是壞事，我倒覺得沒什麼，你別老說他！」

管將軍哼了一聲道：「你別說得好，不是壞事！今秋大試要是落榜，我看他有什麼臉見人！」

太太出身杭州，却在北京長大，說得一口道地京片子，清脆動聽，此時格格一笑道：「教你說得我們兒子成了飯桶了，對門江提督倆口兒就是疼愛這孩子，見一次誇一次，昨兒晚上我們鬥牌的時候，還提起，教我跟你說，要收他作乾兒子呢？看樣子他家那個閨女，也很想跟咱們攀親！還有方家他們，那一個不誇他？說照夕允文允武，大家都這麼說，只有你……幹什麼老跟他過不去，怪不得他一見你就害怕！」

才說到此，將軍巳不耐道：「好了，別說了！」

他把府綢馬褂袖子挽了一下，瞪着虎目道：「我只要說他一句，你就帮着他，我眞不知道妳是想些什麼，是愛他呢還是害他？」

將軍吐了口氣，續道：「妳以爲妳這樣做是愛他？老實說你眞把他害死了！」

太太楞了一下，他是不明白，當下就皺了一下眉道：「什麼？……我把他害死了，我怎麼害他了？咦……」

將軍氣得嘆了一聲，搖了搖頭道：「妳這還不是害他？成天光看着他玩，他把老師給弄走了，再請！再請！又氣走了，我就沒看見妳說過他一句！這麼下去怎麼了？妳說！」

太太嫣然一笑道：「就爲了這個呀！你也值得生氣，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那時孩子小，那家小孩子不皮，再說，那些先生那一個是眞有學問的，照我看，都是混飯吃的，走了算了。」

太太忽然聲音壓小了，把身子靠近了將軍些，小聲的道：「你都不知道，前個月走的，那個周老師就和藍紅……」

「藍紅」是府裏的一個丫環，太太巳打發她走了。

將軍一皺眉道：「瞎說！」

太太拍了一下腿道：「哎呀，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知道個屁呀，這事情不是一天半天的了，家裏上上下下誰不知道？就是你一個不知道，你說，這像什麼話？這都是你找來的好先生，兒子給他學，還有什麼好來？」

管將軍這才有些信，用手在石柱上重重拍了一巴掌，道：「這事你怎麼早不告訴我？」

太太楞了一下道：「早？唉呀！叫他們走了不結了！還告訴你幹嘛，你那脾氣，告訴你還得了。」

將軍搖了搖頭，把預先涼好的開水，端起來一口氣喝了三杯。

管將軍自律甚嚴，從來不吸烟不喝酒，治軍極嚴，數十年東征西討，爲朝廷確實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生平嗜好愛下圍棋，再就是聽戲，生活規律十分嚴肅，早起早睡，十數年如一日，但却有一怕！就是怕熱，熱起來三四個小子搧扇都不够，有時候乾脆就泡在冷水池子裏不出來了。

將軍雖是武將，却博覽詩書，知人善任，眼光高超，眞不失爲標準儒將！

夫婦二人，正談說間，忽聽遠處院中一片嬉叫之聲，管將軍不由探了一下頦子，說：「妳看看，這小子不定又捉弄誰了，也不小了，今年叫名十九了！」

太太對兒子很瞭解，聞言只是微微一笑道：「你也不要說他，你自己十七歲比武還殺過人呢！這是你自己對我說的，我可沒屈說你吧？」

將軍一楞，氣得直搖頭，連連喟嘆道：「好太太，你儘管護着他吧，眞是氣死我了！」

正說之間，却見一個丫環，頭上梳着兩條小辮子，這丫頭却把小辮子打了個結盤在頭頂，夏天天熱，翠綢小衫的小袖也捲起老高，露出一雙藕也似的小胳膊，一面跑一面叫：「太太！太太！看呀！」

說着上氣不接下氣的巳進了堂屋，管將軍在涼台上一楞道：「你看，這孩子又闖禍了不是？」

太太也皺了一下眉道：「不是吧！」

却見紗門啓處，那個小丫環笑着跑進來了，她手裏却捉着兩隻巨大的蒼鷹，鮮血兀自汨滴不已，一進門先請了個安，叫了聲：「太太！」

一眼却見將軍也在座，不由怔了一怔，趕緊把兩隻鷹放在身後面，紅着臉，發窘的又叫了聲：「啊，將軍……也回來……了！」

管將軍點了點頭，哼道：「什麼事呀？以後不要這樣，大嚷大叫的成什麼樣子？有話就說了！」

小丫環被說得眼圈直紅，口中連連道：「是，是！」

太太看不過去，她最疼兒子跟前兩個丫環，當時笑望着將軍道：「你也是！自己家裏有什麼關係，看把她嚇得……」

遂即一笑道：「思雲呀，有什麼事妳這麼喜歡？」

小丫環看了將軍一眼，一臉爲難之色，半天才結結巴巴道：「哦，沒什麼……沒什麼……」

一面退後着，想往外跑，將軍哼了一聲道：「拿出來吧，我都看見了，又是那個畜生作的怪是不是？」

思雲這才紅着臉把一雙鷹兒拿出來，放在地下，太太口中叨叨着：「哎呀，這個該死的……好好的老鷹你打他幹什麼？嘖嘖……眞可憐……」

可是她仍然慢慢走到了那兩隻死鷹前，低頭細看了看，回頭對將軍笑道：「這孩子眞是一手好箭法，眞比你强多啦！」

將軍又哼了一聲，太太這才又回過臉來，笑着問道：「射到那啦，妳看還動彈呢！」

思雲見將軍沒罵人，胆子不由大了，這時見太太笑，她也不由不笑，一面小聲道：「射着頦子了！」

說着還往自己粉頸上指了一下，太太又唸了一聲佛號，笑瞇瞇道：「以後快別叫他射了，老爺剛才還在說他呢！」

思雲笑道：「太太妳看呀，兩隻老鷹的頦子……」

太太翻了一下眼道：「傻丫頭，我看那個幹什麼？怪血腥的！」

思雲笑道：「太太看嘛？」

說着遂低下頭小聲道：「兩個頦子挨在一塊的，太太看！」

太太禁不住仔細一瞧，不由叫開了，回頭向將軍招手道：「我的老天，你來看看吧！」

將軍也忍不住湊上來，低頭一看，只見二鷹雙頸竟是爲一箭所穿，那箭還插在頦子裏呢！

管將軍雖習射多年，可是對於兒子這種神技，也不禁驚得目瞪口呆，頓時讚了一聲：「好箭法，這叫一矢雙鵰！啊，不，應叫做一箭雙鷹！」

小丫環見老爺也不氣了，不由樂開了，於是嚷道：「眞了不起，好高興啊！少爺只一箭，乖乖！」

將軍被這小丫環也逗樂了，回頭看了她一眼道：「他怎麼射的？」

思雲笑着邁開了一條腿，上身向前一伏，學着樣子，兩手拉弓盤箭，口中道：「這樣……一拉一放，嗖！的一聲……」

將軍見她學得滑稽，不禁哈哈笑了起來，太太也格格笑開了，遂道：「這孩子在那呢？你把他叫來！」

思雲拍了一下手道：「好！我去叫他去！」

將軍一聽叫兒子來，馬上把笑容收住了，往椅子上一坐，太太忙囑咐道：「等會他來，你別又說他，兒子也不小了！」

將軍沒出聲，須臾就見花叢小道中，出來兩個人，前者是小丫環思雲，後面行的，却是一身材修長，生得面如冠玉，劍眉星目的人，他一面走，似鬧他道：「不叫妳拿去，妳偏要拿去，這一下好了……爸爸要是罵我，妳高興是不是？」

前行的思雲回頭笑道：「得了，少爺，這一次管保不會罵你。」

俊公子哼了一聲，道：「不罵！哼，那一次都是說不罵，結果一挨罵，妳就溜了……」

小丫環抿着嘴笑，將軍在涼台石欄干裏把二人的話都聽見了，心中動了動，暗忖：「要說這孩子，也沒什麼錯，就是愛學武，學武也不能算壞事呀！」

他一隻手摸着下巴，思慮了一下，濃眉皺了皺，却見照夕魁梧的身材已經進來了。

他雙手抱拳，給二老行了一個禮，叫了聲：「爸爸！媽！」

太太早笑着過去，握住了他一隻手，道：「來，坐在媽跟前。」

照夕忸怩了一下，兒子大了，有時候對於母親的溫情，總會覺得不自然，何況還有人在邊上。

他紅着臉笑道：「我……還是坐在這裏好!」

說着自走向一個位子坐了下來，太太嗔道：「你看你這孩子，坐在媽跟前怎麼啦?」

將軍一揮手道：「好啦，好啦，孩子就是妳慣壞了!」

太太正要還嘴，管之嚴却用手一指地上的鷹，笑道：「這鷹是你射的不是?」

照夕見父親面有喜色，不由樂道：「是孩兒射的，還有兩隻，我叫念雲送到厨房去了!」

「思雲」、「念雪」，是太太收房的兩個小丫環，都是十七歲，因疼兒子，都撥去，看門服侍照夕，兩個小丫環在府裏嬌得很，人又機伶，大家都很喜歡她兩個，兩個小丫環更是有恃無恐了。

再和照夕一湊上，三個人壞點子比誰都多，府裏面誰一沾上他們，算是倒霉!

太太聞言笑道：「眞是笑話，老鷹肉那能吃?」

思雲在旁答腔笑道：「哼!可好吃呢!上回少爺自己烤了一隻，我嚐了一點，和鷄肉差不多，就是少少的有一點粗!」

管將軍哼了一聲，小丫環嚇得話才停住，照夕覺着不大對勁，目光看着父親。

管之嚴皺了皺眉道：「一個月前，我叫你看的那一部『少儀外傳』你讀得怎麼樣了?」

照夕笑道：「孩兒早已讀熟了，呂謙的東西，差不多我都看過了!」

將軍不由一怔道：「啊!你都讀過了?我看你整天玩，怕沒有許多工夫唸書吧?」說着看了太太一眼，轉過目來，笑道：「這我倒要考考你了，我問你，所謂『東南三賢』，那時候是指的那個三人?呂伯恭先生生平有些什麼成名之作?你說說看!」

照夕想了想道：「所謂東南三賢，是指宋朝當時的大理學家朱熹，還有張栻，和呂祖謙……」

將軍點了點頭，照夕看了母親一眼，遂又道：「祖謙先生晚年在金華城中的澤春院廣會文友，著有『東萊集』四十卷，又作『古周易』、『春秋左氏傳』說、『東萊左氏博議』、『大事紀』、『歷代制度詳說』、『少儀外傳』、『古文關鍵』等並行於世。」

管將軍連連點頭，心中不禁暗驚道：「這孩子學問不錯啊!」

當時含笑道：「你以爲呂先生生平爲人如何?」

照夕想了想遂道：「要說這個人，孩兒以爲他少時個性過於偏急，易喜易怒，不免失交於人!」

將軍方自搖頭，照夕却道：「不過據其小傳自言，一日讀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憤怒疾然冰釋，總而論之，此人不失爲一可敬的博學之人!」

管將軍不禁拍了一下手道：「一點不錯，你和我看法完全一樣!」

說着笑着連連點頭道：「你這孩子，平日不見你多讀書，你倒有些鬼聰明，倒是難得!」

說着笑了笑道：「我請的這位池先生，是進士出身，我好不容易禮聘來的，你要好好敬重他，昨天聽他說，說你文思敏慧，只是厭於文章，有這回事麼?」

照夕臉紅了一下，太太却在一邊擺手，可是照夕仍然點點頭道：「是的……」

將軍一怔，面現不悅道：「這是爲什麼?」

照夕喃喃道：「孩子以爲文章隨興而發，若强而爲之，似乎失去爲文之意!」

將軍吐氣道：「簡直胡說八道，你莫非沒有讀過顏子推家訓云：『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刺，入其滋味，亦樂事也!』難道顏子推見解還不如你?」

照夕看了父親一眼，吶吶道：「可是韓愈也曾說過『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若呂王公貴人，氣得自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孩兒並非厭於爲文，只是不喜日日强而爲之，昨夜因走馬近郊，通過寒澗，歸後因作『冷泉心曲』，池先生亦讚爲上好之作，爸爸如喜看，孩兒可呈上請閱!」

管將軍不由一怔，心中雖不以照夕之意爲意，只是一時却想不出辯白之詞，立時眨了一下眼睛，悶哼了一聲便道：「好!過兩天你送來給我看看!」又道：「你的見解也並非不對，只是文學之特質，我以爲實可慰人、可觀人、可感人，我兒如仔細玩味其間，自得其樂也，至於韓愈之言，亦未嘗不對，他是說在上者，肥甘足於口，輕暖足於體，采色足於目，聲弦足於耳，無往不快，是無所用其慰，即或鞅掌有隙，亦爲被麗弦歌，取媚泉石，其能寄情於翰墨，染意於松烟者，蓋千百中之一二耳!」

老將軍文興大發，揮了一下芭蕉扇又道：「你既知這道理，所以要特別約束自己，萬不可養成腐朽之軀，懶於行有爲之業也!」

照夕頗有所感，連連點頭稱是，二人這一調文道典，一旁可苦了陳氏和思雲，陳氏倒幼讀詩書，書香門第，聽來尚能會意，那小丫環聽得直翻着白眼兒，小聲地問太太道：「太太，將軍和少爺說些什麼啊?我一句也不懂!」

陳氏笑道：「妳自然不懂囉，老爺子又在調文呢!」

思雲吐了一下舌頭，太太却大聲笑道：「好了!好了!有完沒有?我只一叫他來，你就給他來這一套，眞煩死人了!」

將軍笑着上下看着照夕，得意的對陳氏道：「這孩子是不錯，很有見解，差一點把我考住了啊!」

陳氏笑道：「什麼差一點，根本就是把你考住了!」

正說話間，忽然一個小丫環跑上來，對太太請個安道：「對門兒江夫人和小姐來訪，要見太太!」

將軍忙站起道：「快!快!妳下去，我到裏面去!」

照夕遂也向二老行了個禮，匆匆而去，小丫環思雲跟在他後面嘻嘻道：「少爺!江小姐來了嘛!你不去看看呀!」

照夕臉一紅道：「江小姐來了怎麼樣?又不是找我來的!」

思雲笑轉着一雙大眼睛道：「那可說不定!」

照夕回身瞪了她一眼道：「你不要胡

說八道……」

思雲小嘴含着指尖，嬌聲道：「唷!少爺!我們又胡說八道了，前兒個打獵時，不是碰着她來着，今兒個就來訪了，眞決!」

照夕正要喝斥她一句，却見念雪遠遠從後面跑上，一面叫道：「別走別走!太太叫你呢!」

照夕怔了一下道：「叫我?」

思雲抿嘴一笑道：「你看怎麼樣?我猜的沒錯!」

念雪已跑了過來，笑着對照夕道：「太太在內客廳裏，叫我請少爺去!」

照夕劍眉微皺道：「有客人沒有?」

念雪點頭道：「對門的江夫人還有江小姐!」

遂又一笑道：「怎麼啦?」

照夕頓了頓，心說娘也是，都是女人，叫我去幹什麼?但是母命，又不能不遵，當時把衣服拉了拉，兩個小丫環一個爲他重新編着辮子，一個却用小手巾拂着他紫紅緞子披肩上的塵土，因爲方才他還在後院裏騎過馬來呢!

念雪還扒在他帽子上，在寶石結子上哈了口氣，又用綢子手巾去抹，却爲照夕推開了，他皺了一下眉道：「這是幹什麼?我又不是去攀親，瞧瞧妳們倆!」

思雲念雪也不禁格格笑了起來，管照夕氣得臉色通紅，逕自邁步，直向內客廳中行去!

還沒進門呢，就聽見母親的聲音在與來人道：「我把他叫來，江太太妳當面問他，看他願不願意?這孩子呀……』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廳前有紫紅木隔斷遮着，他不由把脚步放慢了些，又聽見另一個吳儂軟語口音的女子道：「這還有什麼話說的!咱們是老街坊了，式威和管將軍也是多少年老交情了，妳把他叫來，我當面說!」

照夕靠在隔斷邊上，心中不由奇怪，忖道：「她們要給我商量什麼?」心中正在不解，却聽見另一嬌小語聲道：「媽!有人來了!」

管夫人咳了一聲道：「誰來了?是照夕不是?」

管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心說這是誰，耳朶眞靈，當時臉一紅，咳了一聲，邁步入內，先向母親彎腰叫了聲：「媽，您是叫我麼?」

管太太笑道：「就是叫你，你見見你江伯母，還有江小姐!」

照夕側過臉來，見正面檀木空花太師椅上，坐着一個年約四旬的婦人，珠翠纏頭，身着淡白大紅兩截小襖，手裏拿着垂珠圓扇，正自望着自己微笑。

照夕認識他，這位夫人常來家裏，只是自己很少給她說過話。

在她身側，依坐着一個少女，約有十七八歲，身材修長，生得蛾眉杏目，膚色白嫩，正自用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

她嘴角微微裏彎着，露出一對淺口酒窩兒，好似在微笑。

這姑娘，照夕在昨天打獵時，才見過她，知悉她是對門兒的三小姐，新近由杭州回家，傳說是學藝回來，有一身好功夫，可是自己並沒見過。

只見她身着淺綠綢子汗衫，袖口兒却微微上挽着，露出半截玉腕，左手腕上戴着一隻翠鐲子，下面穿着摺幅馬裙，足下一雙鹿皮小馬靴，手裏還玩着杏黃的小絲鞭子，滿頭青絲却挽了再挽，一任它半垂着，顯得一派青春嬌媚之色!

照夕很少見過這種打扮的少女，因爲那時女孩子講究不出大門的，像江小姐這種走馬射箭和隨便衣着的姑娘，很是令人驚奇而又少見的。

可是她那種落落大方的姿態，和淺淺的微笑，確能在首次見面裏，給人以特別清新的良好印象!

照夕只看了她一眼，忙把目光轉向一邊，同時躬身叫了聲：「伯母!」

他目光轉視了一下江姑娘，嘴唇哆了一下，却沒有說什麼!

江夫人已笑着站起道：「好孩子，我才給你媽說你呢，快坐下……」

照夕落座後，江夫人笑眯眯道：「這孩子二個月不見，又長高了……」

丫環獻上了茶，照夕偶一抬頭，那位江小姐，仍然玩着她手上的絲鞭子，一雙大眼睛正在看着自己，照夕這一看她，她却笑着把目光視向窗外去了。

照夕動了一下身子，似顯出不自然的樣子，管夫人笑道：「你的伯母來說，後天是她女兒雪勤姑娘的生日，他們請了很多年輕的朋友去玩，因爲江姑娘新由杭州來，又沒見過你，所以想請你也去，人家怕你不去，親自來請你了!」

照夕淺淺一笑道：「這點小事，伯母打發丫環來通知一聲就是了，豈能勞動伯母和姑娘千金之軀!」

江夫人笑道：「還是你會說話，這麼說你是答應了!後天一早就請過去……」

說着用手一指她女兒，笑道：「你們不認識吧!」

江姑娘笑着搖了搖頭，江夫人遂向照夕道：「這是你妹妹江雪勤!」

遂一指照夕向女兒道：「這是管公子，他叫管……」

管夫人接口笑道：「管照夕……」

二人各自交換了一下目光，俱都把對方名字，暗暗記在心中，管夫人笑看着雪勤道：「聽丫環說姑娘也會騎馬射箭，是眞的麼?」

江姑娘笑着看了照夕一眼，臉色微紅，點點頭道：「姪女只是玩玩而已……」

管夫人吁吁道：「危險啊……以後可別玩啦，摔着了可不是好玩的事!」

雪勤看着照夕，淺淺一笑，遂把目光視向地面，江夫人嘆了一聲道：「誰說不是?可是說她也不聽呀!從杭州回來了，還練了一身功夫，她父親高興得了不得，我是眞爲她發愁，一個姑娘家，夫人妳說，練這些東西幹什麼?咱們家還用得着她把門護院是怎麼着?」

管夫人一聽，格格笑了幾聲，用眼一瞧照夕道：「妹妹妳不說，我也不好說，這孩子還不是一樣?一天到晚不是舞劍，就是玩弓，方才他爹還在說他呢!」

江夫人笑眯眯道：「可是他是個男孩子呀，我們這是個姑娘，妳看看!」

雪勤聽到此，不禁小嘴一哆，偏是當

着生人，不好意思說什麼，一時面現桃紅，偷偷瞟了照夕一眼，却見他正自忍着想笑，不禁急得嬌哼了一聲，晃了一下身子，逗得兩位太太都笑了。

江夫人笑道：「不叫說也不行呀！妳想想，妳自己練功夫不說，還强迫着丫環們練，害得她們一天到晚在我跟前叫苦連天，這是好玩的不是吧？」

管夫人笑着樂道：「叫丫環也練？」

江夫人一拍腿道：「可不是，每天天不亮，都叫她給叫起來，晚上半夜才睡，說什麼練三五更，夫人妳說，這不是作怪麼！」

照夕在一旁聽得忍不住「噗！」地笑了一聲，雪勤在她娘跟前，不禁臊得臉通紅，嬌哼了幾聲，直想要掉下眼淚！

江夫人這才住了話，一隻手搭在她肩上笑道：「我也沒屈說妳，這麼大姑娘，當着妳管哥哥還哭呀？」

雪勤哆着小嘴道：「人家也沒强迫她們練，是她們自願的嘛！妳就說我，以後我也不教她們了。」

江太太笑哄道：「好！好！媽屈說妳了！」

雪勤抿嘴一笑，又偷看了江夫人一眼，夫人遂也抛開話！笑問道：「後天妳都請了些什麼人？」

雪勤淺笑道：「除了詩社的幾個朋友，再就是侄女師門的兩個姐姐們！」

照夕不由一怔道：「全是女的？」

兩位夫人不禁又笑了，雪勤白了他一眼，淺淺一笑的道：「也有男的！詩社裏的！……」

照夕這才一塊石頭落地，心說要都是女的，打死我我也不去！

管夫人笑斥道：「瞧你那樣，都是女的！女的還能吃了你？這麼大孩子了！」

照夕不由俊臉一紅，江夫人遂笑道：「詩社是她父親爲她請的，都是些老朋友的孩子，有男有女，都是年輕人，他們十天見一次面，賞花作詩倒是挺有趣的！」

照夕心中一動，暗想這倒挺好玩，只是怎麼我不知道呢！

想着不由看了雪勤一眼，雪勤淺淺一笑道：「管兄若有意，小妹也歡迎能夠加入……」

照夕看了母親一眼，遂含笑道：「豈敢！豈敢！」

江夫人微笑道：「後天正是他們詩社聚會的日子，又是她生日，所以社裏發起要熱鬧一下，要依着我，這點小生日，怎敢驚動大家？」

管夫人嘻嘻一笑道：「年輕人嘛，叫他們高興聚聚也好！」

正說話間，跑進個丫環請安道：「太太開飯啦！」

江氏母女忙起立告辭，管夫人堅留也留不住，只好和照夕親送至廳門口，二位夫人握手道別，那位雪勤姑娘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劃着玩，不時抬頭看照夕一眼，照夕才發現這位姑娘原是一雙天足！只是足尖平窄，看着却是好看！

她身材十分婀娜，腰很細，尤其是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顧盼之間，透着有情和爽朗，多少還有點少女的嬌羞，總之，那是純潔、嬌嫩、美麗的化身。

照夕在她輕顰淺笑裏，似乎感到自己的委縮和矜持，是多麼可恥，和多餘。

他不由也爽朗的一笑，道：「姑娘再見！」

雪勤揚了一下手中的小絲鞭，瞟了這英俊少年一眼，笑道：「管兄後天一定要來，小妹還想多多討教呢！」

照夕正想說話，她母女已姍姍轉身而去，隨行的小丫環本在外廳裏等着，此時向管家母子請了個安，才跑着跟了上去！

管夫人又叫了聲好走，才轉身而回，照夕不由問母親道：「我們在這住了六七年了，怎麼從不知道江家有個姑娘。」

管夫人笑哈哈道：「這位江太太是二房，雪姑娘是她第二女兒，聽說八歲那年到杭州，隨一位俠女學功夫讀書，她爹倒也眞放心！」

照夕心中一驚，暗忖：「怪不得人家都說她有功夫呢！」

他心中忽然又動了動，暗想：「她臨走時，不是說想多多和我討教嗎？」

想着不由皺了皺眉，忖道：「要是文學方面，我也許尚能應付一二，要是指的是武技，那可糟了……」

「我會什麼呢？除了會射箭，再就是馬師傅教我的兩手劍法，那怎麼敢給她比呢？……」

這麼一想，不禁大大的發起了愁來，匆匆和母親進了飯廳，將軍早已在座，笑問夫人道：「什麼事呀？」

管夫人嘻嘻一笑道：「是前門來找照夕的，後天請他吃飯！」

管將軍怔了一下道：「怎麼請他……什麼事請他？」

夫人這才把事情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將軍點了點頭道：「老江早倒是給我說過，說爲他女兒請了一個詩社，很想叫照夕也加入，我也答應了，只是一回來就給忘掉了！」

夫人一笑道：「你呀？這不是得罪人麼？」

將軍笑了笑道：「忘了有什麼辦法！後天他去了提一聲也就是了！」

管夫人又想起那位江小姐，不由對將軍道：「你看看人家，女孩子都能騎馬射箭，女兒聽說都練了一身好功夫。」

管將軍笑道：「那是傳說而已，我就不信一個姑娘家，還能練什麼功夫，騎騎馬射射箭，也許還勉强行！」

夫人也皺眉道：「我也是想，看她那嬌滴滴的模樣，那會練什麼功夫？我也不信！」

一頓飯吃了半個時辰，照夕回房之後，看了幾卷書，腦子裏可不像平日那麼寧靜了！

他支着頭，望着窗戶外面，心中反覆的想着白日的遭遇……

漸漸，他英俊的面頰上，帶起了一絲微笑。

他想道：「這姑娘太美了，她爲什麼老看着我呢？」

於是他不禁又想到那日打雁時，這位姑娘在馬上飛馳的神情，一時不禁神馳！

照夕伸了一下胳膊，自語道：「江雪勤……好動聽的名兒……」

於是他由筆筒裏抽出一枝筆，飽浸墨

汁，在宣紙上振腕揮毫，寫了「江雪勤」三個大字，又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了旁邊，痴痴的看着這張紙，正在意亂情迷的當兒忽然覺得側窗上，有人輕輕的敲了三下。

照夕不由皺眉道：「誰呀？怎麼不進來說話？」

那人不說話，依舊敲了三下，照夕由位子上站起，匆匆走到窗前，把窗子推開，却見眼前空無一人。

這一驚，管照夕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說：「這是怎麼回事？我明明聽見有人在敲窗子的呀？怎麼開了又沒人呢？」

想着探頭出去望了望，也不見有人，又問了聲誰呀？也不見有人答理！

管照夕無奈，只好皺着眉返回座位，才一坐下，不由驚得又站了起來。

原來方才自己所寫的那張紙，竟是不翼而飛，另在那疊素箋上，龍飛鳳舞的寫着一行字，仔細一看，那紙上却寫着：「不要胡思亂想！」

筆力細草，却十分蒼勁，細看之下，墨蹟尚未全乾，分明是剛才書寫上去的。

再看那枝筆，依舊好好的插在筒內，照夕這一驚，不由嚇了個目瞪口呆，心忖自己只是一轉身的當兒，這人竟能從容來去。

這還不說，居然還在紙上留下了字，這簡直是神乎其技，眞不敢令人相信！

想着也不及開門，就由桌前開着窗子，躍身而出，口中沉聲道：「何方高人來訪？請示俠蹤！」

茫茫黑夜裏，那有什麼踪影，月光洒在庭院裏，花石舒然有序。

他仔細頓了頓，心中這一霎時，體會到自己，今夜眞個是遇到了高人了！

多少年來，他一直醉心着，能結攀異人，好習武技，可是只聽傳聞，雖訪盡三山五嶽，却沒見着一個，能够令自己眞正佩服之人，所以多年以來，他每想起來，總引以爲畢生憾事。

可是這番心，他可從來沒有死過，今夜——也就是這一霎時，他的心又活了！

他抬頭望着皎潔的天，心中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似是悵然有失！

無奈，痴痴回至房中，雙手捧起了那張紙，細細地打量了一番，依舊看不出一個名堂

突然他想到了，失去的那張箋上，自己所寫的，不由俊臉一陣發紅，暗暗罵了聲：「眞是糟糕，要是這位異人看見了，不笑壞了……」

忽然他搖了搖頭，又道：「不！他根本不認識她……」

也就是在他發呆的當兒，一個婀娜的身影，正在屋簷上窺視着他。

只聽她輕輕笑了聲道：「傻小子！」

遂見她以「海燕鑽天」的輕功絕技，陡地拔空而起，嬌軀一下落，却用「細胸巧翻雲」的身法，滾轉之間，已消失在沉沉黑夜裏！

江府的雪勤小姐，派丫環來請了二次，說是客人都已來齊了，只等照夕一人，無論如何請賞光，照夕這才盛情難却的換了衣裳準備過去。

本來他是不大習慣和女孩子打交道的，尤其是赴少女之筵，還是第一次，所以顯得有些緊張。

而第一次赴約，就令人家三請諸葛，可是不大好意思哩！

兩個小丫環思雲念雪，一個爲他拾倒着那條油松也似的大辮子，一個却急着爲他戴這個弄那個，思雲一面理着照夕的辮子，一面笑道：「對門的小姐，八成許是看上我們少爺了，一會催了三次！」

念雪哼了一聲，翻着眼笑道：「本來嘛，才子佳人……」

照夕俊臉一紅，道：「你們不要亂說，參加酒會的人多呢，也不是只請我一個人！」

無奈兩個小丫環更是口不饒人，你一句我一句，照夕簡直無法抬頭，只好匆匆離開了房間，他走了幾步，忽然想道：「對了，今天還是她的生日呢！我那能空着手去呢！」

想着劍眉微皺，不禁又發起了愁來，正自打不定主意，忽聽得馬槽內一聲馬嘶，照夕偏頭一看，見是自己心愛的那匹「雪中炭」，正自欄內豎耳掃尾，每逢照夕出門，這馬總是如此的！

照夕慢慢走到了欄邊，這裏拴着他三匹愛馬，那是「烏雲蓋雪」，「雪中炭」，「老霹靂」，就三馬個性來說，「雪中炭」最好，「烏雲蓋雪」也是父親所愛，不敢擅作主張，而「老霹靂」性情太暴，女孩子是不好騎的。

他用手摸着這匹「雪中炭」，嘆了一聲道：「莫可奈何，只有把你送人了！」

他親自把牠牽出圈來，這馬本是蒙古木赤干總送給父親的，父親轉贈給了自己，想不到今天竟又把牠轉送給人，這也許是「物各有主」吧！

馬僮遠遠跑來，嚷道：「少爺你上那去呀，我來給你上上鞍子！」

照夕搖了搖頭道：「不用了，我牽出去溜溜腿……」

這馬僮快腿心中犯着嘀咕，直朝着照夕翻着白眼兒，心說：「這可稀罕，今兒個他老人家想起來溜馬了。」

管照夕牽着馬，往外走，可眞有點應上了那兩句唱詞「店主東牽出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淚如麻……」

到了江府門前，一個小廝笑着來接馬，一面笑道：「管公子您才來？」

照夕微微一笑道：「這匹馬是我送給你們小姐的，我要面交給她，你去通禀一聲吧！」

這小廝彎腰笑道：「公子您裏請吧，他們人可多着呢！都在院子裏呢，您進去就看見了。」

照夕答應着，遂拉馬而入，庭院之中，綠草如茵，紫籐蘿一串串的由架上垂下來，無數蝴蝶上下飛着，夕陽之下，更顯得綺麗。

照夕扭着馬穿過了一條花徑，果見不遠一泓荷池，池邊上亂哄哄的站着、坐着不少人，笑語如珠，其樂融融，他停住了脚步，心說：「這麼些人都在幹什麼？那一個是江小姐呢？」

正在發楞，忽聽得一聲嬌喚道：「管兄才來麼？」

照夕忙一偏首，却見冬青樹圈子裏，站着一個挺俏的佳人，仔細一看，不由俊

臉一紅，道：「啊……江姑娘……我來遲了……」

江雪勤淺淺一笑，她一面分着花，已走到照夕身前，照夕見她穿着一身紫色衣服，小蠻腰紮得細細的，這一行進，愈覺明艷照人，亭亭玉立，忙自把目光轉過一旁，却聽她似笑又嗔道：「那天，我不是請你早點來麼？」

照夕吃了一驚，心說糟了，她竟怪罪我了，當時怔了一下，窘道：「我……現在晚了麼？」

江雪勤笑睨了他一眼，順手抽了一下冬青樹的葉子，她手中玩着那小鞭子，嗔笑道：「還不晚呢，你知道人家心裏有多急……」

說到此地忽然頓了一下，臉紅了紅，又小聲接道：「一會出來看看……一會出來看看……」

她那雙黑亮的眸子，在照夕身上轉了轉，却把頭低下了，管照夕搓了一下手，却不知說什麼好！

雪勤遂又抬頭一笑，看了那匹馬一眼道：「這麼近，你還騎馬？」

照夕這才哦了一聲，道：「今天是姑娘生日，我一時想不出送什麼東西，這匹馬如果妳喜歡，就……」

雪勤喜得秀眉一揚，叫道：「呀，是送給我……」

忽然又覺得有些害羞，紅着臉瞟了照夕一眼道：「這不是你平素愛騎的那匹馬麼？……這麼貴重的禮物，我可不敢要，你還是牽回去好了！」

照夕急道：「那怎麼行……我已經決定了……我另外還有兩匹馬。」

其實雪勤心中早已樂忘了，只是不得不口頭上客氣一句，照夕這麼一推讓，她也就收下了，她笑着接過了馬韁道：「你不後悔？」

照夕搖了搖頭道：「當然不後悔！」

江雪勤這時上下看着這匹馬，正在高興，忽然亭子裏跑出一個人來，這人二十六七的年歲，一身黑緞了長衫，外罩天青馬褂，挺亮的一對眼睛，他哈哈一笑道：「姑娘原來在這裏，我眞是好找……」

說着他已走了過來，雪勤微微皺了皺眉，不得已似的笑了笑，遂道：「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吧！」

照夕忙一抱拳，那人却冷冷的點了點頭，雪勤一指照夕道：「這位是對門的管公子，過來玩玩的……」

那人似微微一驚，因爲管照夕的大名他早已久仰了，素日輕財好義，有孟嘗之稱，當時抱了一下拳，道了聲：「久仰，久仰！」

雪勤又一指這黑衣少年，對照夕道：「這位楚少秋，楚公子……」

照夕也道了聲：「久仰，久仰！」

楚少秋遂問雪勤道：「我們過去吧！那梁厲生向我挑戰，說是要比一陣暗器，請姑娘作一個公證人……」

他看了照夕一眼，笑道：「管兄也過去看看如何？」

照夕一聽比試功夫，不由眉飛色舞，他雖沒學過功夫，可是醉心此道已久，此時聞說，連連道好！

雪勤本是皺眉不語，此時見照夕如此高興，似乎無奈的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去把馬拴上，馬上來！」

說着拉馬而去，楚少秋上下又看了照夕一眼道：「管兄神射，小弟久已聞名，等一會却要表演一手叫我們開開眼呢。」

照夕搖頭笑道：「我那兩手，簡直是見不得人……倒是楚兄神術，却是不可錯過。」

說着雪勤已來到近前，微笑道：「你們說些什麼？」

楚少秋眸子一轉，道：「我是說，如果管兄也肯湊趣一番，豈不更佳！」

照夕不由臉色一紅道：「這可萬萬使不得。」

不想江雪勤笑眯眯的道：「人家是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

這時三人已來到池邊，照夕見滿地蓮花，開得正熾，池邊草地上擺着兩列長案，十數個少年男女，想是舞文弄墨已過，案上墨蹟處處，紙片紛飛，案上有壺箋多具，竹箋滿桌，大約正在玩着「投壺」的遊戲，不時爆出嬉笑的聲音！

三人這一來到，大家都停下了手，有人說：「主人來遲，該罰酒三杯。」

你喊我叫亂作一團，雪勤笑眯眯道：「你們不要怪我，我是迎一個新朋友！」

說着把身邊的照夕給大家一一介紹，少不得又是一陣寒暄，這時就聞一人尖聲尖氣道：「楚兄要和我比一陣暗器，請姑娘來作一個證人，小弟自知技不如人，無奈各位姐弟是非要小弟獻醜不可……」

照夕側目一看，只見身旁站着一個錦衣少年，長得兔耳鷹腮，梳着油亮亮一條辮子，還打了個紅絨綫的穗子，一雙眉毛却似有意修得又細又彎，乍看起來，眞像個娘們，偏又是說的一口尖聲細語，眞叫人聽得全身發抖，當不由皺了皺眉，心說：「倒看不出他還是身懷武技之人呢。」

這時那楚少秋哈哈一笑，他朗聲道：「梁兄你不要急，現在却又有了一個新朋友了，人家是高手，也要和我們一塊玩玩呢！」

這尖聲尖氣的人叫梁厲生，聞了之後對着照夕媚笑了一下道：「這就是這位管兄麼？」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忙搖手道：「小弟一介儒生，對於武技眞是一竅不通，平日雖喜騎馬射箭，可是眞正技擊功夫却是見也沒見過，尚請勿要迫令現醜才好！」

不想江雪勤却噗哧一笑道：「管兄高技，遠近皆知，何必如此謙虛，在座也不是外人，何妨令我們開開眼呢。」

照夕不由紅着臉看了她一眼，至爲尷尬道：「姑娘妳這是何苦……」

雪勤却朝着他眨了一下眼睛，照夕不由一怔，暗自忖道：「她是成心捉弄我呢，還是……」

心中正在猜疑，不想那楚少秋已朗聲大笑道：「好！好！管兄就不要推辭，你我梁兄三人，借着江姑娘這一池蓮荷，來試一試暗器，倒是一樂！」

照夕見已成事實，直急得全身發熱，心說好個江雪勤，妳是明知還是故意，我那會什麼暗器，連暗器之名也不過才知道未久，叫我比試，豈不是要了我的命，這玩笑可是開大了。

（未完）



常服

氣全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